
武俠世界
美人魚之秘——
私家會所・說不盡風流韻事！
石膏雕像・藏滿了天大秘密！
美女如雲投懷送抱
社會名流豺狼化身
看小鬼子如何妙手空空！
看！大富豪怎樣享受人生！
$2.00
843

◀編 後 話▶

「獵人」故事今期已告結束了。下期繼之刊出的是朱羽君最新佳作：「龍蟠虎踞」。朱羽的作品，素以嚴謹結構見稱，早已膾炙人口，他把故事中人物、背景，描述得栩栩如生，歷歷在目。閱讀之下，心曠神怡，暑氣盡消，愛好朱君作品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

***　　****　　***

「紅粉藍衫」的衛擎宇爲了新婚妻子蘭夢君被擄，四出追踪，奔走駭汗，可是……？該故事今期突起高潮，到底蘭夢君的芳踪何處？柳迎鳳與衛擎宇的相遇發生一些什麼事？文中有交代。下期裡，將更會引起一場羣邪爭奪秘笈大混戰！風雲變色，精彩絕倫。

***　　***　　***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小鬼子故事：「美人魚之秘」，精靈鬼怪的王小克爲了十萬元酬勞，替人偷取一座石膏製的美人魚像，任務艱鉅，驚險重重！爲什麼區區一座石膏像這麼重要？價值這麼高？原來像裡蘊藏着一個驚人的大秘密。小鬼子在故事裡渾身解數，鬼計盡出，以花花公子姿態出現，好不倜儻，艷福無邊，羨煞旁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4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美人魚之秘



碧波蕩漾

驕陽似火，晴空萬里無雲，吹過來的風也帶着薰人的熱浪。

王小克換過泳褲，從船艙踏出甲板，迎着海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海中望去，白小妹和小辣椒正在碧波綠浪之中載浮載沉，嬉水爲樂。

「小鬼子，你快點來！」小辣椒向他招着手。

王小克撫弄着赤裸的胸部，向船舷走了過去。

那是一艘二十呎長的遊艇，艇身的油漆已經有點剝落，船舷的欄杆也已生了銹，看來需要一次大修。當「有記電船租賃公司」的劉經理帶着王小克他們上艇時，王小克便不禁皺起了眉頭，問：「這條船經不經得起風浪？」

劉經理哈哈一笑，道：「小兄弟，你又不是要駕着它到大西洋去，在本市海灣游游水而已，放心吧！」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這才付過按金和租錢，和白小妹、小辣椒駕着它出海。

「深水灣」的沙灘寂靜無人，遊艇就泊在離海灘三四百碼處。由於不是假期，附近就只有這麼一艘遊艇了。

王小克在甲板上作了幾個柔軟體操的動作，藉以舒活筋骨，這才深深地吸了口氣，縱身向海中跳了下去。

他甫一下水，小辣椒便矯捷地游了上來，趁他頭部露出水面時，忽然伸手一按，把他按到水裏去。

王小克的泳術豈同尋常，他在頭部露出水面的那刹間，已吸了口氣，順勢潛下海中。

白小妹也扒水過來，三人在海中嬉戲成一團。

活色生香

不久，小辣椒向遊艇游了過去，抓住艇邊垂下來的吊繩，攀爬上去。

「小辣椒，你幹什麼？」王小克叫道。

「我渴死了，」小辣椒一邊爬上了甲板，一邊回頭叫道：「想喝汽水！」

經她一叫，白小妹也感口渴，向王小克打了個手勢，道：「小鬼子，我也口渴了，上船吧？」

王小克正玩得興起，但還是隨在白小妹之後，向遊艇游去。

兩人上了甲板，小辣椒早已把帶來的汽水啤酒拿了出來。

王小克開了瓶啤酒，仰首「骨碌骨碌」地喝了一大口，冰凉的啤酒滑進喉嚨，不由精神一振。

「小鬼子，」小辣椒忽然提議道：「咱們等一下來賭一賭怎樣？」

「賭什麼？」

「賭賭看誰的水性好。」

「好啊！」王小克一拍大腿，站了起身，笑問道：「怎樣賭法？」

「咱們一塊跳下海中，看誰最先冒出水面，」小辣椒道：「由小妹做評判，先冒出水面的便算輸了！」

白小妹急忙道：「你們什麼不好賭，爲何偏偏要賭這個！」

王小克望了白小妹一眼，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小辣椒道：「怎麼啦？小鬼子，你不敢？」

「有什麼不敢！」王小克道：「告訴你，你忍不住冒出水面時我大概還沒潛下水底！」

「吹牛吹牛！」小辣椒放下汽水瓶，打了個噎，向船舷走過去，一面道：「小妹，你來替我們做公正！」

王小克好勝心强，當下立刻也放下啤酒瓶，踏上前去。

兩人並排站在艇邊，在等待白小妹發施號令。

白小妹無可奈何，嘆了口氣道：「好吧，氣盡時立時要冒上來，別逞一時英雄！」

「聽到沒有？」小辣椒側頭向王小克笑道：「不夠氣就浮上來，別逞英雄！」

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不知道等一下是誰先浮上來。」

「小妹你聽見吧！」小辣椒轉頭向白小妹道。

「預備！」

小辣椒側頭向王小克扮了個鬼臉，雙手平伸而出作好準備。

「一，二——三！」

「噗通」「噗通」兩聲，王小克和小辣椒一齊跳進海中。

就在兩人下海之時，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快艇引擎的「噗噗」聲。

白小妹循聲音來源望去，只見一艘快艇正劃浪向這邊疾衝而來。

她也無暇細看，只是望住了腕錶，一分鐘過去了，海面上平滑如鏡，沒有人浮上來。

白小妹對王小克和小辣椒兩人的水性相當瞭解，知道他們起碼可以在水底潛泳三分鐘以上，因此倒也不心急。

她拿過汽水，啜吸着。

又過了一分鐘，水面上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白小妹驀地發覺，連那快艇的引擎也沉寂了。

她急忙調頭去看，只見三四十碼遠處泊着一艘快艇，可是艇上並沒有人！

除非那是一艘由無綫電控制的快艇，否則絕無理由無人的！

白小妹轉念一想：也許是潛下水了吧？

這時，三分鐘過去了，王小克和小辣椒仍然沒有冒出水面。

白小妹一邊看着腕錶　一邊留意水面的動靜，已經四分鐘了！

忽然，水面上湧現大量氣泡，有人開始冒出水面了！白小妹凝視着湧現氣泡的海面，終於，她看到人了——是小辣椒！

小辣椒一浮出了水面，先大口地透着氣，叫道：「小鬼子呢？」

「他還沒上來！」

小辣椒撥了撥水面，向遊艇游過來。

白小妹急忙俯身把她拉上了甲板，笑道：「小辣椒，是你輸了！」

小辣椒「哼」地一聲，不服氣地道：「剛才我跳下水中時，只吸了半口氣——」說話到這裏，忽然停住了，因爲她也看到了停泊在附近的快艇。

「那……那是誰的快艇？」小辣椒詫異地問。

「不知道。」

「爲什麼沒有人？」

「大概是潛下海中了吧？」

「什麼時候開來的？」

「就在你們跳下海中的時候。」白小妹拿着腕錶，心不在焉地回答。

「幾分鐘了？」小辣椒問。

「快五分半了·小鬼子爲什麼還不浮上來？」白小妹担心地問。

「哼！他是想贏得我徹底！」小辣椒支撑着爬了起身，道：「我下去抓他！」

「且慢！」白小妹忽然向海面一指，道：

「你看看！」

小辣椒循她手勢向海面望去，只見有人正自海中浮了上來。

然而，那並不是王小克！

那人身材苗條，髮長及腰，身上穿的是最新的比基尼泳衣，年紀大約廿一、二歲，長得明眸皓齒，滿身肌膚晒成古銅色。

大概下水前曾塗過日光油的關係，肌膚在驕陽下閃閃生光，透着一種神秘的色彩，便像海中突然攢出一條美人魚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一時間驚詫無已。

那「美人魚」緩緩地向遊艇游了過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凝視着她，「美人魚」仰首美着問：「我可以上來嗎？」

白小妹見她笑靨如花，實是嬌美無倫，心下對她有了好感，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出去，將她拉上船來。

美女撥着濕漉漉的秀髮，忽然「咦」地一聲，道：「他還沒上來麼？」

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禁又愕了一然，她所指的「他」，當然是「小鬼子」王小克了。

白小妹又望一望腕錶，六分鐘了！海面上仍然沒有王小克的踪跡。

「小妹，我下去找他！」小辣椒說着便欲縱身下海。

「慢着！」美女忽然伸手抓住小辣椒，道：「你看，他上來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循她手勢望去，果然看到氣泡上湧，又有人自水中浮了上來。

這一次果然是王小克，他一冒出水面，便叫道：「小辣椒，你輸了——」

王小克話聲戛然而止，因為他看到甲板上多了一人。

他定眼一望，心頭不由一跳，甲板上的人身材浮凸玲瓏，美到了極點，便是畫報中的「剪貼女郎」，也無如此誘人。

王小克心下詫異，加快速度游近船，小辣椒早已伸出手來拉他。

「你是——」王小克呆呆地望住甲板上的神秘女郎。

那神秘女郎嫣然一笑，道：「你再不上來，我們都以為你見海龍王去啦！」

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望去，希望兩女可以告訴自己這神秘女郎的來歷，然而，白、小兩女臉上也透着茫然的神情。

神秘女郎掠撥着披在胸前的一綹秀髮，笑道：「對啦！我差點忘記自我介紹，我姓古，古董的古，單名一個蘭字，蘭花的蘭。」

「古小姐，你——」

王小克的話還未說下去，古蘭便道：「你是『小鬼子』王小克，對不對？」

王小克大惑不解，問道：「你怎麼會認識我的？」

古蘭嫣然一笑道：「像王先生這樣年輕有為的人，誰不認識？」

小辣椒撇了撇咀，冷冷地望了古蘭一眼，古蘭不以為忤，逕自對着王小克道：「王先生，我可以和你單獨說幾句嗎？」

王小克猶豫着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望去。

「小辣椒，咱們下去玩玩！」白小妹拉了小辣椒一把，說道：「這次我和你賭賭，看誰游得快。」

小辣椒在白小妹的拉拖下，終於勉强地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兩人跳下海去時，王小克向遠處的快艇指去，笑道：「那是你的？」

「不錯。」古蘭站了起來，向着海面望過去。

王小克仰視着她纖細的腰肢和修長渾圓的美腿，打從心底下讚出聲來，笑道：「好棒的美人魚！」

「你說什麼？」古蘭回眸一笑。

「沒什麼，」王小克笑着道：「你是什麼人？我倒不知道這美人魚會離岸這麼近。」

古蘭含笑轉過身來，道：「小鬼子我找了你差不多兩個月啦。」

王小克聞言一呆，道：「找我？」

「是的，我有一件事要你帮忙。」古蘭說着蹲下地來，熱切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眼光接觸到她那雙挺秀豐滿的胸脯，心中不禁一蕩，像她這樣漂亮性感的女人，竟然有事要自己帮忙，那是無論如何不能讓她失望的。

「什……什麼事？」王小克一顆心跳了起來——古蘭的身段實在太迷人了。

「我要你去替我偷一樣東西。」

「偷東西？」王小克楞了一楞，苦笑道：「我幾時成為職業竊賊啦？」

「小鬼子，我是認眞的，」古蘭正色道：「而且，我會付你代價！」

古蘭的語氣是如此誠摯，王小克收斂笑容問道：「古小姐，你是不是找錯了對象？」

「不，有人告訴我你是『魔術手』何先生的得意門徒，除了你之外，沒有人可以做得成這件事。」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好吧，你要偷什麼東西？秘密方程式？銀行保險庫的證券鑽石？」

「不！」古蘭搖着頭道：「我有足够的錢過這一輩子，我是要你替我偷一條美人魚！」

王小克差點笑了出來，古蘭接着道：「一條石膏製的美人魚。」

「那一定是幾百年前的古董了？」

「不，它只是一條普普通通，用機器壓製出來的美人魚，像這種製品，『美人魚俱樂部』裏起碼有一二百個。」

王小克刹那間如墮五里霧中，古蘭接着道：「小鬼子，你認不認識羅全生？」

「羅全生？」王小克喃喃地道，這個名字好熟，却在什麼地方聽過？

「市政局議員羅全生。」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我記起來了，他是最近才當選的。」

「你認識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像他這樣的社會名流，我當然認識他，問題是他並不認識我。」

「這並沒有關係，」古蘭道：「我要你到他幕後主持的『美人魚俱樂部』中，偷一條石膏製的美人魚給我。」

「這——這條美人魚一定鎖在夾萬之中？」王小克問。

「不，它只是一種裝飾品，在『美人魚俱樂部』中，每一張枱子上面都有一尊，它大約有十二吋高，頭向後昂，咀張開着，彷彿面對着天空在笑——」古蘭頓了一頓，又道：「俱樂部的女侍應也叫『美人魚』，當然，她們是活生生的人。」

王小克凝視着古蘭，只聽她接着又道：「這『美人魚俱樂部』是上流社會的人仕玩樂的地方，專門招待會員，當然，只要有錢，或者有會員介紹，是可以入會的，就像『鄉村俱樂部』一樣。」

「剛才你說過，『美人魚俱樂部』的幕後老板是羅全生？」

「不錯。」

「古小姐你的意思是要我到『美人魚俱樂部』去，隨便偷一尊美人魚石膏像給你？」

「是的。」

「隨便一座都行？」

「行，」古蘭點着頭，道：「不過，開始時隨便一座都可以，以後我可能還要你再偷一座。」

「古小姐，你是『美人魚俱樂部』的會員嗎？」王小克忽然問。

「不，」古蘭笑着道：「他們只收男會員，而且謝絕攜眷進去的。」

「那麼，你有朋友在『美人魚俱樂部』嗎？」王小克又問。

古蘭沉吟了一下，道：「有的。」

「咦？那你為什麼要找我？隨便叫他們偷一尊給你作紀念好了。」

古蘭搖搖頭，道：「第一，沒那麼簡單，『美人魚』用栓子固定在桌面上，以免被人收集去當紀念品，第二，我要這件事看上來像是偷竊，而非順手牽羊。」

「為什麼？」

「小鬼子，我付你代價，希望你不要追問原因。」古蘭正色道。

「什麼代價？」

「我給你五萬元，現鈔！」

王小克輕輕吹了一聲口哨，去偷一尊價值不會超過五百元的石膏製美人魚，竟然可以得到五萬元的報酬，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我可以先付一半，當石膏美人魚交在我手上時，我就把另外一半付給你。」

王小克凝視着海面，忽然問道：「古小姐，你要我偷偷潛進俱樂部去偷石膏美人魚，抑或光明正大地進去？」

「我——」古蘭沉吟了一下，道：「我要你光明正大地進去。」

「可是——」

古蘭不待他說下去，便道：「這個你放心好了，我會介紹你入會的。」

「入會費多少？」

「五千元。」

「啊！這樣說來，我的報酬已先去十分之一了。」王小克道。

「不，入會費由我代繳，」古蘭道：「你的報酬分文不少。」

王小克心底下疑竇叢生，可是又不能詢問，只得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幾時介紹我正式入會？」

「今天晚上！」

「那麼急？」

「小鬼子，我已找了你差不多兩個多月，浪費了不少時間，」古蘭道：「現在是加緊行動的時候了。」

「俱樂部在那裏？」王小克問。

「今天晚上八時正，我會叫人帶你去的，」古蘭問道：「你知道中區有間『美心餐廳』嗎？」

王小克點着頭，古蘭又道：「今晚八時正，你到『美心餐廳』去，自會有人來見你，同時把一半酬勞帶來。」

就在這個時候，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朝這邊游過來了。

古蘭站起身，道：「小鬼子，記得今晚八時正，美心餐廳。」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

「對啦，記得打扮整齊一點，」古蘭回眸一笑，道：「我猜你打扮起來時，一定很像億萬富豪的兒子！」

說罷，「噗通」一聲，古蘭已跳到海中去了。

王小克望着她優美地向不遠處的快艇游去，不禁痴了。

「小鬼子，人家已去遠啦！」小辣椒的聲音自耳畔響了起來：「還望什麼！」

王小克這才回頭過來，只見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上了遊艇。

「她對你說些什麼？」小辣椒問。

王小克向遠處望去，古蘭已上了快艇，正發動引擎。

「她要我替她去偷東西。」

「偷東西？」白小妹愕然地問：「偷什麼東西？」

「一具石膏製的美人魚。」

「哦？」小辣椒向飛馳而去的快艇望了一眼，道：「為什麼？」

「不知道，」王小克聳聳肩，道：「總之她付我酬勞，而且還是頗高的酬勞。」

「小鬼子，剛才小辣椒輸了，說今天晚上請吃晚飯，你提議到那一間酒家？」白小妹問道。

「今天晚上不行。」王小克搖着頭。

「為什麼？」

「我約了人。」

「約了她？」小辣椒有點醋意地問。

王小克苦笑着搖搖頭，心想要是她就好了——今晚自己要見的是什麼人？

× × ×

王小克踏進「美心餐廳」，伙記立時迎了上來。

餐廳裏客人不多，王小克逕自向一個卡座走了過去，向伙記要了一客牛扒。

牛扒端上來時，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晚上八時零五分了，古蘭派的人還沒來。

他剛切了塊牛扒放入咀中，一個西裝煌然的男子推門而進，四週打量着。

王小克向他望去，只見他身材壯碩，年紀大約廿五六歲，長得英俊倜儻，眼光也正向自己這邊射過來。

男子一見王小克，雙眉向上一揚，向他走來。

「王小克王先生？」男子很客氣有禮貌地問。

「是的，閣下——」

「田培新。」青年伸出手來，道：「我是古蘭小姐的朋友。」

「請坐。」

田培新向伙記要了一杯飲品，自上裝袋中抽出一個信封，道：「王先生，這是古小姐叫我交給你的東西。」

王小克打開信封一看，裏面是一張面額兩萬五千元的現金支票。

「數目對嗎？」田培新問。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問道：「田先生，你是『美人魚俱樂部』的會員？」

「是的，」田培新道：「等一下，我將介紹你入會。」

「有什麼特別的手續嗎？」

「簡單得很，」田培新笑着，露出了兩排整齊潔白的牙齒：「只要交了入會費，塡上姓名地址便行了。」

「我塡眞姓名？」

「據古小姐的意見，她認為你最好隨便揑造一個姓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這更有利於自己的行動。

九時十分，兩人離開了「美心餐廳」，田培新向附近一條橫街走去，一面道：「我的車子在那邊。」

王小克執一執領帶，跟着田培新向前走去，他甚少穿西裝，更少結領帶，因此感到渾身的不舒服，但為了賺那五萬元，只好打扮成貴介公子一般。

這時，田培新在一輛嶄新的平治四五〇跑車旁停了下來，先替王小克打開車門，這才坐

到駕駛座。

「這架車子一定很貴？」王小克試探着問道。

「不算貴，」田培新淡淡地答：「才十幾萬。」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跳：這姓田的到底是什麼身份？看樣子必定是古蘭的男朋友了。

田培新發動引擎，車子怒吼着向前面疾馳而去。

「俱樂部在什麼地方？」王小克問。

「在郊外。」田培新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聽過『圓頂大厦』嗎？」

王小克點着頭，「圓頂大厦」是本市最具特色的一幢建築物，它是圓型建築，每一層只有一個單位，專門租給外國領事級的高級人員和富豪住的，據說僅是管理費每個單位便要五百元一個月。

「美人魚俱樂部」竟然就在那「圓頂大厦」之中，其高尚可見而知。

半個小時後，車子已經來到了「圓頂大厦」，田培新把車子駛進地牢的停車場泊好，道：「王先生，今晚是介紹你入會和給你勘察會中的情形，眞正行動的日子，古小姐會通知你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腦際間忽然昇起了一個疑團：田培新介紹自己入會，不是留下記錄給俱樂部嗎？將來俱樂部發現失去石膏美人魚，查起上來，他也不能洗脫關係。

爲什麼他肯介紹自己入會？

王小克並沒有時間去想那麼多，因爲田培新已向電梯走去。

電梯門關上後，田培新按了一個掣，電梯緩緩地上升了。

不一會，電梯一頓，停住了。

「王先生，到啦！」田培新領先踏出了電梯。

王小克又執一執領帶，跟着田培新踏上那腥紅色的地氈，向外走去。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具栩栩如生，高與人齊的石膏製美人魚。

王小克望着那具頭向後昂，張開櫻桃小咀在笑着的美人魚，心下暗想：倘若古蘭要自己來偷這具美人魚，可要大費周章。

兩人來到門口，田培新伸手按下門鈴。

門立時打開了，一個衣服穿得極少，樣子長得極俏的少女向田培新鞠了一躬，嬌聲滴滴地道：「歡迎光臨！」說着讓身給兩人。

王小克瞥了她一眼，那胸圍實在小得不能再小，露出豐滿雪白的胸脯，下身只穿上一條尼龍質的三角褲——那三角褲也僅止遮住了她的重要部位而已。

當那「美人魚」轉身走去時，渾圓豐腴的盛臀，王小克心頭不禁一蕩。

這時，王小克看到三四個不論打扮，身材和面貌都和開門的那條「美人魚」一般水準的女侍應，迎面走了過來，每人臉上都泛着甜膩迷人的笑容，向兩人打招呼。

王小克暗暗地嘆了一口氣，有錢人眞懂得享受，這俱樂部的女侍應，就比「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兔女郎更迷人——起碼她們穿着得更少。

那三個迎面而來的女侍應之中，有一個金髮藍眼，看來是歐洲佳麗，而另一個則肌膚黝黑，頭髮鬈曲，却是個「黑珍珠」。

「這裏的女侍應，待遇比美國『花花公子俱樂部』總部的兔女郎更高！」田培新在王小克耳畔低聲說。

王小克並沒有回話，因爲他看到那種石膏美人魚了！

大廳之中，到處都有石膏製的美人魚裝飾品，尤其是酒吧那邊，左右兩邊都立着一具高約兩三呎的美人魚。

然而，王小克的目標只是那些高約十二呎的小美人魚而已，而這種美人魚，差不多每張枱子上都有一座。

大廳中煙霧瀰漫，不少腦滿腸肥的殷商巨賈，或坐或站在聊天，當然，他們手中都少不了一杯酒，身畔也有一個「美人魚」女侍應陪伴着。

田培新帶着王小克穿過一條走廊，在一個拱月型的門前停了下來。

王小克抬頭一看，門上釘着一個膠牌，上面是「經理室」三字。

「田先生，」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自後面傳來：「你想找尤經理？」

王小克回頭一望，一個年紀大約十八九歲的「美人魚」，正淺笑向他們走過來。

「是的，」田培新笑着問：「十七號，尤經理在嗎？」

「他還沒來，」十七號美人魚上下打量了王小克一眼，道：「這位是——」

「啊！他是陳先生，本市地產商陳鏡泉先生的次公子，」田培新搶着回答：「我想介紹他入會。」

「好極了，」十七號美人魚道：「田先生，你可以去找康樂組駱主任。」

「啊，對！我差點忘記了，」田培新道：「新會員的註册手續應該去找駱主任才對。」

說着，田培新搭住王小克的肩膊，向外走去。

王小克一邊走着，一邊打量那豪華瑰麗的裝飾，心底下讚嘆不迭。

不一會，田培新把他領到一道螺旋型樓梯之前，道：「那駱主任的辦公室在樓上。」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原來這「美人魚俱樂部」竟然擁有「圓頂大厦」兩個單位！

田培新一面踏上了樓梯，一面道：「樓下是會客室，酒吧，餐廳和舞廳，樓上則是私家房，電影室，會議室和宿舍。」

「私家房？」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田培新神秘一笑，道：「這俱樂部的會員全是達官貴人，他們差不多每人都擁有一個私家房。」

王小克心下恍然，暗想那「私家房」大概是用來和女侍應鬼混用的。

「這裏一共有三十六位『美人魚侍應』，她們待遇雖高，但一年只有兩個星期的大假可以離開這裏，」田培新又道：「其他的時間都在俱樂部內，所以有宿舍之設。」

王小克忽然想起了「愛神園」，這「美人魚俱樂部」的設備，不就和「愛神園」差不多嗎？（詳情請參閱拙作「大陰謀」。）

兩人來到樓上，地下鋪着淺綠色的地氈，厚厚的踏上去十分舒服。

王小克隨着田培新來到一個房門前站定，那道門立時自動地打開了。

一個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中年男子迎了上來，笑道：「田先生，歡迎你介紹新會員進來。」

「十七號都告訴你了？」

「是的，兩位請坐。」駱主任答話時，一雙深邃的眼光，凝視着王小克。

「這位是本市殷商陳鏡泉先生的公子，陳得志先生。」田培新道。

「陳先生歡迎歡迎。」駱主任伸出來手。

「他是俱樂部康樂組主任駱添福先生。」

王小克一面和駱主任握着手，一面笑道：「幸會幸會。」他想不到這駱主任長相雍容華貴，却有一個如此俗氣的名字。

三人分別坐下後，駱主任朝着田培新問：

「田先生，你要做陳先生的引薦人？」

「是。」

駱主任遞了一張表格給王小克，道：「陳先生，請塡妥這張表格。」

王小克拍拍口袋，示意無筆，田培新將那表格接了過來，道：「我替你塡好不好？」

王小克正是求之不得，道：「好極了。」

田培新自上裝袋中拿出一枝金筆，替王小克塡好了表格，跟着又拿出一張支票，一併遞了上前，道：「駱主任，這是入會費，即日的現金支票。」

「謝謝，謝謝！」

駱主任略望了表格一眼，道：「陳先生，從現在開始，你是我們的會員了，會員證會在日內寄到府上，請盡情享受！」

說罷站了起身，又和王小克握了握手。

王小克和田培新離開駱主任的辦公室時，悄聲問道：「田先生，那會員證將會寄到甚麼地方？」

「古小姐的家裏，」田培新道：「我替你塡了她的地址。」

王小克聞言一呆，田培新此舉自然是古蘭的授意——爲甚麼古蘭要把自己的地址公開出來？

這時，一個頭上戴着紫色假髮的美人魚走了過來，道：「田先生，三十二號請假了，我陪陪你怎樣？」

田培新淡淡一笑，道：「謝謝你，我只是想來喝杯酒而已——」忽然好像想到甚麼事情，說道：「廿一號，這是我的朋友陳先生，他從今晚開始，也是這裏的會員了，你好好招待他吧。」

說罷向王小克眨了眨眼，低聲道：「明天早上打電話給古小姐，上面有她的電話號碼。」暗中塞了一個紙團在他掌心。

王小克把那紙團放進袋中，田培新已加快脚步向樓梯那邊走過去了。

廿一號美人魚風情萬種地向王小克走了過來，嬌笑着道：「啊！你是我們這裏最年輕的會員哩！」

說着，一隻粉光緻緻的玉臂，已摟住了王小克的腰。

王小克鼻端嗅到一陣幽香，心頭一蕩，向廿一號美人魚望去，只見她雙眸晶瑩，鼻樑挺而直，兩瓣薄而呈弧型的櫻唇塗着粉紅色的唇膏，十分誘人。

廿一號美人魚的身材也是百中選一的——在這「美人魚俱樂部」中，每一個女侍應都是千中選一的美女。

「陳先生，怎麼不說話，唔？」廿一號美人魚呶着小咀，一副冶蕩迷人的樣子。

王小克心下一動，如果古蘭可以打一百分的話，懷中的美人魚起碼可以打八十分。

他順勢摟住了她纖細的腰肢，暗想飛來豔福不好好享受，豈非天下第一傻瓜。

「我是第一次來這裏，甚麼都不懂，」王小克笑道：「現在請你指敎指敎。」

「好極了，」廿一號美人魚道：「我們這裏有各國名種佳釀，一九二三年的白蘭地啦，法國比爾玆小鎭的香檳啦，還有華爾登啉酒啦，你想先喝甚麼酒？」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先來點白蘭地怎樣。」

「好啊，」廿一號美人魚親熱地握着王小克的手，道：「咱們到樓下的酒吧去。」

王小克隨着她來到酒吧，廿一號美人魚向酒保要了兩杯酒。

王小克見那酒顏色赤褐，湊近鼻端一嗅，果然香醇無比，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氣。

「你摻不摻雪水？」廿一號美人魚問。

「這種好酒摻雪水不是可惜了嗎？」

廿一號美人魚嫣然一笑，道：「你倒眞懂得喝酒！」

王小克把酒杯湊近口邊時，酒保遞上了賬單和筆，道：「先生，請問掛甚麼名字？」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是要付賬，向廿一號美人魚道：「替我塡『陳得志』吧。」

「是。」

廿一號美人魚塡好了姓名後，把單遞給王小克，道：「陳先生，請簽個名。」

王小克接過筆和賬單，向下面的銀碼瞥了一眼，心頭不由一跳，兩杯酒竟然要一百二十元！

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地簽上了名，心想這種超級銷金窩，價錢比外邊貴十倍也不足爲奇。

「來，咱們到休憩室去。」廿一號美人魚膩笑着說。

「且慢，」王小克啜了口酒，道：「你不如帶我四週參觀參觀吧。」

「好。」

廿一號美人魚親媚地摟住王小克，向前面一道拱月型的大門走去。

「那是舞廳，有十二人大樂隊和外國聘來的黑人男女歌手。」廿一號美人魚道。

王小克耳際果然聽到悠揚的樂聲，推門進內一望，舞廳中燈光幽暗，四週的小枱子都坐滿了人，舞池中有三數雙男女在相擁起舞，當然，舞伴全是俱樂部的美人魚。

王小克的眼光停留在小枱子上的美人魚，——那全是高約十二吋的石膏製品，每個枱子都有一個。

一個女侍應迎了上前，道：「歡迎到美人魚夜總會來，兩位嗎？」

王小克本來只想瞧瞧算數，這時心念一動，向女侍應點點頭。

「請這邊來。」

女侍應領着兩人來到一個角隅，替王小克拉開了矮沙發，請他就座。

那矮沙發的坐墊是六寸乳膠，寬約三呎，可容兩人並肩而坐，果然，廿一號美人魚立時在他身畔坐了下來，把身子緊緊地貼住他。

「如果有甚麼需要的話，請按這個掣。」女侍應指一指枱邊的一個小掣。轉身走開了。

王小克呷了一口酒，向舞池望去，看到幾對男女都在舞池中擁吻，男的多半頭頂微禿，肚腩脹大，女的都全是千嬌百媚，衣不蔽體的「美人魚」，其中一個男的甚至做出很驚人的動作。

王小克並沒有繼續「欣賞」下去，他把酒杯放到枱上，伸手向枱上的石膏美人魚摸去。

「很精緻的藝術品！」王小克讚道。

廿一號美人魚依偎在王小克懷中，妮着聲道：「你應該把手放在活生生的美人魚身上才對！」

王小克心中一動，換作平時，他一定不客氣地答應她的「邀請」了。

然而，王小克的手仍然放在那石膏美人魚上面，撫弄着。

他暗暗運力一扳，美人魚紋風不動——古蘭沒有說錯，那美人魚是栓死在枱面上的！

「打令，你未免厚此薄彼了！」廿一號美人魚把王小克的手拉了過來，用雙腿挾住了，然後格格地嬌笑着。

王小克接觸到她那細嫩光滑的肌膚，心頭又是一蕩，就在此時，廿一號美人魚仰起了螓首，潤濕的櫻唇已經湊了上來。

王小克猶豫一下，終於俯下首，向那兩瓣櫻唇壓了下去。

廿一號美人魚渾身起了一陣微顫，「嚶嚀

」一聲！整個人倒在王小克的懷中。

其實不用她怎樣表示，王小克也曉得怎樣把握這一剎間了。

良久，王小克把廿一號美人魚輕輕推開，呷了口酒，問道：「你——你叫甚麼名？」

「叫我珊珊。」

「珊珊，你在這裏做了多久啦？」王小克問。

珊珊仰首一想，道：「大半年了。」

王小克又問道：「自從來到這裏後，便沒出去過？」

「唔。」珊珊點着頭，又把身子依偎在王小克懷中。

「你們的老板是誰？」

「老板？」珊珊坐直起身，瞪大一雙美眸，道：「我們這裏只有會長，沒有老板。」

「好吧，誰是你們的會長？」

「正會長是區國棟，另外還有三個副會長，」珊珊道：「不過，這裏的一切都是尤經理和駱主任打理的。」

「你認識羅全生嗎？」

「羅全生？」珊珊反問道：「那個社會名流？」

「是的。」

「誰不認識他？問題是他並不認識我。」珊珊笑着答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羅全生果然是這「美人魚俱樂部」的幕後主持人，連女侍應們也不知道他才是眞正的老板。

王小克正欲再問，珊珊忽然呷了口酒，托起王小克下頷湊上咀來。

珊珊壓住王小克的咀唇，靈活的小舌渡進了他的口腔，跟着，甘芳香醇的美酒渡進了他口中。

王小克把珊珊用口送過來的酒咽下，珊珊格格地嬌笑個不停，半晌，忽然問：「咱們跳個舞好不好？」

王小克甚少跳舞，但見舞池中的男女根本不像在跳舞，只是相擁着在熱吻，於是點了點頭，道：「好。」

珊珊拉着王小克踏下舞池，整個身子緊緊地貼了過來，雙臂環抱住他的頸脖，隨着悠揚的樂聲起舞。

「覺得我們這裏怎樣？」珊珊忽然問。

「很好。」

「以後會經常來嗎？」珊珊咬着唇，膩聲問。

王小克猶豫着不回答，他當然希望經常來這個人間仙境享受美人恩，然而，那五萬元的報酬夠來多少次？

「告訴我嘛！」珊珊將豐腴的胸脯貼上來，膩聲問：「你以後到底還來不來？」

「來，來！當然來！」

珊珊這才笑了笑，湊上前來，伸出小舌舐着王小克的頸脖，面頰和下頷。

王小克被她舐得心癢難熬，珊珊的身軀不斷地向他擠逼，擠逼——王小克心中彷彿有一團火在燒，他忽然想，羅全生想得出開一個這樣的俱樂部，也眞注定了要賺大錢了。

這裏的陳設，招待，尤其是身段惹火，態度熱情大方的女侍，是值得兩杯酒賣一百二十元的。

「打令，你——你有沒有房間？」珊珊忽然俯耳低聲問。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着明白了，她指的是那種「私家房」。

「沒有，」王小克澀笑着答：「你知道，我是今晚才入會的。」

「那麼，你需不需要一個房間？」珊珊問話時，一雙妙目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心中一動，他自然明白要房間來幹甚麼，可是，自己可以這樣做嗎？

珊珊見他猶豫着不回答，又問：「你究竟要不要房間，快說嘛！」

「我——」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決定將心底下的一個疑問提出來，道：「珊珊，我有一個問題問你。」

「甚麼問題？」

「你認不認識一個名叫古蘭的女孩子？」

「古蘭？」珊珊仰首一想，道：「啊！她是這裏的三十二號，不過已經請了假，好像不做了。」

「她……她就是田先生的好朋友？」

「對啦，以前田先生到這裏來，就只找她，把誰都不看在眼中。」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倘若給自己選擇的話，必然也是選古蘭，「美人魚俱樂部」的美人魚雖然個個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却沒有一個及得上古蘭。

既然古蘭一度是「美人魚俱樂部」的女侍應，那麼，她要設法偷掉一座美人魚石膏像的原因，也可猜想得了——美人魚中有着秘密。

然而，到底是甚麼秘密呢？

王小克告訴自己，這是不難查出來的，只要將它偷到手的話。

「打令，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珊珊伸手往王小克腰部移去，一面問：「你到底要不要房間？」

「這個——」

就在此時，田培新的聲音在他耳畔響了起來：「陳兄弟，原來你在這裏！」

王小克回頭一望，田培新就站在自己的背後。

「陳兄弟，我想走了，」田培新向他打了個眼色，道：「你也一塊走吧！」

王小克溫香軟玉抱滿懷，本來是捨不得立即離去的，但他知道田培新的眼色必有深意，於是輕輕推開珊珊，說道：「對不起，我要走了。」

珊珊倒也並不生氣，向他飛了一個媚眼，道：「打令，記得快點來找我啊！」扭着腰肢，知趣地向外走去了。

田培新搭住王小克的肩向外走，笑着問：「喜歡這個地方嗎？」

「當然喜歡。」

「如果你再來幾次，你一定會更喜歡它的！」田培新道：「有許多會員來到上了癮，一天不來，回家便睡不了覺哩！」

王小克心知道「美人魚俱樂部」中，必定還有更新奇刺激的玩意，才能吸引這許多社會上有名譽地位的殷商巨賈，達官貴人。然而，這種地方絕對不適合自己，因爲自己的年紀太輕了。

兩人離開俱樂部時，田培新隨手給了一張百元鈔票給門口的女侍應作小賬，然後趨上前按下電梯。

「古小姐想見你。」田培新忽然道。

「咦？她不是約了我明天通電話嗎？」

「剛才我和她通了個電話，她改變了主意，決定今晚見你。」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今晚就今晚吧，事情早日了結，自己便可穩賺那五萬元了。

上了車後，田培新一聲不响地駕駛着車子，不久來到淺水灣一幢豪華大厦。

「古小姐住在十一樓D座，」田培新雙手搭着駕駛盤，側頭向王小克道：「你自己上去吧。」

「你——你不陪我上去？」

「我還有點事，不上去了。」

王小克只得打開車門，踏下車去。

當他向大厦門口走過去的時候，心中昇起了一個疑團：既然古蘭是田培新的女朋友，田培新沒有理由不上去和她溫存一番的，是甚麼重要的事使他過門而不入？

王小克一面猜測着箇中原因，一面踏進了電梯。

電梯門打開後，王小克向外一望，左邊便是「D」座。

他猶豫了一下，伸手按下門鈴。

門打開了，古蘭穿着一襲粉紅色的睡袍，立在門後。

她一見王小克，秀眉微微向上一揚，淡淡地道：「請進來。」

王小克踏進那佈置得美輪美奐的大廳，嘖嘖讚道：「好漂亮的房子。」

古蘭並不答話，把大門關上了。

「告訴我，這是田先生送給你的房子，還是你在『美人魚俱樂部』工作時賺來的？」王小克忽然笑着問。

古蘭秀眉陡地一揚，趨上前來，訥訥問道：「是……是誰告訴你的？」

王小克神秘地一笑，道：「古小姐，你這三十二號在『美人魚俱樂部』的時候，一定搶盡了鏡頭！」

古蘭臉上閃過一陣奇特的神色，但隨即堆上了笑容，道：「小鬼子，有人告訴我你這人最喜歡多管閒事，現在果然應驗了！」

王小克向她笑着聳聳肩，說道：「好奇心嘛！」

「小鬼子，你好好聽着，如果你想順順利利地賺我五萬元，就必須不要再多管閒事！」古蘭正色道：「否則，大家都沒有好處。」

「古小姐，難道你認爲在『美人魚俱樂部』做過事不光采嗎？」

古蘭「哼」地一聲，道：「我現在要你去替我偷『美人魚』，可不是叫你去調查我的身世。」

「好，好！」王小克笑着道：「我以後不理閒事便是，石膏美人魚你幾時要？」

「明天。」

「這麼急？」

「是的，」古蘭凝視着王小克，問道：「你辦得到嗎？」

「我可以試試。」王小克無可無不可地答道。

「不，你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古蘭踏前一步，提高了聲音。

王小克咬住了咀唇沉吟半晌，忽然問道：「俱樂部廿四小時營業？」

「不錯。」白蘭道：「所以，早上去沒有這麼多人。」

「早上去偷？」

「在俱樂部內，白天和晚上根本是沒有分別的，」古蘭道：「而且白天比較方便，沒有甚麼人。」

「好吧。」

「小鬼子，我在這裏等你，石膏像偷到手後，立即送來給我，」白蘭道：「我會將另一半酬勞付給你，用現鈔。」

「謝謝，」王小克向古蘭笑了一笑，道：「那麼，你明天一早到銀行去提款吧！」

×　×

王小克閤上了那本厚達三四吋的電話簿，撥了一個號碼。

電話鈴才響了一下，立時有人接聽了：「中西X光化驗所。」

「我們是市立博物館，」王小克故意壓低了聲音，問道：「請問你們用X光檢查一件物體，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拿到報告？」

「廿四小時。」

「可以快一點嗎？」

「最快也要十二小時。」

「一個小時之內辦不辦得到？」王小克仍然把聲音壓得又低又沉，便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口音。

「先生，你是在開玩笑嗎？」對方冷冷地說道：「除非是警方的化驗所，私人經營的，絕無可能。」

「這個——」王小克故意頓了一頓，才道：「好吧，等一下我們會派人送一個石膏像來請你驗查，要不要先訂下時間？」

「不必了，請直接送來便可。」

「謝謝。」

掛斷電話，王小克將那「中西X光化驗所」的地址撕了下來，放在上裝袋中。

他對着鏡子端詳一眼，拍拍腰間的「工具」，躡足向大門走去。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已經來到了那傲視同羣的「圓頂大厦」前了。

他付過車資，踏下車來。

當他向大厦門口走過去時，兩個管理員立時提高了警覺，迎上前來。

「請問找誰？」

「我是俱樂部的會員。」王小克答。

「那麼，請將閣下的會員證給我們看看，行嗎？」管理員立時堆上了笑臉。

能夠參加「美人魚俱樂部」的會員，都是大有來頭之人。

「對不起，我是昨天晚上才加入的，會員證還沒寄到我的家來！」王小克自袋中掏出兩張鈔票，分別塞到他們手中，道：「不過，你何以打個電話去問問駱主任，是他替我辦理手續的。」

兩個看更對望了一眼，把鈔票塞進袋中，道：「請！」另一個甚至趕上前替王小克按電梯。

王小克施施然踏進電梯，按下一個鈕。

未幾，電梯抵達了，王小克執一執領帶，踏着厚厚的地氈，向內走去。

他一按門鈴，門立時開了，守門的並非昨天晚上的那個女侍應，但嬌艷嫵媚則一，他取出一張鈔票，塞到她的胸脯中。

女侍應向他甜膩地一笑，道：「歡迎駕臨本俱樂部。」

王小克向內踏去時，一面望了望腕錶，是早上十一時二十分，俱樂部內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

可是，當他踏進大廳時，右邊一條走廊立時轉出一個「美人魚」女侍應來。

「先生，早啊！」女侍應趨上前來，要替王小克脫掉上裝。

王小克向她搖了搖頭，道：「我只想來喝一杯而已。」

「這邊請。」女詩應殷勤地把他引到酒吧之前。

女侍應的過份殷勤不禁令王小克暗皺眉頭——倘若她如影隨形地跟着自己的話，如何下手？

他向酒保要了一杯酒，側頭問道：「你怎知道我是這裏的會員？」

「啊！你是陳得志陳先生，我們怎會不知道？」女侍應道。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道：「我昨天晚上才入會，你——」

「我是當日班的，」女侍應道：「你可以叫我茵茵。」

「茵茵，你怎知道我是這裏的會員？」王小克好奇地問。

「這還不簡單嗎，舉凡有新會員入會，上面便把名單和樣貌交下來給我們，」茵茵甜甜

地笑着答：「我們必須記得每一個會員的姓名，樣貌，年歲以及嗜好，甚至他們喜歡喝什麼牌子的酒，抽什麼牌子的香烟，也要牢記清楚的。」

王小克愕然地望住茵茵，道：「可是……可是我昨晚只塡過表格，並沒有相片啊。」

「陳先生，駱主任的辦公室有活動攝影機，你在辦理手續的時候，已經上鏡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原來「美人魚俱樂部」竟然有這種設備，如果自己事敗的話，必定被他們認出來無疑。

「陳先生，你想不想洗個澡？」茵茵柔聲問：「我替你預備一下，好不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茵茵向他一笑，轉身向內走去了。

王小克等她離去後，向不遠處一排沙發走過去；沙發前放着一個茶几，茶几上除了烟灰盅之外，就是一尊十二吋高的石膏美人魚了。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見附近無人，於是伏下身來，從茶几底查看。

果然，石膏美人魚被栓死在茶几上，王小克甚至看到不銹鋼製成的螺旋栓。

要扭開那螺旋栓並不困難，問題是需要一兩分鐘的時間。

王小克伸出手去，手指剛觸在螺旋栓上，耳畔忽然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先生，你在幹什麼。」

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坐直起身，只見一個西裝煌然，結着領花的中年男子，正冷冷地望定了自己。

那中年男子長着個馬臉，頭髮有一半禿掉了，雙眉却出奇的濃，身高六呎以上，站在那裏，就像一座小山。

「我——」

「先生，你大概是昨晚上入會的陳得志先生吧？」中年男子問。

王小克只得向他點了點頭，中年男子伸出手來，道：「在下是俱樂部經理尤煥濤。」

「啊！尤經理，昨天晚上田培新還提過你哩！」王小克和他握着手。

尤煥濤臉上立時堆滿笑容，道：「歡迎陳先生參加本俱樂部。」

王小克見他望住自己的眼光仍然有異，啜了口酒，藉以掩飾當時的窘態。幸好這時茵茵自內走了出來道：「陳先生，水預備好了。」

「陳先生請便。」尤煥濤道。

王小克跟着茵茵向內走去，來到一個十分寬敞豪華的浴室，偌大的浴缸早已放好了水。

「陳先生，請試試水的溫度對不對。」

王小克伸手入浴缸探了探，說道：「剛剛好。」

「陳先生，那麼請寬衣吧。」

王小克見她站在一旁好像想幫手的樣子，不由猶豫了起來。

茵茵猜得到他的心思，「噗嗤」一笑，道：「陳先生，你沒試過被人服伺洗澡嗎？」

「我——」

「來吧，我幫你。」茵茵說着踏上前來，動手替王小克解開領帶。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任由她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脫去！

未幾，王小克只剩下一條底褲了，他雙手牢牢地抓住了褲頭不肯脫下。

「陳先生，難道你習慣穿着內褲洗澡的？」茵茵伸出春葱似的纖手，要來拉王小克的褲頭。

「且慢！」王小克急忙叫了一聲。

茵茵詫異地望定了他。王小克莞爾一笑，道：「茵茵，我——我不大習慣在女孩子面前脫衣服。」

「慢慢就會習慣了，」茵茵嬌笑着道：「來嘛，我幫你。」

王小克緊緊抓着褲頭，漲紅了面頰，道：「不，我……我……」

「你是嫌不公平，對不對？」

王小克愕了一然，還猜不到她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時，茵茵已動手把身上的屏障解除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一絲不掛的茵茵，一顆心怦怦地亂了起來——那簡直是上帝的傑作！

「這樣不就公平了嗎？」茵茵笑着說。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只得任由茵茵把自己的內褲脫了下來。

然而他旋即伸手掩住身上重要的部份，茵茵格格一笑，道：「陳先生，請進去吧。」

王小克跨進浴缸，立時坐了下去，浸在水中。

茵茵蹲下地來，拿了一塊心型的海綿，蘸了水在他肩上，頸脖間搓揉着。她那豐滿的胸脯，由於動作的關係，上下左右地跳動着，王小克一時之間血脈賁張，難以自已。

擦好了胸部，茵茵柔聲道：「讓我替你擦擦背脊。」

王小克只得坐直起身，茵茵先拿了香皂塗在海綿上，這才用海綿替王小克擦背。

她用力恰到好處，海綿擦在背上好不舒服，王小克閉起了眼睛，享受着這銷魂一瞬。

不久，全身已擦個乾淨，茵茵純熟地替王小克冲好身子，拿了條浴巾，替他抹拭着。

「舒不舒服？」茵茵膩笑着問。

王小克忙不迭地點着頭，他告訴自己，美人恩雖然蝕骨銷魂，但自己還有正事要做！

所以，當茵茵替他抹乾了身子，殷殷投懷的時候，王小克輕輕把她推開，道：「把衣服拿給我。」

茵茵俏臉上現出失望的神色，然而她並沒有違拗，馴順地將衣物遞給王小克。

她蹲下地來，托着內褲替王小克穿上了。在茵茵的服伺下，王小克很快便穿好了衣服，打開浴室門。

「陳先生，你要不要躺會兒？」茵茵自後跟出來。

「有地方可以躺着休息嗎？」王小克腦際一亮。

「有的，」茵茵笑着領前走去：「請跟我來。」

王小克隨着茵茵穿過一條走廊，來到一個房門之前，茵茵打開了門，道：「請進。」

王小克踏進房去，眼前不由一亮，那是一個鋪滿了藍色地毯，裝飾清幽雅緻的房間。四週放了幾張「貴妃椅」，上面還有軟墊。

王小克並沒有留意房中精緻的擺設，他眼光四週搜索着他的目的物。

終於，他眼前一亮，看到那種石膏美人魚了！

四尊石膏美人魚分別放在房間四週的茶几上，用不着說，全部是栓上了的。

茵茵向一張貴妃椅走過去，拉好了軟墊，笑道：「陳先生，躺下來休息一會吧。」

王小克依言躺了下來，茵茵問：「要不要我替你按摩？」

「不用了。」

茵茵站了起身，又問：「音樂呢？」

「好，來點輕音樂吧。」

「是。」

茵茵走到前面一個壁櫃前按下幾個小掣，四聲道音樂立時分別從房間的天花板飄下來。

「陳先生，還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了，出去吧。」

「是，」茵茵指着貴妃椅側的一個小掣道：「如果有什麼需要的話，請按鈴就行了。」

「唔。」

茵茵踏着婀娜多姿的步伐離去時，王小克有一股衝動要她留下來，然而，他強行按捺着自己。

房門掩上了，房中除了王小克之外，就是那源源飄下來的輕音樂。

王小克銳利的眼光四下裏打量着：房間的天花板鋪滿隔聲板，窗帘布緊閉着，看不到有閉路電視攝像管。

他慢慢地坐直起身，猶豫一下，向不遠處的茶几走過去。

茶几上的石膏美人魚彷彿對着他在笑。

王小克蹲下地來，伸手到茶几底下，摸到螺旋栓，用力一扭，却是紋風不動。

他自上裝袋內取出一個螺絲批，伏下地去，把螺旋栓扭開了。

前後還不够兩分鐘，王小克已經把那石膏美人魚藏入懷裏了。

王小克向自己笑了一笑，只要離開這「美人魚俱樂部」，那五萬元便賺了！

——天下間有比這更容易賺的錢。

王小克躡足上前，打開了房門，向外窺望一眼，走廊中闃無人跡，他閃身而出。

十分鐘後，王小克已經在「圓頂大厦」的門口等車子了。

由於「圓頂大厦」位於郊外，來來去去的都是私家車，截不到的士。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陣脚步聲向自己走了過來，心下一懍，暗暗戒備。

「先生。」是一個熟悉的聲音。

王小克轉頭去看，原來是那兩個看更之一臉上泛着笑容，必恭必敬地站在自己背後。

「幹什麼？」王小克的心稍定。

「你在等車？」

「是的。」

「等的士？」

「唔。」

「先生，這裏是很少車子經過的，」看更道：「我替你叫輛電召的士怎樣？」

王小克向遠處望去！根本看不到的士的影子，這才點了點頭。

「好吧。」

看更轉身去打電話，不一會又走了回來，道：「先生，車子幾分鐘內就會到了。」

「謝謝。」王小克說着抽了張鈔票，塞到看更手裏。看更謝了一聲，轉身離去了。

不久，果然有輛空的士駛了過來，在王小克面前戛然而止。

王小克跳上車去，把「中西X光化驗所」的地址告訴了司機。

半個小時後，車子來到了「中西X光化驗所」樓下，王小克付過車資，向內走去。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座石膏美人魚取了出來，交給門口的職員。

「先生，請問——」

「我剛剛打過電話來，」王小克道：「請用X光檢查一下，這裏面有什麼東西。」

職員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然後才埋首塡寫單據。

「明天來拿報告吧。」

「不，剛才你們有人答應六個小時之後便可以拿報告的。」

「這個——」職員猶豫了一下，在單據上更改了日期，道：「好吧。」

「還有，這座石膏像我立即要取回，」王小克道：「請立即照X光，好不好？」說話時，王小克又塞了張百元鈔票到職員手中。

職員咬了咬唇，拿起石膏美人魚，道：「好，請等等，大約十分鐘便行了。」

王小克這才吁了口氣摸出香烟，燃上了，緩緩地噴着烟霧。

十分鐘之後，職員拿了那尊石膏美人魚自內走出來，道：「我們會儘快將報告打出來的，我想，三個小時後就行了。」

王小克大喜過望，接過那尊石膏美人魚，連聲稱謝。

剛脫虎口　又入牢籠

「古小姐，你的美人魚來了。」王小克雙手捧着石膏美人魚，遞了上前。

古蘭美眸閃着異樣的光采，接了過去，道：「正是它！」

王小克凝視着古蘭，她臉上泛着一種勝利者才應該有的笑容：半晌，她抬起頭來，欣賞地望住王小克，說道：「小鬼子，你果然是名不虛傳。」

「其實這樁差使太容易了，」王小克淡淡地一笑，道：「我那另一半的酬勞呢？」

「啊，對！」古蘭捧着那尊美人魚，向寢室走去。

不久，她拿着一個雞皮紙袋出來，笑道：「這裏一共是五十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你點點看。」

王小克打開紙袋，果然是一叠一叠的鈔票，他抽了一叠出來，順手翻了翻，道：「看來不會少的，古小姐，咱們的交易圓滿結束。」

古蘭點着頭道：「要不要喝杯酒？」

王小克心中一動，但立即搖了搖頭，道：「趁銀行還未關門，我想把這筆錢存進去。」

「好吧，」古蘭淺笑着把王小克送到了門口，道：「希望我們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

「像這樣的生意，不妨再關照幾單。」王小克打笑着說。

他離開了古蘭的家後，先把那筆錢存進銀行，這才打了一個電話到「中西X光化驗所」去。

「我剛才拿了一具石膏美人魚給你們照X光，請問——」

王小克的話還未說完，職員插口道：「對了，報告已經來了，先生。」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裏面有些什麼？」

「除石膏之外，什麼都沒有，先生。」

王小克愕了一然，問道：「眞的什麼都沒有？」

「先生，我們一共用四個角度替它照X光，」職員道：「絕對不會有錯的，它的確是用石膏製成的，一點雜質都沒有！」

王小克掛下了電話，腦間一片迷茫。

古蘭竟然花了五萬元請自己去偷一尊純粹用石膏製成的美人魚！

在此之前，王小克猜想石膏美人魚中可能藏有鑽石或海洛英之類的東西。然而，如今事實證明——它的確只是一具普通的石膏像。

古蘭偷它幹什麼？

王小克暗暗地嘆了一口氣，暗想這大概永遠成爲不可解之謎了！

可是，事情的演變大大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翌日一早，他接到了古蘭的電話。

「古小姐，有什麼貴幹？」王小克問

「小鬼子，我想見見你。」古蘭的聲音透着焦灼和惶急。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腦際間念頭閃動：她爲什麼要見自己？

「一個小時後，在中區的『美心餐廳』見面，」古蘭說：「請準時到！」

說完，古蘭把電話掛斷了。

王小克拿着電話筒呆呆出怔：這一切是爲了什麼？美心之約應該去嗎？

他沉吟了一下，心想反正無事，而且自己對於「美人魚之謎」也沒半點頭緒，看看她有什麼話要說吧。

王小克來到「美心餐廳」時，古蘭還沒有到，他望了望腕錶，約會的時間已經到了，既然古蘭急於要見自己，她是沒有理由遲到的。

就在王小克坐下時，古蘭神色匆匆地趕來了。

「你遲到了！」王小克打笑着說。

「對不起，」古蘭向伙記要了杯飲品，這才喘了口大氣，說道：「外面塞車，所以就擱了。」

王小克凝視着古蘭，塞車只不過是一個藉口，王小克心底下明白，她的遲到一定另有原因的。

「古小姐，什麼事要見我？」王小克打笑着問：「是不是又要我去替你偷東西？」

「是的！」

王小克愣了一然，呆呆地望定了她。

「我要你再去替我偷一尊石膏美人魚。」

「可是昨天我才替你——」

王小克的話還未說完，古蘭便道：「不錯，昨天你是替我偷了一尊，但我還要一尊。」

「這個——」

「小鬼子，記得嗎？我找你之初，曾經聲明過，也許會要再偷一尊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的確是這樣說過，然而，她要這麼多石膏美人魚幹什麼？

「小鬼子，你肯不肯？」

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

「小鬼子，我可以付你第一次的酬勞，五萬元！」古蘭說着打開手袋，取出一本支票簿，道：「如果你肯的話，我立即開現金支票給你，一次付清！」

王小克心頭一動，又是五萬元！看來最近自己是交上好運了！

「你肯不肯？」古蘭熱切地問。

「古小姐，我想第二次一定比第一次困難。」王小克道。

「是的，他們發現休憩室少了一尊，因此特別留心，下手也更困難了，」古蘭頓了一頓，又道：「不過，這不會難倒小鬼子的，不是嗎？」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仍然由我決定，隨便偷那一尊都行？」

「是的。」

「那麼，我將門口那尊高約人齊的美人魚偷來給你，好不好？」王小克試探着問。

「不，我只要那種十二吋高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它比較值錢？」

「小鬼子，到底肯還是不肯，你說好了，何必盤三問四的？」古蘭正色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再試一次，不過，這次要加點酬勞才行。」

「為什麼？」古蘭瞪大了一雙美眸道：「五萬元偷一尊石膏像，你還以為太便宜？」

「美人魚俱樂部的銷費却不便宜，」王小克苦笑着道：「這次我要好好地享受一下，因此要求你津貼一下。」

古蘭咬了咬牙，說道：「好吧，要多少津貼？」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這樣吧，我也不要求多，就加百分之二十。」

古蘭想也不想，道：「就百分之二十，這裏一共六萬元，收下吧。」

王小克接過支票，用手指彈了彈，笑道：「古小姐，這次限幾時交貨？」

「當然越快越好。」

「那麼今天晚上吧！」王小克道：「我也不喜歡拖着。」

「今天晚上？」古蘭呼了一聲，道：「你……你不怕人太多？」

「古小姐，那才顯得出『小鬼子』的本事，」王小克笑着問，「對不對？」

古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吧，不過你要小心一點，也許這一次會比較困難。」

「小鬼子是專門向困難挑戰的，」王小克笑着道：「老實說，上次得手太易了，一點刺激都沒有。」

古蘭站了起身，道：「我在家裏等你的好消息。」

「再見。」

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背影離去，俯首望了望那張六萬元銀碼的支票，皺起了眉頭道：「這件事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那天晚上，王小克穿着整齊，袋中帶了數千元現鈔，他已打定了主意，先在俱樂部中享樂一番，然後才着手行動。

「小鬼子，穿得這樣漂亮到那兒去？」小辣椒踏進房來。

「工作。」

「工作？」小辣椒不置信地：「你當起夜總會的侍者啦？否則為什麼穿得這樣漂亮？」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小辣椒，今天晚上的工作非同小可，成功的話，便可以賺六萬元！」

「騙鬼！那有一個晚上賺六萬元的工作！」小辣椒道。

「哈哈，不信你瞧着好了。」王小克說着逕自向房外走去，打開大門離開了家。

抵達「圓頂大廈」時，是晚上九時正。守門的女侍應已認得王小克，向他膩笑着，讓身給他入內。

王小克已曉得俱樂部的「規矩」，取了張百元鈔票，塞在她豐滿的胸脯中。

大廳中煙霧瀰漫，到處都是人，有的坐在酒吧前聊天，有的坐在沙發上說話，其中不乏金髮藍眼的歐籍人士。

「陳先生！」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在王小克背後响了起來。

王小克回頭一看，原來是珊珊。

珊珊仍然像昨天一樣的打扮，身上衣物少得無可再少，她風情萬種地踏上前來，道：「今天田先生沒有陪你來麼？」

「我已經是這裏的會員，無須有人陪了。」王小克笑着道。

「想喝什麼酒？我帶你去拿。」

王小克想了一想，道：「隨便吧，你喜歡什麼酒，我便陪你喝什麼。」

「不，我們這裏是會員至上的，」珊珊露着兩排編貝，笑着道：「到底要什麼酒嘛？」

「今晚破例一次，由你拿主意。」

珊珊咬了咬唇，道：「好吧。」

不久，珊珊拿着兩杯顏色碧綠的酒過來，說道：「這是薄荷酒，能舒筋活絡，增加體力的。」

「我倒還沒聽說過有增加體力的薄荷酒。」王小克笑着把酒接了過來。

「那倒不妨試試。」

王小克把酒杯湊到唇邊，道：「其實這種酒他們才需要！」

珊珊含瞋白了王小克一眼，道：「臭美，你未必就及得上他們。」

「要不要試試？」

珊珊頓了頓足，靠在王小克懷裏，纖手把玩着領帶，低聲問：「今晚這裏生意太好，如果……如果你要房間的話，就要預訂。」

「——好吧。」王小克摟着她的細腰，道：「你替我預訂一間。」

珊珊大喜，問：「你要什麼情調的？」

王小克楞了一楞，隨即明白了，道：「只要有玻璃鏡子的那一種便行了。」

珊珊啐了王小克一口，俏臉上春意盎然，轉身去辦理手續了。

未幾，珊珊走了過來，拉着王小克的手向樓上走去，一面道：「那是我們這裏最好的一個房間，法國情調。」

「啊！只不知道你喜不喜歡法國藝術。」

珊珊輕輕捏了王小克一下，嗔笑道：「死鬼！」

兩人來到一間法國式裝飾的豪華套房，珊珊把門拴上了，在枱上拿了張單子和筆，道：「打令，先簽了單再說。」

「好。」

王小克接過那單子，上面用英文打字機打了許多項目，王小克一個字也認不得，但最下面的總銀碼却是看得懂的——三千五百元。

一宵風流竟然要三千五百元的代價，這數目不禁令王小克瞠目結舌。

他望了珊珊一眼，只見她正背着自己，將胸部的乳罩解下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忍痛把單子簽了，他想：反正自己用的是假名，俱樂部追數時，最多追到田培新的頭上，自己一個仙也不必花！

不一會，珊珊張開雙臂，示意王小克上去擁抱她。

王小克深吸了口氣，趨上前去，珊珊早已急不及待地湊上咀來，吮住了他的咀唇。

一陣熱吻之後，王小克只覺胸中像有一團火在燒，他解開了領帶，在珊珊的帮忙之下，終於……

王小克不論思想和生理，都比同年的人早熟，他以前也試過到「酒帘」和「架步」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自從經濟條件轉好後，已甚少到那種地方去了。

雖然他和白小妹，小辣椒住在一起，却一直以禮相待，除了偶然間在口頭上吃吃豆腐之外，根本碰也沒碰過她們一下，然而，他已經逐漸地發育成人，有成人一般的需要了。

珊珊經過特別訓練，因此各方面都還就着王小克，令他得到了至高無上的歡樂。

良久良久，兩人分了開來，珊珊伏在王小克懷中喘着氣，顫聲道：「你……你好棒！」

王小克撫弄着她的秀髮，忽然感到那三千五百元即使要自己掏腰包，也花得很有價值。

「你——你們天天都要這樣應酬會員？」王小克忽然問。

珊珊閉起眼睛，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們的待遇很好。」

王小克側頭望了珊珊一眼，她長而彎曲的睫毛抖動着，嬌美不可方物，然而，她却是一個高級的妓女。

「為了錢，所以幹這行？」

「許多人甚至為了錢而殺人，」珊珊星眸微開，懶洋洋地問：「我們為了錢做愛，有什麼不對？」

王小克淡淡一笑，緘默了。

珊珊翻了一個身，把王小克摟住，笑道：「其實我和你倒不是為了錢。」

「哦？」

「你知道嗎？來這裏玩的都是些股商巨賈，名流紳士，個個都上了年紀，而且差不多都有怪癖——」珊珊晶瑩微亮的美眸望定了王小克，道：「你是最年輕的一個，而且又長得這樣俊。」

「田培新也很年輕啊！」

「他只對古蘭有興趣。」

「對啦，古蘭以後還會不會來上班？」王小克問。

珊珊沉吟了一下，道：「有人說她不會來了，好像要和姓田的結婚。」

「那不是很好嗎？」

「哼，有什麼好？姓田的只不過是個花花公子而已。」

「哦？」

「他以前專門玩女明星和女歌星，」珊珊嘆了口氣，道：「古蘭跟了他，未必有什麼幸福。」

「田培新起碼很有錢。」王小克說着燃上了一口煙。

「他有錢？」珊珊冷冷一笑，道：「他只是一個失匙夾萬而已。」

「他總有一天會富有的。」

「當然，除非他的父親死了，」珊珊道：「不過他父親今年才四十五歲，健康得很。」

「你怎知道？」

「田培新的父親以前也是這裏的會員，後來不知怎的，不再來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總而言之，他起碼是有幾個錢的，否則怎有資格來這種地方？」

「一個月三五萬的零用是有的，古蘭如果想從他身上刮一大筆，暫時却無可能哩！」

王小克雙眉微皺着，據他的推測，古蘭和田培新在一起，似乎未必是為了他的錢。而且，表面上看來，古蘭也不窮哩。這一點可以從她毫不猶豫地付給自己十餘萬元看得出來。

「打令，你不會也是一個失匙夾萬嗎？」珊珊仰首笑着問。

「難道你想和我結婚？」王小克笑着反問道。

「死鬼，誰想和你結婚啦！」珊珊捶着王小克，笑罵道：「我起碼比你大一兩年。」

「那麼我是否失匙夾萬，關你什麼事？」

王小克乘勢把她摟在懷中，搔着她的腋下，兩人笑着在床上扭作一團。

珊珊的身材是如此迷人，身上不知塗了些什麼香料，散發着醉人的幽香，王小克心中一蕩，生理上又起了反應。

他偶然瞥了放在床頭柜上的腕表一眼：是十一時了。

他和珊珊在房間內，已經過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而自己感覺中却似乎才是一幌眼的事。

王小克拿起腕表戴上，霍地自床上彈跳起身，他知道，若是再躺下去的話，有可能直到翌日早晨還起不了身。

「打令，你幹什麼？」珊珊詫異地問。

「我們該起來了。」

「沒有人要你起來呀，」珊珊伸了個腰，以致令她豐滿的胸脯看來更迷人。

王小克不敢用眼光去看她，逕自取過衣服穿上了。珊珊撥着頭髮，膩聲問：「打令，是不是有事要走了？」

「不，我想出去喝杯酒。」王小克胡亂找了個藉口。

「喝酒那用得着出去？」珊珊拿起床頭柜上的內綫電話，道：「打令，你要什麼酒？叫她們送進來就行了。」

王小克回頭向珊珊笑了一笑，道：「珊珊，難道你要我被人抬出去才甘心不成？」

珊珊啐了王小克一口，道：「這麼年輕，再來多幾次也不用人抬！」

王小克俯身在她粉頰上香了一下，道：「乖乖，我這是留前門後，咱們以後有的是機會啊。」

珊珊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起身跑進浴室。

王小克聽到浴室內傳來潺潺的水聲，知道珊珊正在洗澡他向內叫道：「我先出去了。」

「哦！」

王小克輕輕掩上房門，向樓梯走去。他來到樓下大堂，見會員越來越多，女侍應們正忙得不亦樂乎。

他燃上了一口煙，到酒吧取了杯酒，拿着酒杯慢慢踱着步。

不一會，他來到了舞廳。

舞池中擠滿了人，四下裏的枱子，差不多都滿了。女侍應認得王小克，趨上前來，道：「陳先生，要不要我替你找個位子？」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道：「最好比較幽靜的角落，我想清靜一下。」

「是。」

女侍應領着王小克來到舞廳左側一個角落，道：「這裏好不好？」

「好吧。」

王小克坐下後，女侍又笑着問：「陳先生，要不要替你找個伴兒？」

「不用了，我想清靜一下。」

「噢！是的，你剛才說過。」女侍轉身走開了。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附近的枱子都坐着人，但，沒有人留意他。

他輕輕摸觸着枱上的石膏美人魚，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只要解開下面的螺旋拴，六萬元便穩穩入自己手中了。

當他俯身要行動時，面前人影一閃，有人在他身畔坐了下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側頭去看，却原來是珊珊。

「打令，我四處找你哩！」珊珊嘅起小咀，道：「你爲什麼不向我說一聲在這裏等我？」說着，身子緊緊向王小克貼過來。

王小克苦笑着，珊珊如影隨形地跟隨着自己，如何能展開偷竊計劃？

「打令，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珊珊悄聲在王小克耳畔道：「我把那個房間留着，因此，我們隨時都可以再上去。」

「你想得眞週到。」王小克在她櫻唇上印了一吻。

「咱們跳一隻舞好不好？」

「我——我很累，還是坐會兒吧。」

「也好。」珊珊說着，依偎在王小克的懷中。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如何擺脫珊珊的痴纏？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輕輕把珊珊推開，道：「打令，我想到洗手間去。」

「你曉得所在嗎？」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起身向外走去，他來到洗手間，左右望了一眼——洗手間中無人。

他拉下幾張厠紙，放到字紙籮中，劃着打火機，把紙燃上了。

它不會眞正釀成火災，可是冒出來的煙可以給他一些時間，而王小克需要的只是數分鐘而已。

眼看火勢越來越大，王小克又拉下幾張厠紙放在上面，施施然離開洗手間。

就在他踏進大廳時，背後驀然有人大聲叫了起來：「火！」

跟着，一陣濃煙從洗手間冒了出來。

大廳中的嘉賓一聽到發生火災，紛紛奪門而逃，場面登時亂了起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拉開那個隱蔽式的總電掣，向上一托，大廳中立時暗了下來。

隨着燈光一暗，大廳中有人尖聲叫了起來，尤其是那些美人魚女侍應，更是尖聲大叫，向外奔逃。

王小克早已看中了一個茶几上的美人魚石膏像，他吸了口氣，竄上前去，黑暗中被人絆了一腳仆倒地上，但立卽又爬了起來，向茶几撲過去。

他來到茶几之前，蹲下地來，伸手去扭那螺旋拴。

「不許動！」背後有個冷冷的聲音出現了，跟着，一個硬管頂了上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登時僵住了。

「起來！」那聲音又道。

王小克只得乖乖地站了起來，這時，大廳中燈光又亮了，可是所有的會員和美人魚女侍應，已完全撤退，大廳中空無一人。

「先生，我的手槍是裝有滅聲筒的，」背後那人冷冷地道：「所以，請你不要妄動！」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這……這是個誤會，我只不過想躲到茶几下面而已。」

「是嗎？」背後那人冷冷哼地一聲，道：「那要看尤經理怎樣說了。」

那人說罷，用槍一頂，道：「走！」

王小克在手槍指嚇下，來到「經理室」門口。

經理室的門自動打了開來，尤煥清一雙尖銳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冷冷地道：「果然又是你！」

王小克聽到這話，心下一懍，難道自己第一次來偷石膏美人魚時，竟然被他察覺了？

「尤經理，怎樣處置他？」

尤煥清搓了搓手，道：「總裁想見見他。」雙眼直瞪王小克。

「尤經理，我提議你們把我送到警局去。」王小克忽然道。

尤煥清冷哼一聲，道：「我們不會這樣便宜你的，阿輝，把他帶走吧，小心點，他是危險人物。」

「是。」

阿輝用槍咀頂着王小克的背脊，向辦公室外走去。

兩人一離開辦公室，看到門口站着一個魁梧漢子，手中也拿着一把點三八口徑的左輪。

「阿輝，我和你一塊去。」

阿輝應了一聲，兩人左右挾持着王小克，向外走去。

× ×

王小克踏上遊艇甲板的時候，耳中聽到一陣悠揚的樂聲自艙中傳了過來。

然而，那陣樂聲戛然而止，跟着，艙中燈光大亮，兩個大漢自內走了出來。

「老曾，人帶來了？」阿輝向其中一個中年漢子道。

老曾向兩人打了個手勢，示意把王小克帶進船艙之中。

「是！」阿輝應了一聲，把王小克用力推上前。

一踏進船艙後，王小克立時被那豪華富麗的裝飾吸引住了。

整個船艙都鋪上了長毛地氈，連艙壁，艙頂也是。對面一排沙發上，坐着一個年紀看上來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兩個身穿比基尼泳裝少女，蹲在地氈上，正在替那中年男子修甲。

中年男子上唇蓄着短髭，頭髮梳得光亮服貼，身上穿着一件眞絲和服，一雙深邃的眼光，向王小克望來。

「你們出去吧！」中年男子向阿輝和老曾揮了揮手。

「是！」

兩人轉身離去時，中年男子又向那兩個身段迷人的少女打了個手勢。

那兩個少女站了起身，向他鞠了一躬，轉身向內艙走去。

王小克望着她們纖細的腰肢和豐腴的盛臀，不由呆了。

「請坐啊！」

王小克這才定過神來，在中年男子對面的一張沙發坐了下來。

「如果我們的情報無誤，閣下一定是人稱『小鬼子』的王小克了？」

王小克楞楞地望着中年男子，只覺他面貌十分熟悉，却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中年男子站了起身，來到王小克面前，伸手自和服袋中取出一口雪茄燃上了，又問：「是不是？」

王小克點着頭，道：「你們的情報絕對正確。」

中年男子噴了口煙，笑道：「自從上次俱樂部失竊後，我們加倍地留意，果然抓到了竊賊！」

「你是羅全生！」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那又怎樣？」中年男子淡淡一笑，道：「事實上已經不是秘密了，誰都知道我是『美人魚俱樂部』的創辦者。」

原來那中年男子正是本市名流羅全生，他凝視着王小克，沉聲問：「是誰僱你的？」

「僱我幹什麼？」

「小鬼子，在我面前少裝蒜！」羅全生提高了聲音，說道：「誰僱你偷俱樂部的石膏像的？」

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道：「羅先生，那是職業上的秘密！」

「小鬼子，你以爲我沒有法子使你招供嗎？」羅全生取下雪茄，眼光透着殺機。

王小克眼珠一轉，正欲站起身來，羅全生忽然退後一步，道：「不許動，現在有三把槍指着你，只要你稍有異動，立刻沒命！」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這才明白何以羅全生敢單獨接見自己了。

他向四週望了一眼，果然看到左右艙口都有一管槍咀對着自己，大概背後的艙口也少不了。

「我再一次問你，到底是誰僱請你來偷石膏像的？」羅全生又問。

「羅先生，有一件事我十分不明白。」王小克忽然道。

「什麼事？」羅全生愕了一然。

「那種石膏像值什麼錢？」王小克道：「它最多值幾百元一尊而已，失一兩尊也不打緊呀！」

羅全生冷哼了一聲，道：「不錯，它的價值是三百二十五元一具，但對某些人的價值却不止此數了。」

「哦？」

「小鬼子，現在我再問你一次，到底是誰僱你來偷石膏像的？」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對不起，這是職業道德，我不能告訴你。」

「那麼，上次的石膏像也是你偷的了？」

「不錯。」

羅全生雙眼一轉，道：「好吧，不管是誰僱你來偷石膏像，我想弄清楚的一點是：對方付給你多少酬勞？」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六萬元。」

羅全生緩緩地點着頭，道：「那個僱主算得上是你的朋友嗎？」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嚴格來說，不能算是朋友，因在此之前，我並不認識對方。」

「好得很，」羅全生道：「如果我也請你去偷一些東西，你答應嗎？」

「那——那要看你要我偷的是什麼東西，和付予多少酬勞了。」

「我要你去偷回那些石膏像！」羅全生認眞地道：「付你雙倍的酬勞。」

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訥訥地道：「十……十二萬元？」

「正確來說是十二萬一尊，」羅全生道：「不管對方擁有多少尊這樣的石膏像，我全要，而且是一尊一尊地計算酬勞。」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忽然之間，他感到古蘭和這個羅全生都有神經病。

當然，古蘭和羅全生，都不是有神經病，那石膏美人魚之中，一定有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是什麼秘密？

王小克猛力擰着頭，羅全生又冷冷地說道：「小鬼子，你到底想屍沉大海，抑或是接受我的聘請？」

王小克苦笑着道：「我還有選擇麼？」

「好得很，那麼我限你三日之內，把你原來的僱主所有的石膏像偷來給我。」

「三日之內？」

「不錯，」羅全生吸了口雪茄，道：「小鬼子，憑你的身手，三日之內，是絕對辦得到的。」

「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這個當然，老實說，我是生意人，不是黑社會流氓，我很守信用的。」

「好吧。」

「小鬼子，希望你也遵守商業道德，好好地替我辦妥這件事，否則，我有辦法找到你的。」羅全生的語氣帶着恫嚇的成份。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小鬼子，記着，三日之內！」羅全生在後面叫道：「我多一天也不肯等的。」

王小克回頭應了一聲，腦際閃電一般轉着念：那石膏美人魚到底有什麼秘密？

他想：自己既然答應了羅全生偷古蘭的石膏美人魚，就必須履行諾言。

然而，古蘭是個我見猶憐的弱質女子，如果那石膏美人魚對她有着相當重要的價值的話，自已怎能幫羅全生來欺騙她？

王小克告訴自己：還是先弄清楚石膏美人魚中的秘密，再看情形採取行動吧！

翌日一早，王小克打了個電話給古蘭，是她來接的電話。

古蘭一聽到王小克的聲音，立時興奮地問：「又得手了嗎？」

「沒有，」王小克道：「因爲事情有了變化。」

「甚麼變化？」古蘭緊張地問。

「可以見見你嗎？」

「——好吧，」古蘭沉吟了一下，道：「你現在立刻來，我等你。」

二十分鐘之後，王小克來到了古蘭的住處，一踏進房門，古蘭便焦灼地問道：「是甚麼變化？」

「我被他們抓住了。」王小克苦笑着說。

古蘭雙眉一揚，問道：「你說甚麼？」

「我失手被他們抓到了！」

古蘭失望地看着王小克，道：「小鬼子也會失手的嗎？」

「我並不是超人。」王小克聳了聳肩，苦笑着說。

古蘭咬了咬牙，站起身來踱着步，道：「可是我一定要得到它！」

「石膏美人魚？」

「不錯。」

「你不是有了許多個嗎？還要？」王小克道。

「小鬼子，你在開甚麼玩笑？」古蘭轉頭望定了他，道：「你只替我偷過一個。」

王小克心中一動，這樣說來，目前她手上只有一具石膏像了。

「可惜可惜！」王小克嘆道。

「可惜甚麼？」

「羅全生要我來偷你的石膏美人魚，」王小克道：「而且，每一個付給我十二萬元的酬勞。」

古蘭渾身一顫，抖着聲問道：「你……你說甚麼？」

「羅全生反過來要我偷你的石膏美人魚！」王小克道。

「他……他知道是我叫你去偷的？」問話時，古蘭聲音微顫，心底下無比驚駭。

「這一點他倒是不知道的，」王小克道：「商業上的道德和秘密，我必須遵守。」

古蘭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還好，沒讓他知道。」

「古小姐，那石膏像到底有甚麼秘密？」王小克再也忍不住了，問道：「現在可以揭盅了吧？」

古蘭輕咬着咀唇，反問道：「你答應了羅全生來我這裏偷回那具石膏像？」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道：「是。」

「小鬼子！」古蘭低呼了一聲，道：「你怎能這樣出爾反爾，助紂爲虐？」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他付給我雙倍的酬勞！」

古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正色說道：「小鬼子，如果我像他那樣富有的話，再多幾倍的酬勞我也付得出，可是，你知道我並沒有甚麼錢！」

「田培新呢？他不是很有錢嗎？」

「他有錢關我甚麼事？」

「他是你的男朋友啊！」

古蘭俏臉上現出一絲慘笑，道：「小鬼子，你猜錯了，他已經不是我的男朋友啦？」

「你的意思是說，以前是？」王小克打探着說。

「不錯。」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問道：「爲甚麼現在不是了？」

古蘭嘆了一口氣，道：「早知道你這樣盤三問四，當初便不找你了。」

「好奇之心誰沒有？」王小克凝視着古蘭，問道：「古小姐，老實說，你偷石膏美人魚的目的是不是想勒索羅全生？」

古蘭聞言渾身一顫，吶吶道：「誰……誰說我想勒索他？」

「我猜想而已。」

古蘭這才吁了一口氣，坐到沙發上，仰首問道：「小鬼子，現在你究竟有甚麼打算？」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已經收了你第二宗生意的酬勞，當然站在你這邊。」

「那麼羅全生呢？」

「我相信他是沒有誠意和我做生意的，」王小克道：「況且，他並未付過我一個仙。」

古蘭臉上現出欣慰的神色來，道：「這樣說來，你是想繼續到『美人魚俱樂部』中偷美人魚的了？」

「是的。」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又說道：「不過，在我進行之前，我想淸楚一下，美人魚中的秘密。」

古蘭怔怔地望着王小克，半晌才道：「你——你眞的想知道？」

「當然，」王小克道：「否則我怎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古蘭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好，我答應你，只要你能再偷一具美人魚石膏像給我，我便把它的秘密告訴你。」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好，」王小克自信地笑了一笑，道：「我會盡力而爲的。」

「小鬼子，他們已經識破了你的身份，你……你打算怎樣下手？」

「這是我的事，」王小克道：「我有辦法應付的。」說罷站了起身，道：「我走了。」

他離開古蘭的住所，正想跨過馬路，到對面去截車，忽然有輛車子在他面前戛然而止。

「王先生！」

王小克向車內的人望去，正是田培新！

「田先生。」王小克笑着和他打了一個招呼。

「任務又完成了？」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說道：「不，失敗了。」

田培新臉上閃過一陣失望的神色，但旋卽恢復常態，道：「你剛由古小姐家裏出來？」

「是的。」

「現在想到那兒去？」

「沒甚麼地方好去，」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答道：「想回家。」

「我請你喝一杯酒好不好？」

「到美人魚俱樂部去喝？」

「不，」田培新苦笑了一下，道：「既然你失敗了，看來我以後也是少去爲佳，咱們到山頂餐室怎樣？」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熱切的眼光，心中不由一動，向他點了點頭，道：「好！」

「上車吧。」

王小克上了車後，田培新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了一聲，向前疾馳而出。

「王先生，你是怎樣失手的？」田培新撫弄着酒杯，忽然仰首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把經過約略地告訴了田培新。

田培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原來他們早已防範了，看來如果你繼續去偷的話，一定不會這樣輕易得手。」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說的是事實。

「田先生，關於那個羅全生，你瞭解他嗎？」王小克忽然問。

「關於那一方面？」

「好像他的爲人，和他以前的歷史。」

田培新呷了一口酒，說道：「羅全生是一個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十分狡猾毒辣的人。」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他未發跡前，只是一個碼頭苦力，後來不知怎的加入了販毒集團，慢慢地奪得了一個地區的『大拆家』地盤，從此擴展勢力，成爲本市一個很有勢力的販毒頭子。

「大約十年前，他忽然放棄了所有的非法生意，轉行當起商人來，憑着他的人事關係和長袖善舞，很快便擠上了上流社會。

「可是他人格十分卑鄙，兼且異常好色，在上流社會中，他算是最喜歡玩女明星的一位了。

「這十數年來，被他始亂終棄的女人不計其數，而他竟然聒不知恥，還洋洋自得地常誇自己豔福齊天。

「總之，他是一個壞事做盡，却又不肯飾掩的大壞蛋！」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由詫異地問！「他承認自己的劣蹟？」

「不錯，」田培新苦笑着道：「這人和其他社會名流不同，他生平做過的壞事，經常在酒後坦言承認，有人認爲他光明磊落，我却認爲像他這樣的人，才眞正無可救藥！」

王小克不由皺起了眉頭，既然羅全生是一個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大壞蛋」，古蘭又憑甚麼勒索他？他還有甚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他承認自己販過毒？」王小克問。

「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田培新道：「他甚至還自誇當年的事業如日中天，爲此感到不可一世哩！」

「他也承認勾引良家婦女和玩女明星？」王小克又問。

「是的。」

「他的胆子倒是不小哩！」王小克苦笑着道：「普通的社會名流，掩飾都來不及。」

「這就是羅全生有異常人的地方。」

「田先生，古小姐要偷他俱樂部的石膏美人魚來幹甚麼？」

「她沒告訴你嗎？」田培新反問。

「她不肯說。」

田培新猶豫了一下，道：「那麼，請恕我不能告訴你了。」

「你知道的？」

田培新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道：「王先生，我約你出來，就是想請求你，無論如何要幫古小姐，把石膏美人魚偷來！」

望着田培新那殷切的神色，王小克更感迷惑——這一切到底是爲了甚麼？

一具價值幾百元的石膏像，爲何在他們眼中竟是如此重要？

王小克搜索枯腸，無論怎樣也猜測不到其中的原因。

「王先生，如果你這次再得手，不單幫了古小姐，同時也幫了我！」田培新自袋中取出一本支票簿來，道：「我決定送一筆酬勞，十萬元怎樣？」

王小克心頭一跳，他做夢也想不到田培新會慷慨若斯。

據珊珊說，田培新只不過是一條「失匙夾萬」而已，他那裏來的十萬元送給自己？

同時，王小克知道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古蘭，而是爲了他自己！

王小克只覺自己如墜五里霧中，整樁事越來越神秘而不可解了。

田培新不待王小克回答，已經簽好了支票，遞到王小克面前，誠懇地道：「王先生，請收下吧，這是現金支票，立卽就可以兌現。」

王小克把支票接了過來，望着那十萬元的銀碼呆呆出怔。

半晌，他抬頭望定了田培新，說道：「田先生，我有一個很冒昧的問題，希望你不要見怪。」

「請問。」

「你——你那兒來的這筆錢？」

田培新先是一呆，隨卽微微一笑，道：「王先生，你忘記我有一個很有錢的父親了？」

「可是我聽說他控制着你的經濟，很少給錢你。」王小克道。

田培新澀然一笑，道：「那是以前的事，現在，他對我放寬了，不論我要花多少錢，他都會給我。」

「哦！」王小克不置信地望着田培新，他心底下隱隱覺得，田培新的話並不可信。

「王先生，總之錢是我的，如今，我要你幫幫忙，再去偷一具石膏美人魚，你只要替我偷來，那便行了，」田培新道：「何必理這麼多呢？」

「你的意思是，偷到石膏美人魚後，把它交給你？」王小克問。

「交給我或者交給古小姐都是一樣，」田培新道：「無所謂。」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樣看來，田培新和古蘭的關係仍然十分密切，他們甚至是合作者。

王小克再三地問着自己：田培新和古蘭計劃偷石膏美人魚的目的是甚麼？

× ×

王小克向鏡中的自己端詳着：筆挺的西裝，法國眞絲領帶，頭髮梳得光亮服貼，上唇的短髭看來又神氣又瀟洒，腕上是金光閃閃的名表，根本就是個風度翩翩的花花公子，那裏是昔日在街邊擺檔的擦鞋童子？

他撫弄一下上唇的短髭，對着鏡子笑了起來，以自己現在這樣的扮相，羅全生也認不出自己，何況是「美人魚俱樂部」中的侍應生？

他打開抽屜，取了一叠五百元面額的鈔票放入袋中，那是今天上午到銀行提出來的，田培新的那張支票十足兌現，替自己的戶口又添了十萬元，王小克打算到「美人魚俱樂部」中大撒金錢，反正是容易賺來，必須花點出去。

當他踏出房間時，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小辣椒趨上前來，道：「小鬼子，你——你扮成這個樣子幹甚麼？」

「工作去。」

小辣椒上下打量着他，俏臉上現出詫異的神色：「甚麼鬼工作要扮成這樣？」

「小辣椒，讓他去吧，」白小妹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小鬼子的花樣最多！」

小辣椒問道：「我可不可以去？」

「對不起，我工作的地方是不准女賓入內的。」王小克說着打開了大門，一溜煙離開了家門，他知道小辣椒定會夾纏不淸，若不趁早溜走，如何得了。

他心情十分輕鬆，一邊吹着口哨，一邊向前走去，剛巧有一輛的士駛來，伸手截停了。

半個小時後，來到了「圓頂大廈」，看更的見他西裝煌然，早已上前替他按電梯。

王小克踏進電梯後，對着鏡子端詳了最後一眼，然後拿出一根雪茄燃上了。

雪茄的味道難聞得很，但王小克狠狠吸着，——他必須扮得更像一個有錢人。

電梯門打開時，王小克在煙灰盅上彈了彈煙灰，這才向前走去。

門鈴一响，女侍應便把門打開了。

「先生，你——」

王小克塞了一張五百元的鈔票在女侍應手中，笑道：「我來喝杯酒而已。」

女侍應望了手中的鈔票一眼，笑道：「先生，你不是我們的會員？」

「總有一天是的，」王小克笑道：「我想先來觀光觀光。」說着，又塞了張鈔票到她手中。

女侍笑得更甜了，急忙把鈔票摺了起來，塞到絲襪中去，說道：「我替你塡張臨時會員證。」

「好，謝謝你。」

有道「財可通神」，何況是在這酒色財氣的「美人魚俱樂部」中，王小克用了一千元的代價，取得一張臨時會員證，被招待入內。

大廳中仍然有不少會員在喝酒聊天，這「美人魚俱樂部」的生意和市面的不景成一個强烈的對比，畢竟市道不景被影响的只是升斗小民，和這「美人魚俱樂部」非富卽貴的會員，似乎拉不上關係。

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發現几子上的石膏美人魚比以前少了。

以前，差不多每一個几子上，都擺放着一尊石膏美人魚作裝飾，如今，數目起碼減了一半。

——爲甚麼？

王小克並無暇去細想其中原因，因爲他看到一個身段和樣貌同樣一流的美人魚向自己走了過來。

「先生，我可以幫忙你嗎？」

「啊！」王小克向她笑了一笑，道：「替我拿杯酒來，一九三二年的白蘭地。」

「是。」

女侍把酒送過來時，王小克抽了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放到盤子中，笑道：「剩下來的打賞給你。」

「謝謝，謝謝！」

王小克呷了一口酒，向舞廳走過去，他想查清楚舞廳中的美人魚石膏像是否數目一樣。

舞廳中樂聲悠揚，一盞不斷轉換着顏色的射燈對正了舞池。原來有兩個身無寸縷的女郎，正在舞池中表演。

王小克向她們望了一眼，不由心跳加速，——她們正在表演着火辣辣的扭腰舞。

舞廳中的會員目不轉睛地盯住舞池中心，每一個人都被精彩的演出吸引住了。

王小克看了幾秒鐘，强行將眼光移開，向四週的小枱子望去。

果然如他所料，半數以上的枱子都沒有美人魚石膏像裝飾了。

「先生，要不要找個位子？」女侍上前禮貌地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她點點頭，笑道：「最好再替我找個伴兒來。」

「好的。」

不一會，女侍已帶了一個金髮女郎向他走過來，道：「他是第十四號，茹茹小姐。」

王小克端詳了她一眼，才發現茹茹的頭髮是染的，她根本是個中國人，這才放下心來，倘若女侍替自己介紹一個番鬼妹，豈非白費心機？

女侍應領着兩人，來到一個可以看到舞池的位子，替王小克拉開了沙發椅，服伺他坐了下來。

在「美人魚俱樂部」中，是男人至上的，所以，那茹茹等王小克坐下後，這才在他身畔坐下。

這時，舞池中的表演女郎動作更劇烈了，驟密的鼓聲也加快，每個人都屏氣靜息地，欣賞着舞池中的表演。

王小克游目四顧，發現不遠處一張枱子的男會員，正在學着舞池中表演女郎的動作，向他身旁的女伴撫摸着。

既然這是私人俱樂部，每一個會員進來之後，都卸下了平日的假面具，因此，即使有更淫猥的鏡頭，也是不足爲奇的。

茹茹主動地投懷送抱，王小克心中記掛着正事，並沒有迎合她。

他雙眼凝視着舞池，腦際間却不斷在想着一個問題：爲甚麼石膏美人魚的數目少了？

不久，表演完畢了，樂隊奏起抒情的音樂，茹茹低聲問：「想不想跳舞？」

王小克呷了口酒，側頭笑道：「現在怎能跳？」

「爲甚麼不能跳？」

「我正在欣賞着你惹人的胴體。」王小克打笑道。

茹茹含嗔白了他一眼，把豐滿的胸部貼了上來，道：「沒正經！」

「咦？怎麼我們的枱子沒有石膏像？」王小克裝成不經意地問。

茹茹四週望了一眼，點着頭，道：「是的，今天早上他們派人拆下了。」

「爲甚麼？」

「我不知道。」茹茹依偎在王小克的懷中，道：「抱抱我！」

王小克把手伸過去摟住她的細腰，又道：「爲甚麼又不全部拆去？」

「唉！這有甚麼關係？」茹茹仰起首來，伸出小舌舐着王小克的下頷，道：「從來沒有人理會這種事的，咱們還是——」

茹茹的話說到這裏，便被王小克打手勢示意停止，他側起耳朵，留心傾聽着。

大廳中傳來一陣呼喝聲，似乎有人大聲在叫嚷着。

跟着，王小克聽到一陣玻璃器皿被掃下地碎裂聲，他心中一動，站了起身，向外走去。

大廳中情形十分混亂，一個頭頂微禿的中年男子，滿面漲得通紅，正在拳打脚踢，把廳中的擺設裝飾搗亂。

幾個女侍應嚇得花容失色，會員們也遠遠地站在一旁，不敢上前阻止。

那禿頭男子一脚向茶几上的石膏美人魚踢出，「叭」地一聲，石膏美人魚從中一分爲二，掉在地上。

王小克心下一動，看來這禿頭男子是喝醉了酒在發酒癲！

「馬先生！」尤經理匆匆自內趕了出來，趨上前去，道：「你歇一歇！」

那禿頭男子叫道：「我打死你！踢死你！」一面叫喝，一面繼續拳打脚踢，把附近的擺設摔了個稀巴爛。

尤經理面上變色，一個箭步竄上前去，雙臂合抱，把禿頭男子摟住了。

「你們過來！」尤經理向酒吧中的酒保叫道。

兩個酒保聽到傳喚，急忙奔上前去，左右挾持着禿頭男子，等待尤經理的指示。

「把馬先生帶到我房中休息一下，」尤經理道：「他喝醉酒了。」

「是。」

尤經理望着兩個酒保把禿頭男子扶了過去，又招手叫一個女侍過來，道：「把地上的垃圾掃去。」

女侍應了一聲，轉身去拿掃把。

「各位請繼續盡情享樂吧，馬先生休息一會便不碍事了。」尤經理陪笑向各會員說。

這時，女侍拿了掃帚和一個畚箕過來，把地上的垃圾掃進去——連幾具齊腰而斷的石膏美人魚在內。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畚箕中的石膏美人魚，它和自己偷給古蘭的那一具簡直一模一樣，然而，現在却被當作垃圾一樣倒掉了！

只要其中一具給自己拿去交差，便值十六萬元！

王小克搖頭苦笑着，背後傳來茹茹嬌滴滴的聲音：「來吧，有甚麼好看的？」

王小克隨着茹茹往舞廳走去，這時俱樂部中已恢復正常，談笑聲，打情罵俏聲和悠揚的樂聲又揚了起來。

「那個禿頂男子是誰？」王小克摟着茹茹的細腰，問道：「你認識他嗎？」

「他是甚麼局的非官守議員，」茹茹答：「我們怎會不認識？」

「原來是個議員，」王小克又問：「他參加這個俱樂部多久？」

「不知道，我進來的時候，他就已經是這裏的會員了。」

「哦！」王小克的食指在茹茹誘人的胴體中滑走着，一面道：「你進來了多久？」

「八個月。」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那馬議員算得上是資深的老會員了。

「咱們跳個舞怎樣？」茹茹又問。

對於茹茹的頻頻催舞，王小克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因爲他心中明白，只有在跳舞的時候，她才可以乘機挑逗自己，讓她大賺一筆——三千五百元的「風流費」，對普通人來說，並不是個小數目哩。

「我很累，不想跳舞。」

「那麼咱們到房間裏去休息一下，好不好？」茹茹問。

王小克沉吟着，他召女伴的目的是想查問一下俱樂部中的石膏像突然減少的原因，如今，茹茹已表示她並不知情，換句話說，茹茹對自己沒有用途了。

「茹茹，剛才馬議員踢爛了那麼多石膏像，要不要賠錢？」

「那幾具石膏像並不值錢，」茹茹答：「我看是不用賠了。」

「你怎知道那些石膏像不值錢？」王小克試探問。

「如果值錢的話，他們會每張枱子都放一個嗎？」茹茹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今天早上尤經理忽然吩咐阿芬把其中一半拆了下來，放到經理室的夾萬中去，眞是莫明其妙。」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

尤經理絕對不會無緣無故把半數的石膏像拆了下來，並且放進夾萬中。

顯然地，那些放到夾萬中的石膏像，才是眞正有價值的東西。

王小克忖道：難道古蘭和田培新要的石膏像，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他們付給了自己這樣高的代價，那麼，就替他們偷一個夾萬中的石膏像吧！

「你怎知道那些拆下來的石膏像放到夾萬中去了？」王小克問。

「我聽到尤經理這樣吩咐阿芬的。」

「阿芬是誰？」

「這裏的副經理，是個女的。」

「哦！」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茹茹把手搭在王小克的大腿之間，笑道：「我眞不明白，你對石膏像似乎比對我更有興趣！」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暗想莫被茹茹瞧出了破綻，於是伸手揑一揑她的盛臀，笑道：「誰說我對你沒有興趣？」

「否則你爲什麼盡提那些石膏像？」

「我對你是有心無力啊！」王小克打笑着說。

茹茹聞言用力一揑，格格嬌笑起來，嗔聲道：「胡說八道，誰說有心無力了，你看你，快要……」

王小克被她揑得心跳如搗，輕輕把她的手移開道：「別這樣，讓人看到了不好意思。」

「這裏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茹茹仰起首來，柔聲問道：「咱們找個房間，躺躺好不好？」

「老實說，我今晚沒有情緒。」

茹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我們是無緣的了。」

「對不起。」王小克低聲道。

「不要緊，改天還有很多機會的，」茹茹並沒有生氣，反而婉轉投懷，依偎着王小克。

王小克暗暗嘆了一口氣，忖道：畢竟是第一流俱樂部的女侍，在這種情形之下，仍然表現出職業道德，換作普通的會所或夜總會侍酒女郎，可能早就拂袖而起了。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這「美人魚俱樂部」的女侍應，都是受過訓練和管教，格守「顧客至上」的宗旨的。

「如果你需要自己一個人淸靜的話，請隨時告訴我。」茹茹忽然道。

「我——」

茹茹何等精靈，立時坐直起身，甜膩地笑道：「我走了，如果需要我的話，請你告訴女侍。」

說罷，俯首在王小克面頰上香了一下，這才向外走。

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背影離開舞廳，心下不無歉意，然而，他還有正經事要做。

他拿起酒杯離開舞廳，來到大廳中，在面對着經理室走廊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大廳中的會員三五成羣地在聊天，一個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老者，手拿酒杯，搖搖幌幌地向王小克走過來，在他身畔坐下。

「乾杯！」老者向王小克舉起酒杯。

王小克和他碰了碰杯，呷了口酒。

老者打量着王小克，道：「老兄貴姓？」

「我——」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鄙姓王，三劃王，王明。」

「鄙姓費，費立民，」老者伸出手來，道：「國際投資公司顧問，王兄在那裏高就？」

「我是太平洋洋行的經理。」

「太平洋洋行？」費立民先是一呆，隨即笑道：「機構一定相當大了？專做代理或是出入口生意的？」

「出入口生意。」

「唔，這一年來，本市因爲受到能源危機和石油漲價的影響，經濟發生了大衰退，貴行有沒有受到波及？」費立民道。

「有一點。」王小克漫應着，一雙眼睛望定了那條走廊。

「唔，我們的投資公司也受到極大影響，」費立民道：「不過最近銀行減息，刺激了部份游資，情形看來會有改變。」

王小克漫應着，費立民却滔滔不絕地向王小克訴說世界經濟大局展望，王小克對經濟一點也沒有研究，但爲了禮貌，只得支支吾吾地敷衍着他。

「許多專家預料本市的地產業明年將有大幅度的發展，王老兄，你——」

王小克並沒有將費立民下面的話聽進耳中，因爲他看到那醉酒鬧事的「馬議員」在兩個女侍的扶持下，從經理室走了出來。

「馬議員」的酒氣顯然過了，他脚步虛浮，向大門走去。

尤煥淸經理自內跟着出來，向一個女侍吩咐了幾句話，逕自上樓去了。

王小克湊首一看，經理室中黑漆一片，沒有燈光。

「王老兄，來來來，咱們難得相逢，我請你喝一杯！」費立民忽然站起身。

王小克望了手中的酒杯一眼，原來早已喝完了，在費立民的拉扯下，來到了酒吧。

費立民向酒保要了兩杯酒，和王小克碰了碰杯，道：「祝健康！」

「乾杯！」王小克道。

兩人喝過酒，費立民又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他的投資理論，並且慫恿王小克把資金投資在地產業上，說是一定可以一本萬利。

王小克敷衍着他，一面盤算怎樣潛進經理室中去偷夾萬中的石膏像。

這時，一個紅光滿面的胖子拿着酒杯過來和費立民招呼，王小克趁機向外走去。

他若無其事地來到那條走廊，向經理室內一望，裏面仍然是黑漆一片，看來尤煥淸上樓休息去了。

他來到了經理室門前，左右望了一眼，見沒有人留意自己，於是伸手向門柄一扭。

門柄被他扭開了——它並沒有上鎖。

王小克大喜過望，閃身而進，迅速把門掩上了，貼住了門板，窺伺外面動靜。

大廳中傳來笑語聲，沒有異樣。

王小克一顆心稍定，他把酒杯放在門邊一張砵柜上面，取出袖珍電筒，向前望去。

這時，王小克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看到那流綫型的寫字枱右邊，豎立着個大夾萬。

目的物就在自己面前三四碼處，王小克一顆心興奮得跳了起來。

他端詳了那夾萬半晌，估計可以在十分鐘之內把它弄開。

只要弄開了夾萬，偷偷取出一具石膏像藏在懷中，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他扭亮了袖珍電筒，向那具夾萬走去。

夾萬高與人齊，王小克尚未完全發育成爲大人，身材較矮，因此，那具夾萬反倒比他高出了一個頭。

王小克來到夾萬前，把袖珍電筒放在口中用口咬住，伸手向那密碼盤觸去。

他首先必須弄清楚夾萬有沒有裝上自動警報系統。

當他的手碰上那夾萬門柄時，心下不由一懍：夾萬是掩着的！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忽然聽到背後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室中還有第二者。

王小克心下大駭，轉頭去看，只見經理室的門被人打了開來，一個苗條而十分熟悉的背影，正迅速無倫地閃身而出。

王小克又驚又奇，看來那人在自己進入經理室之前，就已經在了，剛才自己閃身而入時，她躲了起來而已，後來見自己走近夾萬，這才乘機逃走。剎那之間，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暗叫一聲不好。

在那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王小克腦際閃現了無數的念頭，但他決定了其中一個，那便是：不管如何，先打開夾萬，將石膏美人魚取到手再說。

他拉開夾萬的門，立時看到數十具石膏製的美人魚，整齊地排列在夾萬的上格。

當他的手才伸過去，要取下其中一具石膏美人魚時，他聽到經理室的門被人打了開來。

跟着，燈光亮了。

「把手舉起來，別動！」是一個冷冰冰的聲音。

王小克剎那間像石膏美人魚像一般凝住了，他緩緩地舉起了雙手。

腳步聲自後傳來，似乎不止一人。

「讓我看看是那一位貴客光臨。」背後有人冷冷地說，王小克認得那是尤經理的聲音，一顆心不由向下沉，向下沉……。

被脅効命　僥倖渡厄

羅全生本來把旋轉高背沙發對着窗口，一聽到腳步聲，立時轉了過來。

王小克在手槍的指脅下，向前走去。

羅全生站了起身，向王小克望來，遲疑道：「閣下是——」

「羅總裁，我們懷疑他就是前天被我們逮住的『小鬼子』王小克。」尤經理道。

「哦？」

羅全生緩緩地向王小克走了過來，凝視着他上唇的短髭。

半晌，他忽然笑了起來，道：「小鬼子，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千方百計地希望返老還童恢復青春，怎麼你倒反而要扮成老頭子啦？」

說罷，忽然一探手，把王小克上唇的假髭撕了下來。

「哈哈！你們沒有料錯，果然是他！」羅全生得意地笑了起來。

王小克見自己的身份已經被認了出來，只得嘆了口氣，道：「羅先生，你又贏了。」

「當然，我怎有可能輸的？」羅全生轉頭向尤煥清道：「我們沒有損失吧？」

尤煥清雙眉緊皺着，囁嚅地答不出話來。

羅會生一見尤煥清的神情，雙眉一軒，沉聲問道：「怎麼啦？」

「夾萬打開着，我們……我們點過數，發現少了一尊石膏像。」

「什麼！」羅全生暴喝一聲。

尤煥清垂下首來，不敢作聲。

「你們是否把他當場逮住的？」

「是。」

「那麼搜過他的身沒有？」

「搜過了，」尤煥清吶吶地答：「可是……可是他身上並沒有——」

「胡說！」羅全生大力拍一下枱子，道：「除了他之外，還會有誰？」

尤煥清俯着首不出聲，王小克却心頭一亮，看來那個苗條的背影——先自己一步進入經理室的人得手了，偷去了一尊石膏像。

——她是誰？

王小克努力地思索着，只覺那背影十分熟悉，一時間却想不到是誰？

古蘭？不，古蘭的身段比她還要高一兩吋，總而言之，那是個女的。

羅全生緩緩向王小克走過來，沉聲問：「小鬼子，你忘記答應了我的諾言？」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羅先生，我並沒有忘記，只是——」

「只是怎樣？」

「我的首任僱主又多出十萬元叫我來偷石膏像，比你的十二萬多出四萬！」

「哼！」羅全生臉上閃過一陣殺機，但隨即消逝於無形，道：「好得很，於是你便帶了同黨來偷我的石膏像了？」

王小克口唇掀動一下，却把話咽回。

「快說，你那個同黨是誰，把那具石膏像偷到那兒去！」

王小克苦笑着，他根本連對方的樣子也不會看清楚，遑論石膏像的下落了。

「小鬼子，如果你聰明的話，那便乖乖說出來，」羅全生冷冷地道：「我想對付你根本不用二隻指頭，知道嗎？」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我根本沒有同黨！」

「那麼夾萬中爲什麼會不見了一個石膏像？」羅全生厲聲問，緊張驚愕之情溢於言表。

「總之不是我偷的。」

「放屁！」羅全生額上青筋暴現，喝道：「不是你是誰？」

「也許另有其人呢？」王小克向尤煥清望去，淡淡地道：「更也許有人監守自盜呢？」

尤煥清自然明白王小克所指，不由臉色大變，喝道：「小鬼頭不要胡說八道！」

「咦？我若是胡說八道，你幹嘛這樣慌張？」王小克冷冷道：「所謂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嘛！」

尤煥清聽了這句話，氣得渾身亂抖，握着拳便要上前來打王小克。

王小克急忙向旁一閃，道：「尤經理，你打死我又怎樣？我又救不了你！」

尤煥清立時站定了腳步，指着王小克，又氣又急地道：「羅總裁，你……你千萬別聽他胡說八道，挑撥是非，石膏像是他偷的！」

「笑話，若是我偷的石膏像，就算不在身上，也該藏在俱樂部中，你們不妨搜搜看，不妨連地毯也揭上來一查，看看有沒有石膏像，」王小克道：「至於說同黨，那更是含血噴人，不信你們去問問看門的女侍，我是一個人來的，還是兩個人來的！」

王小克口舌便給，這一番話說得合情合理，羅全生心下起疑，向尤煥清望了過去。

尤煥清大驚失色，雙手亂搖，道：「羅總裁，我……我眞的沒有偷那石膏像！」

「咦？我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指明是你偷的，尤經理，你爲何作賊心虛，先來否認一番？」王小克揚聲道。

「小鬼頭，我……我宰了你！」尤煥清咬牙切齒撲上來。

王小克的武功身手已今非昔比，對付尤煥

清是綽綽有餘，不過他見房中尙有一大漢持着槍監視，又想作弄他一下，於是驚惶地逃到羅全生背後，叫道：「救命呀，殺人滅口啦！」

「住手！」羅全生大叫一聲。

尤煥清聞言站定，臉上却是一陣青一陣白地。

「你們搜過了俱樂部沒有？」羅全生冷冷地問。

「沒……沒有，」尤煥清吶吶答道：「我們一抓住了他，便帶來見你了。」

「好好，現在回去好好搜一搜，」羅全生沉聲道：「聽淸楚沒有？好好搜一搜。」

「是！」

「阿輝，」羅全生向那大漢道：「拿條繩子把小鬼子綁住了，跟尤經理回去搜，必要時俱樂部暫停營業兩三個小時。」

「是。」阿輝答應着自懷中取出一條尼龍繩，向王小克走去。

「羅先生，其實你不綁住我，我也不會走，哼，我小鬼子含這不白之寃，若是不弄個水落石出，死也不離去！」王小克道。

尤煥清恨恨地瞪了王小克一眼，却不再說話了，他知道這少年能言善辯，自己一個不小心被他抓住了話柄，又要令羅全生對自己增加猜疑之心。

×　　×

王小克靠在牆壁上，閉着眼睛，他竭力思索着：那女子到底是誰？

就在他開始有點頭緒時，房門打了開來，羅全生沉着臉站在門口。

「搜到石膏像沒有？」王小克問。

羅全生搖着頭，向王小克走過來，沉聲問：「小鬼子，你到底把石膏像藏到那裏去？」

「羅先生，你也不想想，我是被你的人當場擒住的，若是眞的偷了石膏像，豈不人贓並獲？難道我把它吞進了肚子不成？」

羅全生皺着雙眉，道：「你進經理室多久被他們捉住的？」

王小克仰首一想，說道：「大約五分鐘左右吧！」

羅全生雙眉一揚，道：「你……你在五分鐘內便打開了夾萬？」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羅先生，說來你也許不相信，當時的夾萬是開着的。」

「哦？」羅全生陡地一呆，說道：「怎麼會？」

「我看你眞的要問問尤經理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打得開那具夾萬？」

「有你，小鬼子。」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五分鐘內打開夾萬，即使『魔術手』何三手何師父再世，恐怕也辦不到吧？」

羅全生不自禁地點着頭，緘默着。

「羅先生，你可以問阿輝，當時經理室中是否只有我一個人，」王小克又道：「如果我有同黨，得手後爲何不跟他一道逃走，待在經理室等你們來抓不成？」

羅全生雙眉緊緊皺着，他一時間也猜測不透箇中原因。

「羅先生，有道『家賊難防』，你還是向自己人調查一下吧。」

羅全生咬了咬唇，轉身向外走去，關上了房門，王小克聽到門匙轉動聲，他又把房門上了鎖。

這天黃昏時分，羅全生派人送了食物進房，王小克雙手被綁，只得由那人餵食。

飽餐一頓後，羅全生又出現了，王小克見他雙眉打結，顯然地，他的心情比上午更壞。

「小鬼子，我決定把你放了！」

「眞相大白啦？」王小克心頭一動。

羅全生沒有直接回答，只是道：「可是我有一個條件。」

「什點條件？」

「我要你替我去查一查是誰偷了那具石膏像，同時把它取回來。」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羅全生，顯然地，他已查淸楚石膏像的失竊和自己人無關。

「一樣是十二萬元的酬勞？」

「不，這次的酬勞大得多了，」羅全生狡黠地一笑，道：「兩條人命！」

王小克心頭一跳：「誰？」

「這個你慢慢自會明白，」羅全生一面替王小克解開身上的繩索，一面道：「總之，你要在四十八小時內奪回那尊石膏像給我，否則，將有兩個人要送命。」

「那兩個人？」王小克心中疑竇叢生。

「你很快就知道了，」羅全生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現在快去吧，你沒有多少時間了！」

王小克離開羅全生豪華的私邸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終於又恢復自由了！

他想起羅全生剛才的話，不由暗暗笑了起來，只要自己擺脫了他的掌握，石膏像是否能奪得回來，根本和自己無關。

他截了一輛的士，來到家中。

打開大門時，王小克腦際忽然念頭一閃，叫道：「小妹！」

沒有人應他。

王小克匆匆關上大門，向內奔去，叫道：「小妹，小辣椒！」

仍然沒有人應他。

王小克心頭一沉，向兩人的房間走去，只見房間被褥一片凌亂，一個瓷器儲蓄箱摔在地下，大銀輔幣散滿地上。

——白小妹和小辣椒一定遭遇了意外。

他想起了羅全生的話：「如果事情辦不好，將有兩個人要喪命！」

羅全生爲什麼會放了自己，他怎敢保證自己會替他去搶回那石膏像？

王小克一顆心陡地向下沉……

他衝到電話几前，撥下一個電話號碼，接聽的是羅全生。

「小鬼子，你的電話比我預料中來得早。」羅全生道。

「你——你把我的兩個朋友捉去了？」

「你比我預料中聰明了一點，不錯。」

「你——」王小克又驚又怒，道：「這件事和她們根本無關——」

「我知道，但除了這樣之外，怎勞動得你去偵查？」羅全生冷冷地道：「小鬼子，要不要我再提示你一次？你只有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了，還是着手去查吧，別對着我咆哮了。」

說罷，羅全生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拿着電話筒呆呆出怔，羅全生的手段太卑鄙，也太毒辣了！

兩條人命，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命！

他忽然想起田培新的話，羅全生是一個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卑鄙的人。

如果自己不能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替他尋回那石膏美人魚，他有可能眞的殺了白小妹和小辣椒的。

然而，到那兒去找石膏美人魚呢？

王小克頹然地把電話掛上了，坐下沙發，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四十八小時，兩天的工夫，有可能找到石膏美人魚嗎？

王小克又拿起電話，再撥下羅全生的電話號碼。

「喂？」是羅全生的聲音。

「我想要求寬限多幾天。」

「不行！」羅全生斬釘截鐵地道：「現在只剩下四十七小時又三十分鐘了。」

「這一點點時間我不够的。」

「我知道，可是對不起得很，我的時間也不見得多哩！」

王小克聞言不禁一呆：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小鬼子，你現在是分秒必爭，還是快動動腦筋吧，」羅全生道：「記着，你的兩個好朋友的性命，在你的手中！」

「多給我一天的時間也不行？」王小克又道。

「多給一個鐘頭都不行！」

說罷，羅全生大力地掛斷了電話。王小克暗罵了一聲粗口，雙手抱着頭，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

羅全生剛才說得不錯，自己現在是分秒必爭，然而，從那兒着手呢？

那尊石膏像到底被誰偷去了？

王小克差不多有點頭緒的時候，被羅全生突然的出現打斷了思維，如今，他必須從頭想起。

他閉着眼睛，回憶那苗條的背影。

終於，他想起來了，那是珊珊！

不錯，是珊珊！

珊珊是「美人魚俱樂部」的女侍應，他當然可以在俱樂部內自由進出；不過，當時的珊珊並不是穿着「制服」，而是穿着一條短裙！

正因爲如此，王小克一時之間才會想不起是她。因爲「美人魚俱樂部」的女侍應，一直都是穿着制服的，而且一年之中只有幾天假期。

王小克進一步想：珊珊一定是在放假期間，因此才不用穿制服，同時偷到石膏美人魚後，可以帶着它離開俱樂部。

然而，珊珊爲什麼要偷那石膏美人魚？難道她和這件事也有關係？

王小克首先要弄清楚的一點是：珊珊是否還在「美人魚俱樂部」中。照他估計，如果偷走石膏美人魚的眞是珊珊，那麼，這時候的珊珊，絕對不能在「美人魚俱樂部」中值班的。

他撥了一個電話到「美人魚俱樂部」中去，接聽的是嬌聲滴滴的女接綫生。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決定要找尤煥濤聽電話。

「請等等。」女接綫生說。

過了片刻，尤煥濤的聲音出現了！「我是尤煥濤，閣下是誰？」

「王小克。」

「——」尤煥濤呆了一呆，半晌才冷冷地問：「幹什麼？」

王小克知道他對自己仍然懷着敵意，但爲了查明眞相，只得陪笑道：「尤經理，咱們現在是同一陣綫了，羅總裁交待我去尋回那具石膏美人魚，相信你也知道了吧？」

「那又怎樣？」尤煥濤的聲音仍然異常冰冷。

「我希望你合作，」王小克笑道：「你知道，若是石膏美人魚被我找了回來，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尤煥濤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要我怎樣合作？」語氣已經緩和了。

「尤經理，我在辦正經事之前，必須找個女人玩玩，」王小克道：「可惜我的兩個女朋友現在都被羅總裁扣住了，你可不可以設法替我找一個來？」

「這——」尤煥濤猶豫了一下，道：「好吧，你要那一個？」

「前幾天俱樂部中有個女侍應服伺我，我覺得她很不錯——」王小克故意想了一想，道：「眞是！我一時間竟然想不起她叫什麼名字了。」

「茹茹？」

「好像不是她。」

「茵茵？」

「也好像不是。」

「珊珊？」

「啊，對了！是珊珊！」王小克詫異地問：「咦？怎麼服伺過我的女侍應你們都知道的？是不是早已登記在案了？」

「唔，」尤煥濤道：「珊珊昨天開始放假了！」

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她要放多久？」

「一個星期。」

王小克心下更無疑問，興奮地問道：「現在可不可以找到她？」

「你找另一個不成嗎？」

王小克笑道：「尤經理，這是口味問題，你也是男人，總該明白吧？」

尤煥濤遲疑了一下，道：「好吧，我替你找找她家裏的地址。」

「謝謝。」

不一會，尤煥濤又拿起電話，把珊珊的地址說了出來。王小克牢記在心，尤煥濤又道：「小鬼子，珊珊目前在放假，她是有權拒絕會員的邀約和要求的，你要弄清楚這點。」

「知道了。」

王小克掛斷電話之後，立刻便起身離開了家門。

珊珊的住所是一幢四層高的唐樓，門口裝着鐵閘，旁邊是一排排的電鈴按鈕。

王小克找到了三樓的電鈴，按了下去。

鐵閘當中的一個小型擴音器立時傳來了一個女人的聲音：「誰？」

「請問珊珊在嗎？」

「誰找她？」

「姓王的。」

「她出去了，」婦人回答道：「有什麼事嗎？」

「幾時回來。」

「不清楚。」

「我可以上來等她嗎？」

「拍」地一聲，擴音器被按熄了，王小克推了推鐵閘，卻絲毫不動。

他以爲珊珊的家人會下來開門給他入內，然而等了十多分鐘，仍無動靜。

王小克又按下三樓的電鈴，仍然是那個婦人來應門，當她聽到了王小克的聲音後，不耐煩地道：「珊珊出去了，你今晚再來吧！」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轉身向外走去。

他來到了街口，轉頭向那幢舊樓望去，忽然看到對面馬路轉出一輛車子，定眼一看，是豪華的平治四五〇跑車！

王小克心頭不禁一動：那不是田培新的跑車嗎？

他定眼一看，坐在駕駛座的果然是田培新，而坐在他身畔的，正是珊珊！

珊珊爲什麼會和田培新在一起？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立時閃身躲到附近樓梯口中，探頭向外窺伺。

跑車在珊珊居所門口停下，珊珊打開車門，踏下車來，向田培新說了一句話，取出門匙打開鐵閘，上樓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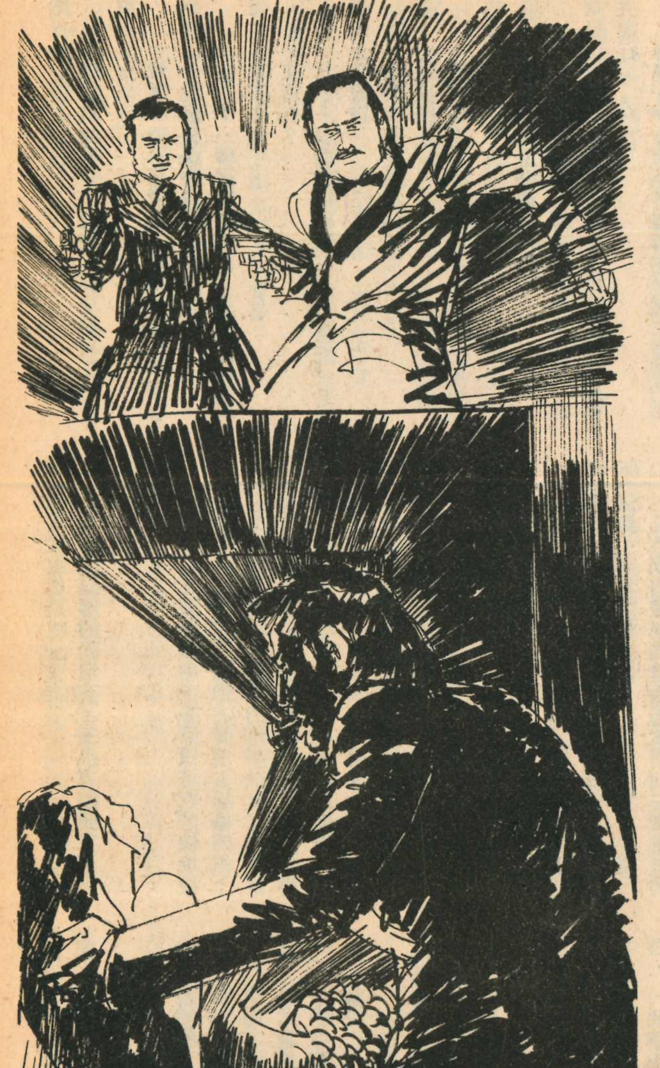
田培新等珊珊上樓後，這才開動車子，絕塵而去。

王小克眼珠轉動着，決定再去「拜訪」一下珊珊。

他走到鐵閘前，按下電鈴，這次是珊珊來應門，她問：「誰？」

「珊珊，是我！」

珊珊似乎愕了一然，一時間認不出王小克的聲音，又問：「你是誰？」



王小克正當得手之際，被尤煥清帶着二持槍大漢進來，當堂人贓並獲。

「陳得志，美人魚俱樂部最年輕的一個會員，還記得嗎？」

「啊！」珊珊的語氣中透着驚愕，道：「你……你怎會找到我家來？」

「珊珊，我想見妳！」

「對不起，我沒有空。」珊珊忽然轉過一副冰冷的語氣。

「爲什麼見田培新有空，見我便沒有空了？」王小克道。

珊珊呆住了，好一會才道：「好吧，我下來。」

三分鐘後，珊珊匆匆地下了樓，她瞥了王小克一眼，淡淡地道：「什麼事？」

「咱們先找個地方坐下來，然後好好談談，怎樣？」王小克側頭問。

珊珊忐忑不安地舉手撩着秀髮，說道：「好吧。」

兩人就在附近，找了一間咖啡室，坐了下來。

「叫點什麼喝喝？」王小克道。

「不，」珊珊不耐煩地搖着頭，道：「我剛喝過了。」

「和田培新喝的？」

珊珊秀眉一揚，眉宇間露出驚惶的神色，吶吶道：「你……你怎知道？」

「我親眼看到他用車子送你回來的。」

珊珊臉上閃過一陣異特的神色，問道：「你到底來我家幹什麼？」

「想和你談談，或者——或者來問你要一樣物事。」王小克道。

「什……什麼物事？」珊珊微顫着聲音問道。

「珊珊，你是昨天開始放假的，對不對？」王小克問。

珊珊向他點點頭。

「可是，昨天晚上你去俱樂部，而且是穿着便服，對不對？」

珊珊口唇掀動一下，王小克急忙又道：「不用否認，因爲那是很容易查得出來的，守門的女侍當然不會不認識的你。」

珊珊深吸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道：「是的，昨天晚上我去過俱樂部。」

「同時還進過經理室。」

「沒有！」珊珊臉上微微變色，道：「我……我幾時進過經理室？」

「你不但進過經理室，還自經理室的夾萬中，拿到了一樣物事。」

「你簡直在放屁！」

王小克惋惜地搖着頭苦笑道：「珊珊，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孩子，實不該說這種話。」

珊珊臉上一紅，吶吶道：「我……我根本沒進過經理室嘛，你……怎能這樣冤枉我？」

「其實即使你進過經理室，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何必這樣慌張否認，而且還說出那種粗鄙的話來？」王小克凝視着她，道：「珊珊，不用裝蒜了，當你打開門閃身而出時，我看到的人正是你！」

珊珊咬了咬唇，道：「即使是我，那又怎樣？」

「好啦，珊珊，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王小克道：「你把那具石膏美人魚藏在什麼地方？」

「石膏美人魚？」珊珊皺着眉道：「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珊珊，那具石膏美人魚關係着我的兩個好朋友的性命，所以，請你把它交給我吧！」

「告訴你，我根本沒拿過什麼石膏美人魚，」珊珊道：「況且，我要它來幹什麼？」

「也許有人出重金叫你偷的？」王小克道：「是田培新嗎？」

「沒有這種事！」

「珊珊，如果你把它交給我，我絕對保守秘密，」王小克央求道：「請你幫幫忙，救救我兩個朋友吧！」

珊珊吁了口氣，道：「我早已說過了，石膏美人魚的事與我無關。」

「珊珊，」王小克忽然將臉一沉，道：「如果你還是這樣固執的話，我要把昨晚在經理室中看到你的事向尤經理說出來了。」

珊珊聞言臉色一變。

「珊珊，你在俱樂部的入息很豐富，而且，也很穩定，不希望被他們開除，甚至對付你

吧？」

珊珊頹然地垂下了頭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告訴我吧，石膏美人魚在那裏。」王小克道：

「它——」珊珊咬了咬牙，終於決定了，道：「它不在我手上。」

「在那裏？」

「我……我把它交給田——田培新了。」珊珊低聲說道。

「什麼時候交給他的？」

「昨天晚上。」

「那麼剛才你們在一起幹什麼？」王小克追問。

「他——他交錢給我。」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原來田培新除了聘請自己去偷那石膏美人魚外，同時還請了珊珊去進行。

他為什麼這樣急於要得到那種石膏製的美人魚？

「田培新付你多少酬勞？」

珊珊沉吟了一下，才道：「五萬塊。」

「你怎樣打開那夾萬的？」

「我——」珊珊猶豫着道：「我無意中看見尤經理在開夾萬，暗暗記下了密碼。」

王小克這才恍然，難怪珊珊能在那短短時間內打開了夾萬，因為那「馬議員」清醒後離開經理室，前後還不到二十分鐘。

「現在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你了，」珊珊道：「你可要遵守諾言，不要出賣我！」

王小克點着頭，道：「放心好了，我小鬼子不是出賣朋友之人。」

珊珊呆了一呆，怔怔望定了王小克，低呼道：「原來你就是小鬼子！」

王小克向她微微一笑，站起身來，道：「這頓茶就由你請吧，我走了。」

在珊珊錯愕的表情下，王小克離開了那間餐室。

× × ×

王小克在電話簿中，查到田培新的住址後已經打定了主意——把那石膏美人魚偷回來！

他所以要偷，原因是田培新既然這樣重視那具石膏美人魚，那麼，即使自己開口向他要也絕不會給，為了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性命，只好暗中潛入田家，把那具石膏美人魚偷出來！

王小克來到田培新那位於高尚住宅區的「錦秀園」時，已經是深夜了。

「錦秀園」是一幢三層高的西式別墅，地下住的是一個律師，二樓的住客是個外籍商人，三樓便是田宅了。

田培新的父親是個富商，膝下只有田培新一個兒子，父子倆就住在面積四千餘呎的三樓，當然，還有三個女傭。

王小克向鐵閘走過去時，看到三樓窗口的窗帘布緊緊拉閉着，沒有燈光，顯然睡着了。

他伸手推了推鐵閘，心下不由一喜，原來鐵閘只是虛掩着而已。

他推開鐵閘，閃身而入，向樓梯走去。

來到梯口時，忽聽上面有一陣急驟的腳步聲傳來，有人下樓來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轉身向外奔去，來到一條石柱之後，躲了起來。

只見一條黑影，自梯口奔出，向着鐵閘竄去。

王小克一瞥眼間，看到那人影右手拿着一包物事，匆匆打開鐵閘，向外逃去。

就在這個時候，樓梯又傳來腳步聲，有人大聲叫了起來：「賊！捉賊呀！」

王小克聞言心頭一跳，原來剛才那人是個竊賊，本來想追上前去把他截住，但他一想到自己還有要緊的事在身，因此仍然躲在石柱後面。

「賊呀！捉賊呀！」

王小克心中忽然一動：這聲音很熟，正是田培新的聲音！

王小克暗叫不妙：田培新家中失竊了！

這時，那叫聲已越來越近，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看到田培新身穿睡袍，追了下來。

他的叫聲驚醒了隣人，地下的住客急忙開門出視。

「田先生，賊人逃去了！」王小克忽然閃身而出，向田培新走去。

田培新驟然見到王小克，不由愕了一然，道：「王先生，你——你怎會在這裏？」

一個中年男子走了過來，問道：「田先生，你家裏來了賊人？」

「是……是的。」田培新急忙轉頭答：「胡律師。」

「我替你報警。」那胡律師說着便欲轉身入屋去撥電話。

「且慢，」田培新急忙踏上前去，道：「胡律師，不用報警了，我們損失不大。」

胡律師望了田培新一眼，道：「田先生，即使損失不大，也要報警才行啊。」

「不必了，」田培新澀笑着道：「對不起，騷擾了你，請回去休息吧，我自己會處理這件事的。」

說罷轉身向王小克道：「王先生，你怎會在這裏的？」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道：「我有件事想來找你商量商量。」

「什麼事？」田培新上前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不如上樓再說吧。」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佈置得美侖美奐的客廳，田培新請王小克坐下後，道：「家父昨天到日本辦公事去了，家裏只有我一個人。」

王小克望了站在不遠處臉色驚惶的三個女傭一眼，田培新會意，揮手道：「你們去睡吧，沒事了。」

三個女傭離去後，田培新取出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問道：「是不是我托你做的事辦妥了？」

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烟，說道：「辦妥了一半。」

「哦？」田培新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下來，道：「石膏像到手了？」

「我有了它的下落消息，」王小克凝視着他，道：「田先生，你當初只希望得到一尊石膏像而已，對不對？」

「唔。」田培新點了點頭。

「現在你手上不是有了一具嗎？」

田培新雙眉陡地一揚，瞪大了一雙眼睛，道：「你……你怎麼知道？」

「田先生，昨晚我下手的時候，有人捷足先登，偷了一具石膏像出來，這人把它交了給你是不是？」王小克問。

田培新驚愕地望定了王小克，囁嚅道：「你……你怎……怎知道？」

「她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王小克道：「反正你已得到石膏像，看來我也不必再替你去偷了。」

「是，是，」田培新道：「不個那十萬元，不用還給我，只希望你替我保守秘密。」

「謝謝你的慷慨和大方，」王小克笑了一笑，道：「不過，我現在有件事求求你。」

「什麼事？」

「把那具石膏像『借』給我，讓我去救回我的兩個朋友，然後再設法偷來還給你。」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田培新大惑不解地問。

王小克把羅全生捉了白小妹和小辣椒來威脅自己的事說了出來，田培新恨恨地道：「這姓羅的實在太卑鄙可恨了！」

「田先生，你就當幫幫我，把石膏像給我，」王小克誠懇地道：「我救出兩個朋友後，無論如何一定會設法偷回給你。」

田培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王先生，很抱歉，石膏像不在我這裏了！」

「哦？」王小克心下一懍，道：「你會給了古蘭小姐？」

「不，」田培新道：「它被賊人偷走了，就是剛才發生的事。」

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吶吶地道：「就……就是剛才那個賊人？」

「不錯。」田培新黯然地點着頭。

「會不會是羅全生派來的人？」

「不，那只是一個普通的竊賊而已。」

「你怎知道？」

田培新站了起身，向一個古玩架走去，道：「他偷了一個明朝黃底藍石榴花枝瓷碟，一個清朝的彩碗，還有那具石膏像。」

他頓了一頓，指着另幾件古玩，接着道：「這一件是繪有『歲寒三友』的明朝宣德青花瓷碟，那一件是唐朝三彩陶馬，全是家父的精心收藏，價值比他偷走的超過十倍以上！」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田培新，只見他苦笑一下，道：「如果是識貨的人，一定不會偷走那三件東西。」

「也許他的目的只是那具石膏像？」

「不會的，」田培新道：「他是被我發現後，匆匆忙順手取過那具石膏像的。」

「你——你把它放在古玩架上當古董？」王小克不解地問。

田培新嘆了一口氣，道：「唉！我怎知道剛巧會有賊來偷東西？」

「田先生，你花這麼多錢在那具石膏像上面，竟然任由人家偷了而不報警？」

田培新沉吟了一下，道：「老實說，石膏像是在得手之前才值錢，現在，它只不過是一具普普通通的石膏像，價值絕不會超過三百元了！」

王小克不解地望定了田培新。

田培新淡淡一笑，道：「王先生，其中情形你是不會明白的，現在，我在乎的是那明朝瓷碟和清朝的彩碗，石膏像對我根本沒有用處了！」

王小克眨着雙眼，他實在猜測不透其中的原因。

「如果你想找到那具石膏像的話，我倒可以指一條路你走。」

王小克心頭一動，急忙道：「請說！」

「那賊人偷了這三件物事後，一定是轉賣給古玩店，」田培新道：「而我知道本市有三幾間古玩店，是專門收購來歷不明的古玩。」

接着，田培新將幾間古玩店的店號說了出來，又道：「你暗中去查問一下，也許會找到那具石膏像，拿去救你的朋友的。」

王小克點着頭，田培新又道：「還有，如果你發現了另外兩件瓷器請立刻轉告我，那是家父的收藏品，我不希望它們流落在外面。」

「好。」

王小克站了起來，田培新又道：「對了，如果你找到石膏像拿去和羅全生換人，請千萬不要說出它曾經在我這裏。」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現在時間晚了，你明天才去查吧。」田培新把王小克送到了門口，道：「祝你馬到功成。」

王小克離開田宅時，迎着新鮮的晚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要在古玩店中找到那石膏像，會不會是一樁難事？那竊賊會這樣快便把它脫手嗎？

如果竊賊先把偷到的三件物事藏一些時日才脫手的話，那有可能得到它？而羅全生只給自己四十八小時的時間。

現在，已經過去十餘個小時了，王小克暗暗計算了一下，自己還有一天半的時間去找那具石膏美人魚！

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前邁開大步，不論如何，自己總須碰碰運氣！

王小克翌日一早便爬了起身，照田培新所說的地址，先到一間名叫「維記古玩店」去查問，店主人搬出許多維納斯石膏像出來兜生意，但就是沒有王小克要的石膏美人魚像。

他失望地離開了「維記古玩店」，乘車來到另一間「大東古玩店」，得到的答案仍然一樣。

最後，他來到了一間規模相當大的「國際古玩店」，店主人殷勤地招待他，然而，却沒有石膏美人魚像，只是道：「如果閣下要這種石膏像的話，我們一定會替你留意，一有貨時，便打電話給你，請問可以留下府上的電話號碼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把家中的電話號碼寫了給他，店主人謝着接過了。

他偶爾一瞥眼，見枱上放着一叠印刷精美的「傳單」，順手取了一張，原來是一間拍賣行的通告，定於某月某日在某地舉行一次拍賣，歡迎古玩收藏家蒞場參觀競投。

王小克望了上面的日期一眼，原來就在翌日，又望了地址一眼，那是中區的一幢寫字樓大廈。

他離開了「國際古玩店」，又到其他的店舖去查問，但都失望了。

眼見天已黑了，他一整天沒吃過半點東西，於是到附近一間餐廳吃了點東西，這才回家歇息。

剛踏進家門，電話便响了起來。

王小克趨上前去，拿起電話，「喂」了一聲。

「小鬼子？」是羅全生的聲音。

「唔。」

「有沒有消息？」

「沒有。」

「那麼還呆在家裏幹什麼？」羅全生道：「快去查啊！」

王小克咬了咬牙，道：「我已經去了一整天，剛剛回來，你以為我是鐵打的嗎？」

「告訴你，還有十餘個小時而已，」羅全生冷冷地道：「再不把石膏像找來的話，你那兩個女朋友恐怕——」

羅全生只是冷笑了一聲，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便把電話掛斷了。

王小克腦際忽然閃起一個念頭：「何不去報警？也許周探長可以幫自己忙？」

其實白小妹和小辣椒最初失踪時，王小克就有了報警的念頭，只不過他以為自己可以處理這事件，若是報警激怒了羅全生反而不美。

如今，時間已迫近了，自己仍然沒有石膏美人魚像的消息和下落，若不報警，豈不讓白小妹和小辣椒白白送掉了命？

雖然周探長未必可以在羅全生下手之前將白、小兩女救出，但總勝過現在這樣坐以待斃啊！

他又拿起了電話，撥下周探長的專用電話號碼，接聽是陳警官，他道：「探長不在，有什麼事嗎？小鬼子？」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沒——沒什麼，如他回來，請叫他打個電話給我。」

「好。」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暗想還是等周探長的電話，和他好好商量一下再說吧！

× × ×

王小克頹然地放下電話筒，他差點打爛了電話，仍然找不到周探長，甚至連陳警官也放假沒有上班。

周探長那兒去了？爲什麼昨天晚上一晚沒有回家？據女傭說，他是去作離島旅行，這一去可能要三四天才回來，本市共有大大小小的離島三四百個，周探長在那一個離島之上？

當然，王小克可以直接向警方報案，但警方接到投訴後，一定會按照正式手續辦理調查，那時羅全生老羞成怒，加速殺害白、小兩女，豈不糟糕？

望一望腕錶，已經是早上九時十五分，王小克走到廚房中，打開雪櫃，裏面亦沒有食物，只得換了衣服，離開家門。

他在一間餐廳坐下，叫了一個早餐，可是第一道菜——羅宋湯端上來時，他只喝了一兩口，便放下了匙羹，實在食不下咽。

王小克付過賬後，離開餐廳，在街上踱着步。

他想：該到什麼地方去找那被賊偷了的石膏美人魚像？

忽然，他腦海中念頭一閃：那個古玩拍賣行！

可是，他隨即又不禁失聲笑了起來！到古玩拍賣會去幹什麼？難道那具石膏像會參加拍賣嗎？那幾乎是絕無可能的事！

王小克一向認爲越是無可能發生的事，越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反正無事，倒不如到拍賣行走走，也許會有意外的發現也說不定。

拍賣行在中區一幢寫字樓大廈中的一個單位，王小克踏進拍賣場時，拍賣官正在拍賣一張蘭布朗的畫。

「底價一萬元，有沒有人出一萬一？」

一個中年紳士伸出一隻手指，拍賣官立即道：「一萬一，有沒有人出一萬二？」

「一萬二！」

「一萬五！」

「兩萬！」

價錢不斷地向上升，王小克無暇細看，選了一個位子坐下來。

女職員趨上前來，遞了一份印刷十分精美的册子給他，一面道：「歡迎到蘇富比．柏克．貝勒公司參加競投，這上面是今天拍賣的古玩詳細介紹書。」

王小克謝着接過那份說明書，他不知道這「蘇富比．柏克，貝勒拍賣公司」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拍賣行，幸好是日拍賣的項目亦不特別，否則便要「憑券入座」，他想進來躂蹓也不可能了。

這時，那幅名畫以兩萬八千元成交了。跟着拍賣的是一張路易十六世時代的椅子。

王小克翻開了那本說明書，上面有中英對照的說明文字，和七彩的附圖。但都是些名畫，瓷器雕刻，自然沒有想要的石膏美人魚像。

競投者和拍賣官的叫聲此起彼落，王小克忽然感到好笑：自己爲什麼要在這個地方浪費時間？

當他站起身來，正想離開拍賣行的時候，忽然聽到拍賣官嘹亮的聲音道：「各位，這是一具手工細緻，製作精美的石膏像——」

王小克向台上望去，不由呆住了！

放在枱上等待競投的，是一具石膏美人魚像！

是的，一具石膏美人魚像，就和「美人魚俱樂部」中數百具的石膏像一樣！

雖然王小克不能肯定那就是從田培新家中失竊的那一具，這有什麼關係？只要是類似的石膏像，都有機會去換回白小妹和小辣椒的自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只聽拍賣官繼續叫道：「這具美人魚石膏像底價一百元，有沒有人出價一百一？」

王小克忍不住想笑出聲來，像這樣的石膏像，有人肯出十二萬來買它，而拍賣官却叫出這樣的價錢！

王小克按捺着自己，他想：如果自己想得到那石膏像，首先一定要沉得住氣。

有個又矮又胖的外籍婦人舉起手來，拍賣官叫道：「這位女仕出價一百一，有誰出更高的價？」

「一百五！」一個中年男子叫道。

「一百五！夫人，你——」

那外籍胖婦沉吟了一下，道：「兩百！」

她話甫出口，坐在身畔的女伴道：「陶樂菲，你瘋了？那物事並無列入拍賣名單中，看樣子是普通的機製品而已，你怎麼出這樣高的價錢？」

由於說的是英文，王小克亦聽不懂，他緊張地看着人們的喊價。

不久，那中年男子已叫到三百五十元了。

胖婦人沉哼了一下，叫道：「四百。」

這時，她身旁的女伴又嘀咕道：「我到超級市場中，不用花一半的價錢，就可以買到它了！」

「海倫，」那胖婦低聲道：「你知道嗎？這是『蘇富比．柏克．貝勒公司』，我總須買樣東西回去，才算不虛此行，但他們的東西却太貴了，只有這一樣較便宜一點——」

胖婦女友顯然不以爲然，低聲道：「我總覺得它不值這個價錢。」

「可是當我告訴人家這是從『蘇富比．柏克．貝勒公司』買來的時候，人家就會刮目相看了，」胖婦得意地笑道：「物件價值其實視乎人的心理而已！」

兩人低語着，中年男子叫道：「五百！」

「六百！」胖婦毫不猶豫地叫道。

王小克冷眼旁觀着兩人爭相出價，拍賣官却在推波助瀾，道：「那位夫人出價六百，先生，你呢？」

「七百！」

「八百！」

顯然地，兩人都具有同樣的心理，想在「蘇富比．柏克．貝勒公司」中拾得一樣便宜貨——不論它到底是甚麼貨色。

「九百！」

「一千！」胖婦毫不猶豫地叫道。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看兩人的叫價，難保一直這樣升上去！

「一千五！」中年男子叫道，他似乎抱着必勝之心，一叫就是半倍的數目。

「一千六！」胖婦叫道。

「兩千！」

胖婦還要加上去，她的女伴扯了她一下，道：「讓他拿去吧。」

「不，」胖婦咬了咬牙，高叫道：「兩千一！」

「兩千五！」

中年男子的價錢一喊，拍賣行中不由起了一陣哄動。

本來，在「蘇富比．柏克．貝勒公司」中，一件古物以數百萬元成交不稀奇，而成交數目比底價高出若干倍也是常事，亦不會引起大驚小怪。可是在座的都是鑑賞力十分豐富的專家和古玩商，他們都看得出，那具石膏美人魚像，最多不會超出三百元的價值，而且不難在

藝術品店中買得到，如今竟然以二十五倍的價錢喊出，實在有點反常。

胖婦畢竟是女人，喊價是一百一百地加上去，不像中年男子志在必得，一加便四百五百的。

「兩千五！」拍賣官拿起了木搥，等待胖婦的反應。

然而，胖婦却沒有什麼表示，她知道再喊下去的話，便宜貨便成貴貨了！

「一、二——」拍賣官拉長了嗓門，眼看那「三」字一出口，石膏美人魚像便要被那中年男子買下了，忽然清脆的聲音叫道：「三千五！」

這聲音一出，拍賣行中的人不由向後望去。看到了一個眉清目秀，年紀不會超過十七歲的少年，正舉起手來競投。

「三千五！」拍賣官用興奮的語調宣佈：「那位小朋友出價三千五，先生，你——」

中年男子用詫異的眼光望了王小克一眼，沉吟半晌，道：「四千。」

「五千！」王小克立即叫道。

剛才中年男子一加便五百時，衆人已感驚愕，有幾個外國古玩專家更是竊竊私議：「那東西怎值這個價錢」「莫非咱們看走了眼？」「要不要也參加競投？」「我得請示一下老板才行。」

中年男子雙眉一揚，他知道對方和自己拚定了，心有不忿，叫道：「六千！」

「八千！」王小克一叫便是兩千，志在必得之心昭然若揭！

他這個數目一喊出口，拍賣行內又起了一陣哄動，有人甚至以爲王小克和那個中年男子瘋了。

中年男子咬了咬唇，他猜不到王小克的身份，不知對方最高價可以出到多少，於是嘆了口氣，沒有繼續出價競爭。

拍賣行中近百人屏住了氣息，即使有人在這個時候叫出「一萬」也不稀奇。

然而，四下裏一片寂靜，靜得幾乎可以聽到空氣調節器的「嗡嗡」聲。

「三！」

木搥一下，拍賣官道：「石膏美人魚像由這位小朋友以八千投得！」

王小克站了起身，在女職員的帶領下，來到後面的經理室付了錢。

女職員將那具石膏美人魚用紙盒裝好，珍而重之地交給王小克。

「請問你們這具石膏像的原主是誰？」王小克問。

「它是一位客人托我們拍賣的，」女職員禮貌地回答：「關於他的姓名，我們有義務代爲守秘。」

「幾時拿來托你們拍賣的？」

「昨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和田培新家中失竊的時間倒很配合。

「你們經常被人委托拍賣物件嗎？」王小克又問。

「是的，我們歡迎任何人等把有價值的藝術品交給我們拍賣，收取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佣金。」

用不着說，那竊賊是把這石膏像賣給不知名古玩店，古玩店再托拍賣行拍賣。

王小克無意追查誰是竊賊，更無意替田培新追回另外兩件古物，他捧着紙盒，離開了經理室。

一踏出經理室，幾個提着相機，樣子像記者的男子便圍了上來。

「先生，請問你爲什麼要出這個高價來競投那具石膏像呢？」

「先生，你認爲以八千元買一個石膏像值得嗎？」

「先生，可以將石膏像拿出來給我拍拍照嗎？」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認爲這具石膏像對我很有價值，即使再貴，我也會買。」

「請問是什麼原因？」

「它有關人命呀！」王小克笑道。

幾位記者互相望了一下，正待追問，王小克已經捧着紙盒向外走去。

「先生，請允許我們替石膏像拍拍照——」

王小克加快了脚步離開「蘇富比．柏克．貝勒拍賣公司」，他急於想知道石膏美人魚中的秘密。

二十分鐘後，王小克來到了「中西X光化驗所」，取出兩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向職員道：「請立刻替我作X光檢查。」

「先生，你——」

「快！」王小克把那兩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塞到職員手中，說道：「我立刻想知道答案！」

職員又驚又喜，把鈔票放入袋中，取出那石膏美人魚。

「請等等，我想一個小時內就可以了。」

「越快越好！」

望着職員捧着石膏像入內，王小克忽然想：要不要打電話通知羅全生？

王小克心想：如果這時候打電話給羅全生的話，他一定會命令自己盡速趕去，這樣雖可解救白小妹和小辣椒，却滿足不了自己的好奇心。

他望了望腕錶，是上午十一時半，距離「限期」還有兩三個小時，趕得及。

那四十分鐘過得太慢了，王小克好不容易才盼望到職員拿着幾張X光底片出來。

「裏面有什麼？」王小克急不及待地問。

「沒什麼，」職員詫異地道：「據我記憶中，你以前也拿過同樣的一具石膏像請我作X光檢查，對不對？」

王小克點着頭。

職員把那幾張X光底片放到一個燈架上，道：「這一具和上次的一模一樣，都是用石膏製成的。」

王小克凝眼向X光底片望去，指着當中一團黑，問道：「這裏爲什麼是黑的？」

「啊！其實這便是空白的位置，」職員道：「對，我記起來了，上次的石膏像和這一具有點不同。」

「什麼地方不同？」王小克心中一動。

「上次那具是實心的，這一具却是中間挖空。」職員指着那一團黑，接道：「位置就在這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中間可以藏得到什麼？」

職員皺起了眉頭，道：「面積很小，根本藏不到什麼東西。」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道：「X光底片暫時存在你們這裏，改天來拿。」

說罷把石膏美人魚放進紙盒中，離開化檢所。

半個小時後，他來到了羅全生的豪華住所，道明來意後，男僕把他引進了客廳。

「請坐一坐，我去通知羅總裁。」

不久，羅全生出現了，他一眼瞥見枱上的紙盒，大喜過望，趨上前來。

「得手了？」

「不錯。」

羅全生伸手要來拿，王小克急忙反手一攔，把紙盒捧在懷中，道：「且慢！」

「怎麼啦？」羅全生愕了一愕。

「一手交人，一手交貨。」

羅全生咬了咬唇，道：「我怎知道你紙盒中的東西的確是我要的石膏像？」

王小克退後幾步，揭開盒蓋，道：「瞧清楚了沒有？」

羅全生雙眉一揚，喜道：「果然是我想要的東西！」

「那麼，先放人吧！」

羅全生轉身向垂立一旁的男僕道：「快去把兩位小姐請過來。」

「是。」

不久，白小妹和小辣椒在男僕的帶領下出來了，三人相見，不由大喜，互相抱在一起。

羅全生從王小克手中接過那個紙盒，急不及待地打開它，把石膏像取了出來，端詳着。

「小鬼子，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羅全生問。

王小克拉着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手，道：「這個你不必理會，總之不是偷來的。」

三人正來到廳口，忽聽羅全生一聲大喝：「且慢！」

王小克心下一懍，轉過頭來。

只見羅全生臉色蒼白，拿着石膏像的手微微抖着，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

「怎麼啦？」王小克問。

「這——這石膏像不是原裝的！」

「哦？」

「小鬼子，你到底從什麼地方得來的？」羅全生趨上前來，厲聲問：「快說！」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自袋中取出一張收條道：「你自己看看吧，是買來的。」

羅全生接過那張收條，上面有「蘇富比．柏克．貝勒拍賣公司」的商標字眼，下面的銀碼是一個「8」，三個「0」。

「你——你在拍賣行買來的？」羅全生大惑不解地問。

「不錯。」

「怎麼可能？」

「但事實上却是如此！」

羅全生凝視着那具石膏像，道：「可是它……它失了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

羅全生口唇掀動一下，但隨卽揮揮手，道：「沒你的事了，走吧！」

王小克疑惑地望了他最後一眼，和白、小兩女離開了羅宅。

窮追猛採　揭破謎團

「那石膏美人魚像中究竟有什麼秘密？」白小妹側着頭問。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但願我知道。」

小辣椒把那幾張X光底片高高舉了起來，端詳着，忽然道：「化檢所的職員說它的中間是空的？」

「不錯。」

「會不會當中藏着毒品？」

「爲什麼要藏在石膏像中？」王小克搖着頭，道：「像這種空間，最多藏一兩磅，卽使是最高級的海洛英，價值也不會超過十萬元，而僅是田培新和古蘭，就給了我十六萬元！」

「會不會是鑽石？」

「我看也不會，」王小克搖着頭，道：「羅全生把鑽石放在俱樂部中作裝飾品嗎？」

三人端詳着那X光底片，一時間都猜不到其中的秘密。

「小鬼子，我看古蘭和那個田培新一定知道其中的秘密。」

「他們當然知道，」王小克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田培新答應過我，石膏像得手後，他會把一切秘密告訴我。」

「問題在石膏像並不是由你交給他，而是由珊珊交給他的。」

王小克失望地嘆了口氣道：「說得是。」

就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起來。

三人互相望了一眼，白小妹噤聲問道：「誰來了？」

王小克淡然地搖着頭，道：「不知道，總之咱們要小心門戶。」

「是。」白小妹趨上前去，從防盜眼中向外張望，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孔。

「誰？」小辣椒趨上前來問。

白小妹向王小克打了個眼色，低聲道：「小鬼子，你過來。」

王小克踏上前去，白小妹附在他耳畔道：「是羅全生！」

王小克愕了一愕，從防盜眼中向外望了一眼，果然是羅全生！

羅全生來找自己幹什麼？王小克腦際一片迷濛，這時，門鈴又響了，而且還附着羅全生的叫聲：「小鬼子，快開門，我知道你在！」

「有什麼事？」王小克隔着門問。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幫忙。」

王小克和白小妹、小辣椒對望了一眼，猶豫着不敢貿然開門。

他們同時都想到：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別睬他！」小辣椒道：「他上次也是派人賺門把我們擄走的。」

「小鬼子，放心吧，只有我一個人來。」羅全生又在門外叫道。

王小克仔細一看，門口除了他外，果然不見有人，於是，把門打開一道小縫，道：「羅先生，爲什麼不先打個電話來？」

「這種事要面談才行，」羅全生淡然一笑，道：「而且，我知道在電話中你一定不會答應的。」

「換言之，你又有事要我幫忙了？」

「不錯。」

王小克愕了一愕，他有什麼用得着自己？

「小鬼子，我可以進來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把大門打開，讓羅全生踏進廳來。

羅全生見小辣椒和白小妹用敵意的眼光望住自己，澀然一笑，道：「放心，我這次專誠造訪是沒有惡意的。」

小辣椒冷哼了一聲，正想諷刺他幾句，白小妹輕輕用手肘碰了她一下，低聲道：「小辣椒，咱們到房裏去。」

「兩位不必廻避，」羅全生急忙道：「我的事你們也可以在一旁聽聞的。」

白小妹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道：「那麼請坐吧。」

羅全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道：「這地方不錯嘛。」

王小克在他對面坐了下來，笑道：「羅先生，你不是專誠來參觀我們的居所吧？」

羅全生窘笑着，不安地搓着手，似乎不知道應該怎樣啓口。

「羅先生，我小鬼子喜歡爽爽快快，不喜歡拖泥帶水，」王小克道：「有何貴幹，請說吧。」

羅全生點着頭，自懷中取出一個大信封，遞給王小克，道：「請看！」

王小克迷惑地把那個信封接了過來，裏面有一張「信」，却是用報紙上的標題字剪下來貼成的，字體不一，有大有小，但那顯然是一封「信」。

王小克定眼一看，信上寫着：「羅先生，現在我們知道了你可恥的秘密，除非你付我們三百萬，否則，我們會讓全世界都知道。」下

面並無署名，也無日期。

「信是前天早上接到的，」羅全生道：「也卽是我叫你去尋回那石膏美人魚像時候。」

王小克緩緩地抬起頭來，道：「羅先生，你把這封信給我看的目的是什麼？」

「有人在勒索我！」

「不錯，」王小克道：「可是，關我什麼事？」

「小鬼子，」羅全生俯上前，凝視着王小克，道：「記得我在要求你替我尋回那石膏美人魚像的時候，限令你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做到嗎？」

「不是要求，是勒索威脅我！」王小克冷冷地更正他。

羅全生不安地笑了笑，道：「爲什麼我要你四十八小時之內尋回它，你知道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對方可能除了寫信給你之外，還和你通過電話？」

「不錯，他們限我四十八小時內答覆，並且準備好現鈔。」

「現在已經過了期限的時間了。」

「不錯，」羅全生道：「可是我又向他們要求寬限多二十四小時。」

「他們肯了？」

「是的，」羅全生嘆了一口氣，道：「本來我以爲石膏美人魚像原璧歸趙後，他們便沒有可資勒索我的證據了，可是——」

「你的『可恥的秘密』在美人魚像中？」王小克問。

羅全生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可以這樣說。」

「可是你得到石膏像後，發現裏面的秘密已經被人取了出來？」

「唔。」

「於是，那具石膏像的得手與否，便沒有什麼關係了，因爲秘密已掌握在對方手中。」王小克又道。

羅全生黯然地嘆了一口氣，道：「你所料不差。」

「羅先生，那石膏像中究竟蘊藏着什麼秘密？」王小克問。

羅全生雙眉深鎖着，並不回答。

「一定是相當有價値的物件了？」王小克又試探着問。

羅全生搖了搖頭，道：「不，它其實並不値什麼錢，但如果落在外人手中，對我……對我却會引起相當大的不便。」

王小克淡淡一笑，所謂「相當大的不便」，只不過是羅全生的掩飾之辭而已，其中「不便」之處，甚至有可能令他身敗名裂，傾家蕩產，否則，他何以會這樣緊張驚惶，彷若大禍臨頭？

「小鬼子，我懇切地要求你，把叫你來俱樂部偷石膏美人魚像的人告訴我——」

「你不打算付錢？」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口問。

「三百萬啊！」

「可是以你目前的財勢，你應該付得出的。」王小克冷冷地道。

「我的財產全是一些不動產和股票，如果要籌足三百萬元的話，只有把它們變賣，而你知道，這將會令我損失數倍於這個數目的金錢的。」

「你可以叫他們減價啊！」

「他們不肯！」羅全生望定了王小克，道：「小鬼子，目前只有你可以幫忙我了！」

「你認爲叫我去偷石膏美人魚像的就是勒索你的人？」王小克問。

「當然！」

「我把他們的姓名告訴你後，你便可以去對付他們，省掉那三百萬元了？」

「這——」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羅先生，你未免太低估我小鬼子了，我會出賣人嗎？」

「但是給你報酬，」羅全生道：「只要你告訴我他們的名字，我立卽給你一筆錢，五十萬現鈔！」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低呼一聲道：「五十萬！」

「不錯！」羅全生道：「只要把他們的姓名說出來就行了。」

然而，王小克緩緩地搖着頭，道：「不行！我不能這樣做。」

「爲什麼？」羅全生道：「五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焉知我得到手後有沒有命享受它？」

「你——」羅全生嘆了一口氣，道：「你不信任我。」

「對不起，羅先生，你的確不是一個可以給人信任的人。」

羅全生咬了咬牙，忽然問道：「是不是那姓田的？」

「姓田的？」王小克僞裝愕了一愕，道：「田培新？爲什麼會想到他？」

「因爲是他介紹你入會的，」羅全生凝視着王小克道：「入會手續也是他替你辦的，駱主任親自主理你的手續，你化名陳得志——」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忽然仰首哈哈大笑了起來。

「羅先生，如果勒索你的是田培新，你說，他會笨到帶我入會嗎？」王小克道：「萬一我偷石膏像時失手，豈不被你們查了出來？」

羅全生緩緩地點着頭，道：「老實說，我就是想到此點，因此才不敢確定是田培新！」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倘若田培新和古蘭早就料到這一點，因此用「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計劃，實是十分高明。

「總而言之，你到底是肯不肯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羅全生又問。

「羅先生，我看你不用白費心機了，當初我寧願答應你去偷回石膏像，也不肯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由此可見我是個很有『商業道德』的人，」王小克道：「你此時再來問我，又有什麼用？」

羅全生雙眉一揚，道：「既然你不肯把他們的姓名說出來，那麼，如果我再委托你去向他們偷回一樣東西，你肯嗎？」

王小克眨着靈巧的眸子，問道：「那件藉以勒索威脅你的物事？」

「可以這樣說。」

「那是什麼？」

「除非你先答應我，否則，我不會說出來的。」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問道：「好吧，這次你出多少酬勞？」

羅全生豎起兩隻手指，道：「二十萬！」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道：「那是三百萬的幾分之幾？這筆生意你太着數了。」

「那麼，你要多少？」

「三十萬，」王小克道：「而且要先付一半。」

白小妹和小辣椒要攔阻他時，已經來不及了。羅全生的反應也大出她們意料之外，只見他自懷中取出一本支票簿，飛快地寫好銀碼，簽了名後，把它撕了下來遞給王小克。

「這裏是十五萬元。」

王小克正欲伸手去接，羅全生忽然一縮手，道：「可是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要在二十四小時內辦好這件事，只許

成功，不許失敗！」

「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王小克皺起了眉頭。

「不錯，」羅全生道：「因爲那是他們的最後期限，如果我不付欵的話，他們便要將我的秘密公開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終於向他點點頭，道：「好吧，告訴我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卷卡式錄音帶！」

「卡式錄音帶？」王小克陡地一呆，腦際間迅速地閃過了許多念頭，他把自己那些零零碎碎的推測湊合在一起，終於，他發現有了端倪。

「不錯，只是一卷很普通的卡式錄音帶。」羅全生道。

王小克接過支票，微笑道：「恐怕不是普通的卡式錄音帶吧？它值三百萬！」

「那只是他們異想天開而已！」

「起碼也值三十萬了？」

羅會生澀然一笑，道：「小鬼子，我是信任你才委托你去辦這件事，希望你不要查根問底，你知道得越多，對你越沒有好處，你明白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突然之間茅塞頓開，心情實是歡欣無比，道：「羅先生，那麼你可以走了，我也要開始行動啦。」

「記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羅全生正色地說。

「得啦！」

羅全生離去後，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小鬼子，那姓羅的到底在攪些什麼鬼？一卷卡式錄音帶竟然值這麼多錢？」

王小克雙眼凝視着窗外，喃喃地答：「它值的，它值的。」

× ×

王小克頭沒有動，一雙精靈的眸子却向四週搜索着。

唔，前面一輛福士甲虫車中，司機座坐着一個男子，雙手盤在胸前，似乎在打盹。然而王小克心底下十分清楚，那男子並不是在打盹，相反地，當自己出現在大厦門口時，他就打醒了十二分精神，暗暗在監視自己了。

王小克向左邊望去，一個淸道夫正在掃地，他手中的掃把是新的，掃地的姿勢也很生疏，雖然背向着自己，却直覺地感到他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一樣，牢牢地望定了大厦門口。

還有街口那邊，一雙情侶站在聊天，男的西裝畢挺，女的綺年玉貌，他們的口在動着，王小克聽不到在說些什麼，可是，那男的所站之處，地上佈滿了烟蒂，顯然站久了。

普通的情侶有可能在街上站那麼久嗎？他們儘可以「闢室談心」，或者到附近的咖啡室去。男的縱使脚力再好，也不該讓嬌怯怯的女朋友站着。

果然，女的一雙妙目不斷向這邊射來，當她接觸到王小克灼灼眼光時，急忙轉過頭去。

王小克深深吸了口氣，暗叫一聲好傢伙。看來羅全生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打算跟勒索者拚到底了。

自己只要一上古蘭或者田培新的家，那些暗中跟踪的人，立時會蜂湧而入。也許，羅全生有更厲害的人物安排在後面哩。

王小克不動聲色，慢慢向前走去。

他來到了街口，截了一輛的士，馬上跳上車去。

「先生，去那兒？」司機問。

「向前駛，我叫你停才停。」

「是。」

車子疾馳而去後，王小克坐到車中央，向司機座的倒後鏡望去，看到了那輛福士甲虫車在後跟着。

在甲虫車的後面，還有一輛紅色跑車，車中正是那雙情侶。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羅全生如此勞師動衆，自己豈可令他失望？

這時，車子來到超級公路了，司機加快了速度，向前風馳電掣駛去。

「兄弟，請駛到避風塘。」王小克忽然說道。

「避風塘？」司機詫異地道：「先生，晚上才有艇遊河哩！」

「我知道，」王小克見轉到避風塘的馬路已在眼前，急忙道：「到避風塘去！」

「是！」

車子在避風塘堤口停下後，王小克拋下一張鈔票，跳了下車，向不遠處一艘漁船奔去。

甲板上有個艇娘正在洗菜燒飯，王小克拿出兩張百元大鈔，遞上前去，道：「大姑，請送我到對面海去！」

艇娘望了王小克一眼，又望了那兩張紅色大鈔一下，臉上現出疑惑的神情。

「快！」王小克把鈔票塞到她手中，轉身去解纜繩。

「先生，你——」

「把我送到對面海去，再給你兩百塊！」

王小克說着又取了兩張鈔票出來。

艇娘再也不猶疑了，四百塊要打多少魚才賺得到？從避風塘到對面海，只不過十餘分鐘的航程而已。

她把鈔票塞到腰袋中，到後艙去打着了引擎。

漁艇「噗噗噗」離岸時，王小克看到中年男子和那對情侶匆匆奔來。

他咀角現出了得意的笑容，就算他們也僱一艘漁艇追來，自己也已上了岸，有道「過了海便是神仙」，他們沒有私家車這有利的跟踪工具，如何追得到自己？

果然，那男子跳上了一艘漁艇，和皮膚黝黑的漁夫爭吵着。

王小克的漁艇駛到海中時，才看到一艘漁艇駛離避風塘的岸邊。

十餘分鐘後，王小克的漁艇已經靠岸，他跳上碼頭，截了輛的士，向司機道：「由海底隧道過對面海！」

司機按下咪表，開動了車子。

王小克朝頭一望時，看到那艘漁艇也已靠岸。然而，他們還是慢了兩三分鐘。

兩三分鐘够他由碼頭到海底隧道口了。

× ×

門打開一道小縫，古蘭那雙晶瑩澈亮的美眸在門後面閃動。

「古小姐，是我。」王小克儘量把笑容裝得很友善，很溫和。

「你——」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和你談談，」王小克向後面望了一眼，道：「站在門口不方便，可以讓我進去再說嗎？」

古蘭猶疑了一下，終於把門打開了。

「到底是什麼事？」

「古小姐，你闖了禍啦！」

「闖禍？」古蘭臉色微微一變，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羅全生不會付欵給你，同時佈下天羅地網，要把你——也許還有田培新一網成擒。」

古蘭渾身一抖，道：「我……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古小姐，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是你和田培新勒索他的，對不對？」

古蘭深深地吸了口氣，望定了王小克，道：「除非由你告訴他，否則，他怎會知道？」

「古小姐，你以爲小鬼子是一個出賣朋友的人嗎？」王小克苦笑着問。

「那麼他怎會知道？」

「目前他還不知道，但紙包不住火，總有一天會被他知道的，羅全生不是一個善男信女，你應該明白。」王小克道。

古蘭這才吁了口氣，道：「我可以和你打賭，他永遠查不出是誰勒索他的。」

「那當然最好，可是萬一被他查出來呢？」王小克道：「再多的錢也無機會享用了！」

「你以爲他會殺了我？」

「羅全生要除掉一兩個人的話，只消吩咐他的手下一聲。」

「對付別人也許如此，但對我並不會。」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她，訝異問道：「古小姐，爲什麼對自己這樣有信心？」

古蘭神秘地笑了一笑，道：「你這趟就是專誠來告訴我這個消息的？」

「不錯，」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同時確定是誰在勒索他。」

「現在得到答案了？」

「唔，」王小克皺着眉，道：「古小姐，可是你們的胃口太大了！」

「是嗎？」

「三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幾天之內，他怎可以籌得到？」

「我們本來便沒有打算要他籌到的！」

王小克心中又升起了一個疑團，道：「那……那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揭露他的醜史！」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對啦，他爲什麼會把這一切告訴你？」古蘭不解地問。

「因爲他委托我一件事，」王小克道：「他要我來偷一卷錄音帶！」

古蘭怔怔地望住王小克，訥訥道：「他……他眞的叫你來偷錄音帶？」

「是的。」

古蘭下意識地向旁移動，戒備地望住王小克，便像他隨時會展開偷竊似的。

「放心，如果我眞的想偷那卷錄音帶，我就不會向你言明了。」

古蘭回心一想，覺得王小克說得也有道理，這才稍爲放心。

「古小姐，關於石膏美人魚像的秘密，現在可以揭盅了吧？」

「——難道你還不清楚？」

「詳細情形不大清楚，大概的情形也是猜測的。」王小克誠懇地道：「古小姐，難道你還不明白嗎？我是站在你這邊的，只有將整件事弄清楚後，我才能決定怎樣帮忙。」

古蘭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低聲道：「謝謝你。」

「那卷卡式錄音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王小克問。

「它是石膏美人魚像中的東西，」古蘭道：「在美人魚俱樂部中，半數的石膏像都裝了袖珍卡式錄音機，用無綫電控制開關，你偷的第一具石膏像，並沒有這種設備——」

「所以你才叫我再去偷一具？」

「不錯。」

「如果第二具仍然是普普通通的石膏像呢？」王小克又問。

「那我會叫你再偷下去。」

「那要花你不少錢。」

「我花得起，老實說，我在美人魚俱樂部做工的時候，賺了不少錢。」

王小克望了古蘭一眼，像她這樣活色生香的美女，自然足以傾倒俱樂部中非富即貴的會員了。

只聽古蘭繼續說道：「況且，我認爲沒有可能一連偷來的都是普通的石膏像的。」

「古小姐，你還沒有說到卡式錄音帶中的秘密哩。」王小克道。

古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首先，你要瞭解羅全生這個人——你瞭解嗎？」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

「他是一個卑鄙小人，爲了達到他的目的，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古蘭恨恨地道。這些話，王小克記得從田培新口中也聽見過。

「他開了這爿『美人魚俱樂部』的目的，只是爲了斂財而已，也許你會問，他已經够有錢的了，爲什麼還要那麼多錢，對不對？」古蘭頓了一頓，又道：「可是我告訴你，越有越想有，何況羅全生是個貪得無厭的人，世界上所有的財富都給了他，他也不會滿足。」

「可是開一爿俱樂部，縱使生意再好，又賺到多少錢呢？」

「俱樂部的生意很好，我猜每年起碼有幾百萬的利潤，但，羅全生怎會滿足於區區數百萬元？他的野心太大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古蘭，聽她說下去：「羅全生爲什麼要嚴格挑選會員？除非是股商巨賈政府大官，不准普通人入會？因爲這些人的談話對他的發財大計有極大的帮助。」

「哦？」

「會員們酒酣耳熱之際，常常會不自覺地談論世界大局，經濟發展等等內幕，更經常互相交換意見，」古蘭道：「甚至政府將會實行什麼措施，有利於什麼事情，這一切都是最佳情報，羅全生把它錄音之後，可以拿來賣，也可以利用它來投資——」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想到那投資顧問向自己喋喋不休地供給「免費情報」的例子。

「這幾年股市發達，許多內幕消息只要預先十二小時得悉，便可以令人在股市中致富或傾家蕩產，」古蘭又道：「年前政府決定派消防員到交易會駐守的議案還未提出前，羅全生已從會員的交談中得悉，將手頭的一筆股票賣了出去，等議案提出並且實行，股票大跌後再買進來，已賺了將近一千萬元。」

她頓了一頓，又道：「我記得有一個政府官員曾經提過，政府打算發展西郊，將它擴充成爲一個衞星城市，準備投下數十億資金建屋修路，羅全生乘機在西郊大量搜購地皮，三個月後，地皮貴了一倍，看樣子還會再漲下去，你說，他從這些『石膏美人魚像』中的錄音機得到多少利益？」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照這樣說來，羅全生的利益眞是無可估計的了。

「當然，俱樂部的會員都不知道他們的談話都被錄了音，倘若被他們知道了，這還了得？」古蘭道：「所以，他才這樣緊張。」

「古小姐，你怎會得悉這個秘密的？」

「我很早就懷疑他了，」古蘭道：「所以混進了俱樂部，花了整整半年的時間，才查到了箇中眞相！」

「然後和田先生合作，打算大大敲他一筆？」王小克問。

「不，」古蘭搖着頭，道：「田先生是最近一個月才參加這個計劃的，他的目的並不在於金錢，而是想要回一卷錄音帶。」

「哦？」

「關於這一點，請恕我不能告訴你了，」古蘭道：「因爲那是他的秘密，我無權向你公開，對不對？」

王小克點着頭。

「如今，我已掌握了羅全生的秘密，如果把它公開的話，『美人魚俱樂部』不但要關閉

，連羅全生本人的性命也有危險了，試想想，近百個社會名流和政府高官聯合起來對付他，他還逃得了？」

「古小姐，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王小克望定了古蘭道：「你可以從實回答我嗎？」

「我會盡我所能。」

「好，我問你，如果羅全生當眞付給你們三百萬現鈔，你肯把那卷錄音帶交出來嗎？」

「這個——」古蘭沉吟了一下，苦笑道：「我很瞭解羅全生的爲人，他是不會給錢。」

「我只是作個譬喻而已。」

「那麼——」古蘭皺起了雙眉，道：「看在三百萬元的份上，我也許會的。」

「古小姐，那卷錄音帶的內容是什麼？」

「你想聽嗎？」

王小克心頭一動，可以親耳聽聽價值三百萬元的錄音帶，正是求之不得，連忙點着頭。

「好，那麼隨我來！」

說着，古蘭逕自走向一條走廊走去，她打開儲物室的門，搬開一些雜物，取出一個多士爐出來。

古蘭一按多士爐的掣，卡式錄音帶便像麵包一般彈跳了出來。

跟着，她找了一架卡式錄音機，把錄音帶放了下去。

當古蘭伸手要開動錄音機時，電鈴忽然响了。

「誰？」王小克問。

古蘭臉色張惶，急忙把錄音帶拿起來，放回多士爐中，藏到雜物堆中，又把錄音機放在架子上，這才輕聲道：「我去看看。」

兩人悄悄離開了儲物室，把門關上了，古蘭趨上前去，隔着門問：「誰？」

「是我！」

王小克和古蘭都認得那聲音：是田培新。

古蘭這才把門打開，田培新閃身而入，一眼看到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

「田先生，你從什麼地方來的？」王小克問。

「幹什麼？」田培新詫異地問：「那有什麼關係？」

「羅全生已經懷疑是你在勒索他了，」王小克道：「昨天才來找我，問及我這件事。」

「哦？」田培新臉色不禁一變，側頭去看古蘭。

「他全知道了。」古蘭低聲說。

田培新吁了口氣，問道：「王先生，你說羅全生懷疑是我勒索他的？」

「不錯，」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不過被我幾句話替你洗脫了嫌疑，但像他那樣心細如塵的人，必定仍不死心，說不定還會派人暗中跟踪你哩！」

田培新聞言臉色又是一變，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田先生，你剛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王小克又問：「家裏？」

「不，」田培新搖着頭，道：「我剛從遊艇俱樂部來的。」

「有沒有人自後跟踪你？」

「這個——」田培新猶疑了一下，答道：「我倒不曾留意。」

王小克趨上前去，從防盜眼向外窺探，見門外毫無動靜，這才奔到窗口，向街上望去。

「怎麼了？」古蘭踏上前問。

「沒什麼，我只是担心有人跟踪田先生而已。」王小克答。

「有沒有可疑的人？」古蘭問。

王小克搖搖頭，轉過身來，道：「古小姐，現在我們可以繼續了嗎？」

古蘭側頭望了田培新一眼，猶疑着。

「繼續什麼？」田培新愕然問。

「我……我答應讓他聽聽那卷錄音帶。」

田培新向王小克望了一眼，說道：「爲什麼？」

王小克聳聳肩，笑笑道：「只是好奇心而已。」

「怎樣？」古蘭望着田培新，道：「我的合夥人？」

田培新仰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好吧！」

三人來到儲物室，又拿出那卷卡式錄音帶，放到錄音機中。

古蘭一按掣，王小克立時聽到一個沙啞而低沉的聲音：「下年度財政預算方案，下個月將在會議中提出。」

「這次有沒有赤字？」同樣是個蒼老的聲音。

「有，據財政部估計，將有十二億元的赤字。」

「那怎辦？」

「怎辦？當然是加稅了！」

「又要加稅？」那聲音透着驚訝。

「而且所加的幅度很大，娛樂稅，酒稅，烟稅都要加！」

「近年來市面不景，加稅對本市的經濟有好處嗎？」

「好處當然不會有，但政府起碼可以增加收入，減少赤字。」

「嘿嘿，這新聞在報紙上登了出來，一定非常哄動了！」

「豈止哄動而已，必定會引起一片反對之聲。」

「反對又有什麼用？」

「是啊！這次加稅是事在必行——」

跟着，聲音越來越小，終至不可聽聞，大概是那兩人向外走開去了。

古蘭按熄了錄音機，道：「這只是其中一段，可是你試想想，羅全生預知烟酒要加稅，自會設法囤積，將來加稅實行之後，批發商以至零售商，都會乘機加價，他不是可以大大地賺一筆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古蘭又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加稅的消息，可是羅全生已經知道了，即使他把這個情報賣給烟酒的商人，也很值錢哩。」

「剛才談話的那兩個人是誰？」王小克問道。

「大概是什麼議員之類吧，」古蘭道：「總而言之，羅全生利用這些情報，不知發了多少財，我們勒索他區區三百萬，已經算是少的了。」

「阿蘭，我的信已打好了，」田培新忽然自懷中取出一個信封，遞上前去，道：「你過目過目。」

古蘭接過那信封，仔細閱讀着。

王小克有意無意地望了一眼，原來是封英文信，自己看不懂。

不一會，古蘭看罷了信，把它放回信封之中，道：「培新，這樣一來，姓羅的便知道是你勒索他的了。」

「反正這封信要在接到他的錢後才寄出，讓他知道了又怎樣？」

「不怕他對付你？」

田培新皺着眉嘆了一口氣，道：「可是，那卷錄音帶如果落在有關方面的人手中，我爸爸的身家財產以及名譽地位勢將付諸流水！」

古蘭陪着他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田先生，到底是什麼錄音帶？」

田培新望了王小克一眼，眼眶中忽然閃現一絲光芒，道：「對啦，王先生，你可以替我

去接洽這件事，將我父親那卷錄音帶取回。」

王小克大惑不解，問道：「到底是什麼錄音帶？」

「王先生，老實告訴你，我爸爸以前也是『美人魚俱樂部』的會員。」

「這我知道了。」

「你——你怎知道？」

「是俱樂部的一個女侍應告訴我的。」

「珊珊？」

王小克漫應了一聲，道：「你父親在俱樂部的一次談話，被錄了音？」

「是的，」田培新黯然地嘆了一口氣，道：「被錄了音，我爸爸就因爲這個關係，所以不再到俱樂部去了。」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話？」

「我爸爸在抗戰時期是個職位很高的官員，後來逃難到此地經商，他長袖善舞，生意日有起色——」田培新頓了一頓，道：「後來，他決定把大部份的生意轉移到T島去。」

王小克揷口問道：「爲什麼？」

「因爲他在T島的關係好，許多當政大官，以前都是他的同僚，有的甚至是他的下屬，在這種情形下，做生意一定可以得到額外的方便大展鴻圖。

「這幾年來，我家的生意，百分之八十都遷到T島去了，留在本市的，只是其中百分之二十，而且是一些沒有什麼起色前途的生意。

「我爸爸喜歡燈紅酒綠的生活，所以一直留在本市，只是偶爾到T島巡視一下，他把生意交給我大伯處理。

「有一天，我爸爸在美人魚俱樂部中，喝多了幾杯酒，竟然大罵T島政府無能腐敗，而且還指名道姓，他酒醒之後，大爲後悔，因爲如果這些話傳到外邊，對他在T島的生意，有極大的影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想田培新之父的担憂並不是多餘的。

「事隔一個月後，我們以爲沒事了，不料却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說是得悉我父親在『美人魚俱樂部』的一番話，如果要他不宣揚出來的話，必須付他十萬元的『守口費』。

「我爸爸當然不肯給，對方竟然把他當時的話在電話中覆述一遍，於是，我爸爸慌了，終於答應給對方十萬元現鈔！

「事情過了一個月，那神秘男子的電話又來了，說是要再拿五十萬。

「我爸爸又驚又氣，心想這樣無窮無盡的勒索，要到幾時才完？但對方竟然在電話中播放我爸爸的錄音帶，還說如果不給錢，將會把錄音帶寄到T島給政府。

「如果錄音帶寄了給政府，我爸爸再有人事也保不了那些生意了，只好照給。

「可是，我爸爸十分奇怪，當時和他談話的，是一個三十餘年的好朋友，他矢口否認出賣我父親，而事實上，我父親也查明此事和他無關。

「那麼，到底是誰把當時的談話錄了音的呢？

「我爸爸從此不到『美人魚俱樂部』了，但我却常去，我要查明是在什麼情形之下被人偷偷錄音的。

「在那三四個月間，神秘男子又向我父親敲詐了近一百萬元，可是說什麼也不肯把錄音帶交回。

「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取回那卷錄音帶，可是，那神秘男子十分精明，每次收錢都只是叫我們寄到瑞士一間銀行去，由於只是一個密碼，而銀行方面絕不洩露存戶的姓名，因此，我們仍然不知道是誰在敲詐我們。

「就在俱樂部中，我認識了阿蘭。」

田培新說着望了古蘭一眼，接道：「由於我小心觀察俱樂部中的人和事，因此發現她似乎在從事偵查着一件秘密。

「經過深一層的瞭解後，我們終於互相坦白，而我也洞悉了箇中秘密，原來勒索者是羅全生！即令不是他，也是尤經理之流了。

「於是，我們決定合作，先偷一具石膏像出來作證據，將他以前勒索我父親的錢全挖回來，再威脅他將我父親那卷錄音帶交出！」

王小克點着頭——眞相終於大白了。

「我父親把這件事全權交給我處理，飛到歐洲渡假，他臨行之前，給了我一筆錢運用，這是我有錢付給你的原因。」

「啊！」王小克不由恍然，笑道：「難怪你由先匙夾萬變成大財主了，對啦，珊珊知道這一切嗎？」

「她怎會知道？」田培新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絕不能讓外人知道的！」

王小克感激地望了他一眼，由衷地道：「謝謝你對我的信任。」

「王先生，如果姓羅的既不肯付錢，又不肯交出錄音帶，只好勞煩你帮忙一下，去把那錄音帶偷來了。」田培新道。

「可是偷錄音帶要比偷石膏像難上百倍！」王小克道。

「我明白，」田培新嘆了一口氣，道：「姓羅的一定將它放在很隱秘的地方。」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忽然道：「你們可以把錄音帶印個副本嗎？」

古蘭和田培新呆了一呆，不約而同問道：「要來幹什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讓我拿去見羅全生。」

× ×

王小克踏進羅全生的書房，隨手把房門關上了。

「錄音帶呢？」羅全生急不及待地伸出手來。

「在這裏。」王小克說着把錄音帶一幌。

羅全生大喜，趨上前來，便欲搶那錄音帶，不料王小克退後一步，道：「且慢！」

「怎麼了？」

「先付錢！」王小克冷靜地道：「我在電話中已聲明過，我要現鈔！」

「喏，」羅全生指着枱上的一個大信封，道：「十五萬，就在這兒。」說着把錢捧了過來。

王小克接過大信封，揭開一看，裏面果然是一疊一疊的巨額鈔票，這才把錄音帶遞了給他，一面道：「羅先生，現在要好好把它收起來了，萬一再不見的話，我可不負責啦。」

「哈哈，還用得着你說！」羅全生極是興奮，道：「你可以走了。」

「再見。」王小克離開書房，左右望了一眼，見廳中無人，於是俯身從匙孔裏望進去，只見羅全生正取下掛在牆上的一幅油畫。

那油畫卸下後，露出了一個入牆夾萬。

羅全生轉動着字盤，把夾萬打開了。

當他把錄音帶放進夾萬中的時候，背脊上突然被一管硬物頂住了，跟着，王小克冷冷的聲音，在他的耳畔响了起來，說：「羅先生，這是裝了滅聲器的點三八口徑短槍，一共有六顆子彈！」

「你——」羅全生渾身一抖，僵住了，吶吶地問：「我不是給了錢嗎？」

「羅先生，三十萬太少啦，」王小克冷冷道：「我還要另一件物事。」

「什……什麼物事？」

「田培新父親的錄音帶，也即是你用來勒索他的那卷錄音帶。」

眞人眞事

顧汝章打贏俄國大力士

海鷗

武林中人一致推崇顧汝章，並非因爲他多次表演鐵沙掌打靑磚，而是因爲他用鐵沙掌的手法打死一頭駿馬，跟着跟俄羅斯的拳師簽生死狀，再打一場，先打人，後打馬，俱獲全勝，能夠替中國人爭一口氣。這件事情遠在五十年前了，那時廣州的西瓜園前面有一塊空地，經常有人在該處表演馬戲，向來演馬戲的都是以俄國馬戲團最出色，就因爲俄國高加索地方盛產高頭大馬，份外引人入勝。

本來俄國馬戲團到廣州表演，只是把他們最出色的技藝表演出來，已經夠了，用不着過份誇耀，可是，那一次俄羅斯馬戲團的班主奧沙賓諾夫在西瓜園附近張貼告示發出聲明，如果中國人能夠給他的千磅駿馬踢三腳而不死者可獲銀圓一千枚。

當時一枚銀圓就是一元，一千元的白銀，相當有份量，他張貼告示，料想沒有人貪圖這一千元就肯給馬用後腳踢的，因爲馬跟人不同，一匹馬重達千磅過外，一個人只是百磅多些，故此馬踢出來的力度，十倍於人，實在不容易招架，何況馬戲班裏面的駿馬當然是受過訓練，踢得特別準，可能給牠一腳踢死，故此沒有人敢應戰。當時顧汝章悄然走近那張告示底下，把它撕爛，昂然直入馬戲班，跟奧沙賓諾夫這個班主交談，他自稱可以接受這種挑戰，讓那匹駿馬在腿臀之間分別踢三腳，但卻需要在每一次被踢之後休息一會，然後讓牠踢第二腳，每次休息的時間決不會超過半小時，不過，他如果沒有給馬兒踢死，便要那匹馬給他回敬一掌，至於一千元的獎金，卻拒而不受。

奧沙賓諾夫心裏暗想，區區一個中國人，如何能夠承受得起駿馬連踢三腳呢？再者，馬兒踢完他，不過捱一掌，當然可以捱得起，故此欣然點頭。

雙方協議之後，人和馬都簽了生死狀，然後比武，向來沒有一個拳師跟馬兒比武的，故此這一次公開比武兼表演，吸引了無數觀衆，人山人海。

場內前排坐了幾十個憲兵，作爲公證，到了比武開始，在座觀衆，一聲不响，全部把視綫投在顧汝章的身上，眼見顧汝章坐下四平大馬，把渾身氣力放在右脚，然後走近馬兒，向公證人那邊點了點頭。

奧沙賓諾夫看了，右手一揮，那匹馬受過他的訓練，知道他的意思，眼見右手一揮，即時起脚，右脚向後使勁一蹬，顧汝章登時給牠踢到退後三步。

即使如此，他完全沒有受傷，運氣休息，五分鐘之後，再度送給馬兒用後脚去踢，那一次改用左腿迎戰，馬兒果然再踢一下，但卻退後了六步，於是顧汝章運氣休息二十分鐘。

他左右兩脚都已經給馬兒踢過，當然是有些痛楚的，第三脚再踢在右脚上面，馬兒用全力向後一踢，打中顧汝章腿臀之間，使他整個向後倒退七八步然後仰面跌倒。事前雙方協定，如果顧汝章倒地之後躺下來，公證人趨前大聲疾呼，從一說到三，連說三聲，顧汝章仍然沒法坐起來，或者站起，便即判輸，可是，公證人剛剛說到二字，顧汝章就一個鯉魚打挺，直跳起來，登時全場觀衆掌聲雷動歡呼不已。

輪到顧汝章向那匹馬出擊了，眼見他休息四十分鐘之後，運氣調息，右手似乎給血氣所聚，粗壯了些，顧汝章走前幾步，用他的右掌向馬兒臀部猛拍一下，那匹馬突然慘叫一聲，登時倒斃。

有言在先，俄羅斯馬戲班的班主，奧沙賓諾夫，不能夠用別種手法對付他，只好黯然說了幾句讚揚他的話，就此了結。

奧沙賓諾夫本來是白俄的王裔，一向自命不凡，怎能夠下得這一口氣呢？雖然他當時沒有什麼動靜，卻在半個月後，暗中派人回到俄國把大力士兼拳師的一個彪形大漢「沙里夫」找來，由他主持，讓顧汝章跟沙里夫一決雌雄。

那是他細心調查過顧汝章鐵沙掌這種武功之後才發生的一種想法，他認爲顧汝章戴了拳師手套之後就失效，無法再用鐵沙掌逞强。

那一次顧汝章與沙里夫交手，地點是廣州市自來水廠對開空地所搭的擂台，雖然那個地方是西村，屬於郊區，但因此事乃屬創舉，萬人搶先圍觀，仍是很熱鬧。

到時俄國大力士先在觀衆之前舉鐵槓鈴，由於鐵鑄的槓鈴比較石担沉重得多，所有人看了都替顧汝章担心，事實上顧汝章的身體瘦而多筋，跟大力士站在一起，相形見拙，因此沒有人看好他。

不過，輪到顧汝章表演的時候，眼見他把一條粗如拇指的鐵枝繞在左臂，把它任意扚曲拉直，那又不同了，有一部份人對他的評價提高了許多，認爲他的指勁可以壓倒對方，不久之後，兩人都戴了拳術手套，分東西位站定，準備交手，公證人還宣佈此次比武是依照國際水際的，雙方戴手套，不准用踭出擊，而且不准起脚踢人，他們對顧汝章的看法忽又打了一個折扣，正是：衆議紛紜，各有各的看法。

到了他們正式交手，已經是入夜，擂台之上，華燈高照，眼見兩個拳師在公證人吹動銀鷄之後，緩步走前，碰頭就打。

顧汝章因爲體型不夠雄壯，應該俟機進襲，故此他下場即時採守勢，俄國大力士沙里夫則剛剛相反，節節搶攻，但卻不是拳拳打中顧汝章的，雖然他有一拳把顧汝章打到晃了一晃，顧汝章沒有倒下來，亦即勝負未分，很快顧汝章忽又站定脚步反攻，顯然他沒有受傷，觀衆掌聲雷動。

他們規定這兩個拳師每隔十五分鐘休息一次，雙方苦鬥了十三分鐘，快到休息的時間，俄羅斯大力士忽然有機會把顧汝章逼到繩圈的一角，喜出望外，他先行用右拳連續以短拳姿勢出擊，看準機會，左鈎拳閃電般出擊，顧汝章雖然微向後閃，但仍給他的拳套擦傷鼻孔，流出少許鼻血來，就在此時，顧汝章的右掌由下邊斜斜的打上去，一掌就把沙里夫打到整個飛起來，很沉重的跌下去，躺在繩圈之內，寂然不動。公證人立刻鳴笛，制止兩人相鬥，在醫生急救之下，沙里夫復甦，但已無力再戰，於是公證人判顧汝章獲勝，不過，這一戰仍然引起爭執，因爲，顧汝章並非以拳打倒對方，而是用掌打，似乎違背拳鬥的規定，故此沙里夫不肯認輸，顧汝章認爲他已打輸，不肯再鬥。

羅全生身子一震，遲疑着。王小克微一用力，沉聲道：「快！」

羅全生在手槍指嚇下，只得乖乖自夾萬中取出一卷錄音帶，王小克沉聲道：「放在錄音機中播給我聽聽！」

羅全生慢慢地轉過身來，把錄音帶放進機中，一按鈕掣，一個粗啞的聲音出現了：「他奶奶的熊，簡部長根本蠢得像一條豬，白院長又——」

王小克不待再聽下去，便道：「對啦，正是這一卷，幸虧你播放過給田培新聽，否則倒是眞僞難辨啦！」

說罷，他把錄音帶放入袋中，自腰間解下一條尼龍繩，將羅全生綁在椅上，又在他口中塞了一塊手帕，這才笑道：「羅先生，謝謝合作，我走啦！」

羅全生又氣又怒，瞪着一雙眼睛，恨恨地望定了王小克。

「對啦，差點有件事忘記告訴你，我給你的錄音帶只是『拷貝』，眞的還在我們手中，如果你想對付我的話，最好三思而後行，再見吧！」

× ×

田培新伸手按熄了錄音機，道：「對啦，就是這一卷，我認得我父親的聲音！」說着緊緊握住王小克的手，激動地說：「王先生，謝謝你，眞的謝謝你！」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現在，我們該計劃一下怎樣應付羅全生了。」

「對，他一定不會干休的，」田培新又皺起了眉來，道：「這人心狠手辣，又有許多打手，我們——」

話說到這裏，大門忽然「砰」地一聲，被人撞了開來，兩個持槍大漢衝了進來，叫道：「別動！」

王小克，田培新和古蘭都料不到大門如此不堪一撞，要逃避已來不及了，只得乖乖舉起手來。

兩個大漢緩緩向他們走近，手緊緊扣住了槍掣，這時，面含笑容的羅全生踏了進屋，道：「好得很啊，你們全在！」

王小克暗嘆了一口氣，想不到羅全生如此神通廣大，竟然被他追了來。

羅全生瞥了枱上的錄音機一眼，踏上前去，「拍」地一聲把錄音帶按跳起來，道：「另一卷呢？乖乖獻出來，我便饒你三人性命。」

古蘭緊咬着唇不出聲。

「阿蘭，爲什麼你要和我作對？」羅全生走到古蘭面前，沉聲道：「快把那卷錄音帶給我！」

古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在抽屜中！」

她此言一出，王小克和田培新都大感意外，料不到她這樣快便屈服。

羅全生打開枱子的抽屜，取出一卷卡式錄音帶來揚了揚，笑道：「算你們知機！」

他把錄音帶放入袋中，道：「現在饒了你們的命，但，如果你們向外洩露我的秘密，在我的王國崩潰之前，你們都要先我而去，知道嗎？」

說着，他向兩個手下打了個眼色，轉身向外走去。

古蘭忽然抓起枱上一個花瓶，向羅全生擲了過去，一面叫道：「我還有毀滅你的辦法，你瞧住了！」

花瓶向羅全生疾飛過去，其中一個手下大吃一驚，手一揚，槍咀向古蘭指去，叫道：「別動！」

古蘭那裏理會，又抓起一個烟灰盅，向大漢飛擲過去。

大漢叫了一聲，手一抬便欲向古蘭發射，羅全生避過花瓶，一眼瞥見當時情形不由大驚失色向大漢撲去，一面叫道：「別傷害她！」

可是，大漢神經緊張，已然扳動了槍掣。

「砰」地一聲，王小克心一緊，定眼望去，只見羅全生雙手掩胸，慢慢地彎下身來，臉上露着痛苦的神色那大漢的槍咀在冒烟，他驚駭無已，站在當地呆若木鷄。

王小克不及細想，倏地欺身上前，奪下大漢手中的槍，另一個大漢見老板中槍，也嚇得呆了，只覺眼前一花，手中短槍已被人奪去。

王小克奪了兩把短槍在手，退到一旁，戒備着。

「我……我不是想射波士的……」大漢面如死灰，聲音微顫：「是……是波士擋住了我，不……不關我的事……」

古蘭緩緩地走上前蹲下地，輕聲低泣着。

「快叫救傷車！」王小克一面蹲下地察看羅全生的傷勢，一面向兩個大漢呼喝。

那兩個大漢這才如夢初醒，一齊向電話几奔去。

田培新也蹲下地來，自羅全生袋中取出那兩卷錄音帶。

「他……他會死嗎？」古蘭仰首問，美眸中噙着淚珠。

「我不知道。」王小克答，心頭又升起了一個疑團。

× ×

王小克，田培新和古蘭離開醫院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古蘭伸手拭着淚，田培新扶住她，柔聲安慰着：「阿蘭，算了吧，別哭了，等一下我們還要到警局去接受問話哩。」

古蘭抬起頭來，向王小克道：「我們……我們該怎樣告訴警方？」

「照實說好了，是他的手下把他誤殺的，我們一點嫌疑都沒有。」

古蘭輕吁了一口氣，把淚珠抹掉了。

「古小姐，如果他對你這樣重要，爲什麼你要毀了他？」王小克問。

「我想你不會瞭解，」古蘭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遺棄過你？」王小克試探問。

「是的，很久以前了，」古蘭向夜空望去，聲音很低：「他遺棄了我母親和我——他是我的父親。」

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向前望去，只見周探長正向他們這邊走來……。

（全文完）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

人頭電腦

上官庸 著

美國科學家發明移殖電腦在人腦之中，手術進行順利，然而，「人頭電腦」中竟莫名其妙地存有國防部最高機密情報，正欲把它毀滅時，卻被人神秘偷走，引起一連串驚險緊張的鬥智鬥力。

小鬼子自問聰明機智，在本故事中，卻險險着了一個和尚的道兒，究竟其中情形如何，請留意本故事刊出日期！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獵人（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青雷以正義和機智，終把江湖上兩名最兇殘的殺手收服下來，而爲虎作倀的小玉也在身遭殺傷之際，終於信了武青雷的說話，把隱身幕後，幹出了這多傷天害理的主持人說了出來，出人意外，那心狠手辣的老爺子竟是善名素著的龔老太爺。武青雷在龔府後園踰牆而入，秘密與龔玉雙會合，要求她帮助他找出那幕後的兇手，龔玉雙毫不猶疑地答應後，武青雷便叫龔玉雙帶他到後堂圍屏後偷窺前堂壽堂飲宴情形，正當此際，突有黑衣人持短刀，躡足潛向武青雷背後，距離已近，他只要再跨一步——

縱虎鬥豺狼　獵人享漁利

黑衣人這一步跨得非常大，這是攻擊行動中的最後一步，可惜的是，他這一步永遠也沒有着地的機會，他的身體起了一陣劇烈的抽搐，然後腹部突出，頭頸後仰，一個扭曲，面部朝下地仆倒在地，一接觸地面之後，他的肢體就沒有再動彈過。

當這個黑衣人仆倒的那一瞬間，武青雷發覺了，龔玉雙也似有所覺，但是武青雷却很快地推了她一下：「玉雙！快去呀！」

龔玉雙就立刻離開了他，她因爲沒有機會回頭去看，當然也就不知道有人死在他們的背後；武青雷所以要如此作，是不願意龔玉雙過早吃驚。

武青雷回頭輕瞥一眼，他根本不想知道這個襲擊他的人是什麼長相，他只關心這個人是怎麼死的；利刀穿心，是樊期海的刀。武青雷很感滿意，他不怕與心性兇殘的人爲伍，却怕與不守信的人結伴。

他不但滿意，也非常放心，有樊期海和徐鵬舉這兩個好手在暗中爲他「護拖」，卽使他面對兇殘的虎羣，他也不會怕了。

現在是一個空檔，武青雷利用這段有限的時間將那黑衣人的屍體拖到陰暗處，在行動未展開前，這具屍體可能會帶來一陣騷動；那足以破壞任何週密的計劃。

然後，他又換了一個位置，這個位置既可以隱蔽自己，又可以觀察壽堂上的一切任何行動。現在，他在等；等一個單獨接近龔鳳鳴的機會。

當他將心情放平靜時，突然想起自己幾乎忽略了一件大事；身子一掠，立卽撲入了幽暗的花園。

他隱入一排矮樹中，那裏立刻响起了一陣蟋蟀聲。

立刻，又有一個黑影撲入武青雷隱身處。

「徐兄！要麻煩你一件事。」

「請吩咐。」

「龔老太爺住在別院，那兒有十來根樁子，麻煩你將樁子一一拔掉，盡量留下活口。如有必要，請跟樊武師一起去。」

「用不着，我一個人足够。」

當武青雷和徐鵬舉在花園樹叢間低聲交談聲之際，壽堂上正中那一桌，白雲天和龔鳳鳴也是喁喁細語。

「龔老太爺！」白雲天輕輕地問：「你能不能够回到你的書房去一趟？」

「現在？」龔老太爺低着頭，同席的人還不至於看到他那驚疑的目光。

「嗯！」白雲天不着痕跡地點點頭，然後舉杯淺啜一口，作爲掩飾。

龔老太爺道：「一定要現在嗎？」

「是的，情況非常緊急。」

「白大爺！席上都是貴客，我怎麼能中途退席，這太失禮了吧？」

「龔老太爺！你可以藉故到內堂向姻親內眷敬酒，這也是應該的事。」

龔鳳鳴沒有作答，也沒有動，他似乎在思索什麼。

白雲天又輕聲催促：「龔老太爺！你應該相信我，情況的確相當緊急。」

「白大爺！你能提一提，是關於那一方面的事嗎？」

白雲天道：「事關老太爺的生命、財產、一生清譽。」

龔鳳鳴倏地站了起來，由於這動作太突然，舉座皆驚，一個個都以驚疑的目光望向他。

「爹！」龔士豪首先發問：「您……您怎麼啦？」

「哦！我應該到內堂去向諸姻親內眷敬杯酒，士豪！你替我陪着嘉賓，我去去就來。各位！失陪！失陪！」龔鳳鳴抱拳向各人行了一個羅圈揖。

白雲天也相繼而起：「龔老太爺！我陪你去一趟。」

「那怎麼好意思……」龔鳳鳴故意做作謙讓一番。

「我也應該向龔府賓眷敬一杯酒呀！老太爺！請！請！」

白雲天也抱拳向座上賓客打了招呼，然後才陪着龔鳳鳴走出了大廳。

座上客人立刻開了腔：「白大爺一向自視甚高，唯獨對這位龔老太爺必恭必敬……」

「老兄！」另一個人揷上了嘴：「你知道是爲什麼嗎？鄉團所用的洋槍，團練的補貼，十有八九都是龔老太爺出的錢，龔老太爺是鄉團的財神爺喲！」

蔡雨春說話了：「各位，龔老太爺對地方上的貢獻，白大爺對地方上的貢獻，那是有目共睹。現在，咱們大夥兒爲他們乾一杯，希望他們多福多壽，多爲地方上做點善事……來！乾杯！」

蔡師爺的話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因此，每一個人都喝乾了杯中的酒。

武青雷和徐鵬舉低聲交談了一番之後，他又以同樣的聯絡方法找到了樊期海。一開口他就說：「樊武師！多謝你方才拔刀相助。」

「這是什麼話？我樊期海只是按照原來的約定去作，你可以打聽一下，在道上我是個絕對守信的人。」

「我也是個守信的人。」

樊期海道：「我相信，不然我不會與你採取一致行動。」

「剛才那個黑衣人……」

「在花園中，與他穿同樣衣服的人有四個，看身手，好像都不錯。」

「另外三個，是否已經發現他們的同伴有一個已經躺下了？」

「大概還不知道，我仔細觀察過，他們之間好像沒有聯繫，都是採取單獨行動。」

「有一點却是共同的。」

「我知道。」樊期海說出了答案：「他們都奉到了隨時狙殺你的命令。」

「我不希望在獵虎的時候受到其它獸類的攻擊。」

樊期海道：「那很簡單，只要你在花園中緩步走一圈，另外三個都會被我解決。」

「樊武師！你是否能够爲我逮一個活的。」

「辦不到。」樊期海回答得斬釘截鐵。

「爲什麼呢？」

「因爲他們的攻擊行動太快，而且出現得非常突然，要想逮活的，那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在這重要關頭，我相信你也不願冒險。」

「好吧！看來我們只有出此下策了。」

「這怎麼是下策？」

「是下策。在一個獵人的心目中！活的獵物永遠比死的值錢。」

「但是，獵取活的獵物遠比獵取死的要付更多的代價。」

「樊武師！你也會成爲一個好獵人。」

商談結果，武青雷開始在花園中走動，一切均如樊期海所料，先後有三個黑衣人在武青雷背後偷襲，但他們也都一個個死在樊期海的刀下。

這種大肆殺戮的作法，違反了武青雷的原則。但他沒有別的辦法，爲了獵獲那頭在暗中傷人的老虎，使地方上永遠太平，不得不如此，何況那幾個黑衣人本身也有該死的理由。

現在，武青雷又回到他擬訂好的行動步驟上，但他突然發現龔鳳鳴和白雲天都已經不知去向。

× × ×

書房很靜。龔鳳鳴和白雲天也很沉靜，似乎彼此都在等待對方先開口。

忍不住的還是白雲天：「龔老太爺！今天是你的六十壽誕之期，在這大喜的日子裏跟你談起這件事，實在太煞風景了。」

「聽口氣，好像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的確非常嚴重！」

「雲天！」兩人相處時，他們的稱呼竟是如此親密。「我自問沒作虧心事。而且，你待我如何，我心頭有數，所以……唉！你乾脆敞明了說吧！」

「這兩年來，丁浩川常來府上走動走動，是不是？」

「不錯。難道……？」

「他常常來，是爲了什麼？」

「都是爲了籌募鄉團費用的事，你難道不知道？」

「沒有私事嗎？」

龔鳳鳴先是一楞，接着，苦澀地笑了：「我知道瞞不過你的，唉！的確是另有私事。」

「那一方面的私事？」

「雲天！你用這種態度問話，使我感到難堪，我好像變成了跪在公堂上的犯人。」

「老太爺！」白雲天扳着臉說：「如果你此刻不據實回答，明天你就會眞的成爲公堂上的犯人。」

「雲天！有那麼嚴重嗎？」

「嚴重得超過你的想像。」

龔鳳鳴吁了一口長氣，頭上開始冒汗。

「老太爺！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是那一方面的私事？」

「雲天！你也明白，自從早年喪偶之後，我一直沒有續絃，到了晚年，實在寂寞難挨。再想續絃，已經是兒孫滿堂，更不可能了。去花天酒地吧！想我這種年齡和身份，那會被別人笑掉大牙，而且也會使子孫難堪，有一次我和丁浩川談起，他給我出了個主意。」

白雲天道：「丁浩川想法子給你介紹一個年輕女人，在縣城裏租了房子，暗中來往。」

「是的。我也知道這樣作不大好，但是我不比你，還不能作到清心寡慾的地步，先是抱着看看的心理，想不到那個女人非常美，一見之下，使我無法自持。就照着丁浩川的主意辦

了。」

「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樊小玉。」

「你跟樊小玉來往了多久?」

龔鳳鳴很仔細地想了一想，才回答：「兩年多了。」

「老太爺!說句話請你不要見氣，紅顏白髮，想必也談不到感情，你給了她多少錢?」

「每個月十兩金子，而且還在城南跟她買了宅子。這幾個月來，小玉一直逼着我把她接回莊子來，這件事一直使我很傷透腦筋。」

白雲天道：「老太爺!小玉的父親是誰，你認識嗎?」

「不認識!」

「眞不認識?」

「雲天!」龔鳳鳴兩道花白的眉毛不禁皺了起來。「你怎麼會不相信我呢?我在你面前何嘗說過假話?」

「龔老太爺!這幾年您對鄉團貢獻很大，往公說，你是重視地方上的自衞武力，往私說，你是給我白雲天的面子，我的確是衷心感激。今兒個我純粹是爲了挽救你的名譽和性命，您千萬要對我說實話。」

「雲天!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好!我給您提一提吧!小玉的父親名叫樊期海，是華北地界上很有名的武師，老太爺有印象嗎?」

龔鳳鳴很認眞地想，然後搖搖頭：「記不得了，這個名字好像很熟……」

「老太爺，那我就再提一提，他曾經在這兒給您作過護院武師。」

「對!我想起來了，那好像有許多年了吧?在莊子裏待了不到半個月就被士豪辭退了，因爲他的性情太過暴躁。他原來就是小玉的父親呀!」

「是的。」

「這眞是太巧了。」

「老太爺!讓我再提另外一件事，去年，趙家被刦，滿門被殺，你聽說了嗎?」

「知道哇!」

「知道是誰幹的嗎?」

「誰都知道是吳一霸幹的。」

「可是，那晚刦財滅門的血案在進行時，樊期海也參加了。」

「哦?」龔鳳鳴顯然吃了一驚。

白雲天道：「地方上有個傳說，說江洋大盜吳一霸背後有個大戶在支持他，老太爺大概也聽說了。」

「當然聽說了。但是我不信。」

「爲何不信?」

「想想看，方上地的大戶有幾個，數都數得出來。有家有業的，犯得着跟吳一霸那種亡命徒來往嗎?」

「老太爺!但是這種傳說却是事實。」

「雲天!你有憑據?」

「當然有。吳一霸在白溝鎭落網，送到縣裏來，剛到我手就被一個厲害的殺手幹掉，你知道爲什麼嗎?目的在殺人滅口。」

龔鳳鳴詫異地道：「哦?這件事我怎麼沒聽說呢?」

「老太爺應該知道這件事才對。」

「我眞不知道!」

「好!就算你不知道吧!那麼，是誰殺了吳一霸，你總該知道。」

「雲天!我怎麼會知道呢?」龔鳳鳴額頭上的汗珠愈來愈大，愈來愈急。「眞好像我就是傳說中那個大戶。」

「殺吳一霸的人是徐鵬舉。」

「徐鵬舉?就是寫得一手好字的徐鵬舉。」

白雲天道：「不錯。壽堂上還掛着一副他寫的壽聯哩!」

「哦!眞想不到，聽士豪說，他還是個世家子弟。」

「是一個沒落了的世家子弟，他還奉到了命令在今晚天黑之前殺掉我，可惜他一直沒有機會下手。」

「他奉誰的命令去殺你?」

「老爺子。」

「老爺子是誰?」

「就是在背後主持燒殺刦掠的大戶。」

「是誰?」

「老太爺!你靜靜地聽我說下去。徐鵬舉奉命殺這個，殺那個，但是樊期海却又奉命殺他，目的在滅口。吳一霸被殺，丁三爺被殺，以及殺徐鵬舉，都是爲了滅口。當然，樊期海遲早也要被殺。」

龔鳳鳴打了一個冷噤，沒有接口。

「老太爺!現在要說到小玉身上了，所有殺人的命令都是小玉轉達的。」

「小玉?眞的嗎?」

「老太爺很吃驚?」

「雲天!你說我怎能不吃驚?一個文文靜靜，年輕輕的姑娘，跟一帮殺人魔王有來往，我怎能不吃驚?」

「老太爺!照說你不應該吃驚。」

「雲天!你好像話中有話。」

白雲天先吁了一口長氣，才緩慢地開口：「老太爺!這些殺人魔王都是受命行事，他們爲錢殺人，既不知道下令者爲什麼而殺人，也不知道被殺者爲何被殺。當然他們也不知道那位老爺子是誰。但是，樊小玉却知道那個眞正的殺人魔王是誰，因爲她和那位老爺子有親密的關係。」

「哦!」龔鳳鳴驚得從座位上跳了下來。

「老太爺!你不應該這樣吃驚，」白雲天扶着龔鳳鳴，使他重新坐好。「至少你應該信得過我，如果我要逮你，或者殺你，却不會等到現在。」

「可是，雲天!你剛才已經說得太明白了，那個躲在背後的殺人魔王就是我。這句話從你的口中說出來，怎不會令我吃驚呢?」

「龔老太爺!本來我是不信的。」

「現在你信了嗎?」

白雲天道：「一切的證據都指向你，我不能不信，而且，樊小玉親口指證你就是在背後主使一切的那位老爺子，她的話應該是最有力的指證呀!」

龔鳳鳴像是突然癱瘓掉了，他的四肢無力，眼光無神，半晌，他才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小玉呀!我待妳不薄，妳爲什麼要咬我一口呢?」

白雲天安慰他道：「老太爺!你能不能鎭定下來?」

「雲天!你教我如何能鎭定?」

「老太爺!你必須鎭定，爲士豪，爲士方，爲你的子子孫孫，你活了六十歲，也不算短命，他們將來還要作人呀!」

龔鳳鳴突地打了一個冷噤，情緒也逐漸穩定下來。他輕緩地問：「雲天!你需要我怎麼辦?」

「相信我。」

「我當然相信你。」

白雲天道：「老太爺!這件事情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還好辦，可是，白溝鎭的武青雷也知道。」

「武青雷?他跟我孫女兒玉雙很熟，他應該相信我不可能作那種事，以我的家財來說，我根本沒有必要作那種喪天害理的事。」

「老太爺!目前的情勢對你是太不利，武青雷絕不會相信您的辯解，而且這裏面還夾雜

一些私人恩怨，只要武青雷一露面，你的名譽，你的家聲，你子子孫孫的前途都毀掉了。」

「雲天!我跟武青雷沒有任何恩怨呀!」

「趙家莊少莊主有一個未過門的媳婦，名叫錢瑞芝，她是武青雷一個遠房表妹，這一年來，他一直在查那件刦財滅門血案，而且，還是用錢瑞芝作餌，才將吳一霸捕獲的，您想想，他化了多少心血，事到臨頭，他會輕易放過你嗎?」

「雲天!我實在是寃枉呀!」

「老太爺!這一抖露，你和小玉之間的事就瞞不住人啦!光是這件事，就足够使你的子孫顏面無光啦!」

龔鳳鳴又楞住了。

白雲天緊接着說：「老太爺!我根本不想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眞是假，也不逼着你吐露實情，我是來救你的，誠心誠意來救你的。」

「雲天!只要你能救我，不要使我的兒孫面上無光，我一定感激不盡。」

「老太爺!不要說感激的話，我只求你相信我。」

「雲天!我當然相信你，我不相信你，去相信誰呢?你說!」

「老太爺!只要你相信我，就好辦，我有一條絕妙好計，可以使你置身事外，甚至連小玉的事都不會抖露出來。但是你一定要與我合作。」

「什麼妙計，你快說!」

「老太爺!你不用問，只管照我的話去作就好了。」

「好吧!你要我怎麼作?」龔鳳鳴此刻巳經六神無主，只有聽任擺佈了。

「拿出紙筆來。」

龔鳳鳴立刻拿出了紙筆，雖然他的手一直抖個不住，他還是很快地磨好了墨。

「老太爺!我唸一句，你寫一句……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因一時妄生貪念，致墮入萬刦不復之境……」

龔鳳鳴照本宣科，把這四句都寫了下來。

白雲天看了一眼，又繼續唸道：「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旦東窗事發，勢將貽子孫蒙羞……」

龔鳳鳴又照樣寫了。

「乃自了殘生，以贖罪孽……」

龔鳳鳴停筆不寫了，以迷惑的眼光望着白雲天。

白雲天立刻催促：「老太爺!怎麼了，你快寫呀!」

「爲什麼要我這樣寫呢?」

「待會兒我再告訴你原因。」

龔鳳鳴稍作猶豫，還是照樣寫了。

白雲天又繼續唸道：「盼仁人君子，本隱惡揚善之德，勿予宣揚，使子孫得以爲人，不勝銘感之至。」

龔鳳鳴一口氣將最後幾句寫完。

白雲天道：「老太爺!請再加上一行——龔鳳鳴絕筆。」

「雲天?」龔鳳鳴大驚失色。「你要我自戕?死不足惜，死不足畏，但是這樣作，就等於是自承犯了過錯，那怎麼行?」

「老太爺!你又不相信我了?」

「不是不相信，而是……。」

「老太爺!快寫吧!寫完之後我就會告訴你寫這張東西有什麼妙用，從此以後包管你過得平平靜靜的，如果你願意繼續與小玉來往，還是照樣可以來往。」

「不行，雲天!」龔鳳鳴的態度非常堅持。「你一定要先對我解釋清楚，不然我絕不寫，不但不寫，我還要把這張紙撕掉……」

白雲天飛快伸手將龔鳳鳴的左手抓住，厲聲說：「老太爺!如果你不照我的話寫，我可能會作出我不願作的事……快寫。」

「雲天!」龔鳳鳴巳經老淚縱橫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呢?爲什麼啊?」

「爲你，也爲我。」

「我不明白。」

「待一會兒你就會明白。」

「雲天!我不能寫，我不能寫……」

白雲天是左手抓住龔鳳鳴的左手，現在只見他右手一揚，手裏巳多了一把鋒利的七首。

「雲天!你要殺我!」

白雲天冷冷地道：「老太爺!我是來救你的，但是你不相信我，只有逼我用這種最不得巳的辦法。」

「雲天!你是來救我的?」龔鳳鳴以疑惑的眼光看着白雲天。「我不相信。如果你是來救我的，爲什麼要逼我寫這種東西?爲什麼要拔出刀子來逼迫我。」

「老太爺!不是逼迫而是眞正要殺你。」

「你爲什麼要殺我?爲什麼?」

「爲了要保全你的淸白，爲了保全你子孫的顏面，你一死百了，武青雷將無從追究，任何人也無法追究，你也許不諒解我的作法，但是我問心無愧。」

「我死了就能使我的子孫不蒙羞嗎?」

「我絕對保證。」

「如果我照你的意思寫下去呢?」

「一切都可保全，而且你還不必死。」

「好!雲天!我對你，對鄉團，對地方上的人，自問不薄，我從來也沒有虧欠過任何人，我相信老天爺絕不會讓我落到如此悽慘的下場……好!我相信你，我寫!我寫……」

他提起筆，飛快地在那張紙的末端寫上了「龔鳳鳴絕筆」幾個字，然後，他投筆，伏案，雙肩抽搐，很傷心地哭了。

白雲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徐緩地吐了出來。

然後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的頭低垂着，眼睛閉得緊緊的，似在聆聽周遭的動靜。過了許久，他才輕輕地移動，來到龔鳳鳴的身後。

他再度深深吸了一口氣，舉起了右手中的七首，刺向龔鳳鳴的頸項。

就在這一瞬間，房門打開，武青雷在這時出現了。

白雲天的驚異之狀簡直難以形容，但他很快地恢復了鎭定，輕輕地說：「武老弟!你來得正好。」

「正好嗎?」武青雷的神色很冷凝，語氣却有些怪。「嗯!的確是不太晚。」

「你瞧吧!」白雲天往桌上一指。

龔鳳鳴也聞聲抬起了頭，他這個時候巳經陷入精神昏亂之中，眼前發生了什麼事，他根本懵然無知。

武青雷只不過瞥了一眼，然後冷冷問道：「白大爺!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爲什麼想要殺害龔老太爺?」

白雲天握刀的右手垂了下來，有氣無力地說：「我有不得巳的苦衷。」

「什麼苦衷?」

「鄉團的力量幾乎全是龔老太爺一個人培植起來的，如果讓別人知道內情，保衞地方的武力得之於盜賊魔徒的捐助，我實在受不了外界的譴責!」

「就是這點苦衷?」

「還有，我想保全龔家子孫的顏面。」

「立意很善，不過，我有却有些不明白，你怎麼知道這位隱藏在背後主使那些兇徒殺人，越貨的老爺子是龔老太爺呢?」

白雲天道：「首先，我查出了他和樊小玉

的關係，也查出了樊小玉的父親曾經在這裏作過護院武師，而且，趙氏那件滅門血案，樊期海曾經參與。」

「就憑這些?」

「難道還不够?」

「白大爺!證據好像太薄弱了吧?」

「那麼，他親筆寫的這張絕命書該可以證明吧?」

「那是你逼他寫的。也可以說，是他受了你騙。」

「你說什麼?」

「白大爺!院子裏有不少護衛，我怎麼可以來去自如呢?在我一露面的時候你就應該明白，我在這書房外面已經待了很久啦!」

「武老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白大爺!佈局的確很高明，一切跡象，證據，都指向龔老太爺，當所有的目標集中在他身上時，他已被害，這張絕命書足以說明一切。死者已矣!誰還會去追究?眞正的元兇却消遙法外，實在太妙，太狠，太毒，唯一可惜的是，有一個高明的獵人在追踪，他辨得出老虎身上所發出的氣息，他是不會上當的。永遠，永遠都不會上當。白大爺!這一點好像太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啦!」

白雲天道:「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武青雷的臉色逐漸緩和了，他不再像是一個剽悍的獵人，而像是一個溫和的使者，那種神情彷彿是要和白雲天商談什麼。他抬抬手，很客氣地說:「白大爺請坐，有許多事情需要長談才會有結果。」

白雲天顯然對這個年輕的後輩非常順從，竟然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而且還將腦袋後仰，閉上了眼睛，似乎要利用這短暫的時間鬆弛一下過於緊張的情緒。

而武青雷溫和的態度却突然消失，他很快地改變了位置，橫身在龔鳳鳴與白雲天之間，他的用意很明顯，不讓白雲天再有機會傷害龔鳳鳴。

白雲天似乎絲毫沒有覺察，他還是以那種鬆散的姿態靠在椅背上，眼睛也沒有睜開。

「白大爺!」武青雷緩緩地開了口。「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你怎麼知道徐鵬舉奉到老爺子的命令要在日落之前狙殺你?」

「武老弟!」白雲天身子坐直了，眼睛睜開了。「我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既不是聾子，也不是瞎子，而且，在新城縣裏，我也佈滿了眼綫……」

「白大爺!請回答我的問題:這件事是誰告訴你的?」

「是我打聽出來的。」

「白大爺!你的回答太統籠，樊小玉一向負責傳達老爺子的命令，但是這件事她都不知道，因爲那位老爺子並沒有透過小玉傳達這個命令。嚴格地說，除了那位老爺子和徐鵬舉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件事。」

白雲天沒有說什麼，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就像沉浮在水流中的人，等待着另一個波浪的衝擊。

「白大爺!」武青雷的第二次攻擊果然來了。「再請教你另一個問題:樊小玉指證那位龔老爺子是龔老太爺，你怎麼知道?」

「我爲什麼不知道?」白雲天吼了起來，「我是鄉團的總練，我有太多的耳目，樊小玉跟龔鳳鳴的關係還瞞得住我嗎?」

武青雷道:「你最多只知道龔老太爺跟樊小玉的私情，就憑這個去指證龔老太爺是坐鎭幕後唆教殺人，越貨的那位老爺子，這未免太武斷了吧?」

「小玉的身份既然明朗化，龔鳳鳴的身份還用說嗎?」

「那倒不見得，據我看，龔老太爺只是被人扣上了一頂帽子，爲他扣這頂帽子的人，才眞正是那位神秘的老爺子。」

「你說那人是誰?」白雲天霍地站了起來，目光投射出一股炙人的兇焰。「你說，那人是誰?」

「白大爺!那位老爺子就是你。」

白雲天應該暴跳如雷，應該相當吃驚，都沒有，他反而靜靜地坐了下去，喃喃地說:「是我!那位神秘的老爺子是我?」

「不錯。」武青雷不厭其煩地重覆了一次。「是你，一個身負地方治安，被地方上所推崇的人，也同樣是一個被地方人士唾罵的殺人魔王。」

白雲天顯得出奇的鎭定，他平靜地說:「武老弟!這話由你嘴裏說出來，倒是很有點份量，你能舉證嗎?」

武青雷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第二個問題，你是怎麼知道樊小玉也指證那位老爺子就是龔鳳鳴?」

「就算是我猜想的好了。」

「不!是你親自聽到小玉這麼說的……白大爺!你的計策實在用得太妙，你擲刀殺傷了小玉，而不讓她死，使她對龔老太爺產生憤恨，而說出老爺子的名字。但是，你不小心露出了破綻，當時你並不在場，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呢?」

白雲天的語氣更加平靜了:「武老弟!往下說。」

「其實，你又何必我說呢?」

「往下說。」

「因爲當時你在屋外，一直等到樊小玉說出龔老太爺的名字之後，你再離去，然後會合縣長，蔡師爺等人趕來這兒拜壽。」

「這都是你的推斷?」

「白大爺!不瞞你說，自從上次跟您切磋武藝落敗之後，我已經痛下了一年的工夫，再不像以前那樣差勁兒。雖然在屋外你移動的步子非常輕微，還是沒有逃過我的耳朵。」

「你怎能肯定是我?」

「白大爺!您的獨門功夫是拳掌，施展拳掌功力時步伐非常重要，不瞞你說，這一年來，我已經研究過你的脚步……」

「武老弟!你愈說愈玄了，如果我眞是那位老爺子，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你是有意讓我活着的。」

「讓你活着來揭我的底兒?」

「這是你先前沒有想到的事，你讓我活着去追踪那頭只披着一身虎皮的老虎。不過，凡事有利也有弊，你的運氣不好。」

白雲天道:「武老弟!不要在我面前說，到前面去，在縣長面前說，在衆人面前說，看看有誰會信?」

「只要有一個人相信就行了。」

「誰?」

「我。」

白雲天道:「哼!武老弟!如果你用這種方法來報復當年的一掌之辱，那你就錯了。」

「白大爺!你最好不要來這一套，我若是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沒有萬全的準備，絕不會輕舉妄動。」

「哦?」白雲天閃過了一絲驚色。

「白大爺!讓我們從頭說起……」

「好吧!我靜靜地聽。」

「你一直想籌組鄉團，人力，槍械，都需要一大筆財源，你開始到一些財主家裏去游說，有的人是分文不出，有的人則說地方平靜，根本就不需要組織什麼鄉團，到最後，只有龔老太爺一個人答應支持你。」

龔鳳鳴這時似乎已從迷亂中復甦過來，情

不自禁地挿上了嘴:「我當時認爲白大爺的作法很對，地方上看起來平靜，其實……」

「龔老太爺!」武青雷打斷了他的話，「你最好靜靜地坐在一旁在那兒聽，你會發現，當初你答應支持白大爺，却險些爲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哦?」龔鳳鳴很聽話地不再發言。

「白大爺!」武青雷繼續說下去。「你籌組鄉團的目的不是爲了保護地方，而是爲了滿足你的權力慾望，你第一次游說鄉紳富豪的計劃是失敗了，只有龔老太爺一個人的支持，對籌組一個龐大的鄉團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於是你開始第二步，那就是縱容吳一霸四處去作案……」

「天啦!」白雲天嚷了起來。「我爲什麼要這樣作?」

「你以行動讓那些反對者了解，籌組鄉團確有必要。」

「你是在自作聰明!」

「白大爺!請你靜靜地往下聽……一段時間之後，你的方法生了效，許多先前反對的，不願出錢的，都改變了主意，但是趙莊還是堅持反對，趙大爺是個一錢如命的人，雖經你再三游說，他也不答應，最後一次你們鬧得很不愉快，他甚至指着你的鼻子說:白雲天!我絕不會拿錢培養你的私人武力。」

「武老弟!你這些話是在那兒聽來的?」

武青雷道:「趙家少莊主在遇害前，曾將這件事告訴了錢瑞芝姑娘，趙家少莊主一直在爲他老子的固執而担憂，最後，他的担憂竟然不幸成爲事實。」

「完全無稽!聽你的口氣，好像趙家滅門血案是我白雲天去作的?」

武青雷道:「不錯，本來就是你去作的，只是你本人沒有到現場，你不要以爲我是最近才開始懷疑你，早在一年前，我就開始留意你的行動了。」

「武老弟!我爲什麼要那樣作?你說，我爲什麼?」

「因爲趙大爺傷害了你的自尊，因爲趙大爺成了滿足你權力慾望的阻碍，而且你要別人從這件血案中獲取教訓，果然，所有鄉紳富豪都開始對籌組鄉團的事熱心起來。白大爺!你的設計非常高明，在沒有動手之前，你就將替罪羔羊找妥當了。」

「武老弟!你說完了嗎?」

武青雷道:「還沒有。如果你要反駁，請等一下。」

「好!我再繼續聽。」

武青雷道:「在沒有組織鄉團之前，新城縣只有丁三爺是你的死黨，也是你的心腹，你的計劃只有他知道，你也的確遵守了諾言，讓他當了鄉團的副總教練，但是，最後你還是將他幹掉了。」

「什麼?你說丁浩川是我殺的?」

「當然。」

「你有什麼憑據?」

「白大爺!不要用這種口氣問我，那天晚上，我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讓你去看丁三爺，說實在的，我當時也沒有想到，丁浩川是全案的關鍵人物。」

「胡扯!胡扯!你完全是憑空猜想。」

「白大爺!請你再往下聽。」

「好吧!我再聽聽你的憑空忖測。」

「白大爺!你還記得那晚在一盞香茶園，有人在茶壺裏放青竹絲害我的事嗎?」

「嗯!怎麼樣?」

「那只是一場虛驚。」

「我知道。憑你老弟的身手，一條毒蛇還能把你怎麼樣?」

「並不是我的身手如何了得，而是那個放青竹絲的人並無心要我的命，因爲他早就把毒蛇的牙齒拔掉了。」

「我不明白你現在再提這件事情又有什麼意義?」

「還有，」武青雷竟然沒有去接白雲天的話頭。「那幾個黑衣人也沒有傷害我的意思……由此可見，他們只是虛張聲勢，故作姿態。他們爲什麼要讓我活着呢?只是要我來當證人，要我來找這頭替罪羔羊……」

「武青雷!」白雲天的稱呼已經不客氣了。「你講了這麼多，都是憑空猜測，沒有一點眞憑實據，對不起!我懶得跟你再談下去。」

白雲天霍地站了起來，走向門口。武青雷竟然沒有攔阻他。

但是，當白雲天打開房門的那一瞬間，却有四個勁裝的漢子，併排地走了進來。

白雲天先是一驚，接着勃然大怒:「武青雷!你是什麼意思?」

武青雷道:「沒有任何意思，我是來跟你談道理的。」

「好吧!」白雲天退回來在一張靠椅上躺下，一副悠閑自得地神態。「你說吧!我會有耐性聽。」

「白大爺!你聽了不少，也該反駁了。」

「你允許我反駁?」

「當然。」

「你可以知道白彪是我的什麼人?」

「是你的侄兒。」

「那就對了。而且他還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侄兒，我會派人殺他嗎?」

「白大爺!」武青雷顯然早有準備，因此他顯得從容不迫。「當我整理這條綫索時，白彪的死的確是個解不開的扣，不過，後來我還是解開了。白彪之死非你本意，只是誤殺。」

「誤殺?」

「是的，這兩個字是對你白大爺而言。」武青雷吸了一口氣，才緩緩說下去:「聚賢棧出了命案，死者薛寶鳳與你的計劃毫無關連，而你怕這種事情繼續發展下去，會攪壞你的局面。」於是你派白彪去客棧監視，調查，白彪循綫找到了小玉，小玉覺得事態嚴重，一時又無法請示你，於是自作主張，派人殺了白彪。白大爺!如果你知道薛寶鳳是被徐舉鵬殺害，你絕不會派你的侄兒去調查這件案子，你說對嗎?」

「不對。」

武青雷冷冷一哼，道:「不要用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白大爺!如果你要駁，你總得使我服氣。」

「我不需要駁。」

「那麼，你是承認了?」

「承認什麼?」

「承認你是那位老爺子，承認你是那個在幕後主使殺人越貨的元兇大惡。」

「如果我眞是，你早就死定了，我還留着你幹什麼，留着你來揭發我的罪行?」白雲天的神色非常陰冷。「武青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聰明，也不要把別人看得太笨。」

「這正是我想說的話。白大爺!事實是最不容易推翻的，你因何知道徐鵬舉奉命在天黑前要幹掉你，因爲那道命令是你下的;你因爲知道樊小玉指證那位老爺子是龔老太爺?因爲當時你在窗外竊聽。白大爺，事態已經很明顯了，再狡辯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白大爺!窗外擲刀，殺傷樊小玉的也是你，對嗎?」

「是我?」

「是你。」武青雷一口咬定。

「如果是我，樊小玉還能活着嗎?」

「白大爺!你怎麼知道她還活着?」

白雲天楞了一下，才回答：「我是從你的言語中忖測出來的。」

「不錯，她的確還活着。白大爺！是你有意讓她活着，不然她必死無疑。」

「你說我有意讓她活着？」

「不錯。」

「爲什麼？」

「她以爲是老爺子要殺她滅口，因此產生了憤恨的心情，這樣她才會說出誰是老爺子，這只是你的目的。包括小玉在內，誰都沒有料到與她有親蜜關係的老爺子，以及由她傳達命令的老爺子永遠是兩個人。」

「武青雷！你舉證太弱，也太牽强。我知道你恨我，時時想報復。但是你用這種方法報復實在太笨了。」

「白大爺！有力的證據還多得很哩！」

「哦！」

「吳一霸解到縣城去的那一天，我也在人羣中，回想起來，你當時站的位置非常不合情理，現在我才明白你是在掩護徐鵬舉行刺。」

「你完全在自說自話。」

「還有，丁三爺裝病躺在床上，也是你授意的，你早就打算除去他了，藉這機會你又把許多罪過加在他身上。這是你的一貫作風。」

「胡說！」白雲天已不像先前那樣鎮定。

「武青雷！」龔鳳鳴插上了嘴。「我有幾句話要說，是否容我……？」

「龔老太爺請說。」

「約莫半個月前，丁浩川曾來找我，他堅決要我和小玉斷絕來往，還說再這樣下去，我一定會身敗名裂。而且他還跟我要一筆錢，打算遠走高飛。」

武青雷道：「你給他了嗎？」

「沒有。」

「爲什麼呢？您一向很大方的。」

「說來慚愧，也很自私，我認爲丁浩川一走之後，我和小玉的關係就非斷不可了，而我又捨不得……」

「龔鳳鳴！」白雲天怒氣喘喘地吼了起來。「你少在一邊火上加油，你以爲這樣你就能脫罪嗎？錯啦！鄉團的團練是我，不是武青雷。我在新城縣行得正，坐得端，粗茶淡飯，連個妻子都沒有。誰會相信這些話？」

武青雷很鎮定地說：「白大爺！我也知道單靠這些推斷是奈何不了你的。」

「你既然知道了，爲什麼還要作這種無聊的事？」

「白大爺！你應當了解我這個人，在沒有絕對把握之前，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白雲天深深吸了一口氣，臉色變了，不過，他的語氣還很鎮定：「武青雷！如果你現在認錯的話，還不算太晚。」

「這正是我要說的話。白大爺！我不妨提醒你一下：我掌握了兩項最有力的證據。」

「哦？什麼證據？」

「你要我說出來？」

「豈止說出來，我還要你拿出來。」

「當然拿得出來。」武青雷顯得很有把握的樣子。

「好！拿出來吧！」

「這第一樣，」武青雷的目光盯在白雲天的腰間。「在新城縣，誰都知道你白大爺練的是拳掌功夫，從不動刀劍。但是，我肯定你腰間有薄葉子飛刀，請你拿出來對一下，傷小玉的那把刀在我這兒，我猜想兩把刀一定是完全一樣的。」

「武青雷！你錯了，我從來都不用刀。」

「口說無憑。」

「你打算怎麼樣？」

「我要搜你的身。」

「你不配！」

「白大爺！所有的證據都對你不利，你應當藉這個機會表白，如果你腰間無刀，爲什麼不讓我搜？」

「你不配！」

「誰配？」

「新城縣沒有一個人配。」

「沒有關係，我們暫時不談那把飛刀的問題，白大爺，我還有另一樣有力的證據。」

「抖出來吧！」

「白大爺！不用抖，我一說，你就明白了——地窖。」

「地窖！什麼地窖？」

「你住的地方有一個地窖，已經被我派人挖開了。」

白雲天霍地站起來，他的臉色像紙一樣。

武青雷冷冷地問：「白大爺！還需要我說下去嗎？」

「說下去。」

「我們在地窖中發現了不少財物，內中有大洋三萬塊。新城縣每一個人都知道，趙莊的趙大爺有收集簇新大洋的習慣，這三萬塊錢也是新的。」

白雲天沒有說話，活像一根木頭。

武青雷輕輕喊了一聲：「玉雙！」

龔玉雙立刻跑了進來，後面跟着她的父親龔士豪。武青雷輕輕一擺頭，他們兩個立刻將龔老太爺扶了出去。他的安排眞週到，似乎已經想到白雲天絕不肯俯首認罪，還有一場酣戰將要來臨。戰場已經清理出來了，雖然氣氛緊張，但酣戰却未立刻爆發。白雲天靜靜地站着，武青雷也是靜靜地站着。

「武青雷！」久久，白雲天才喊了一聲

「白大爺！」

「你以爲贏了嗎？」

「我沒有贏。」

「那麼，你輸了？」

「我也沒有輸。」

「那麼，誰贏了呢？」

「贏的那一方是公道人心。善良與邪惡的交戰，勝者永遠是善良的一面。」

「武青雷！」白雲天的臉色已經由白轉青。「你少在我面前來這一套，什麼叫公道人心？什麼叫善良？什麼叫邪惡？我全不懂。我只知道人在世上權力最重要，武青雷！新城縣最有權力的人是我白雲天，不是你武青雷，你休想扳倒我。」

「白大爺！你還那麼有自信？」

「我永遠都有自信，武青雷！滾回白溝鎮去，現在還來得及。」

「一個獵人面對一頭老虎的時候，他是絕對不肯離開的。」

「哦？你承認我是一頭老虎？」

「你的確夠資格。」

「虎有爪牙……」

「白大爺！我明白你的意思，大花園裏有四個高明的殺手，這後院中也有十來個護衞。我一進來就向你點明了，你怎會不懂呢？如果那些人還在，我能這樣隨便地進進出出嗎？」

「你說什麼？」

「你的人全部被我剷除了。」

「我不信。」

「白大爺！事實是不容推翻的，你必須相信。」

白雲天垂下了頭，一副頹喪的神態。

「白大爺！當我抓住吳一霸時，那只是一次狩獵的開始，現在才是結束。」

白雲天倏地彈身而起，向武青雷閃電般撲了過去。武青雷一動也沒有動，在他的面前好像有一張無形的網，他憑藉着這張網，不虞白

雲天的攻擊；說也奇怪，那張無形的網似乎眞的存在，白雲天在距離武青雷不到三步的地方突然刹勢停住。武青雷仍然沒有動。

那四個封在門口的壯漢也沒有動。一切都是靜止的，唯一在轉動的，是白雲天那對眼珠子。

「武青雷！」白雲天的聲音有些嘶啞。「你在玩弄什麼詭計？」

武青雷冷冷地說：「在一場狩獵的行動中，玩弄詭計的永遠不是獵人。」

「武青雷！你不要說得那麼漂亮，你分明是在玩弄詭計。」

武青雷道：「我沒有這個必要。」

「那麼我問你，剛才當我向你攻擊時，你爲什麼不作出反擊姿勢？爲什麼不閃避？」

「我不需要反擊，也不需要閃避。」

「爲什麼？」

「因爲你根本傷害不到我。」

「我不信，」白雲天用力地搖頭。「去年你還經不起我一掌，我不相信一年的功夫你就有了神速的進步。」

「白大爺！虧你還是個練童子功的人，你應該明白，心浮氣躁是練武者的大忌。」

「我當然明白。」

「現在你是心已虛，氣已浮，拳掌上的功力就要大打折扣。你根本就無法傷我。」

「武青雷！你既然如此有把握，我們賭一下如何？」

「賭？怎麼賭法？」

「還是跟去年一樣，三招分輸贏。」

「如果你輸了呢？」

「束手就縛。如果我贏了呢？」

「你說。」

「滾回白溝鎮，少管閑事。」

「這樣賭法，你太佔便宜。白大爺！你本來就該束手就縛了，當然，你打算作困獸之鬥，不過，那樣對你絕無好處。我若沒有萬全的準備，我敢直闖虎窩嗎？」

白雲天渾身一震，又擺好了撲擊的姿勢。

「白大爺！不必太緊張，你想賭出一條活路來，我絕對給你這個機會。不過，有一個附帶條件，如果你接受這個條件，我就答應和你賭一場。」

「你說，什麼條件？」

「白大爺！整個情況都是我摸索出來的，其中有許多細節連貫不起來，也有好多地方雖由我嘴裏說出來，但你並沒承認，我只希望澄清事實，但是必須你來帮忙，你肯答應嗎？」

「武青雷！」白雲天目光中兇焰畢露。「你是要我招供？」

「這不算招供，」武青雷的神態顯得很輕鬆：「瞧！這裏不是公堂，也沒有師爺，更沒有判官，在場都是我的人……白大爺！我設計逮住吳一霸，以及追查這件事情，都是因爲我有太大的好奇心，現在，我想了解更多的細節，也是爲了滿足好奇心。」

白雲天道：「武青雷，龔老太爺的壽宴已經被你破壞了吧？」

「沒有。」

「沒有？剛才龔士豪和玉雙姑娘將龔老太爺扶了出去，恐怕在宴席間現在談的都是白雲天了。」

「白大爺！你放心，他們三個人只是離開了這兒，並沒有到賓客間去繼續週旋，誰也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又是詭計？」

武青雷道：「白大爺！我說過了，獵人不會玩弄詭計。」

「哼！武青雷，你不要睜着眼睛說瞎話，獵人是最喜歡說謊話的，設圍，設陷，設套……這不都是獵人幹的把戲嗎？」

「那絕不是一個傑出獵人幹得出來的，一個傑出獵人要靠毅力，耐力，以及永不休止的追踪。」

「好了！此時此地說這些廢話眞是無聊。你想知道什麼，就儘管問吧。」

武青雷輕輕一揮手，堵在門口的四個大漢立刻紛紛退出，而且還帶上房門。現在，書房裏就剩下他們兩個人。武青雷緩步走到白雲天面前，輕輕地說：「白大爺！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不管你說什麼，都不會有人知道，但是，你必須說老實話。」

白雲天雖然表現得非常鎮靜，然而目光仍難免透現驚訝之色，他咬着牙關，用力地一點頭：「好！」

「我現在將不必要的問題都丢棄，只問一個最主要的，吳一霸解送到縣裏來的那一晚，我住在一盞香茶園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是的。」白雲天倒很乾脆。

「是誰向你告密的？」

「武青雷，不是我不願回答，而是你知道了對你亦無好處。而那個向我告密的是……」

「不要說那麼多，我一定要知道那個人是誰。」

「好吧！你既然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那個人是馮二嫂！」

武青雷沒有甚麼反應，吁吐了一口長氣。

「武青雷！」白雲天現在已是自顧不暇了，而他却還在爲別人打算。「如果你要去找馮二嫂算賬，你就不是一個男子漢。她沒有錯，她一直以爲是在爲丁浩川作事。丁浩川死了老婆沒續絃，馮二嫂死心塌地的想進丁家門。」

「白大爺，你不要爲她說話。其實，我早就知道馮二嫂有問題，不過，經你一證實我就更肯定了。」武青雷自嘲似的聳聳肩。「我原本欠馮二嫂一筆情，眞不知道如何去還。如此一來倒好，拉平啦！」

「你問完了嗎？」白雲天有些迫不及待的樣子。

「問完了。」武青雷毫無戒備地轉過身子。「白大爺！我不想跟你賭；我已經爲你作了更好的安排。有兩條路任你選。」

「那兩條路？」

「一條是死路，將你送進大牢，縣長判你什麼罪，你就受什麼罪。」

「那末，另一條路呢？」白雲天暗暗揚起了手掌。

而武青雷却絲毫沒有防備，如果這個時候白雲天一掌攻向他的背部，他一定會死於非命，他甚至連這種危機都沒有覺察到，仍然輕描淡寫地說：「另一條是活路。」

「活路？哼！」白雲天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武青雷，你恨我入骨，怎會爲我安排一條活路？」

「不錯，我恨你入骨。但是，我愛這個地方，更愛地方上的百姓。鄉團總練，受人敬重的白大爺，却是一個作奸犯科的歹人，地方蒙羞，百姓們心裏也難過呀！」

「武青雷，你轉過身來，讓我看看你的眼睛。」

武青雷緩緩地轉過身來，他的眼光中的確沒有半點仇恨的火焰。他輕緩地說：「白大爺，說句良心話，我眞恨不得讓你死，但是，爲了顧忌地方上的聲譽，百姓們的顏面，都必須讓你活着。不過，你一定要遠走高飛，從此不得回新城縣。」

白雲天以駭異的目光望着武青雷，他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一個剽悍的獵人怎會輕易放過一頭獵物？

「走吧，白大爺，不過，你要記住一件事

，從後門出去，一直奔東，不要再拐回新城去，這是你的最後一條活路，千萬不要錯過。」

「好！武老弟！」白雲天抱拳一揖，情緒非常激動。「不管你爲我安排的這條活路是否去得通，我都感激。你至少沒有令我出醜露乖，告辭！」白雲天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庭園中無人攔阻，後門是開着的，這顯然是武青雷早就安排好了的。在這一瞬間，白雲天眞說不出的感慨。

白雲天絕不會放棄這個逃生的機會，他很想拐回新城去收拾一點細軟，但他不敢這麼作，遵照武青雷的囑咐，一直奔東，絲毫不敢稍事停留。這一口氣，他最少跑三十里路，雖然他的功夫不錯，畢竟上了年紀，而且又空着肚子。這三十里路跑下來，已經是渾身疲軟了。

白雲天打算找口水喝，放眼一望，四處都無人家，就地找塊石頭坐下，沒水解渴，坐下來喘口氣也好。

他的身子剛往下一蹲，又不由自主地站起來，爲什麼？原來他的面前突然站了兩個人。

那兩個人幾乎是同聲喊叫：「老爺子，我們等你很久啦！」

白雲天立刻認出了這兩個人，一個是徐鵬舉，一個是樊期海。他心頭暗驚，而嘴上還在裝糊塗：「二位是……？」

「幹什麼呀？白大爺：」樊期海冷冷地說：「屋裏點燈，屋外亮，只隔了那麼一層窗紙兒，白大爺，咱倆跟你幹了那麼久的活兒，怎麼，不認識啦？」

徐鵬舉也接着說了話：「老爺子，你也太狠啦，我徐鵬舉爲你賣命，到頭來，應該拿的酬勞拿不到，還要教樊期海來殺我。你說吧，這筆賬該怎麼算法？」

白雲天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樊期海開始罵人了：「怎麼啦？老爺子！怎麼突然變成啞吧啦？」

白雲天仍然低着頭，不過，他却說話了：「你們認識白溝鎭的武青雷嗎？」

「認識。」

「他將我比成一頭兇殘的老虎。」

「不錯。」樊期海奚落地說：「就算你是一頭虎怎麼樣？我們兩個剛好是打虎英雄。」

「用不着打了，我這頭兇殘的猛虎如今已死了。」

徐鵬舉冷笑了一聲：「哼，死了？就是一隻死虎，我們也要剝下虎皮。」

白雲天猛地抬起頭，一個字一個字說：「二位該聽說過這麼一句話——虎死不倒威？」

最後一個字還在舌尖滾翻，白雲天的左右雙掌同時揮出，右掌拍中徐鵬舉的右肋，左掌拍中樊期海的前胸，兩個人立刻向後翻倒。

樊期海倒地之後，動都沒有動一下，徐鵬舉由於傷勢較輕，倒地之後還來了一個滾翻，同時，一把犀利的飛刀脫手飛出。

徐鵬舉擲刀的準確性太驚人，速度也太快，當白雲天有所覺察時，犀利的短刀已穿過了他的心臟。白雲天在這生命殘留的最後一刻，突地飛身躍起，撲向徐鵬舉，兩隻手像鐵箍似地箍進了徐鵬舉的頸項。他的心臟開始痳痺，知覺逐漸喪失，而他的雙手却絲毫沒有放鬆。

死一般的靜；死亡本來就是無聲的。

遠處出現了火炬的光亮，傳來了馬蹄聲。

這一支馬隊將近十騎，領先的是武青雷，後面的則是龔士豪，龔玉雙父女倆，其餘都是鄉團中的幹練團勇，也就是隨同縣長赴宴的護衞。火炬照亮了現場，現場躺着三具屍首。

武青雷首先翻身下馬，他將三具屍首都檢視了一遍，然後惋惜地搖搖頭：「唉，我們來晚了一步。」

「武爺！」團勇中有人問：「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武青雷指點着說：「這兩個是吳一霸的同黨，從吳一霸開始，接連下來幾件兇殺案都是他們幹的，白大爺早就查出了他們的底細。」

「爹！」龔玉雙輕輕地叫了一聲。

「玉雙！」龔士豪叱斥：「閉上嘴。」

「武爺！」團勇中間又有人說話了：「這麼大的事怎麼都沒有聽白大爺提起呀？」

「唉！」武青雷輕微地說：「白大爺是怕走漏消息，所以隻字未提。唉！他剛才堅持一個人追出來……白大爺爲維護地方治安，貢獻了畢生心力，最後還獻出了生命，實在太了不起啦！」

團勇們在唏噓中去收拾白雲天的屍體，武青雷緩步來到龔士豪父女的身邊。

「我眞不明白，」龔玉雙嘟嚷着說：「白雲天明明是個壞人，你爲什麼……？」

「玉雙！」武青雷神色嚴肅地說：「白雲天的動機是爲了籌組鄉團，並非爲飽私慾，只是他的方法用錯了。最後他殺死了這兩個非常厲害的殺手，的確是爲地方除了兩個大害，玉雙，忠恕美德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龔士豪激動地說：「武青雷！你眞是太了不起啦！」

「龔二爺，如果你眞的賞識我，我明天就請媒人到府上來提親……」

「好啊！」龔士豪答應得非常爽快。

「青雷！」龔玉雙發出喜悅的呼叫。

星星在夜空中眨眼，龔玉雙的眼睛比星星還要亮。

（全篇完）

武林軼事

孫玉峯暢談保鏢

海雲

近代的拳師當中，孫玉峯比較受人重視的一個，並非因爲他是羅漢門的掌門人，更重要的還是他做過總鏢頭。雖然在武俠小說寫的鏢師非常多，打得很出色，那些人究竟是紙上空談的人物，比不上孫玉峯那麼神氣活現的坐在臉前交談，故此，喜歡練武的後輩們，總是尊敬他，而且希望夜間閒談之際，聽聽關於保鏢的實際情形。

照孫玉峯師傅所述，創立一間鏢局，殊不容易，並非有一個武藝高强的總鏢頭，手下又有幾個能征慣戰的鏢師，就可以闖蕩江湖，到處行得通，實際上一間鏢局能夠站得穩，全靠綠林兄弟的照顧，如果水陸兩路吃不開，插上了鏢旗，沒有人賣賬，那就寸步難移，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從南方到北方去，那條路很長，中間一定有些荒山野嶺，甚至晚上無法找到村莊投宿，迫於在山邊結營，此時此際，倘若賊人傾巢而出，有三四百人圍住那些鏢貨，刀光劍影，殺聲四起，鏢局方面很難招架得來的，再者，賊人熟識地勢，可以隨時縱火，分明是一片草木不生的巖石，突然火光四起，就因爲賊人預先把收藏起來的枯枝落葉放在大蔴包裏面，到時拿它出來看做縱火的燃燒品，刹時間火隨風勢，到處亂竄，碰着什麼就燒什麼，鏢師有何辦法救火呢？只好掩護着那幾車鏢貨，落荒而逃，其時路暗林深，到處都有可能埋伏弓箭手，很難保存那些鏢貨的，鏢師看見情勢不對，往往自行逃走，只剩下一個鏢頭，無濟於事，我說的是事實，並非小說家筆下所寫的那些英雄事跡，明白了整個局勢之後，你們就會更爲深入的瞭解得到，任何一間鏢局必須向綠林兄弟買怕。

有時碰着棘手的山路，有新的賊人霸佔，鏢師想向他們打交情，也不知道從何上手，那時就由老巢的賊人護送鏢貨，他們行先一步，碰着對方的哨兵，通知大寨，自然有人落山講數，護送鏢貨有酬勞，賊人沿途保護，或者你以爲那是天下奇聞，實情確是如此。不過，說到這裏，話該說回來，假如幾車鏢貨給十個八個鏢師護送，沒有一個武藝高强的，就會給賊人看輕，到時吶喊一聲，飛奔過來，把它搶走，這種情況，已經慣見不奇，如果某一個鏢局能夠有人打仗，單刀赴會，賊巢裏面的武林高手，看見他也畏懼幾分，那樣子才有交情可言，因此之故，鏢局雖然多數獲得水陸兩路的匪幫人馬照顧，但仍必須自己打江山，絕對不能夠讓匪徒輕視。

在武俠小說上面所寫的英雄好漢，未必眞有其事，但從我的保鏢經驗所得，確確實實是匪幫講數之前先行派人落山挑戰的，到時鏢局方面就要派一個鏢師出頭跟此人厮殺，或用武器交手，又或徒手作戰，但是分了勝負之後，就不再打鬥的，有時對方連續三次挑戰，就要有三個鏢師應戰了，除非迫不得已，總鏢頭照例是坐鎭營地的，很少親自出戰。

另一方面，該從武藝方面着想。任何人都不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的，倘若他習慣了用長兵器作戰，要得一手梨花槍，那麼，叫他雙刀應戰，那就很難抵擋。根本上沒有苦練過雙刀的，極不容易施展，原因是刀口極爲鋒銳，單刀往往繞身而出，如果兩把刀一齊從腰間飛出，稍爲失愼，就會自己斬斷自己的手臂，因此之故，精於花槍或長棍的鏢師，未必能夠使用單刀或雙刀，就算他能夠勉强玩得出來，也不適宜替他出戰，原因是他萬一打輸，就會使鏢局的威名掃地。

一個總鏢頭必須負責選擇鏢師，假如那一組有十個鏢師的，一定是有些人懂得用雙刀作戰，另外一些人則用雙鈎，或者用判官筆，此外，還有人懂得用棍，總之，刀，槍，劍，戟，各有各的擅長，然後合用。

從山上走下來的賊人不止是向鏢局挑戰，有時他們還指明對方用某種武器，以我來說，我就經常用單刀或雙刀作戰，在華北五省稱雄，匪幫從來沒有一個能夠在刀上佔了上風的，因此他們稱我做五省刀王，從這點看，可以反映出一間鏢局假定署有威名的話，就要把刀王，棍王，槍王之類的好手集中在一起，浩浩蕩蕩，率領大軍長征。

鏢局軟硬兼施，已如上述，現在我再談談响箭。

所謂响箭，即是一條箭向天空發射，嗚嗚的作响，你們可能對此發生誤會，認爲賊人偷襲，根本就不必施放响箭，實際上剛剛相反，有資格的賊人，絕不高興偷襲，明打明的作戰，凡是賊人偷襲，俱在夜間，因爲夜間出動，鏢局方面不知道對方究竟有多少人，再者，鏢師一定要保護那幾車鏢貨，如果他們給賊人引開，再來一批匪徒暗中把鏢車推走，那就後悔已晚，因此之故，白天聽到响箭，那就不必担心他們偷襲，反之，晚上偷襲，決不會放出响箭來。

响箭是匪幫標明來意的一種手法，表示他們明打明的出來跟鏢局負責人講數，談不妥的話，就單對單的作戰，極少人暗中施放冷箭的，因爲兩人交手之際，一定在飛箭無法射得那麼遠的空地，然後一決雌雄，再者，鏢局永不施放冷箭，匪幫方面，如果放冷箭的話，也給綠林中人恥笑，因此，他們不肯這樣做。

最後，孫玉峯師傅還說，武器當中有一種叫做三節棍的東西，凡是護鏢之人，必有一個是懂得使用這種武器的，因爲別的武器要拿出來施展，只有三節棍隨手可以取得，換句話說，把鏢車推動之際，鏢車兩邊的扶手，加上橫木，就是三節棍，任何時候，只要把鐵鍊一拉，鏢車停下來，登時兩個扶手棍，加上中間橫木的一截，就變成三節棍，即時可以橫掃千軍，任何賊人圍攻都怕這種武器，抓住三節棍最後的一截，把它向前亂鞭亂打，好像軟鞭一樣，其他兩節棍，碰到什麼就橫掃什麼，確有威力，故此，護鏢之人，起碼要找到一個頗爲有點氣力而又懂得使用三節棍的鏢師。

此外，比較有名氣的武器，如刀，槍，棍，棒以及長短劍等，都要有人擅長，然後能夠守得穩那一次鏢貨。

劍有許多種，普通人所共知的那種劍只是雌雄劍，長度有限，再短的喚做短劍，更短的就是匕首，還有更長的劍，那是長劍，長達六尺，看來有如扁身的槍。

有些賊人自命不凡，帶着兩把長劍下山挑戰，指明鏢師方面要派人用這種武器跟他交手，那就不勝其煩，因爲長劍揮舞之際，既然不能夠繞圈子，又不能上下劈殺，假如把它向前衝刺，劍身比較沉重，就要用力出擊，平時沒有練習過這種武器的人，很難要得出强大的腕力，刺完又刺，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這種兵器，故此鏢局方面，給匪幫吃住，連傷數人，不足爲奇。

孫玉峯師傅雖然闖蕩江湖有二十多年，並非每出必贏的，身上有許多處傷痕，他認爲鏢師的滋味確不好受，比較做小買賣生意更糟，故此大局穩定之後，他就投身上海的精武體育會，收起鏢師的招牌，改以拳師的姿態出現。

上述那些話，是孫玉峯師傅在夜間閒談之際說的，相當有趣，說到鏢師的生涯，他認爲每個鏢師都要朝夕苦練，因爲那並非護鏢那麼簡單，更重要的就是隨時準備賊人或其他綠林兄弟挑戰，有時一個鏢師在血戰當中連傷數人，對方雖然不敵，但却給人認識了他的眞面目，等到那一手鏢貨停在什麼村莊，這個鏢師在茶館裏面喝茶，或者喝酒，那時突然有幾條大漢露臉，自稱是死者兄弟，指名道姓，找他拚個你死我活，這種情況之下，無法退縮，要是以寡敵衆，未必能夠打贏，因此身爲鏢師，在綠林裏面結怨，就要朝夕苦練，準備隨時隨地應戰。

總之，保鏢這一行是很危險的，難得有一個鏢師長命百歲。

（完）

湖海恩仇錄

江一明·文
盧令·圖

殲仇記

絕技除妖婦

傍晚，水雲莊內外一片寧靜。莊外，幾個小孩子在捉迷藏。

孩子是成人必經之途，但年紀大了，對小時的一切却淡忘了。自然，心情也不同了。

捉迷藏的孩子都在七八歲到十歲之間，唯一例外的是馮剛！他二十三歲了，却仍然有童心，玩起來沒大沒小的是個標準的大孩子！因為他童心未泯，所以小孩子也不排擠他，玩什麼都容他參加一份。

他們玩得正在興頭，突然，有個大漢出現在他們身邊，因為他們都忙於玩遊戲，根本沒注意到身外事，所以這個大漢是怎麼來的，什麼時候來的他們全不知情，要不是他出聲，可能再過許久還沒被人發覺！

這個大漢，聲如其人，一開口就如轟雷，大聲問：「嗯！莊主在那裏？快帶我見他！」

這大漢長的又高又大，面如褐色，滿臉戟鬚，粗獷異常。不知是粗野慣了，還是瞧不起小孩子，說話呼呼喝喝，沒有一點禮貌。

幾個小孩子從未見過這樣粗野的人，被嚇了一跳，年紀小與胆子小的都哭了起來，向外狂奔，跑到很遠才敢停下來回望一眼，見到馮剛和兩個年紀較大的仍然沒走，便又胆怯而好奇地停下來，遠遠地看！

馮剛看着對方，並沒有出聲。兩個孩子旁在他身邊，四雙黑眼珠怔視着大漢，也沒有出聲。

雙方對看着，靜了一刹。忽然，大漢忿然怒叫：「你是聾子？怎不出聲！」

馮剛向前後左右看了看，才問道：「你是問我？」

奇招雪親情

大漢生氣了，罵了。他說：「他媽的，不是問你問誰？」

「誰知道你問什麼人？我的娘沒這麼下賤，隨便受人侮辱，你找別人問去，別來找我！」馮剛一副不屑的神氣，冷冷地說，轉過身便想走！

「小子，你走得了？你走不了啦！快帶我見莊主去！」大漢猛的跨步追上，迫近馮剛，伸手便向馮剛後領抓去。但他出手不够快，馮剛已經先走開一步了。

「你想怎樣？」馮剛猝然回頭。

「你帶我見莊主去！」

「我欠你的？還是你的僕人？一定要聽你的話？你問我，是有求於我，怎能這樣無禮？我是應該侍候你的？笑話，廢話！」

馮剛一輪反擊，大漢為之發呆了。

大漢發呆是有原因的。他跟隨主人多年，所到之處，無不受人尊重，聽到阿諛讚詞，久而久之，習慣了，以為自己眞個是了不起，應該如此受到厚待的，不料此刻面對的少年却對他如此不客氣。他在一氣之下，便大為震怒，厲聲說：「你到底帶不帶我去見莊主！」

「你以為你兇我就怕你，要聽你的話？」

「好呀，我來教訓你這小子！」大漢兩臂一張，就朝馮剛撲去。馮剛十分乖巧，他推開兩個孩子，叫他們快回家去，自己一轉身，向斜方逃出大漢的追擊，口中唱道：「大漢子，像瘋狗，追着我咬一口，追得到，給你三文銅錢買燒酒，追不到，一交跌翻你隻大瘋狗！」

馮剛彷如和對方捉迷藏，他年輕，矯捷，左一轉，右一拐，盡走之字，引得大漢追來追

去，追到索氣還是追不上，抓他不着。大漢比馮剛高一頭，寬一膀，不論由那一方面看，都比馮剛強，何況又佔盡上風，所以大漢不肯停止，繼續出擊。雖然有人在呼喚，他也漫應着，不肯走。

馮剛逃得似乎很狼狽，一個不少心，摔倒了。大漢高興地叫：「小子，看你還能逃……哎呀！啊！啊……」大漢在滿懷高興中俯撲馮剛，突然大叫急退，雙手揉眼，張口連吐，屁股被翻身而起的馮剛踢了一脚又一脚，也只好忍受着，不會攔擋，吃了大虧！

不錯，大漢吃了大虧，他一個失神，給馮剛撒出一把泥沙，眼與口鼻都給沾上了，又痛又涸，又看不見東西，那份難受，實非局外人所知。

「宏達，你怎麼啦，我叫你去通報莊主，你却在這裏……嗯，你雙眼怎麼了？」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快步走來。

「沒什麼，死不了！是他沒有禮貌，給我撒了一把泥沙，等一會就好了！」馮剛在大漢未回答之前，先代他回答了。

宏達就是大漢的名字，他點頭，表示同意馮剛的話。

「你是誰？我有事要和你們莊主商量，請你代我通報一聲好不好？」

「你這位大漢，要是他早像你這麼說，就不用吃這苦頭了！你貴姓？莊主問起來，我怎麼說？」

「我姓桂，月中丹桂的桂，名自安，你就說我有事求見，看他有沒有空！」

「好的，你請等待一下，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馮剛說完就走，很快又回來了，說：「莊主有請，請隨我來！」

馮剛引桂自安入水雲莊，莊主親自出迎。

桂自安才見面就說：「柳兄，我以為你不要我這位朋友，不願見我了！到底是怎麼回事，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也不告訴我一聲？」

「桂兄言重了！請裏面坐！裏面坐！」柳英揚連聲相請，一齊入內。

「柳兄，聽說白骨仙姑要來尋仇，可眞有其事？你打算怎樣？」桂自安才坐定又發問。

「不錯！我已經收到白骨仙姑挑戰書！」

「你答允了？」

「不答允也不行！她只通知我，什麼時候來找我，却沒有說她在那裏，也沒要我回覆！除非我避開，還有什麼辦法？可是，你以為我會避開嗎？」

「當然不用避開，但也不能不防備！柳兄，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人單力弱，人衆力强，你應該把這消息告訴朋友，和朋友商量！」

「不！我想過了！二十年前，白骨魔爪已經技藝驚人，二十年後，白骨仙姑當更厲害，我知朋友都是熱心人，我若告訴他們，他們一定不顧一切要來相助。不是我小看朋友，我們的技藝都是相若，相去不遠的，我自問無取勝把握，所以不想累及朋友！所以，我秘而不宣，包括你在內！」

「但是，我却知道了。我想，他們也會知道！」

「我正覺得奇怪，你怎會知得這麼快？」

「是白骨仙姑通知我的。她說她已約了你決鬥，叫我依時前去替你收屍！柳兄，我想，獲得通知的人決不止我一個，你看怎樣？」

「桂兄，這是一個陰謀，你們千萬不可上當！」

「陰謀？什麼陰謀？」

「我担心她早已約好了一羣邪派高手，伺伏其間，只等我們一到，便會一擁而出，實行斬草除根，免得你們再去尋仇報復！好呀，果然是一條毒計，够毒，够辣！你們若果前去，一定中計，這樣，我們損失了一批老頭子，年輕的又接不上，今後他們在江湖上就可以隨心所欲，肆意胡為了！」

「你這說法也有道理，我得設法通知大家不可上當！但這口氣難消，還得想個辦法殺他一個片甲不留才好！」

「你想通知大家？來得及嗎？只有七天時間了，只怕來不及通知大家，那就不堪設想了！」柳莊主喟然嘆息。

時間實在太短了，要想通知朋友已經不易，何況又不知該通知那一位？假如白骨仙姑並未通知他，自己却去通知，那不是多此一舉？柳桂兩個都想到這個問題，所以感到為難，結果還是「從長計議」，並未即刻行事！

宏達和馮剛兩人可說是不打不相識，一打就打出交情了。他們相處得很好。

當晚又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白衣秀士舒文長，一個是換斗摘星包萬斛。他們也是得到白骨仙姑的通知趕到水雲莊的。桂自安把自己與柳英揚的意見告訴了他們，白衣秀士的反應較速，一聽就「呀」一聲驚叫，道：「糟了，我們上當了！眞該死，我竟想不到這點！」

白衣秀士的話使各人愕然失驚，幾雙眼睛都注視在他身上。

「你說什麼糟了？」包萬斛訝然反問。

「我說我同你的家小都可能出了問題。她使用……」

「你是說，她使用調虎離山計，目的不是對付柳莊主，是對付我們的家小？」包萬斛震駭地問。

「正是！但願我猜錯了，沒有這種事情發生！」

「桂兄，舒兄這個担心未必無可能，你家離此不遠，應該先回去看看！但要提防他們中途設伏，一切要小心在意才好！」

「不必了，我到你這裏，家中是知道的，若果有事，必定有人前來通知，用不着趕來走去。」桂自安很鎭定，似乎並不相信舒文長的說法。

但是，到了翌日，有人送來一封信，是白骨仙姑的手筆，叫桂、舒兩個單獨在不同時間應約，有要事商量，信中寫得十分淸楚，到時有人接頭，不許帶同任何人同行，否則，他們的家小有不測，莫怪別人！桂、舒兩個在此情形下，只好低頭，再作打算。

宏達忠於主人，不願主人單獨冒險，但為勢所迫，只好留在水雲莊。

水雲莊主對這件事十分煩惱，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水雲莊，桂、舒兩個又是為了他而來水雲莊的，出了這種事，他却有心無力，愛莫能助，怎能不心煩？

馮剛是水雲莊的一個特殊人物，他是三年前病倒在水雲莊，病好之後就在莊裏幫忙工作的。由於他為人和藹，對老對少都有禮貌，所以全莊的人都對他有好感，加以他讀過書，認識一些字，工作又勤又快，所以莊主對他也另眼看待，讓他陪伴自己的孫子玩！莊主疼愛自己的小孫，愛屋及烏，對馮剛也很好！

宏達不能跟隨主人一起去會見白骨仙姑，只好和馮剛在一起。

午前，舒、桂兩個都離開水雲莊去赴約，直到傍晚仍無消息，生死安危都無法得知，包萬斛想去打聽，却苦於沒有線索，無從着手，他和莊主兩個都滿懷苦悶，無話可說。

天色已近黃昏了，莊主站在莊門遠眺，忽然「咦」了一聲，指着前面對包萬斛說：「包兄，你看，可是有人縱馬揚塵？」

「不錯，是有人縱馬疾馳！」

「馮剛，你們先回莊去，不可出來！」莊

主急叫着。

莊外除了宏達不肯走之外，都回莊去了。莊主見他是個粗獷大漢，也不勉強他離去，只是囑咐他小心，不可魯莽誤事。

來人來得好快，轉瞬時光，三騎快馬已經來到水雲莊了。馬上人都是三十出頭年紀，一臉悍相，目中無人地勒住馬，不客氣的說：「糟老頭，快去通知柳英揚，說白骨仙姑明天午後到來拜訪，叫他早作準備！記住沒有？」

「白骨仙姑明天到這裏？這話當眞？」柳英揚內心暗驚，不明白她到來幹什麼，希望能從對方口中聽出一些口風，不料對方十分無禮，罵道：「大胆，你敢懷疑我說話不眞？想死了？」一抖手，馬鞭疾捲柳英揚。柳英揚早已注意他的舉動，見他動手，就知來意，身形微斜，倒卸半步，掌夾內勁，向來鞭一托托出門外，避過了第一招。但接觸之下，對於對方內力之厚，也微微心動，正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手下已如此，白骨仙姑本人更是非同小可！

不過，柳英揚漏了這一手，用出小天星內力，卸去對方一鞭，也大出對方意外，不由的「咦」了一聲。暗暗地想：「這老傢伙倒有點眞功夫，他是什麼人？水雲莊到底有些什麼棘手人物？仙姑說此行吉凶成敗未知，我以爲未必，現在想來，倒眞是不可輕視！」

這漢子話已送到，一鞭走空，也不貪功再進，圈轉馬頭，道：「老傢伙，你記得報告柳英揚呀，要是你敢隱瞞，明天我就拆你的骨！」揚鞭一抖，「拍」然有聲，又朝來路而去，轉眼便只見揚起的黃塵了。

「莊主，你打算怎樣？你以爲她明天眞會來嗎？」

「有什麼好打算，她曾約在五日後才來的，而且也不是來這裏，現在，她突然提前明天來，誰知道她安的什麼心？只好見一步行一步，見機行事了！」

「看來也只好這樣！莊主，似白骨仙姑這種人，言而無信，說不定今晚來偷襲，我們晚上要睡得醒一點才好！」

「我也想到這一點！這種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晚上，來了周湛森，多了一把手。幾個人爲了防備白骨仙姑來犯，索性不睡覺，在閒聊着。

二更已經打過了，仍未發現敵踪，周包兩個剛說出可能不會有人來，兩下接連甚近慘叫，便刺破夜空，傳到水雲莊。柳包周三個都是耳靈之人，當然不會聽不到。相顧一愕，托的站起來，稍一凝神便出了屋外，登上瓦面遠眺，但見夜空如常，星光爍耀，却不知剛才的慘叫來自何處，是什麼人。柳莊主提議查看，包萬斛立即提醒他，敵人詭計多端，而且手段毒辣，說不定故佈疑陣，又用的調虎離山計，引開他們，然後大舉犯莊！

「嗯，依你說該怎辦？總不能聞聲不理，見死不救呀！」柳英揚說。

「柳兄，這樣吧，你和周兄留下來，我出去看看，若有發現，再來通知大家！」

包萬斛出了莊外，不久，他發出嘯聲，於是，周柳兩個循聲過去。三個人圍着兩具屍體細心察看，發覺兩個死者都是白天來報訊的三個騎者之一，都是腦後骨碎裂致死的。

這兩個死者，其中一白天曾向柳英揚發鞭攻擊，柳英揚測出他功力甚厚，由此可以想見動手殺他的人，功力之高，更臻化境，祇不知這個人是誰，是友是敵。若果是友，對自己將有莫大幫助，若是敵人那就不堪設想了。柳英揚把這見解告知周包兩個，他們也有同感，都懷上心了！

柳周包三個在研究死者受襲擊時的情形。死者是兩個人躺屍處相距在二丈過外，以他們的造詣，本不易被人迫近身邊而不發覺的，一個受襲，另一個照理應有警覺，加以防備，怎會一下子都被襲？難道動手的不止一個人？還有幫手？三個人正在反覆討論，突聽得莊內傳出幾聲慘叫，三個人都嚇了一跳，不約而同的丟開死者不理，飛奔回莊，發現死了兩個莊丁，傷了幾個，另外有一個陌生人死在莊丁屍體附近，莊丁是中刀死的，陌生人則後腦骨碎裂致死，與莊外那兩個死者的死法一樣，看來這三個人是死在同一個人手中的。不過，陌生的死者是未見過的，不是白天來過第三個騎者。

柳英揚問受傷的莊丁，這是怎麼回事。莊丁說，他們聽到有慘呼，便起來查看，就遇到死者。死者十分兇狠，才碰頭，一言不發就揮刀進攻，首當其衝的兩個受害了，他們上前援手，人多，且有提防，但亦抵擋不住，一個照面就受傷了，是怎麼受傷的自己也不明白，當時十分危險，生怕死者繼續追擊，事實上死者確也向他們追擊，但他們看到一道人影飛快自外撲來，來得眞快，各人還沒有看淸是人是獸，死者已回身迎擊，不料剛揚刀，便慘叫倒跌出去，刀也丟了，人也死了，那個黑影也不見了。

柳英揚細看死者傷處，有所發現，道：「發招這個人內勁已到登峯造極境界了，你看三個死者都是後腦骨碎裂，却無絲毫血漬滲出皮外，可見傷的是骨，外皮全未受傷，這份功力，實在非同小可！」

「莊主，別的且慢再談，現在怎樣處置這幾個死者？總不成讓他這樣躺到天亮呀！」包萬斛說。

「當然！人死百怨消，我們把他埋了就是！」柳英揚說：「就怕明天白骨仙姑到來要人，可有點難以應付！」

「這倒不妨！她沒把人交給我們看管，憑什麼向我們要人！」周湛森說。

柳英揚道：「話是這麼說，就怕白骨仙姑不肯講道理，她要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也不會成爲今日這個樣子了！」

「那你打算怎辦？」周湛森反問。

「我也不知道，到時再說吧，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担心也沒用。」

翌日，午正，柳英揚等正在莊中等待着白骨仙姑來臨，一聲刺耳勁嘯遠遠傳來，聲音扯得很長，開始時似乎相距長遠，但餘音未盡，人已了莊前，刺耳的聲音傳到莊內了。

「不知仙姑駕到，有失遠迎……」柳英揚說話未完已被白骨仙姑搶先打斷他的話頭，不客氣地說：「你不知我今天來？我昨日不是叫人來通知你了？你沒見到他們？」

「昨晚不錯是有人來過，可惜他們只說你今天來，却不曾留下準確時間，所以我們不曾遠迎！」

「柳英揚，你這樣招呼客人的？連莊也不許進，茶也不讓喝一口？」

「啊，仙姑眞會說笑，請裏面坐！裏面坐！」柳英揚一疊聲請白骨仙姑入莊。

坐定之後白骨仙姑便問：「柳英揚，你奇怪我怎會找你吧？你想到是什麼原因？」

「仙姑神機妙算，常出人意表，我怎麼想得到！還是請你直說吧！」

「我現在說，方便？」白骨仙姑目光一飄，在周湛森和包萬斛二人面上閃過。

「眞對不起，我忘了給你介紹，這位是換斗摘星包萬斛兄，這位是苦命郎中周湛森兄！都是自己人，仙姑有話但說無妨！」

「那好吧，我也不必客氣了！」白骨仙姑不理周包兩個，只對柳英揚說話。包周兩個受她冷落，心中湧起怒火，只等有機會便要爆發

了。白骨仙姑對此似乎無所覺，繼續對柳英揚說：「我想借你這地方十天用作開壇說法，希望你不要拒絕！」

「什麼？你要借我水雲莊開壇說法？」

「怎麼？你覺得出奇？」

「不錯，我覺得奇怪！你能說說原因？」

「原因十分簡單，你這兒地方寬敞，設備齊全，在這一帶，交通最方便，你的名聲也不錯，在你這裏開壇，一定有更多的人會到來參加！你怎樣？同意了？」

「不！我得好好考慮一下再答覆你！」

「你考慮吧，我給你半天時間，天色一黑你要答覆我！」

「假如我拒絕呢？」

「拒絕？你以爲可以嗎？不！你不能拒絕，也不敢！」白骨仙姑胸有成竹地說。「我借用是借定了，通知你不過是給你面子！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你們必須在明天午前搬離這裏，十日後，等我做完法事，你們才能再回來！」

「這麼說，你是不用等我同意了？」

「你可以這麼說！」

「好吧，我也不妨坦白回答你，辦不到！我不借！」

「姓柳的，你最好考慮淸楚再答覆，意氣用事，會造成後悔！」

「不必了，我絕不會後悔！你想怎樣就說吧！」

柳英揚的話已經說得最淸楚不過了，因此，白骨仙姑也不在這個問題上再糾纏下去，只是說：「燈已經挑亮，話已經說明，再說就多餘了，柳英揚，你留意點吧，話不投機難再叙，我也應該走了！」

「你仙姑貴事忙，我也不敢勉强留你！再見！」

「姓柳的，你似乎相當重友情，重義氣！我不妨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姓桂，姓舒的兩位朋友都在我那裏，下次我們見面時，我會帶他們來見你的！」

「什麼，你是說，舒文長和桂自安在你那裏？」

「這有什麼奇怪？我叫他們待在那裏，他們就得待在那裏，我說過要借用你這水雲莊，也一定要借用！你等着吧，四天之內我會再來找你！」

「白骨妖休得欺人太甚！」周湛森忍不住了，陡然站起，大聲喝叫。

「你少給我逞能，我不是跟你說話，你還不配！」

周湛森被侮辱，更怒，忿然撲出，一句「妖婦」未完白骨仙姑揮袖拍出，喝道：「憑你這一句就該沒命！」衣袖陡然長了幾尺，「拍」一聲打在周湛森脖子，然後沉手把他一扯扯近，再抖袖一甩，周湛森一個龐大身軀便被甩得倒跌出去，撞爆頭顱，當堂死去！這裏說來一大堆，但在白骨仙姑動手來說，却是連成一氣，不過刹却間事，以致柳，包兩個驚愕得不及出手相救，直至周湛森被撞死，他們才大爲震怒，猛撲白骨仙姑。

「你們都嫌命長了？你們比他怎樣？他也不堪一擊，你們能佔得了好處？哼，滾開！」雙袖一抖，疾如閃電，兩股勁風，分別襲擊柳英揚與包萬斛兩個，他們曾目睹周湛森慘死，血流未停，都爲之心怯，不自禁的向後疾閃，先避來招，再圖報復。這想法算來不錯，可是這一趟却錯了，他們一閃身白骨仙姑冷聲吆喝：「那兒走！」奮力揮動雙袖，似要追擊，實則乘機逃去，等到柳，包兩個發覺，她已經跑出了幾十丈，再也不易追得到了，柳英揚大罵，包萬斛也罵，可惜無補於事，更白花氣力！

周湛森死了，舒文長，桂自安又失陷在白骨仙姑手裏，頓敎柳英揚心如亂蔴，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他問計於包萬斛，包萬斛也沒了主意。因爲這個決定實在牽連太大。因爲如果答允借出水雲莊，不知白骨仙姑有什麼陰謀，將來傳到江湖上去，自己大半生威名就此掃地，這麼犧牲未勉太大了。要是不借，舒、桂兩個只怕性命不保，而桂自安與包萬斛是因爲聽到消息，專誠到水雲莊協助柳英揚的，假如就此死去，雖然並非死在柳英揚之手，却也和柳英揚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此後，柳英揚每念及此，祗怕午夜也難睡得安穩呢！有此複雜情形在，所以使柳英揚感到六神無主，猶豫莫決！

但是，這不是事情的終結，這只是事情的開始，決不能放任不理的，不管是戰是和，站着或跪着，就得有個決定。所以，柳英揚雖然深感煩惱，也不能不繼續尋求解決。包萬斛也很心煩，他是因爲自己受侮，也替好朋友担心，無法安靜得下來。

兩個老頭子在書齋中走來走去，似乎一下子老了許多。他們專心於解決白骨仙姑來莊這件事，深忘了身外事物，以至有人來到也不曾發覺，聽到一聲「爺爺」才知道，在過去，柳英揚見到孫子必然十分高興的抱他一下，親他一下，或是問：「你吃過什麼了？滿咀……」或就是：「看你，塊臉多髒，雙手也髒，玩什麼來了？快去洗洗臉，洗洗手什麼的」，似是指責，實是疼愛，祖孫間的感情，表露無遺：可是這時柳英揚想到的却是，這麼好一個小孩子，可能也要遭刼，死在白骨仙姑毒手！他愛孫心切，又無法解救，這份痛苦，可眞難受啊！他感到難受，也感到慚愧，因爲他無法庇護孫兒。他說：「你和誰來的？快出去玩，爺爺沒空！」

「我跟剛哥哥來的！哥哥說天掉下來，也有山撑住，人怕鬼，鬼更怕人呢！爺爺，天怎會掉下來？鬼是什麼？」

「天掉下來有山撑住？人怕鬼，鬼更怕人？」柳英揚重複地自語。

「爺爺，哥哥還說，邪不能勝正呢！」

「邪不能勝正？」柳英揚自語，却想到周湛森之死，想到桂自安，舒文長被俘禁，不由的長長嘆了一口氣，苦笑黯然無語。

「莊主，他說的哥哥是誰？」

「一個外來的小伙子，你怎麼？是想見見他？」

「不錯，我覺得他這話有深意！」

「這是老生常談了，有什麼深意？」

「對呀，這是老話，誰都識講，但是，他不遲不早，却在這個時候說，情形自然不同。他似乎看穿我們心意，故意叫令孫來說的，你想想，這其中可有深意在？」

「對，你說的對！我找他來問問，他或者有什麼說話！」於是，他立即叫小孩子去找馮剛來。

不一會，馮剛來了，問：「老爺找我？」

「嗯，你在幹甚麼？」

「除虫，替菊花除虫！」

「很多虫嗎？除得怎樣了？」

「虫不多，都是毒虫，雖然，牠很狡猾，躲在土裏，等到有機會才出來，不好對付！」

「嗯，慢慢來，急不來的！」

「老爺，我知道！」馮剛說：「不過，時日無多，事急了，不能再等了，看來是非把這些害虫迅速淸除淸除乾淨不可！」

「你有這把握不？」

「我不敢說有，但我願意試試！希望有這個可能！」

「嗯，你剛才對小多說天跌下來有山撑住

，人怕鬼更怕人，是甚麼意思？你怎會對一個小孩子說起這話來？」包萬斛插咀問。

「沒有甚麼，這是鬧着玩，沒有甚麼。」

「眞的沒有甚麼？不會吧？」

「眞的沒有甚麼！不過少爺問我甚麼是鬼，怕不怕！我說，鬼就是妖怪這一類，見不得光的！人怕鬼，鬼更怕人！邪不勝正嘛，沒甚麼可怕！」

「依你說，女妖也不可怕了？」

「不怕！只要自身正，百邪不侵，甚麼也不怕！」

「那麼，白骨女妖呢，你怕不怕？」

「我以爲也不可怕！平生不作虧心事，妖鬼邪神都不可怕！」

「你的話是不錯，可惜你年紀輕，入世未深，不知妖怪的厲害，周湛森老英雄就給白骨女妖害死了，桂自安與舒文長兩位也給白骨女妖禁制住了，再過幾天，她就要來霸佔水雲莊，我們都得搬出莊外，甚至遭受殺害呢，你說可怕不可怕？」

「包老爺，你這話是你說的，還是白骨女妖說的？如果你與老爺肯讓開，她當然可以佔住這裏稱王稱霸，要是她說的，你和老爺不肯讓，他也沒法如願！我第一個就不會怕她！」

「這麼說，你敢和她對抗？」

「只要老爺不怪責，我敢！」

「阿剛，你要想淸楚才好！白骨仙姑是一個武功極高，心狠手辣的人，她殺人是不眨眼的。你到今天還是我半個客人，所以你仍然姓馮，不是姓柳！你是可以自己選擇與決定的！你如果不敢冒這個險，儘可以置身事外，不必淌這渾水，甚至馬上離開水雲莊，我也不會怪你！這關係着你的生死，你要好好考慮！」

「老爺，我知道！常言道：食君之祿，担君之憂！老爺待我好，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愧無以報，別的事我辦不到，但出氣出力，我還是可以的！老爺，我不怕試一下，如果不是老爺救我，三年前我已沒命了，就算這次眞個喪命在白骨女妖手中，我也已經多活了三年啦！我絕不怕她，我倒要看看她！」

「哥哥，你要看甚麼？我也看！」小多仰起小臉望着馮剛，馮剛一把抱起他，說：「我們到外邊去玩吧，別吵着爺爺與包爺了！」

「阿剛，難得你如此義氣，不枉我救你一場！不過，你不會武功，白白送死實在不必，你還是好好再想想吧，不要意氣用事！不如你帶了小多離開這裏，暫時到別處避一避，將來打聽到這兒沒事就回來，若果發生了不幸，你就代我柳家保存這點骨肉吧！」

「老爺，我也覺得讓少爺廻避一下的好。白骨女妖雖不可怕，但瘋狗也會咬人，少爺年少，不知危險，能避開一下倒是好的！不過，照顧少爺的應該是表少爺，不是我！」

「你先出去，讓我想想，你自己也想！」

「是，老爺！」馮剛和小多跳跳蹦蹦離開了，留下在書房的，依然是兩個老頭子！

柳英揚看着馮剛的背影，讚嘆地說：「阿剛這孩子倒有義氣！也有志氣，不枉我救他一場！」

「我留心他說話，覺得他有一股蘊藏不露的英氣，不似是個等閒人，莊主，他眞不會武功？」

「據我所知他是不懂武功的，三年了，從未見他舞刀弄棒，如果他懂，不會隱藏得這麼久的！」

「這也是，特別對於一個年輕人，更難掩飾！看來，還是要靠我們這兩根老骨頭去應付了！」

兩個老人商量再商量，最後還是覺得把老幼撤離，留下壯丁守護較好，便叫各人收拾細軟，準備入黑之後撤離，免得白天太過哄動，驚動白骨仙姑！他們估計白骨仙姑必然留下暗哨監視自己，白天行動很不方便的。

但是，白骨仙姑來得比他們的估計更快，天色未黑她就來了，她聲言要用書齋與客廳，還要借用兩間客房。她提早到來，打破了柳英揚撤退婦幼的計劃。

柳英揚指責白骨仙姑言而無信，說過四天才來，卽晚就來了。白骨仙姑冷然道：「柳英揚，你自己聽不淸，怎能怪我？」

「我聽不淸？我那裏聽不淸？」

「你就是聽不淸！」白骨仙姑說。「我說四天之內到來，你有沒有聽錯？」

「沒有！」

「那麼，我問你，現在算不算四天之內？還是四天之外？你說！」

「你說四天——」柳英揚一想，果然是自己疏忽，給人家捉字虱了！說不了一句，自己停了好，不再說下去。

「怎麼，你現在想淸楚了？不再說我言而無信啦，是不是？」

「不管怎樣，你總不能這樣使奸！」

「不，不是我使奸，是你胡塗！你兩個請出吧，這兒暫時是我用的地方了！」

柳包兩個又氣又恨，不甘心離開，又不得不離開，那難過的心情，惱恨的表情，都使他們默然無語，依依不肯舉步！

突然，馮剛的聲音由外邊傳入來，只聽得他呼喝：「你們是甚麼人，亂動這裏的東西，還不停手？」

「臭小子，你兇甚麼，嫌命長了！滾！」一個中年人喝叫，隨卽有人發出一聲慘叫，柳英揚以爲是馮剛給人家打傷了，心頭一動，人也出了書齋，走向客廳。不料人在走廊中已聽到馮剛冷冷地說：「你還敢不敢對我無禮？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也容得你撒野！我警告你們，誰要是再敢移動一下這裏的東西，我就扨斷他的手！我有言在先，你們不要後悔！」

馮剛能說出這樣的話，當然不會有問題，早先慘叫的必然不是馮剛。如此一來，柳英揚放心了，也感到無比奇怪！

白骨仙姑這次帶來六個人，兩個跟她去了書齋，四個在客廳。客廳的四個已經傷了一個，留下來的三個都給馮剛威嚇住，停了一刹，但也只是一刹，跟着便由那個麻臉漢子開口了。他說：「小子，你是甚麼人敢來阻撓，你們莊主都答允了，你敢反抗！」

「誰說莊主答允了？我沒聽說！除非莊主對我說，叫我不必理，我才會不理，現在，你要是再移動廳中的任何東西，我都不會放過你們！」

麻臉漢心中驚懼，表面卻不承認，也怕白骨仙姑責怪，結果是試探地移動一張太師椅，椅腳剛剛移動了幾寸，麻臉漢驀然發出一聲慘叫，縮手不迭，並向後退，驚悸狼狽，兼而有之，他的兩個同伴見狀都惴惴不敢再試，同時，白骨仙姑也出現了。她向馮剛一瞥，微笑道：「後生可畏，果然不凡！」說着話，便向馮剛走近去。當雙方相距，在五六尺之間，白骨仙姑陡然一抖右袖，一道白影，便如閃電般射向馮剛，又快又勁，看得柳包兩個都爲之驚叫出聲。但是，他們卻看走眼了，驚呼未已，另一聲慘叫已經傳出，白骨仙姑的長袖捲上了一個人，纏着拖了回來，但仍未反甩出去，先嚇倒白骨仙姑自己了。因爲他發覺長袖纏着的不是馮剛，是她自己的人，馮剛呢，他仍然站在對面，現出冷笑。

白骨仙姑想不到自己會栽在這個年青人手中，一張臉無處擱，紅到耳根，急忙解開長袖，一看，糟了，已經氣絕，還魂無術了，卻已

經够白骨仙姑難堪啦，偏是馮剛在旁冷嘲道：「自己人嘛，怎麼也下毒手！就是有甚麼過不去，也該包涵包涵！怎可以下這樣毒手？不怕其他人感到心寒！」

白骨仙姑那張老臉變成茄色，全身都微抖着。再不打話，奮力一抖袖子，再向馮剛進攻。馮剛橫裏一閃，飄出了兩步，不遠也不近，正好站在白骨仙姑打不到的地方。她的長袖，假如再長多三寸到五寸，就可以沾到馮剛身上了，可是就差了那三寸到五寸，便落了空。白骨仙姑明白，這不關自己的袖長短，完全是因爲對方目光銳利，判斷正確，閃得恰到好處，她的袖子卽使再長一尺，他也一樣可以廻避的。由此，她知道對方確實是一個勁敵，不容有絲毫輕視和疏忽。

馮剛連避三招之後，挺身一站，道：「我尊重你是莊主的朋友，所以讓你三招，現在三招已過，我不會再客氣了！你聽到沒有？」

「少跟我狂，看招吧！」白骨仙姑盛怒發招，用勁更足，雙袖連着吐出，左右夾攻，把馮剛登時罩在大白袖之內。

「好呀，又用這纏脚布，臭氣薰天，中人欲嘔，好不要臉！」話聲未完，人已閃左避右，滿廳游走，滑若狸貓，在白骨仙姑的衣袖中閃動，恍如表演雜技，十分好看，白骨仙姑的雙袖越舞越緊，圈子越縮越小，驀然一聲異响，原來已把馮剛纏住了。她沉手一扯，口中冷喝：「臭小子，你還有甚麼本領，使出來吧！」右手把馮剛扯回來，左袖向前一抖，疾拍他的面門，柳，包兩個見狀無不大驚，一齊喝叫撲出搶救。

但是，他們又看走眼了，他們還沒有撲到，眼前影子翻動，原來馮剛打了一個跟斗，等到再站在地上，白骨仙姑的兩隻袖子，已經絞纏在一起，她再也抖解不開了。馮剛嘲諷地說：「怎樣？這一回應該是你拿出本領來了！哈哈，我倒要看看你怎樣把雙手伸得出來！」

白骨仙姑的雙手是藏在袖子內的，長袖給人封了袖口，要想把手伸出，實在不容易，除非棄了袖子，但那麼一來就笑痛人家肚皮了！可是除此之外更無別法，這一來倒叫白骨仙姑氣得連粗口也罵出來了。

白骨仙姑帶來的人都已是馮剛手下敗將，懾於馮剛的威勢，已經不敢妄動，這時見白骨仙姑也受到制肘，柳包兩個又守護在側，更是不敢輕動了。所以白骨仙姑雖然受窘，他們也不敢出手。自然，以白骨仙姑的性子，她是不會在這許多人面前向屬下求救的，而那些人也利用她平日未經呼喚不許妄動的訓示，袖手旁觀，不予援手。

白骨仙姑給馮剛困住，無法褪得出雙手，又無法傷得了馮剛，形成了僵持之局，而這樣一個局面，對她是十分不利的。她必須迅卽解開雙袖，否則，後果如何，不堪設想。但如何才能解得開袖子呢？她又一時無計！一急之下，便暗運內勁，以求僥倖。暗勁一發，由袖子直傳過去，希望能震傷馮剛，不料暗勁發出卻似泥牛入海，一去無踪，馮剛談笑自若，彷如未覺。她再試一次，結果如前，知道碰上高手，開始感到心寒了。

馮剛在對方兩次發出暗勁之後，冷笑了。他說：「怎麼？酒杯裏也想起波浪？螢火虫也想炫耀光芒？你還是乖乖的叫人回去將周，桂兩位前輩送回來吧！這樣做，對你有好處，若果你再逞强，就莫怪我手下無情了！」說着話，不知怎的，只見他雙肩一聳，兩隻本來被貼身纏着的手，忽然滑了出來，脫出在白骨仙姑的雙袖之外，迅速地抓着白骨仙姑雙袖，把她一步一步的扯過去，看得出白骨仙姑在掙扎，卻又無法抗衡。你然忿說：「她想怎樣？」

「我想怎樣！我只知古人說過見堯舜，講仁義，對桀紂，動刀槍！對你呢？我是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你知道被人整治的感受到底是怎樣的滋味！你怎樣整治別人，我也怎樣加諸你的身上，就是這樣罷！」

白骨仙姑這一趟可駭極了。她生平不知用多少種狠毒的手段整治過別人，叫她想也想不起，記也記不起了，但被整治者的痛苦表情，卻是記得的，當時，火燒不到身，她不覺得痛，還笑呢！此刻，馮剛要用同樣手法對付她，等於說，別人曾經出現過的痛苦表情，亦會出現在她身上，這叫她怎不震駭？

不過，白骨仙姑終非等閒人，她冷冷一笑道：「諒你沒這個胆！」

「你以爲我不敢？要不要馬上試一下？」

「你別忘了，姓桂的和姓舒的仍然在我手中！」

「這個我知道！」

「你記得就好！」

「這又怎麼樣？我倒想不出兩者之間有什麼關連！」

「你眞想不出？」

「是想不出！」

「那麼我告訴你吧！只要你敢動我一下，他們就會沒命。」

「眞的？」

「當然眞的！」

「那麼我也要試試！」說着話，雙臂一抖，手腕運勁直出，借了對方兩隻袖子傳到對方上，然後雙手倏又互交一沉，白骨仙姑竟無法站得穩，向側倒了下去，「蓬」一聲撞向地下，肩膊與股骨首先着地，痛得她失聲大叫，可能撞得很痛。

「這一下怎樣？算不算是動你一下？如果你說不算我還可以採用別的方法動你！」

「臭小子，你眞不讓他們活了？」

「他們是死是活，你去決定，你是否能活，則由我決定！這是兩事，你別混爲一談！」

「好！你等着瞧！」白骨仙姑仍不服輸，對還未逃走的兩個人之一說：「龍丙，你去叫九爺把姓桂和姓舒的兩個重重折辱一番，替我出氣！」

「是！」龍丙說，就要離去。

「慢着！」馮剛把他喝住！

白骨仙姑同意地說：「怎麼，你怕了？」

「不，你猜錯了！」

「我怎麼猜錯了？難道你不是把龍丙叫住的？」

「這不是猜，你看得到，自然不會錯！」

「那又是什麼？」

「你別打岔，聽我說下去就明白了。」

「好，你說！」

龍丙給馮剛喝住，不敢走，等他說話，他看着馮剛，只聽得馮剛冷靜而有力地說：「你是龍丙？你不要聽白骨仙姑的話，你照我的話回去告訴你的九爺吧！整治姓桂姓舒的是不必了，叫他把他們乾脆殺了替白骨仙姑報仇吧！你叫他快點照做，否則，我殺了白骨仙姑就去找他，他便無法替白骨仙姑報仇了！我話說完了，你可以走啦！」

馮剛一揮手，叫龍丙快走！這一來卻嚇壞了白骨仙姑，她失聲叫：「你不要他們活？」

「他們又不是我的朋友，他們的死活和我有什麼相干？何況我殺了你之後，還有把握可以殺死你的九爺替他們報仇！」

白骨仙姑完全崩潰了。她本來以爲有人質在手，就可以威脅對方的，不料對方比她更心狠，不是自己的朋友竟全不關心！這麼說，她就失去了憑藉，沒了討價還價的本錢，除了不惜以死相拚外，就只好低頭，乖乖的聽對方的

話了。她偷看馮剛，見他臉現殺氣，似眞下了決心，已是一驚，再聽得他催促龍丙道：「龍丙，你還不走，等什麼？等死？」

白骨仙姑心頭一寒，急叫：「龍丙，等一等！」

龍丙本已起步，又停下來！

「白骨仙姑，你還想叫她先替你收屍？」

「臭小子算你夠狠，我認輸了！」

「何必你認？你本來就是輸了，不認也不行！」

白骨仙姑不答，叫龍丙去請九爺把舒桂兩個放了。

「是！」龍丙行了個禮，走了！

白骨仙姑道：「臭小子，你現可以放心啦！還想怎樣？說吧！」

「白骨仙姑，你以爲我會相信你一句話，就把你放走？沒有這麼容易！哼，我會相信你一句空話？」

「你敢侮辱我不信我的話？」

「當然不相信！我連自己的話有時也不敢相信呢！」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想撒賴！」

「沒什麼意思，你不見我剛才叫龍丙去殺姓舒的與姓桂的？我本來下了決心的，但你又把我的決心改變了，我連自己的話也不能相信，何況是你說的話，我又怎能相信？」

「你要怎樣才能相信？」

「很簡單，等姓桂的與姓舒的兩個活着回來，證明無生命危險後，我自然是相信了！」

「臭小子，你好厲害呢！」

「我是不是厲害，你這麼快就下結論未免太早了！你最好還是冷靜點，等見到了事實之後再說！」

白骨仙姑不論在武功上，或口才上都輸了一着，所以氣壞了，同時，對方馮剛這個人也莫名其妙的產生了敬佩的，這種由恨生敬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她生平甚少受挫，如此給人制住無法可施的更少！但這樣面對面的站着，十分尷尬，時別是馮剛目灼灼的注視她的時候，竟然出現嬌羞態，臉紅極了！

她問：「你怎麼了？我們就這樣站個三天三夜？」

「你覺得不好嗎？就是站三天三夜，有你這白骨仙姑作伴也好，最少不用怕鬼！」

白骨仙姑「哼」了一聲，不再說話，不過，再過了一會，馮剛便點了她五處大穴，讓她在一角歇息。自己則坐在一旁監視。

柳英揚與包萬斛兩個至此才眞正放了心。當馮剛叫龍丙去通知九爺殺死舒文長的時候他們驚駭得幾乎無法控制自己，要出面阻止了。後來他們總算是忍住了，要不，可能會把事情攪壞了！他們暗暗慶幸自己沒有出口，也暗愧赧，覺得自己才智，武功都遠遜馮剛，更慚愧長期看走了眼，認爲馮剛只是一個普通的青年！還好一直來對他都不壞，否則，就更不知把臉皮向那裏擱了。

柳包兩個要求馮剛到書齋飲酒，由別人看守白骨仙姑，馮剛認爲不可，他說他用的是普通點穴手法，以白骨仙姑這身武功，很容易就可以衝開的，若由別人看守，隨時有危險，所以必須由他自己看守，以防不測。

「那麼，我們就在這裏坐一會吧！」柳英揚還就馮剛。

馮剛道：「老爺，我以爲……」

「馮英雄，你別再以老爺相稱，我一直看走了眼，以下人待你，已經十分慚愧，你若再這麼叫，我就更羞了！」柳英揚急急插咀說。

馮剛道：「老爺，你還未知道我的眞正身份呢，我眞是你的莊丁呀！」

「馮英雄，不管怎樣，過去的都不必計較了！你既然救了我柳家，就夠我以恩人相稱，只以英雄相稱已經是很不客氣了，你若再以老爺叫我，你想，我怎麼有臉相見？」

「莊主，我看這樣吧，你也不必叫他英雄，就以伯侄相稱，仍叫他阿剛，他則叫你伯伯，這樣不但可免尷尬，也顯得親密！馮剛與小多本來就相處得很好，讓他仍以兄弟相稱，不是很好？」

柳英揚心中暗喜，口裏却說：「這個，我也怕受不起呀！」

「老爺，已然不再計較過去，不以莊丁視我，我就大胆叫一句莊主，或柳伯伯吧！我想，現在不是坐下來喝酒的時候，如果柳伯伯不以我狂妄見責，我倒想請兩位巡視一下全莊內外，並通知大家小心警惕敵人突然來襲！照我忖測，龍丙走出不遠就會碰上他們的九爺的，他得了消息之後，必然立即趕來，他們人數可能不會太多，但是狂野兇悍，不易抵擋，若我們不早作準備，猝然應敵，必然要吃虧。不知兩位伯伯以爲怎樣？」

包，柳兩個均表同意，還稱讚他想得周到，欣然而去，但白骨仙姑則憤然之色躍現臉上，恨恨地咒罵馮剛。馮剛不以爲忤，問她：「白骨仙姑，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你說我猜測得怎樣？不會離題萬丈遠吧？嗯！」

「你不要高興得太快，等一會九爺來了，可有得你好受！」

「眞的，九爺這麼厲害？」

「你狂吧，到時你就知！」

「我看來是不能不見見這位九爺了！」

「哼！你等着吧！」白骨仙姑恨恨地說，似乎蘊有無限恫嚇在內。可是聽到馮剛耳中，他却無動於中，彷如未聞，他的鎮定與冷靜，都足以使對方爲之心折。

白骨仙姑心中暗想：這小子姓馮，叫馮剛，年紀輕輕怎會如此厲害，按照他的年齡，是絕對沒有這份功力的，就算他未出娘胎便開始學，也不可能有此功力，他必然另有奇遇，才能如此！他有什麼奇遇，最可惜的是早先自己根本連跟他過招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被他制服了，連他是那一家派的傳人也不知道！她試過幾次，果然內力未損，穴道可以衝擊得開。她不明他何以如此，但是高興他如此！

過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時光，白骨仙姑已經暗將被封五穴都解了，心中甚喜，注目馮剛，他却半閉着眼養神，一動不動。她還怕他有假，故意伸臂揚指，試探他的反應，他竟一無所覺，她的胆子大了，站起身，向外作逃走狀，他仍然沒有反應，她乃決定逃走。可是她又不甘心，輕移兩步之後，正要向外狂奔之際，陡然心頭一動，便咬着牙，橫下心來，再走回頭，三枚暗器猝然脫手，疾射馮剛。

馮剛仍在巍然端坐，她又是緊張又是興奮，以爲鴻鵠將至，想不到情勢倏變，她這一方暗器才出手，那一邊馮剛突然離開了坐位，人已閃開，暗器當然打空，白骨仙姑也大驚失色，轉身狂奔，可惜遲了。在暗器射在墻上發出火花與聲响的剎那，白骨仙姑已被一隻無聲之掌，擊在左後肩上，她禁受不起，慘叫了，蹌踉斜歪，額汗如雨。她試運用左手，已無法如願，知道琵琶骨已被碎毀，功力再也無法使用了。暗將右臂微試，算稍爲安心！正感到不幸中仍然有幸，突然劇痛攻心，幾至暈厥，及至清醒過來，知道右手也給毀了，不能再使用內勁了。

白骨仙姑年紀已經不小，雖然駐顏有術，到底是歲數不小，琵琶骨被毀，此生大約是難以再練功了。想到大半生橫行江湖，殺人無算，到老來却落得這個下場，內心的悲憤，倍於常人，怨毒的目光，簡直可以毒死河魚！她怕

受辱，想到自裁；但又想看看九爺如何收拾馮剛，何況，好死總不如惡活呀！白骨仙姑在心緒混亂中坐了下來。

白骨仙姑十分不幸，她剛剛坐在墻邊，便聽得蹄聲得得，兩騎快馬來到水雲莊，來的竟是桂自安和舒文長。陪着他們一起入到客廳的，便是莊主柳英揚和包萬斛。

白骨仙姑看到他們，恨極了，也恨自己剛才過於鹵莽，假如悄然逃走，可能已經逃了出去，說不定見到九爺——再說，在路上一碰到桂舒兩個，抓住他們，也可作個擋箭牌，可惜自己一時鹵莽，失去了這個機會，此刻已不用作此幻想了。

桂舒兩個看到白骨仙姑頹然坐在地下，還不知道她已經武功被毀，就是柳包兩個也不知道呢。

桂舒兩個正是仇人見面，紅上眼睛，恨上心頭。不約而同的撲向白骨仙姑，似乎要把她吞下肚去，才消心頭之恨。但是，他們剛撲出，就給馮剛攔住道：「兩位老前輩暫請息怒，她已經失去武功，再受不起兩位輕輕一擊！我留着她仍有用處，希望兩位老前輩暫時息怒，留她一命！她的九爺盧九仞快到莊外了，我們也該有個準備。」

桂舒兩個還不知道馮剛的身份，但聽他能說出白骨仙姑失去武功，又說出盧九仞就快到莊外，便知他是一位有份量的人物，所以對他也不敢過於輕視，看他一眼，再看柳英揚一眼，想聽聽他的意見。

柳英揚把馮剛介紹給舒，桂兩個認識，並且說出是他折服白骨仙姑與他向白骨仙姑提出，要她請求盧九仞釋放桂舒兩個的。

桂、舒兩個得知內情之後，對於馮剛的請求他們不可出手，他們當然不會反對，和有反感了。

桂舒兩個在驚異於馮剛年紀輕輕而有此本惡之後，都深深一揖向他致謝。馮剛急忙還禮道：「兩位老前輩請勿折煞小侄，嗯，盧九仞來得好快啊！」轉臉望向廳外，道：「盧老板，勞你大駕遠來，眞有點不好意思，柳莊主老人家在這裏，還是請你下來見過柳莊主吧！入廟拜神，入莊見主，你盧老板好意思就這麼失禮？」

馮剛此話一出，房上果然飄然落下一個五旬過外，五短身型，四肢粗壯，全無老態的人，他身型壯碩，看來不會少過一百五十斤！但是，他却落地無聲，輕身功夫好極了。他漏了這一手，柳包等都爲之駭然。

「好俊的一式『飛絮墜地』！難得！難得！」馮剛脫口稱讚，盧九仞却陡然變色，似乎還打了個冷顫。兩道寒光射注在馮剛身上，沉聲喝問：「你是誰？」

「盧老板，我們曾經見過面的，只是你惡人善忘，記不得我罷了！我叫馮剛，你大約已經記不起了！不過，不要緊，我不敢高扳叙舊，你大可放心，就當作今日第一次見到我這個人好了！」

「哼，你識得我用的是『飛絮墜地』，當然也識得它的來歷了，是不是？」

「你一猜就中，我衷心佩服，白骨仙姑就在這裏，你已不再爲難桂舒兩位前輩，我也應該交還她給你了！盧老板，過去的，我們到此一筆勾銷，你看如何？」

「慢着，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你是要和我商量，還是要向我審問？我希望先知道這一點！」

「你說商量也好，查問也好，審問也好！總之我要知道，你必須回答！」

「要是我不回答呢？」

「這，不用我明說，你自己知道有什麼後果！」

「既是這樣，盧老板，你不用問了，還是說說後果吧！省得白費時光！」

盧九仞想不到他會這樣回答，爲之一怔，似乎感到受了侮辱，勃然震怒道：「不行，你必須回答！」

「盧老板，對不起，這可由不得你了，問不問在你，答不答在我，你說對不對？」

盧九仞氣紫了臉，瞪了眼，臉肉也在發抖，十分嚇人。

柳英揚等都感到心在緊縮，如受重壓，更替馮剛担心。

可是移目馮剛，只見他氣定神閒，十分輕鬆，一點也不緊張，那不知他是自信心强，還是未看出敵人的可怕。

客廳中突然變得很靜，似乎空氣一下子凝固了，連大家的呼吸也有困難，傳出了聲响。

嘈吵會使人難受，過以寂靜，有時更會使人無法忍受，此刻就是這樣，客廳寂靜如死，各人都感到快要窒息了。盧九仞突然飛出一掌，看似雷霆乍發，隱隱有風雷之聲，掌風所至，帶動了廳中椅桌，亦爲之移動起來。馮剛屹立不動，右手掩在胸腹之間，左手中食二指一駢，其餘三指曲了起來，指尖內向掌心，只用中食二指爲主，迎向來掌直指掌心，以攻對攻，半分不讓。盧九仞掌勢已成，內勁正吐，忽見此招陡然變色，慌忙撤掌，避過來招。馮剛一舉手便解除危險，贏得柳桂等大爲興奮，喝彩了。

盧九仞一招就被迫了回來，心頭凜然，同時也有所發現，脫口喝問：「你是江茂生的什麼人？怎會懂得江家的武藝！」

「好眼力，一眼就看出來了！盧老板，你跟江家又是什麼關係？你怎麼又識得江家的功夫？」

馮剛這一反問，使盧九仞啞口無言，臉有

愧色，於是馮剛再說：「你企圖霸佔江家秘辛，不惜千方百計討好江茂生，初時，江茂生確是受到你矇騙，相信你的，可惜你行爲不檢，又在酒後失言，自己洩出秘密，使江茂生知道上當，急謀補救，把江家秘辛交給了別人隱藏，而你在得不到秘辛，便把江茂生殺了，丟在河邊，因爲聽到人聲，担心被人發現，匆匆走了。

「盧老板，你想不到當時嚇走你們的人是誰吧？我也在內呢！

「江茂生並未斷氣，還能交代後事，我曾答應過他，要替他們江家報仇，十多年來，我無時或忘，終於等到了今天，神差鬼使，使你自己送上門來，這是報應，也是天意，你對此還有什麼話說？」

「你一派胡言，不值得我分辯，你乳臭未乾，也不值得我注意！你還是替自己的小命打算吧！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偏要多事逞能助人！」

「盧老板，你怎麼說都可以，但你想活着離去，卻是夢想！血債血還，你已經不知佔了多少便宜了——你接着了！」馮剛由腰間解下一柄長達三尺六寸的又長又薄的利劍，隨手輕輕一抖，劍身倏的一彈，斜向上指，招式原甚平常，不值得重視，但是看到盧九仞眼中，卻心頭發寒，如見蛇蝎，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和馮剛離得遠一點。

馮剛冷冷一笑，道：「姓盧的，你本是一個自小就無父無母的孤兒，給人收養長大，又教以武藝，可是你卻狼心狗肺，欺師滅祖，還要把恩師一門趕盡殺絕，連同門也不肯放過，要獨佔師門秘技，橫行江湖，稱雄武林，後來，得知江家有獨步武林的玄天劍譜，你又殺害江家的人，你敢說這不是事實？你能提出事實反證？……」

「你到底是什麼人？說！」

「你問我？我原姓馮，就是你殺不盡的師門之後，我也姓江，江茂生是我義叔，是他哥哥把我救出來，將我撫養成人的，你想不到吧？你得不到的江家玄天劍譜就在我手中，今天，我要替我爹爹和親娘報仇，替我馮家和師門的師兄姊報仇，也要替義叔江茂生報仇！這柄劍，就叫做玄天劍，你得不到玄天劍譜，也得不到玄天劍！你是命中該絕，才會自己送上門來，還有什麼要問的，你就問吧，也好叫你死得瞑目！」

「好呀，原來你便是馮家的死剩種，當年一念之慈，放過了你，想不到便成爲今日之敵，怪不得古人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了！你，你雖然有人幫手，我也不怕你，你叫什麼，也報上名來！」盧九仞向馮剛的背後一指發問。

馮剛本能地轉過頭來，盧九仞把握時機，猝然猛發一掌，柳桂等在驚叫，跟着叫的不是馮剛，卻是發招偷襲的盧九仞。

原來馮剛在回望之際，驀然引劍指向盧九仞，盧九仞料不到他有此一着，猛發一掌，無巧不成事實，他的掌心竟然對正劍尖，掌力一發，劍氣亦吐，掌力寬闊，劍氣凝取成綫，竟然透破掌勁，直抵掌心！

雙方都在進攻，無法廻避，結果，盧九仞雖然考慮得快，移歪了手掌，手掌仍然被劍氣刺中，破壞了盧九仞不少勁力，也痛甚，他因此而驚叫後退。

「那裏走！」馮剛轉望盧九仞，見他似有逃走意思，便抖劍夾掌，先行發招，把他纏住了。

馮剛這一柄玄天劍原是寶物，揮舞起來隱隱夾有雷鳴之聲，增加聲勢。

馮剛蓄意報仇，用招甚狠，不幾招已把橫行江湖二十多年的盧九仞困在劍氣之內，只有掙扎的能力了。

白骨仙姑希望成空，不願再活，在馮盧兩個打得起勁時，她自裁自盡了。

盧九仞也是一個使劍能手，對玄天劍法也畧知一二。過去，他就是仗着這幾記奇招，擊敗不少成名人物，享譽江湖，可是，這時他的對手卻是精通玄天劍法的高手，使的又是玄天劍，這麼一來，盧九仞自然有相形見拙，發不出威力之感。

反之，馮剛卻把玄天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一招接一招，一式連一式，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來，綿密得無隙無縫，處處都透不進招去，這樣打法，吃虧的當然是盧九仞。

盧九仞打了一會，自知不免了，索性把心一橫，作出拚命姿態，在久困之下，突施反擊，他以數十年內力狂攻一掌，勢似裂岸驚濤，果然把馮剛的劍光擊散，劍鋒震斜，他則趁此一刹時刻飛身撲向柳桂等人，實行擇弱進攻，企圖擄取人質。

他與柳桂等相距不過幾丈，這邊飛身一躍，那邊就受到威脅了。

柳英揚見盧九仞撲來，便站起來，橫刀於胸，迎敵疾劈，威風凜凜的，的是不弱，盧九仞也不敢小看他，劍鋒畧偏，避過鋼刀，指向柳英揚左脅，柳英揚沉勢退後一步，猛的一個硬劈來招，刀劍相交，「噹」的一聲，柳英揚感到虎口劇痛，全身受震，不由自已的，退後了兩步。

柳盧兩個一經接觸，强弱立判，要不是盧九仞先受了掌傷，這一硬拚，柳英揚可能要受到內傷呢！

柳英揚退後，盧九仞立即追擊，但是，雖是如此，也因給柳英揚一阻，便緩了一緩，再要追擊，馮剛已經追到，以一招「佛光普照」兜頭罩下，迫使盧九仞回劍自保。

跟着，馮剛又展開漫天劍影，把盧九仞困在劍氣之內。

柳英揚也是未現老態，積有數十年功力的，竟然接不下盧九仞一招，這才知道盧九仞的厲害，的確非同小可，也由此而顯得馮剛的不凡。

盧九仞在苦拚三五十招之後，越來越覺得不是味道，終於迎上馮剛的劍鋒撲去，讓玄天劍刺進心窩，還再打了片刻，飛劍擲傷了舒文長才倒地死去。

盧九仞這樣死去，倒有點出乎各人意外。但既然是事實，也就不必猜忖了。桂自安走過去，踢了盧九仞一脚，道：「去夕，這傢伙還對我們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自詡天下無敵，遲早會當上武林盟主，號令武林，怎知道只隔了一天，一切全都變了，盧九仞死在馮剛的劍下了。」

馮剛設了父母，師兄妹，義叔等人神位，然後割下盧九仞的腦袋露天拜祭。自然，柳桂等人也一起行禮拜祭。

水雲莊有不少壯丁，搬運，掩埋一些屍體自然不難，而且，這些事用不着莊主去做，他吩咐幾句，就會有人去處理了。

莊主在書齋中擺了一桌酒，慶祝這次勝利，同時，莊主問及馮剛與他的關係，馮剛說他在五歲左右便聽得義父說過，有一年義父路過水雲莊，忽得急病，無法走動，路人都怕事，也怕傳染，不敢接近他，更不肯幫忙，後來，幸得柳英揚經過，把他抬回水雲莊，悉心調理，他義父才得重生。他義父常常提起這一點，又再三叮囑他施恩不望報，受恩不可忘，叫他有機會到水雲莊時，就要圖報，因此，他藝成之後，義父又過世了，他便到水雲莊來，伺機圖報。

柳英揚記起來了，他確實救過一個那樣的病人。

想不到當年一念之仁，卻解了今日滅莊之禍，可謂異數。

舒文長和桂自安都因爲馮剛擊敗白骨仙姑而得生還，此恩此德，實不易報，除了敬酒之外，只好留待後人去報了。

席間，各人多喝了幾杯，都不如先前的拘束，年齡的隔膜也減少了。在問及馮剛的身世，知道他尚未娶妻。

桂自安作毛遂自薦道：「馮世兄，我有一位幼女，尚未定婚，相貌雖然醜陋一點，人品倒還過得去，如果馮世兄不嫌的話，我倒可以叫她侍候馮世兄！」

「桂兄，你愛才若渴，倒不肯錯過機會呢！」包萬斛說。「不過，你說令嫒生得醜陋，就不太老實了。我見過令嫒，眞是個美人呢！難得她武功好，人品也好！若與馮兄弟結爲夫婦，那是天作之合了。馮兄弟，你的意見怎麼樣？」

馮剛甚表謝意的說道：「蒙桂老前輩錯愛，我無限感激，但我今年才十八歲，還不是談婚時候，那件事，我心領了，還望桂老前輩莫要怪責！」

柳英揚道：「桂小姐實在是才貌兼備的，馮剛既以年輕爲辭，也不必勉强，婚姻要講緣份，說不定過得幾年，馮剛會倒過來向桂兄請求呢！」

桂自安實在有點不高興，但各人都這麼說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話。柳包等有意把話題扯開。

漸漸，便忘了談婚論嫁這件事，各人的話又多了，各人都忘了時刻，直飲到三更過後才盡歡而散。

—（完）—

奇人奇事

孫八空手挖牆

慧心・文

李小龍在精武門這套影片裏面說出霍元甲的迷踪藝，天下無雙，憑着它把日本的武士擊倒。事實上霍元甲所學的一套拳，多數稱做霍家拳，這種拳術是否迷踪藝呢？仍待研究。

至於迷踪藝，究竟何人所創呢？這些問題，現時已難查究，所知道的是這一點，在霍元甲祖宗兩三代之間，有人姓孫，名通，創造秘宗藝，這一派功失盛行在山東直隸兩省，他的功夫一傳，傳到「孫八」，後來由孫八把它傳到另外一些人的身上，也許派別複雜了些，有一種支派稱做迷踪藝亦未可料。

另外一種解釋就是霍元甲的身手不凡，剛剛跟敵人較量就急跳側閃，盡量避過正面的出擊，改從側門發招，一拳一脚都像是來無踪去無跡，故此稱做迷踪藝。

上述這兩種說法，不知那一種說法是對的，不過，孫八在滄州設館授徒，極有名氣，卻是鐵一般的事實，當時有許多武林高手找他過招，總是鬥不過他的，後來有一位來自遠方的僧人，到達滄州，法號「混通」，又名鐵拳大師，他跟孫八較量高下，把一堵牆看做判定輸贏的對象，各師各法，此事頗爲有趣，值得一寫，作爲茶餘飯後之談。

當時鐵拳大師慕名而來，親到東南武館找孫八，抵達該處，剛巧孫八就在館裏，因爲他進門就問孫八是否在家，他抬頭一望，看見這個和尚身形雄偉，眼大眉粗，料想此人一定屬於武林中人，打算避過，但因館內有幾個徒弟正在玩拳，如果他借故避開，激怒那個大頭和尚，可能把整個武館打破，館中雖有數人，但絕非他的對手，因此孫八無法不點頭打招呼，自稱正是孫八，跟着問他的來意。

鐵拳大師聽了孫八的話，隨即接口說：「貧衲有鐵拳大師之稱，一拳可以打穿石牆，至於拳脚，實在是很膚淺的，我想找孫師父試試，不過是看看孫師父的拳力，並無他意。」

孫八聽了，說：「大師的意見不錯，我們找一堵石牆試試好了。」

鐵拳大師看見他已經答應，便一齊走出武館，行了幾十步，忽見一座石牆，正中的一幅石壁恍如大鏡，站定脚步，先問孫八這幅石牆是否用來裝飾的東西，孫八搖頭，那時鐵拳和尚就沉住氣，把渾身氣勁暗中送到右臂，大喝一聲，標前一步，隨即發拳。石牆不管怎樣脆弱，根本上它是由磚頭砌成，照普通人的情況說，一拳打去，勢必拳折臂折，可是，鐵拳大師卻十分厲害，那一拳打到石壁上面，竟然給他打到穿了一個大洞，石屑橫飛，甚至有些碎屑飛濺到孫八的臉孔來。

孫八看了，微微吃驚，鐵拳大師也自鳴得意，露出驕傲的神態向孫八發問：「孫師父，你看我拳力怎樣呢？」

孫八看他用拳頭打破的一個小洞，深有五寸，小洞的面積也有四寸過外，但卻參差不齊，只是看了一眼，他就有了一個計劃，向對方望了一眼，說：「大師這種表演，確實可以看到你的拳力厲害了，不過，這塊石壁無緣無故穿了一個大洞，未免失眞，最好把那一個大洞弄得齊整了些，好像故意挖空一個洞穴來。」

他隨口說着，走近石壁，便不再說，只見他暗中把內勁運送到食指和中指之間，就用兩隻指頭插入破碎不完整的洞內。

他把兩指向左一扣，向右一挖，便看見有一塊石給他挖出來，跟着他又忽左忽右的挖，挖了幾塊石，還用指頭把它搓了幾搓，使它平滑一點，於是，那塊石牆所露出來的洞穴，就齊整了許多，確實不像剛才打破了的樣子那麼難看。

鐵拳大師到底是武林中人，看在眼裏，極端佩服，說：「孫師父秘宗藝的武功，確非我們所及，我只能夠用硬功把它打出一個洞來，你卻可以用兩隻指頭任意挖石，就像在泥地上面扣挖一樣輕鬆，貧衲非常佩服，就此告辭。」

說完他就走開，此後沒有人再敢跟孫八較量高下了，初時孫八以爲這個大頭和尚找麻煩，難以應付，料不到應付過他之後，反而減少許多麻煩，拳脚並非特別超卓的人，聞風而懼，不敢登門較技，對他來說，那是一件好事。孫八在滄州教授拳師有廿多年，然後病逝，看來霍元甲的指勁，可能是受到秘宗藝影響，說不定他的迷踪藝正是從秘宗術變化出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鸚鵡樓的血奴房中，毒劍常笑要拘捕王風，用嚴刑迫供，王風不願束手就縛，擊倒官差，常笑親自出手，王風竟不顧死活的要與常笑同歸於盡，常笑不願拚命立即住手，並說他已相信王風所說，因爲敢於拚命的人是不會說謊的。王風說出那晚在墓地上與鐵恨同時遇到血鸚鵡的事，鐵恨因不信魔王的故事曾說如遇血鸚鵡，第一願望就是求死，結果鐵恨果然死去，血鸚鵡曾說另兩願望留給王風，常笑意似不信鸚鵡能說出這種話，他也曾見過會念詩的鸚鵡，但那是久經訓練而成，而血鸚鵡所說似非經過訓練——

驚魂六記故事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一劍除妖異　亂刀殺同寅

王風道：「那番話無疑應該是由人說的，但事實，是發自鳥口。」

「我相信你所說的是事實，只是這種事，又的確難以令人置信。」常笑大大的歎了一口氣。

王風苦笑道：「你這種心情我很明白，要不是身歷其境，我想必也是這個意思。」

常笑又歎了一口氣，道：「看來這件事就只有兩種解釋，要非那隻鸚鵡通靈，我們便得接受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這個傳說。」

他搖搖頭，又道：「連血鸚鵡這種事都可能是事實，殭屍的存在豈非更就大有可能？」

沒有人作聲。

這一靜，小樓彷彿就陰森起來。

樓外更陰森，夜色已濃如潑墨。

常笑朝門外瞟了一眼，忽又道：「這時候殭屍應已出動的了。」

這句話出口，就連他自己，也打了一個寒噤。

其他人也就只有一個王風例外，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道：「他的窩仍留在這裏，我想他遲早總會回窩來休息一下。」

常笑道：「你不怕？」

王風道：「他跟我是朋友。」

常笑冷冷道：「最好他變了殭屍之後，也仍認識你這個朋友。」

王風道：「認得與否是其次，只要見到他就成。」

常笑道：「對於他變成殭屍這件事莫非你也有疑問，一定要見到他才確信？」

王風道：「這仍不是我主要的目的。」

常笑忍不住追問下去，「你主要的目的是甚麼？」

王風道：「設辦法阻止他再變成殭屍。」

常笑道：「你希望自己的朋友死後能夠安息？」

王風道：「很希望。」

常笑道：「交着你這種朋友實在不錯。」語聲忽一頓，他的目光又轉向門外。

四個人正從門外踏入。

是人，不是殭屍。

安子豪就在前面，後面董昌，唐氏兄弟。

四個人一個不缺，面色也並無異樣。

常笑目光一掃董昌三人道：「你們已檢查過萬通的屍體？」

三人點頭苦笑。

他們所見到的只是一隻黑手，一灘濃血。

常笑道：「有甚麼發現？」

×　　　×

「萬通的屍體早已化成濃血，只剩一隻右手，那隻右手亦已死黑發臭。」

「靠牆的床上放着他的配刀，刀鞘却在另一邊。」

「刀口有血，刀柄有血，都並不相同，刀口的血與一般無異，刀柄的血是那種濃血。」

「在他那隻右手的中指指尖，剖出了一枚七星絕命針，顯然是因爲這一枚毒針，他那隻右手才變成死黑。」

「那灘濃血雖已乾硬，但以我們的經驗推斷，極有可能是化屍散所造成的結果。」

「根據以上種種的發現，我們認爲萬通昨日在開棺驗屍之際，中指指尖就給刺入了一枚七星絕命針，針上的劇毒迅速蔓延，使他那隻手盡成死黑，他發覺中毒，是必然立刻暗運內力，阻止毒氣再上升，所以，死黑的只是一截手。」

「可是給送入那間小屋之後，他已不能再支持下去，爲了保全性命他惟有忍痛拔刀，將那隻手斬斷，然後所謂殭屍就來了，在他的身上下了化屍散，化去了他的身子，那隻右手却因爲已給斬掉，反而得以留下。」

×　　　×

常笑靜靜的聽着，並沒有表示意見，一直等到董昌與唐氏兄弟交替將話說完，才開口道：「化屍散這種東西似乎並不常見。」

唐老大道：「也並不罕見，據我們兄弟所知，江湖上好幾個幫會都用這種東西處置人犯，用來當毒藥暗器使用的黑道高手據講也有好幾個。」

常笑道：「那幾個？」

唐老大道：「陝北斷虹子，河東烏鴉，河西赤雁，燕南毒手書生蕭秋雨。」

常笑道：「他們跟鐵恨可有關係。」

唐老大想了一下，搖頭道：「沒有。」

一個官差即時插口道：「我記憶所及，大約在五六年前，鐵恨在湘西曾經偵破一間黑店，在那間黑店後院，據講是有一個化屍池，黑店的一夥謀財害命之後，就將屍體投入池中，毀屍滅跡……」

常笑頷首道：「那是說，鐵恨是有機會得到化屍散那一類的藥物的了。」

他霍地回頭，盯着王風道：「那個官差眞正的死因現在你亦已淸楚，對於這件事，你又有甚麼意見？」

王風一旁正在聽的發呆，給常笑這一問，頓時如夢初覺，苦笑道：「要非我親眼看見鐵恨暴斃，又親身護送他那副棺材，七八天以來未離左右，棺材又一直釘死，根據他們這驗屍報告，我一定懷疑他仍然生存。」

常笑亦自苦笑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懷疑，可是聽你說得那麼肯定，又實在不能不相信他已經死去。」

王風道：「也許他身上的確藏着化屍散之類的毒藥，在扼殺那個官差之時，無意中掉到那個官差的身上。」

常笑淡淡道：「那支毒針也是無意中從他的身上飛出來，刺入萬通的中指指尖？」

王風只有苦笑。

常笑搖搖頭，喃喃道：「我走馬天下十年，所接手的奇案，所遇上的怪事，已不能說少的了，但都能有一個解答，有一個解釋，可是像這樣奇怪的案子，這麼奇怪的事情，却還是破題兒第一趟，我簡直束手無策。」

他一再搖頭，歎息道：「也許你還不知，我着手調查這件案子，到現在爲止，已有兩年多三年。」

王風雖不知，並不懷疑常笑的說話。

常笑歎息着坐了下來，接又道：「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化成一隻血鸚鵡，血鸚鵡的出現，太平王府庫藏珠寶的一夜之間神秘失踪，郭蘭人的死而復生，生而復死，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發生。」

王風道：「可是事實就存在，而且的確已發生。」

常笑歎息道：「我本來絕不信有所謂妖魔鬼怪，有所謂第二世界——」

王風截口道：「最初我也是不大相信，但怪事接二連三發生，猶其是遇上了那隻人一樣笑語的血鸚鵡，實在不由我不相信。」

常笑沉吟道：「只可惜那些事情發生之際我都沒有在場，否則我也許能夠找出事情的眞相。」

王風道：「你仍在懷疑？」

常笑道：「不能不懷疑，就拿現在這件事

來說，殺人的是殭屍，可是驗屍的結果，分明就是人爲。」

王風忽然抬頭問道：「你有沒有見過殭屍殺人？」

常笑道：「連殭屍我都緣慳一面，又怎會見過殭屍殺人。」

王風道：「殭屍殺人的時候，可能就像人一樣，動用他身上所有能够殺人的東西。」

常笑道：「哦？」

王風淡笑道：「無疑是眼見爲實，不過當時你站在一旁，現在難保亦成一灘濃血。」

常笑亦笑了，道：「只要能够弄清楚事實究竟，解開心中的疑團，化作濃血又何妨？」

王風道：「那你不妨耐心等下去，他的窩還在這裏，遲早總會回來的。」

常笑道：「等，我一定等，我還準備四出找尋他的踪跡。」

王風道：「你的胆子看來也不小。」

常笑笑道：「並不比你大，有你在一旁壯壯胆子最好。」

王風道：「只可惜我現在仍然不想跟你混在一起。」

常笑淡笑道：「你不是要去找尋鐵恨的屍體。」

王風道：「我沒有說過不去。」

常笑道：「那我們何不走在一塊兒，彼此也樂得有一個照應？」

王風道：「也許你這是出自好意，但這種好意，我只能心領。」

常笑奇怪的望着王風。

王風隨即道：「因爲我的胆子其實並不大，我害怕還未找到鐵恨，就已給嚇死。」

常笑終於明白，道：「你是害怕我？」

王風道：「害怕得要命。」

常笑道：「爲什麼？」

王風歎氣道：「只因爲你是毒劍常笑，活閻王常笑。」

常笑閉上嘴巴。。

王風繼續道：「殭屍殺人最低限度也還有原因，他所以殺萬通，是因爲萬通冒犯了他，你殺人據我所知，通常都沒有所謂原因，走在你身旁，時刻都要提防你的劍突然刺來，不嚇死也得担心死了。」

常笑在聽着，忽然又笑了起來，道：「這種說話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王風道：「好像我這種說話不顧後果的人，本來就很少。」

常笑道：「的確少，我最欣賞這種人，所以，我保證，即使你眞的犯了罪我也會當面說清楚才下手，絕不會抽冷子殺你！」

他說的很眞，王風卻完全沒有反應。

常笑淡淡的一笑，目光無意中落在對門那面照壁之上，忽一頓，道：「這面牆壁好像剛刷過。」

王風道：「昨夜才刷過。」

常笑道：「誰刷的？」

王風道：「我。」

常笑笑道：「你是不是精力過剩，無處發洩。」

王風道：「我倦得棺材都肯睡進去，你說是不是？」

常笑道：「這面牆壁莫非有問題？」

王風道：「大有問題，對着它，我就彷如置身奇濃嘉嘉普。」

常笑一愕道：「奇濃嘉嘉普？」

王風道：「那就是諸魔聚會的地方，沒有頭上的天空，沒有脚下的土地，只有風和霧，寒冰和火焰——」

常笑突然截口道：「牆上到底有什麼？」

「一幅畫。」王風的目光迷濛。「畫的就是奇濃嘉嘉普那個地方，畫的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

「諸魔齊賀魔王十萬歲壽誕，滴血化鸚鵡的那一天。」

「諸魔是什麼樣子？」

「有的半人半獸，有的非人非獸，有的形狀是人，却不是人，有的形狀是獸，却偏偏有顆人心。」

王風的語聲非常奇怪，就像是幽冥中飄出來，虛虛幻幻的，接又道：「他們的手中都拿着刀，刀鋒上都在滴血，血已成了鸚鵡，飛向一個頭戴紫金白玉冠的年青人，那就是魔中之魔，諸魔之王。」

常笑道：「魔王又是什麼樣子。」

王風道：「完全人一樣，容顏很英俊，神態很溫和，含笑接受諸魔的膜拜。」

常笑道：「那之外還有什麼。」

王風道：「十三隻怪鳥，圍繞血鸚鵡飛翔，有燕子的剪尾，有蜜蜂的毒針，半邊的翅是蝙蝠，半邊的翅是兀鷹，半邊的羽毛是孔雀，半邊的羽毛是鳳凰——」

王風的語聲仍是虛虛幻幻。

除了血奴，所有人都聽呆了。

他們的眼神漸已迷濛，彷彿亦已看到了那幅又美麗，又恐怖的魔畫。

血般紅，刀青白，燕子的剪尾烏亮，蝙蝠的傘翼漆黑，孔雀羽毛翎輝煌，鳳凰的羽毛如火焰，還有九天十地的十萬神魔，他們衣飾的華麗，顏色的妖異，只怕更不是人間所有。

那該是何等美麗，何等恐怖的場面。

王風歎了一口氣，接下去：「牠們也就是血鸚鵡的奴才。」

常笑脫口道：「血奴？」

王風道：「正是血奴。」

常笑的目光不覺又落在站於那邊的血奴的面上，道：「那幅畫是你畫的？」

血奴搖頭道：「我那來這種本領！」

血奴的目光却轉向空白的那面照壁，喃喃道：「一個外來的客人，約莫在兩年之前，他走來這裏，告訴我魔王和血鸚鵡的故事，然後又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在這面照壁之上畫下了那幅魔畫。」

常笑忽問道：「他可有告訴你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血奴一瞟常笑，露出了一面的笑容。

她的笑容溫柔如春風，美麗如春花，又像春水般幻變。

可是那瞳孔深處，却冷如春冰。

常笑怔住在那裏。

他實在不明白血奴在笑什麼。

血奴笑着道：「他說我又可愛，又可怕，雖然連碰都沒有讓他碰，却已能給他前所未有過的滿足，簡直就是一個魔女，來自奇濃嘉嘉普的魔女。」

常笑並不懷疑血奴的說話，因爲好像這樣的說話，他已從安子豪的口中聽說過一次。

平安老店那個掌櫃不就是這樣？

血奴笑接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那麼奇怪的地方，於是就追問下去——」

常笑道：「於是他就告訴你那個故事，給你在照壁之上畫下那幅魔畫？」

血奴道：「他認爲這地方與我簡直就格格不入，非要畫上那幅畫不可。」

常笑道：「你認爲也是？」

血奴道：「當時我已給他那個故事迷住了，甚至完全不在乎他是否會畫畫。」

常笑道：「他那幅畫畫的好不好？」

血奴道：「好極了，他簡直就是個畫畫天才。」

常笑奇怪道：「既然是這樣，怎麼你又肯

讓王風將那幅畫刷掉？」

血奴輕輕歎了一口氣，瞟着王風道：「因爲他也是一個魔王。」

常笑道：「哦？」

血奴仍瞟着王風，眼波如醉，道：「他也是連碰也沒有碰我就能够給我前所未有的滿足，莫說一幅畫，他就算將我生吞活剝，我也一樣由得他。」

常笑的目光不由轉向王風，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幾遍，微笑道：「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本領。」

王風苦笑。

他只有苦笑。

常笑隨即問道：「你又爲什麼要刷掉那幅畫。」

王風道：「因爲那幅畫有鬼。」

常笑不覺又「哦」了一聲。

王風道：「畫上的十三隻血奴一時十二，一時十三，不單祇會飛還，更會冷笑。」

常笑一怔，道：「你看着牠飛出來？飛回去？」

王風道：「如果我看到，現在我已在八百里外。」

他笑笑解釋，道：「我這個人一受驚，跑起來往往比馬還快。」

常笑道：「那你又怎知道那十三隻血奴會飛去飛還？」

王風道：「它們本來都在畫中，可是一下子，十三隻竟變了十二隻。」

常笑道：「也許你開始就做錯了。」

王風道：「沒有這種事。」

常笑道：「你這麼肯定？」

王風道：「因爲那神秘失踪的第十三隻血奴不久回到原來的地方，但到我刷牆的時候，它又不見了。」

常笑摸了摸腦袋，道：「你又是聽到它在什麼地方冷笑？」

王風道：「就在牆壁上。」

常笑的眼睛立時大了，道：「牆壁上還是牆壁裏？」

王風道：「這也有分別？」

常笑道：「有，你可是不能肯定？」

王風默認。

常笑轉問道：「牆壁後面是什麼地方？」

王風道：「另一個房間。」

常笑問道：「誰住的？」

王風道：「宋媽媽。」

「宋媽媽又是何方神聖？」

「並不算什麼神聖，只是一個老巫婆。」

「巫婆？」常笑的眼睛睜的更大。「這種地方怎會住上一個巫婆？」

王風道：「因爲她本來是血奴的奶媽，你是不是想跟她見上一面？」

常笑道：「很想。」

王風道：「你不妨着人去找她來。」

常笑道：「我自己去找她。」

王風道：「你要到隔壁她所住的地方參觀一下？」

常笑道：「一定要。」

王風道：「門就在隔鄰，最好找不過。」

常笑道：「你不去？」

王風道：「我昨夜已去過一次，一次已足够。」

他的面容已有些不自在。

常笑鑑貌辨色，道：「你在那裏看到了什麼。」

王風膩聲道：「也沒有什麼，只不過看到了一個赤裸着身子的老太婆。」

常笑一愕。

王風歎口氣，道：「你可知一個脫光了的老太婆，是怎樣的樣子。」

常笑道：「我雖然還沒有這種機會，但亦可以想像得到。」

他面上的神情變得奇怪，就好像嘴裏突然給塞入了一塊幾十両重的油泡肥肉。

王風道：「現在是你的機會了。」

常笑盯着他，道：「你眞的不去？」

王風道：「昨夜我幾乎已給她嚇死，好像這種經驗，一次都已太多。」

常笑道：「是不是她爬到你身上。」

王風沒有作聲，那副表情却已替他回答。

常笑道：「怪不得你現在仍有餘悸，在那種情形之下，你當然趕緊逃命去了。」

王風道：「換轉你，你怎樣？逃不逃？」

常笑道：「逃得一定比你還快。」

他笑笑又道：「那一來，你當然不能好好參觀一下那個地方。」

王風承認。

常笑又道：「所以，我認爲你應該再去一次。」

王風道：「那種地方有什麼好參觀的？」

常笑道：「也許那個地方有些東西能够解開你心中的疑團。」

「哦？」王風似乎已有些動心。

常笑道：「這一次你大可以放心，因爲除了我之外，還有我的十個手下，她未必第一個就又是挑上你。」

王風在考慮。

常笑好像突然省起了什麼，轉顧血奴，道：「那個給你在牆上畫畫的客人，可有留下名字。」

血奴道：「他姓郭。」

常笑又問道：「郭什麼？」

血奴搖搖頭，道：「不知道。」

常笑道：「他沒有說過？」

血奴道：「他只說過有一個兄弟叫做郭繁，曾經親眼見過血鸚鵡。」

常笑淡笑道：「原來是郭易。」

血奴奇怪道：「你怎知他是郭易？」

常笑說道：「郭繁根本就只有郭易一個兄弟。」

他緩緩的站了起來，舉步走向門外。

王風不由自主的跟了上去。

× × ×

夜更深。

冷月弓一樣彎在半空，暗淡的月色斜射在漆黑的門上。

門緊閉，上面雕刻着的妖異花紋在夜色中仍然可辨。

常笑也看不出那代表什麼。

他沒有親自拍門，這種事並不是他做的。

他也沒有開口，只一瞥身旁的一個官差。

那個官差的兩條腿立時就好像軟了，幾乎是拖着脚步走到門前。只叩了一下，那道門就打開了。

那個官差的第二下險些就叩在一張臉上。

其實看到那張臉，他的手就已軟在半空。

開門的當然就是那個老巫婆宋媽媽。

她居然穿着的整整齊齊。

鮮紅的衣裳紅如血。

她雖然穿着的很年青，無論怎樣看來，她也只像個老太婆。

她面上的皺紋也實在够多，够深。

燈光斜斜的照在她的面上，每一條皺紋都帶着暗影，就好像溝子一樣。

她那一頭的頭髮却仍烏黑發亮，蚯蚓也似的依舊披散，夾在當中的，就是她那個骷髏也似的頭顱。

在夜間，突然看到這樣的一個人，誰都難免生出恐怖的感覺。

× × ×

宋媽媽的面上木無表情，冰石一樣的眼珠竟是在瞧着王風。

王風趕緊避開宋媽媽的目光。

常笑的面上居然還有笑容，却已像刀刻般死板，冷酷。

他正在盯着宋媽媽。

那目光就像是毒蛇的蛇信，舐遍宋媽媽的臉。

宋媽媽的目光剛從王風那邊移開，就與常笑的目光接觸。

她竟然打了一個寒噤，急急的低下頭去。

常笑仍然盯着她，冷聲道：「你就是宋媽媽？」

「是。」宋媽媽的語聲，輕得簡直就像蚊叫。

常笑道：「聽講你是個巫婆？」

「是。」

「你這間房子據說亦是與衆不同。」

「其實沒有多大不同。」

「我很想參觀一下。」

宋媽媽囁嚅着道：「我這裏沒有什麼值得參觀。」

常笑淡笑道：「你不歡迎我參觀？」

宋媽媽想點頭，却不敢點頭。

她又不敢不開聲，因爲，不開聲就等如默認。

她趕緊道：「不是。」

常笑沒有再說話，一揮手。

兩個官差當先跨步入去。

宋媽媽看着他們跨入，慌忙一旁讓開，屁都沒有放一個。

一個人在妓院混到她這個年紀，怎會不識相？

× × ×

十個官差帶來了六盞燈籠，明亮的燈光將整個房子照得有如白晝。

王風現在才看清楚這個地方。

牆漆成死黑，地面亦是死黑的一片，門窗的後面牽着黑布，就連桌椅床褥都是漆黑，整個地方彷彿就裹在死亡的暗影中。

對門的牆壁之前，有一個祭壇，低懸着漆黑的神幔，也不知壇上供着的是什麼。

壇前是一方祭桌，上面放着兩個黑鼎，一個黑盆。

黑盆在兩鼎之間，塔堆着烏黑的一大堆圓餅。

看到這堆圓餅，王風就已覺到噁心。

常笑居然有留意到王風面上的神情變化，即時問道：「你好像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王風點點頭，道：「有人跟我說過是種魔藥。」

常笑道：「魔藥？」

王風嗞牙道：「那據講是用糞便、月經、眼淚和膿血混合麵粉做成的東西，吃了之後就可以跟妖魔溝通。」

常笑打從咽喉裏嘔了一口氣，道：「有人肯吃這種東西。」

王風道：「最低限度這裏就有一個。」

常笑道：「是不是你？」

王風幾乎沒有嘔吐，他歎口氣，道：「要見鬼，我寧可拿刀子抹脖子。」

常笑莞爾道：「那是宋媽媽的了。」

王風道：「吃過魔藥之後據講她的咀咒就會很靈驗，所以這地方很多人都怕她。」

常笑道：「她莫非也咀咒過你？」

王風點頭道：「所以我才有機會見她將那種魔藥放入口中。」

常笑又嘔了一口氣，他實在想不到這世上眞的有人肯吃那種東西。

他的目光旋即又落在宋媽媽的面上，道：「那種東西眞的是魔藥？」

宋媽媽面露得色，道：「是。」

常笑道：「眞的用糞便、月經、眼淚、膿血再混合麵粉來做？」

宋媽媽點點頭，道：「還有尿液。」

常笑冷笑着又問道：「你眞的敢吃那種東西嗎？」

宋媽媽點頭道：「當然是眞的，只是不常吃。」

常笑道：「那種東西也是你做的？」

宋媽媽道：「除了我還沒有其他人做那種東西。」

常笑道：「用你自己的糞便、月經、眼淚、尿液、膿血？」

宋媽媽連連地點頭，說道：「當然都得用我自己的東西，否則，我吃了下去，也是沒有作用。」

常笑盯着宋媽媽，倏的一聲冷笑道：「你還有月經？」

宋媽媽的一張臉立時沉下。

王風一旁却忍不住笑了，常笑那句話豈非正是他要問的。

常笑接又道：「你好像忘了自己已有多大年紀。」

宋媽媽沒有作聲，突然舉步走過去，在祭桌前面一聲怪叫，雙手一張。

放在祭桌上面的左右兩個黑鼎之中嗤嗤的立時冒出了兩股靑幽幽的火燄。

火燄尚未消逝，白茫茫的烟霧就從黑鼎中升起，淡淡的飄了開去。

烟霧中，透着異香，却盡被房中的惡臭掩蓋。

一種絕非人類任何言語所能形容的惡臭早已充斥整個房間。

那種臭氣，臭得妖異，臭得可怕，臭得濃郁。

即使香飄十里的金蘭，一入了這個房間，也再嗅不到它的芬芳，何況這淡淡異香？

宋媽媽隨即在黑盤上抓起了一塊魔藥，張口吞了下去！

房中的惡臭刹那彷彿又濃了很多。

十個官差最少已有七個皺起了眉頭。

看見了宋媽媽那番動作，十個官差却最多只有兩個不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他們一個也沒有離開。

宋媽媽不過是個巫婆，他們的頭兒可是個活閻羅。

王風居然還笑得出來，他笑對常笑道：「看來這個巫婆要咀咒你了。」

常笑盯着宋媽媽，面上忽然現出了一種極之厭惡的神色，冷冷道：「只不知她的咀咒靈驗，還是我的劍靈驗！」

他雖然說到劍，劍並未出鞘，眉宇間却已有殺氣。

王風看在眼內，他儘管也很討厭那個老巫婆，但想到她已經那麼大的年紀，還是忍不住高聲道：「你這個巫婆最好就趕快將那塊魔藥吐出來。」

宋媽媽彷彿沒有聽在耳中，看也不一看王風。

她的咽喉已停止了嚥動，現在她就算想將那塊魔藥吐出來也不成的了。

一吞下了那塊魔藥，她彷彿就變了另一個人。

她的眼發白，面容變得醜惡而詭異，連咀角都已扭曲。

她的衣襟已敞開，露出了乾癟的一對乳房，那就像是已採下多天，曝曬在烈日之下多時，一滴水都已蒸發掉的兩個木瓜。

乳房在顫抖，她混身都在顫抖，死魚一樣的眼瞳盯着常笑，突然跪倒在祭壇前面，張開雙臂，伏地猛拜，咀裏喃喃的不住咒咀——

「這個人的咀巴，一定會被割掉，這個人的雙手，一定會被斬下，這個人的心肝，一定會被挖出來餵狗……」

她本來對常笑深感畏懼，可是一吞下魔藥便判若兩人。

吞下了魔藥，妖魔莫非就會聽從她吩咐，她就不必再畏懼常笑？

她詛咒的語聲，很古怪，潺潺的，聽在耳裏就像是沾上蚯蚓的背，青蛙的皮，毒蛇的涎沫。

那十個官差，只聽的混身都泛起了鷄皮疙瘩。

王風雖然已不是第一次聽到，混身的毛管還是開始逆立，昨日他聽到這類似的咒詛，是在長街之上，比起長街，這房間又何止恐怖一倍兩倍。

常笑却似乎完全不受影响，他目不轉睛的盯着宋媽媽，忽然打斷了她的咒詛，冷笑道：「這個人如果再說下去，她的咽喉之上立即會多出一個血洞！」

這不是詛咒，是警告。

他的警告更嚇人。

宋媽媽好像亦知道常笑的警告比自己的咒詛更靈驗，馬上就閉上咀巴。

看來她並不是全心全意的詛咒。

像這種咒詛，是不是也能生效？

× × ×

宋媽媽的詛咒雖已停下，常笑還有說話，道：「這個人儘管住口，她的咽喉很快還是會多出一個血洞！」

他說着舉步走了過去！

這不是警告，是預告！

宋媽媽立時從地上跳起來，一張臉已見發靑。

常笑一面走前一面又道：「據講只有死亡才能制止咒詛的存在，爲了自己的咀巴不被割掉，雙手不被斬下，心肝不被挖出來餵狗，我只有趕快殺你！」

這番話說完，他距離宋媽媽已不足四尺！

他的手長尺八，劍長三尺，一劍刺出，現在已可以刺入宋媽媽的咽喉！

他的脚步已停下，手已在劍柄之上！

宋媽媽面都白了，嘶聲狂呼道：「天咒你，咒你下地獄……上……上刀山……」

她還要咒詛，語聲已抖得像彈琵琶一樣。

常笑冷笑道：「也咒你死在我的劍下？」

這句話說完，他的劍就刺出！

毒蛇也似的一支劍，哧的射入了宋媽媽的咽喉！

一吐一吞，劍似蛇般飛回，劍尖上並沒有血，一滴也沒有。

宋媽媽的咽喉也沒有血。

血還來不及流出！

她一聲怪叫，整個身子猛打了一個大轉，面向祭壇，枯瘦如鳥爪的一雙手暴張，抓向祭桌上那兩個白烟裊娜的黑鼎。

那雙手才沾上鼎邊，她的人就已死狗一樣倒在祭桌之下。

血，已從她咽喉流出，淌下了她乾癟的胸膛。

沒有人作聲，沒有人表示驚訝。

常笑更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的樣子。

王風亦沒有表示，他的頭早已偏開。

常笑殺人的時候，他的目光正落在那邊的牆壁之上。

那之上的一樣東西，比起常笑的毒劍，更令他驚訝！

× × ×

漆黑的牆壁之上，赫然有半尺丁方的一片灰白。

那灰白之上又好像畫着些什麼。

王風忍不住走近去。

他的眼睛馬上鷄蛋一樣瞪大！

那半尺丁方的灰白之上，赫然的畫着一隻鳥！

燕子的剪尾，蜜蜂的毒針，半邊翅蝙蝠，半邊翅兀鷹，半邊羽毛孔雀，半邊羽毛鳳凰！

血奴！

莫非這就是那幅魔畫之上神秘失踪的第十三隻血奴？

那一片灰白約莫有三寸長短突出在漆黑的牆壁之外，王風抓着搖了搖，竟能將它從牆壁之上拔了出來。

三寸之後還有甚大的一截，盡頭却是半尺丁方的一片雪白，散發着淸新的白粉氣味，顯然就刷過白粉不久。

王風捧着這方活壁，不由的怔住當場。

那方活壁拔出了之後，漆黑的牆壁之上便開了一個方洞，透着微弱的燈光。

從洞中望出，就看到血奴。

這血奴是人，不是鳥。

血奴正倚門而立，目光也是在門外，並未發覺身後的照壁之上已開了一個方洞。

王風往洞外望了一眼，再看看手中那方活壁剛粉刷過的一面，又看看畫着血奴，原屬於魔畫一部份的另一面，不禁失笑道：「我還以爲眞的魔鳥作祟，原來是這方活壁作怪！」

一個聲音立時在他的身後响起：「我早說過這個地方也許有些東西能夠解開你心中的疑團。」

王風不用回頭也知道是常笑在說話，他只有苦笑。

常笑接又道：「這個地方一直在黑暗之中，什麼顏色的東西在黑暗之中看來都是一樣，所以他們才會疏忽了，其實在你刷掉那邊的魔畫之後，他們就應該將這方活壁也削平漆黑，那即使我在這裏大放光明，亦未必可以發現這個秘密。」

王風道：「也許他們眞的疏忽了。」

常笑道：「聽你說到魔鳥的笑聲，我就已懷疑這面牆壁，那笑聲怕不是出自宋媽媽的口中。」

王風道：「問問她就淸楚了……」

話說到一半，王風連忙就打住。

他已看到宋媽媽死狗的一樣，倒在祭桌之下。

常笑笑了笑說道：「你可以問另外一個人的。」

王風立時省起了血奴。

這件事血奴是不是也知道？

常笑隨又道：「要不是眞的疏忽，他們可能因爲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打點，無暇兼顧，這房子之內，莫非還有什麼古怪？」

他目光一掃，突喝道：「你們給我搜！澈底搜！」

他的命令迅速生效。十個官差幾乎都馬上展開行動。

對於這種事情他們已很有經驗，不等常笑再吩咐，已分別奔去應該搜查的地方。

唐老大縱身一跳，跳上了祭桌，一脚將那盆魔藥踢翻，反手撕下了左面的一邊神幔。

吱吱吱三聲怪叫，三團黑影疾從祭壇之內飛出！

蝙蝠！

唐老大打了一個冷顫，雙手腰間一抹，已各自扣了三枚藍汪汪的毒針！

他的手又連隨揮出！

藍芒在燈光中一閃，三隻蝙蝠又是吱一聲，相繼掉到地上！

唐門的毒藥暗器，唐門的暗器手法，實在名不虛傳。

他空下的右手，隨即撕下了還有的一邊神幔。

明亮的燈光立時照亮了整個祭壇。

祭壇中，供奉着的，赫然是一個「九子鬼母」！

漆黑的木身在燈光下閃着烏光，九個形狀各異，面目猙獰的鬼子環抱着猿牙裂目的鬼母，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彷彿要擇人而噬，有兩個竟左右吸吮着鬼母的兩個乳房。

彫刻的手工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九個鬼子，一個鬼母，十種表情！

無論那一種表情都絕非人間所有。

看到這樣的一個魔像，誰都難免會大吃一驚。

唐老大亦是面露驚惶之色，目光卻不是在魔像之上。

他驚顧左右那兩個白烟迷漫的黑鼎，猛可一聲怪叫：「烟中有毒！」

「毒」字出口，他的人就從祭桌上栽翻，着地一滾，急不及待的從懷中掏出一個紫色的瓷瓶。

他拔開瓶塞，倒了幾顆白色的藥丸，正要放進口中，一張臉突然分開了兩邊！

一把鋒利雪亮的長刀閃電一樣劈下，只一刀就將他的頭劈成兩邊！

咽喉中冒出來的一聲[illegible]叫亦被刀[illegible]！

血怒激，唐老大在血霧中倒下！

董昌瞪着唐老大倒下，破聲狂笑。

殺唐老大的人竟是董昌！

× × ×

董昌的眼睜大，眼球中佈滿了血絲，整張臉的肌肉，都已扭曲，笑得簡直就像是夜梟一樣！

他面上的表情，你說有多殘忍，就有多殘忍。

刀已深嵌在唐老大的頭內，他雙手握着刀柄，好容易才將那把刀拔出來，已累的汗流披面。

汗珠剎那變成了血珠，他才將刀拔出，就幾乎已被斬成肉漿！

三個官差幾乎每一個都砍了董昌四五刀！

刀刀及骨，他們本來是董昌的同僚，甚至跟董昌還會是很好的朋友，現在卻將董昌當做仇敵來對待！

他們的面上也是充滿了殘忍已極的表情，笑得亦是像夜梟一樣。

他們已不像三個人，只是像三個瘋子。

也只有瘋子才會這樣對待朋友，才會這樣殺人！

董昌爛泥一樣倒下，三個瘋子亦有一個倒了下去！

那個瘋子還在笑，在他對面的一個瘋子就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之上！

他竟然不懂得閃避！

剩下來的兩個瘋子隨即亦相互砍殺起來，你一刀，我一刀，刀刀濺血！

除了這兩個瘋子，還有五個瘋子。

其他的五個官差這片刻亦已變成了瘋子！

唐老二算是比較清醒的一個，但挨了兩刀之後，他亦都瘋了！

十個官差本來都是好好的，現在竟全都發了瘋。

三個已倒下，剩下來的七個都已變成了血人！

一見血，他們更狂，一如嗜血的惡狼，野狗！

常笑竟由得這十個手下，這十個親信自相殘殺！

他實在自身難保！

他的面着白，盤膝在地上，混身上下都冒着白烟！

王風也並不見得好到那裏去，他手中那方活壁已落地，他的人亦坐倒地上，滿面汗落淋漓！

唐老大的確經驗豐富，黑鼎中冒起來的烟霧果然有毒，而且是劇毒！

綠色的火燄熄滅之際，異香烟霧般迷濛之時，毒已在房中飄開！

這毒，雖不是迅速發作，一發作便不可收拾。

十個官差全都變成了嗜血的瘋子，瘋狂的相互殘殺！

王風常笑的修為不錯，遠在那十個官差之上，是不是就能將吸入的毒氣迫出？

他們也許都有這種本領，卻未必有這個時間。

一個官差已向他們衝了過來！

充血的眼瞳，染血的鋒刀！

首當其衝的正是常笑！

那個官差的眼中，卻已沒有這個頭子的存在，一衝過去，手起刀落！

刀未落，哧一聲，毒蛇一樣的一支劍已刺入了那個官差的咽喉！

那個官差立時氣絕，刀勢卻仍未絕！

常笑怪叫一聲，整個身子斜刺裏疾從地上標出！

刀從他的肩旁劈下，他的人卻從那個官差身旁掠過！

劍隨勢一轉，「擦」一下異响，那個官差的頭顱飛入了半空，常笑卻落在唐老大的屍身之旁。

他探手奪去唐老大手中那個瓷瓶，倒出了幾顆藥丸，拍入口中，盤膝又坐下！

十個官差現在都已變成了死人，無論在什麼地方坐下，都已很安全，不會再受到騷擾的了！

他是這樣想。

只可惜那十個官差之外，還有一個王風。

王風掙扎着現在正從地上站起！

他整張臉都脹的通紅，滿頭汗水小河一樣往下淌，牙緊咬，彷彿在忍受着某種强烈的痛苦！

一剎那，他緊咬的牙突然鬆開，發出了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叫！

這一聲狂叫就像是狼嗥！

午夜狼嗥本來就已够恐怖，人作狼嗥更令人動魄驚心！

× × ×

漆黑的地，慘白的燈，鮮紅的血，每一樣的色彩都是這樣的强烈，交結在一起，整間房子就浴在一種詭異絕倫的氣氛之中！

非人類語言所能形容的那種惡臭已被濃郁的血腥味冲淡。

血腥味卻令人噁心。

血中零落的屍體卻已非噁心，恐怖這些字眼所能形容。

烟霧更迷濛，黑鼎已裹在烟霧之中，祭壇上的九子鬼母，亦已在烟霧中隱約。

一個鬼母，九個鬼子，十張臉之上彷彿都已多了一抹笑容，譏誚的笑容。

這地方簡直已變成了人間的地獄！

王風就像是變成了地獄中的惡鬼！

看到了染血的刀鋒，浴血的屍體，他的眼就睜的更大！

眼球中已佈滿了血絲，突然落在盤膝坐在那邊的常笑的面上！

又一聲狼嗥，他俯身拾起了一把染血的刀，疾向常笑衝了過去！

常笑好在還沒有入定，聽見王風的嗥叫，他就已看着王風，這下看見王風執刀衝過來，趕緊就跳起身子！

唐老大那瓶藥顯然很有效，他不單止沒有發瘋，而且還很清醒。

一看見王風那個樣子，他就知道這個人非獨不能理喻，而且來勢的兇猛，已不是他所能抵擋。

所以一跳起身他連忙向門那邊衝去！

王風死追在常笑身後，分明又要跟常笑拚命！

在他清醒的時候，常笑都不肯跟他拚命，現在當然就更不肯跟他拚命的了。

也只有瘋子才會跟瘋子拚命。

王風現在已是個瘋子。

× × ×

門不知道何時又已關上，常笑衝過去，一腳就將門踢開個大洞，硬從那個洞衝了出去！

他根本沒有時間將門拉開。

他才從那個洞口衝出，王風已一刀砍在門上。

一大片門板刀下碎裂，這一刀要是砍到身上，定然是血肉橫飛。

王風第二刀第三刀跟着又砍下。

一連幾刀，門便給他砍倒，他踏着碎裂地上的木塊，衝出了房外。

看來他眞的已發瘋，如果他不是瘋子，就算不將門拉開，也可以躬身穿過常笑踢開那個破洞，他卻只懂得用刀先劈開擋住面前的門戶才出去。

到他出到這房外，那裏還有常笑的影子。

他立時變得徬徨無主。

他瞪眼望左，望右，望天！

冷月弓一樣彎在天邊。

他死瞪着那一彎冷月，突然，向月那邊追出。

亘古以來天上的月光在人們的眼中就有着一種難言的誘惑，在瘋子的眼中莫非也一樣？

× ×

月向西。

鎮西是一個亂葬崗。

白楊荒草，寒蛩冷霧，亂葬崗就像個鬼世界。

風吹草動，就像是羣鬼亂舞。

王風就在崗上停下腳步。

刀插在一個崩爛的墳墓之上，他雙手扶刀，一個身子仍是搖搖欲墜。

汗已濕透了他的衣衫，他個人彷彿都已虛脫。

他的神態又變得徬徨。

那一彎冷月已被烏雲掩蓋，他已失去了目標。

吳肇鍾四兩搏千斤

雲山

稍為懂得中國拳術的人，都知道有一個名稱叫做「紮馬」，這種武功是中國功夫所獨有的，日本空手道也講究紮馬，但卻不是像中國功夫那麼深入。至於西洋拳，以跳躍為主，十居其九不會很重視下盤功夫的，碰頭就打，沒有紮馬這一套。

事實上有許多人練習中國功夫，每日紮馬，未必完全明白紮馬的原理，其實紮馬並非把馬步壓在地上，盡量站穩，希望別人推也推不動那麼簡單。紮馬的作用就是練習腰勁，對於馬步有根基的人，不管下邊用弓式馬式抑或丁式的腳步，都站得十分穩固，而且從一種馬步轉到另外一種，稱做換馬，輕而易舉，至於發拳出擊，能夠利用馬步變換的原理，把腰勁也打出來，這樣做當然是打得特別起勁的，故此馬步靈活的人，拳腳就更加靈活。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釋，紮馬可以增強腎臟的力量。舊式拳師每天起床就紮馬，起碼有半小時之久，照理所有人起床都會小解的，紮馬之後，就不用小解，故此，練習紮馬的人腎氣強大得多，就算練習過紮馬的人活到中年，腎力也比較普通人強，就算睡前喝了一大碗湯，也不會痾夜尿，覺得尿意頻生之際，使用內力收斂，隨時可以支持三個鐘頭，那是腎力的反映，沒有練習過紮馬，體力再強健一點，也辦不到。

所謂紮馬，最先練習的就是四平大馬，即是雙腳的距離濶過肩膀，然後整個軀體下沉，好像坐在椅上的一種姿勢，這種馬步一定要苦練一個時期，然後有勁，因為我們的大小腿力量有限，經過紮馬，就可以把那處的肌肉鍛練得堅實許多，能夠支持整個軀體的重壓，故此，每天紮馬半小時過外，然後罷手，單是這一點，已經可以使那個人活到老仍腳步堅實，遠行不疲。

紮馬的上乘功夫，不止是馬步穩定，而且能夠把渾身氣力沉在馬步上面，變成「千斤墜」。

黃飛鴻試過有一次就使用千斤墜之法嚇倒幾個轎夫，當時他是教官的身份，有兩名轎夫不知道他是黃飛鴻，讓他坐在轎裏，向前飛奔，忽又停步，索取特別的酬勞，黃飛鴻說：「如果你們能夠像剛才走得那麼快，每人給十兩銀子。」

兩個轎夫喜出望外，以為剛才能夠走得那麼快，現時當然也可以這樣走動的，殊不料再次起轎，剛剛走了三四步，就覺得十分吃力，愈走愈吃力，二十步過外，氣喘如牛，終於停下來，黃飛鴻揭開轎門走出來，笑着說：「我就是黃飛鴻，剛才使用的一招叫做千斤墜，料想你們無法把我抬着走的，快些讓我坐在轎裏，照常抬着，我不怪責你們。」

此事傳出，練習洪拳的人，然後知道黃飛鴻師父的紮馬能夠坐在轎裏也可以施展，不止是站在地然後能夠施展出來。

白鶴派的宗師吳肇鍾師父，生前很喜歡表演四兩搏千斤，這一招也是要十年過外紮馬，練習到爐火純青，才能夠辦得到，他表演它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條很幼的樹枝或茶竿竹，然後擺出四平大馬，站穩之後，就把那一枝竹或樹枝用右手握住，壓在地上，那時就算背後有四個壯漢推他，也無法把他推到向前面仆下來。

奇就奇在這裏，沒有竹枝把對方的力度消滅，他就無法頂住四個人推拉之力，一定要有一枝竹竿，這種妙用，只有認眞懂得武功的人，然後能明白，所謂四兩搏千斤，暗示着把對方的來勢消滅，化為烏有。

紮馬有許多種變法，因為門派複雜，每一種門派紮馬的方式不同，很難在此詳細解釋，本文就此結束。

烏雲迅速的吞噬了漫天的星光，天黑如潑墨，亂葬崗變成了一個黑暗的地獄。

風吹更蕭索。

× ×

霹靂一聲，暴雨突然落下。

王風草一樣顫抖在風雨之中。

他混身水濕，頭髮亦已被雨水打散，人終於亦被雨水打在地上。

他躺着，沒有動，却不住的在喘息。

一道閃電劃過漆黑的長空，照亮了整個亂葬崗。

閃電消逝的刹那，一個荒墳上突然冒起了一條人影。

雨夜亂葬崗，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又怎會還有活人？

莫非這就是墳墓中的幽靈。

又一道閃電。

這道閃電照亮亂葬崗的時候，幽靈已立在王風身旁。

幽靈蹲下身，伸出一隻手，捏開了王風的嘴巴，另一隻手却將一顆黑色的藥丸拍入王風的嘴巴。

王風的眼睜着，眼珠子却動也不動，更沒有掙扎。

他混身那已癱軟，即使幽靈將他抱入地獄，他都也沒有力量反抗。

其實他的眼睛雖然睜着，意識已消失，根本就已沒有感覺。

幽靈也沒有再將王風怎樣，只是抬手一托王風的下巴，強迫王風將那顆藥丸嚥下。

然後幽靈就飄開，飄失在風雨裏。

× ×

雨仍在下着。

王風躺在亂墳荒草中，就像是一堆爛泥。

也不知多久，他才從地上爬起。

他的面色更蒼白，神態疲倦而訝異，張目四顧，彷彿要弄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

——這裏的東面有一大片山墳，西面也有個亂葬崗。

他回憶着血奴的說話，突然笑了起來，喃喃道：「我現在莫非就在那個亂葬崗？」

他居然還能笑。

一個知道自己將死的人，胆子果然就比常人大得多。

常人在這個時候，在這種環境，相信走都已來不及。

笑着他又在地上坐下，雙手抱着頭。

他的神智雖然已清醒，但揮刀追斬常笑之時開始，他就一直在瘋狂的狀態中。

那其間，所發生的事情，他是否還能夠記憶？

良久良久，他的頭才抬起，歎了一口氣，喃喃道：「好厲害的毒藥。」

他已想起中毒這件事，也許揮刀追斬常笑那件事他都已想起。

他跟着就說：「我居然追來這裏。」

再想想，他又道：「那種毒藥雖然厲害，似乎要人發瘋，瘋過一陣子，就沒事的了。」

幽靈的出現，他顯然根本沒有印象。

「鸚鵡樓那邊，不知弄成什麼樣子了。」

這句話出口，他便要跳起身子。

却就在這下，風雨中突然傳來了離亂的馬蹄聲。

馬蹄聲竟是向亂葬崗這邊移來。

王風不由的一怔，要跳起的身子下意識一轉，就伏倒荒草叢中。

風雨聲很大，他聽到馬蹄聲的時候，馬隊已很近的了。

來的是七騎快馬，箭一樣相繼衝上了亂葬崗。

王風連隨從草叢中偷眼望去。

風雨迷住了眼睛，雖然已很近，他仍然無法看清楚來的是什麼人。

馬上的騎士亦沒有發覺王風的存在，一衝上了亂葬崗，便紛紛將坐騎勒住。

一個銅鐘也似的聲音連隨響起，道：「三爺還未到。」

另一個陰森的語聲跟着道：「應該是時候的了。」

應該是時候，這七個騎士竟是赴約而來。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與他們約會的三爺到底又是什麼人？

王風的好奇心本來就很大，現在就算這亂葬崗所有的鬼魂都出動，他也不肯離開的了。

七個騎士旋即紛紛下馬。

幾乎同時，亂葬崗之下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身穿簑衣，頭戴竹笠，風雨中走來，一直走上亂葬崗。

七個騎士看着這個人走上來，都露出了警戒的神色。竹笠低壓來人的眉際，即使沒有風雨，仍有星月，笠緣的陰影遮蓋下，亦難以看清楚這個人的面目。

這個人一直走到那七個騎士面前七尺的地方，才收住腳步。

他沒有取下竹笠，只是抬起右手，以右手的食指將那頂竹笠推高。

這已經足夠。

王風雖然看不到，七個騎士已看到來人的面目。他們的神情立時放鬆。

來人顯然就是與他們相約的三爺。

這個三爺徐徐放下手，道：「好，你們都來了。」

一聽到這個聲音，王風的心就一跳。

這個聲音他已不陌生，這個三爺昨夜他已見過兩面。

一面是他揪着安子豪去買白粉之際，還有一面却是他買了白粉，重回鸚鵡樓之時。

當時這個老大還是在院子裏的六角亭中等他。

這個三爺也就是武鎮山武三爺。

武三爺不單止有財，而且有勢。

安子豪雖則是附近百里官階最高的一個官，也得聽他的說話，看他的面色。

這個鎮有一半是他的地方，如果沒有李大娘，他甚至已將另一半的地方買下。

好像這樣一個有財有勢的人，竟會在這風雨的深夜，一個人走來這亂葬崗，豈非又是一件怪事。

× ×

王風的眼睜的更大，耳朶幾乎都豎起了。

七個騎士的一個趕緊上前兩步，抱拳道：「三爺連夜召我們兄弟到來，有何指教？」

這個騎士身形魁壯，神情威武，一看就知是七人中的頭兒。

他身上一襲黑衣，腰間一條紅腰帶，掛一口帶鞘長刀，刀柄已磨的發光。

其他的六個人亦是那種裝束，刀柄上的光澤亦不比頭兒的暗啞。

七個人顯然都是用刀的好手。

突然招來這樣的七個人，武三爺是必有一番不尋常的事情要幹。

他的語聲淡而有威，道：「你們是名滿大河南北的七殺手？」

「好說。」

「據知只要出得起重價，不單止殺人，什麼事你們都肯去做。」

「這是事實。」

「今夜我請你們到來就是有件事要請你們替我去解決。」

七殺手幾乎同時笑了起來。　（未完）

金燈盟

故事之二——四君子

勇闖虎穴尋虎子

臥龍生．文廬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桂武聽從金燈門的計劃，假死騙過敵人，此刻王府中，表面由顏如風和趙志英主持一切，金燈門的王俊，于重等已化身爲僕的王桂武暗中監視一切，這日，有鄷都二鬼焦通、焦鵬到來，說是奉當家之命前來，要顏如風和趙志英跟他們合作，如不願，他們也可奉送重禮叫顏趙二人暫離濟南，不再過問王府的事，顏如風拒絕並召來捕快，把焦通、焦鵬押往衙門，捕快領班徐班頭有意刁難，押焦氏兄弟遊街，焦氏兄弟不甘受辱，當街反臉動手，詎就在此際，焦氏兄弟却均仆身倒地，大叫封喉——

封喉什麼？他已經沒有法子說出來。徐班頭呆住了，八個捕快，也愕住了。

他們都已拔出腰刀鐵尺，準備圍攻兩人。

但他們也明白，眞要一出手，可是鷄蛋撞石頭，非砸不可。最好的法子，就是虛張聲勢一番，把兩人嚇住，叫兩人改變心意。

但却未料這兩個綠林大盜，忽然倒下去。

兩人的臉色，立刻變青。

徐班頭鎭靜了一下心神，道：「瞧瞧看，兩個人怎麼樣了？」

兩個捕快一探兩人鼻息，道：「翹啦。」

徐班頭道：「傷在何處？」

一個捕快應道：「兩把飛刀射入後心。」

伸手拔下了焦鵬背上的飛刀。

那是一種小型的飛刀，大約有三寸多些，一端用麖皮裹有半寸，作爲刀柄，刀上是一片藍汪汪的顏色。

徐班頭皺皺眉頭，道：「好厲害的毒刀，把兇刀和屍體帶回衙門。」

× × ×

言少秋扮裝了一位中年販夫，混在人羣中，目睹了這場謀殺。

徐班頭認不出這飛刀的來源，但言少秋認得出來。那是江湖上最兇毒的暗器之一，封喉飛刀。這刀上的奇毒，中人之後，見血封喉，立刻致命，不管是否中人要害，都使人無法留下一句遺言。

封喉飛刀出現濟南府，雖然殺的是川東二鬼，但給予言少秋的震動當不在徐班頭之下。

這是道道地地的殺人滅口，兼具了殺鷄警猴的作用。

明顯的告訴了徐班頭，在大街口，白日下，衆目睽睽之中，要殺人，只不過舉手之勞。

最妙的是，那樣多圍在四周看熱鬧的人，不下二百隻眼睛，竟然沒有人看到兇手是誰。

徐班頭和一衆捕快，距兩人不過四，五尺的距離，竟然也是未瞧出。

言少秋看出了一點苗頭，但也只不過看到一點影像。那是個穿着藍皮褲褂的人，街上都是這樣的裝束。言少秋看了那封喉飛刀一眼，再追出人羣時，已不見了那個人。

大街上沒有見人奔跑，兇手可能在緩緩的走着。但言少秋記不得那人的臉，也瞧不出他有什麼特徵。兇手也可能還在現場，繞了一個圈子，又混入了人羣之中。

這人不但飛刀惡毒，而且，他的武功，機智，和鎭靜的工夫，都是一個勁敵。

選擇的殺人地點，也和別人不同。

言少秋也很冷靜，繞了個圈子，轉入了另一條街上。直到確定沒有受人跟踪時，才溜入王府之中。

王府的密室中，聚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

王俊，于重，方昭，蕭飛燕和黃媚。

齊子川還留在大門口處，他職司重大，無

暇參與會商。言少秋行入密室，看人人臉色凝重，就知道有了大事。

他本想帶回來一個使人震動的消息，但現在，他只好先忍下去，一抱拳，道：「掌燈大哥，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俊吁一口氣，道：「四弟回來的正好，你瞧瞧那是什麼？」

言少秋轉頭望去，只見木案上擺着一個三寸六分長短人形暗器。那是白銀混入精鋼中，打製而成的一個長形美人，尖厲的雙足，和頭上飄揚起的幾根尖銳的髮絲。

就外型看去，半顆美人像，打造的是那麼靈巧，但却是江湖上又一個兇厲無比的致命暗器。取入手端詳了一陣，言少秋又緩緩放在案上道：「羅刹斷魂刺，又名美人奪命鏢是江湖女魔羅刹女的獨門暗器，不知在何處取得。」

王俊道：「大門上，不知何時，被人釘在了大門上，被齊老取下交給了二弟。」

言少秋輕嘆口氣道：「封喉飛刀，美人奪命鏢都到了濟南府，而且都對準王家而來。」

于重聽得怔了一怔，道：「老四，你說什麼？封喉刀，也到了濟南府？」

言少秋道：「不錯，在大街上，萬目注視之下殺了川東的酆都二鬼，焦氏兄弟，想不到，大門上，又發現了羅刹女的美人奪命鏢。」

王俊道：「二弟，封喉刀很難對付麼？」

于重道：「何止難對付，江湖上四大最兇惡的暗器，竟有兩個人，到了濟南。」

王俊道：「為什麼都衝着王家而來。」

蕭飛燕道：「也許衝着咱們來的。」

黃媚搖搖頭，道：「小妹相信，咱們的行動，還很隱密，他們還不知道內情。」

言少秋道：「封喉刀很鎮靜，在我眼皮下殺人，我竟然沒有看清楚他的面貌。」

于重道：「有這種事？」

言少秋苦笑一下，道：「千眞萬確，我知道他沒有跑，但就是瞧不出他在何處！」

蕭飛燕道：「這麼說來，四哥栽了。」

言少秋道：「栽了，而且，栽的很慘，他連殺兩人，我竟然找不出他隱身何處，那就說明了他不但手脚俐落，而且，還有一份殺人如拾芥的鎮靜工夫，這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第一流的高人。羅刹女更不會在他之下，這樣兩個人物都到了濟南府，究竟是為了什麼？」

方昭道：「決不會只是為對付王舉人。」

言少秋道：「至少和王府有些關係，他們為什麼？王舉人，究竟是怎麼一個人物？」

于重道：「叫人想不通的也就在此了，聽說兩人也兼當殺手，但每一次受僱殺人，至少要數千兩黃金的價值，王舉人不是江湖上的名人，老實說，用不着僱請這等第一級的殺手來對付他！」

王俊道：「何況，王舉人已經死了，而且，下葬入土了！」

言少秋道：「也許他們來濟南，別有所為，感覺了王府中隱有高手，才發出美人奪命鏢向咱們示警，要咱們不可捲入漩渦。」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想一想，實在是奇怪得很。」

黃媚道：「四哥，近日之中，有沒有什麼武林高人到此？」

言少秋道：「沒有聽說。」

黃媚道：「有沒有什麼欽差大臣，到此巡查？」

言少秋道：「也沒有。」

黃媚道：「王舉人如是一個武舉人，決不會有這樣高級的殺手來殺他，他還有一種神秘的身份。」

王俊道：「這個似乎是不太可能，他家世清白，交遊不多，而且從未離開過濟南府。」

黃媚道：「大哥，江湖上無奇不有。」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六妹，我雖是金燈門掌燈大哥身份，但我對江湖中的事，知曉有限，我有很多不解之處，不知可否問你們？」

黃媚道：「大哥有事垂詢，只管請說。」

王俊道：「那酆都二鬼不是他們自己的人麼？」

黃媚道：「是！」

王俊道：「小兄想不通，既是自己人，為什麼封喉刀要殺死他們？」

黃媚道：「因為，他們這一次來濟南府，可能有大作為，酆都二鬼，萬一被帶入官府，熬不住刑訊，說出了他們的內情，那豈不是一場大麻煩，萬一濟南府，調動官兵圍剿，豈不是壞了他們大事？」

王俊道：「綠林中人，怎能够如此不講義氣。」

于重道：「黑，白不同之處，就在這一點了，白道中人，義氣為先，一語千金，黑道中人，却是利害第一，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王俊搖搖頭，道：「盜亦有道，這些人，眞是連强盜也不如了。」

言少秋道：「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咱們要先找出他們的用心何在？」

忽然間，響起一陣卜卜的敲門之聲。

方昭一皺眉頭，打開密室木門。

這地方，本是王府中的極秘密之處，整座王府中只有兩人知道。王舉人和總管王貴。

進門的是，改扮僕丁，易容改貌王桂武。

方昭掩上木門，王舉人却一抱拳道：「打擾諸位了。」

王俊拱拱手道：「有什麼重大之事麼？」

王桂武道：「如無重大之事，咱也不敢驚擾諸位了。」

方昭道：「怎麼說？」

王桂武道：「有兩個陌生人，送入來一隻木箱，不知作用何在，顏，趙兩位鏢頭，已把他們接入大廳，諸位是否去查看一下內情。」

王俊點點頭，道：「好！我們去看看。」

幾人由密室地道行了出來。

這時，顏如風，趙志英，已把兩個穿着藍布褲褂的大漢，帶入了大廳。

黃媚早已穿上了丫環的衣服，立刻捧着茶盤，獻上香茗，悄然退在顏如風的身後。

她目光銳利，一眼之下，已瞧出這兩個藍布褲褂的大漢，戴有人皮面具。而且，他們盡量使自己的衣服穿着，顯得十分平凡。

顏如風輕輕咳了聲，道：「兩位朋友，恕顏某人眼拙，不識兩位朋友的高姓大名。」

左面一人笑一笑道：「咱們兩個，都是無名小卒，通上姓名，顏總鏢頭，也不會認識咱們，如是顏總鏢頭，一定要咱們報個稱呼，就叫在下馬老大吧！」

另一個藍衣人道：「我大哥叫老大，我自然是馬老二了。」

顏如風皺皺眉頭，道：「兩位馬兄，來此王府，不知用心何在？」

馬老大道：「顏總鏢頭，對王府中事，能够作得幾分主意？」

只聽一人高聲應道：「顏師父可作大半主張，另一小半麼？兄弟可以作主。」

王貴大步行了進來，身後帶着兩個長隨，正是方昭和言少秋扮裝的王府僕丁。

馬老大道：「閣下是……」

顏如風道：「這是王府的總管。」

王貴道：「敝東主不幸被人逼死，老夫人憂傷過度，養病山莊，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兄弟這總管的身份……。」

馬老大道：「不管你閣下是什麼身份，只要能作主就行。」

王貴道：「兩位有何見教？可以說了。」

馬老大道：「顏，趙兩位總鏢頭，都是那日親身參與搏殺的人，想必還記得當日兇手的面目了？」

顏如風道：「記得。」

馬老大道：「好！顏總鏢頭，請打開木箱瞧瞧。」

顏如風略一沉吟，打開了木箱蓋子。

凝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來，木箱之中，放着四個血淋淋的人頭，正是那日挑戰王桂武的四個人。

這是完全出人意外的事。

馬老大輕輕咳了一聲，道：「顏總鏢頭，瞧清楚了麼？」

顏如風道：「瞧清楚了。」

馬老大道：「好！瞧清楚了就行，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為了一點小怨，逼死王武舉，我們以四個人頭，償還了王舉人一命，人死不能復生，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顏如風皺皺眉頭，道：「人頭不錯，就是他們四個！……」

馬老大接道：「酆都二鬼，焦氏兄弟，來王府中鬧事，也被我們處決了，就算把他們送入官府，也不會判他們的死罪，這一點，顏總鏢頭肯[illegible]信吧？」

顏如風道：「焦氏兄弟犯的不是死罪。」

馬老大道：「但他們還是死了，死者冤仇已雪，活的氣息可平，咱們兄弟，送上這四個人頭，只求一事！」

顏如風道：「請說吧。」

馬老大道：「咱們已經替王舉人報了仇，殺人不過頭點地，諸位下手，也不過如此而已，所以，在下希望王家的人，不要再追究這件事情了。」

顏如風沉吟了一陣，回顧了王貴一眼，道：「總管的意下如何？」

王貴道：「就道理而言，不過如此了。」

馬老大哈哈一笑，道：「總管很明事理，咱們只等諸位一句話，立刻告辭。」

王貴輕輕吁一口氣，道：「顏兄，請問他們一聲，我們可以不再追究，但他們和王府中這筆仇恨，可也是從此化為烏有了。」

馬老大哈哈一笑，道：「總管但請放心，和王家有仇，和招惹你們王家的人，都已除去了，王家和我們活着的人，自然是毫無仇恨可言，從此全家，也可以過過太平的日子了。」

王貴道：「王家萬貫家產，只此一脈，老夫人經此大變，痛不欲生。」

馬老大道：「總管，王舉人已經死了，縱然有天下第一靈丹，也無法使他復生，但加害於他的人，數命償他一命，最好的結果，也不過如此，王總管如能想出更好的辦法，在下倒希望聽聽高見。」

王貴道：「我沒更好意見，顏總鏢頭既然認出了四位兇手，咱們也沒有好講的道理了，只是在下還得費一番說詞說服老夫人了。」

馬老大道：「那就麻煩總管了。」

王貴道：「那是在下應盡之份，談不上麻煩二字。」

馬老大道：「就此一言為定，王府不再追究這件事，更不能再報官府彼此一了百了。」

王貴道：「好！什麼人代我們誅殺了兇手，請馬兄代我們謝他一聲。」

馬老大道：「這個不敢當了，但咱們一定把總管的話帶到，希望王府不要把此事張揚出去，更不用再化銀兩僱請高手，踩訪仇踪，顏，趙兩位總鏢頭，也可以再回鏢局任事了！」

王貴笑一笑，未再接言。

不提反對之見，自然是等於同意了馬老大的話。

馬老大笑笑，道：「這四顆人頭，希望總管再祭奠過王武舉之後，把它發還，我們兄弟告辭了。」

說走就走，轉身大步而去。

王貴沒有阻攔，顏如風望着兩位的背影，看他們離去消失之後，才緩緩道：「王總管，咱們可是眞的不追究了。」

王貴道：「元兇已經授首，咱們就算不同意，又能如何？」

顏如風道：「說的也是理。」

趙志英突然說道：「顏兄，咱們要不要在這裏多住幾天？」

顏如風道：「為什麼？」

趙志英道：「在下一直覺得，他們這求和方法，太過吃虧，不通常情，所以，在下覺得，這有些奇怪。」

顏如風道：「趙兄懷疑些什麼？」

趙志英道：「求證一事！」

顏如風道：「求證什麼事？」

趙志英又道：「他們究竟都是什麼人？」

顏如風苦笑一下，道：「這個，我無法說出他們的身份，不過，他們對此事的處理手法，已到了嚴厲無匹的境界，老實說，就算是要我們親自處理，也不會有這樣的手法，四個兇犯，一齊殺死，另外，還加上了酆都二鬼。」

趙志英道：「顏兄，這決非咱們兩個的力量。」

顏如風道：「這個，我知道。」

趙志英道：「他們不怕咱們，為什麼給了咱們這麼大的面子。」

顏如風道：「我看，他們不是給咱們的面子。」

趙志英道：「啊！」

顏如風道：「但他們似乎是有些擔心官府中人。」

趙志英點頭道：「這話倒也有些道理。」

顏如風道：「桂武是有功名的人，如是一狀送進衙門，濟南府也要頭大如牛，全力以赴，緝騎營和府中捕快全力搜查之下，必可發現他們落足之處，那時，如若調動大軍出來，他們武功雖高，也無法和大批官軍抗衡。」

趙志英道：「他怕王家追迫官府。」

顏如風點點頭。

趙志英道：「他們想在濟南府停下來，很隱密的停下來，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顏如風道：「不錯，所以，他們不希望王家追究這件事，不惜殺了自己人，送來人頭，以消王家之氣。」

趙志英道：「餘下的事，應該是，他們為什麼要留在濟南府了。」

顏如風看王貴一直沒有開口，忍不住問道：「王總管，你對此事，看法如何？」

王貴道：「我沒有意見，不過，咱們東主的大仇已報，老夫人的意思，是不用深究。」

顏如風點點頭，道：「總管，我和趙兄，辭去了兩家鏢局子的事，原是希望為亡友一盡心力，追查元兇，以慰亡友之靈，順便也好保護貴府，不再受騷擾，但照目下的情形看起來，似乎是，對方已存了誠意求和之心，誅元兇，殺從兇，以圖息事寧人，而且，已表現出他們的誠意了，所以，兄弟留在王府中，似是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効力了。」

王貴道：「這個麼？在下沒有主意，應該如何？要自己斟酌了。」

顏如風道：「總管，這樣吧！我們暫時離去，不會離開的太遠，有事情，就派個人去，招呼咱們一聲。」

王貴道：「兩位都是敝東主生前的朋友，願否留下來，悉聽尊便，我王貴不敢擅越。」

顏如風回顧了趙志英一眼道：「趙兄的意

見呢？」

趙志英道：「在下麼？聽顏兄的安排。」

這時，言少秋突然施展傳音之術說道：「王總管，他們離開了王家之後，可以減少他們對王家一些注意，但他們兩人的性命是處於十分危險之中。」

王貴不能回答，只有微微頷首，表示已全部聽懂。

言少秋接道：「王舉人的意思，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被別人殺了，所以，你要想辦法，留下他們，在王府中被殺的機會不大。」

王貴點點頭，站起了身子，道：「顏兄，趙兄，在下想到了一件事，不知是當不當說？」

趙志英道：「你說吧！就算說錯了什麼，我們也不會怪你。」

王貴道：「剛才，我想了一下，如是兩位搬出去了，這宅院中再發生了什麼變化，豈不是愧對我們死去的東主了。」

顏如風道：「哦——」

王貴道：「所以小的適才想了一下，覺得兩位如若不往別處去，還不如留在這裏好。」

趙志英道：「顏兄，王貴說得很有理，顏兄如若同意，咱們就在此留一些日子。」

顏如風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好吧！咱們留下來。」

留下了顏，趙二人之後，王貴又立刻召集了王府中的家丁僕從，分配了他們各人的守望區域。

表面上看來，王府中，似乎是全無戒備，但事實上，王府中四面，都有人在暗中監視。

金燈門中人，又集聚在密室之中，商談對敵之策。

于重皺起了眉頭，道：「照目下情形看來，他們確實不是對王舉人了，但他們留在這裏幹什麼呢？」

言少秋道：「二哥，如是小弟的推斷不錯，他們可能在進行一件很大的陰謀。」

于重道：「那是不會錯了，但咱們却無法知曉他們的陰謀如何進行？對象又是何人？」

王俊道：「知己知彼，才能掌握勝算，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找出他們的目的何在？」

言少秋道：「看來，他們很小心，也很隱密，除非咱們設法混到他們之中，只怕很難查出什麼了。」

黃媚道：「找出他們住處不難，只是如何混進去，却是件不容易的事。」

言少秋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弟願意試試。」

黃媚道：「我和你一起去。」

于重道：「看樣子，他們很不願意把事鬧出來，王府中，相信暫可平安無事，咱們一起去，也好有個接應。」

黃媚道：「人多了反而行動不便，有我和四哥足可以了。」

王俊道：「有備無患，既然是王府中近日內不會發生事端，咱們留此無益，倒不如一起行動，照應也方便一些。」

黃媚道：「大哥如此吩咐，我們恭敬不如從命了。」

金燈門人談過了一番計議，先後離開了王府。

他們一向默默行俠，但却不求聞達，不爭名利。

所以，他們的行踪，也向以隱密爲主，每個人都擅長易容之術。

七個人，七個不同身份，奔向連雲客棧。

言少秋已然探到消息，至少，他們有一部份人手，住在連雲客棧中。

客棧中人來人往，是最容易混入的地方。

王俊和于重走在一起。

兩個人走的是硬道，那就是扮作豪客，投宿在連雲客棧中。

王俊本是和方昭，黃媚等一起進入連雲客棧，但一轉眼間，不見了方昭，黃媚。

只餘下了于重和他走在一起。

王俊扮裝一個闊公子，于重是隨行僕從。

他穿一身寶藍長衫，足登逍遙福字履，手中執着一柄摺扇，一副大家公子的氣派。

幹店小二這一行，眼睛最勢利，看王俊一身光鮮打扮，立刻帶着笑容迎了上來，道：「公子，用飯麼，樓上有雅座。」

王俊道：「我要住店，有沒有雅靜獨院客房。」

店小二抓抓頭，道：「公子，咱們連雲客棧，有四處獨院客房，都被人包下了。」

王俊一皺眉頭，沒有說話。

于重却低聲接道：「伙計，咱們公子看上你們連雲客棧，你得想想辦法。」

一面悄然遞上了一塊銀子。

那是一塊足重五兩的銀子，吃兩桌酒席，也未必能够用完。

這店小二大約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賞賜，楞了一楞，才把銀子收入袖中，道：「兩位，先請雅座上用點酒飯，小的去想想辦法。」

帶着兩人，直登二樓，進了一間很雅緻的房間裏。

那房間一面臨窻，窻外就是大街，門口處還掛着白綾垂簾。

王俊落了座，店小二立刻奉上香茗。

喝了一口茶，王俊緩緩說道：「去準備八樣精緻的下酒菜，燙一壺上好的狀元紅。」

店小二哈着腰退出去，于重才低聲說道：「大哥，這個店小二，似是連雲客棧的領班，知道的事情不少，等一會，我去門外把風，你和他多談談，也許可以從他口中，得到一些隱密。」

王俊點點頭，道：「六妹，三弟到那裏去了。」

于重道：「他們神通廣大，大哥不用替他們擔心。」

王俊道：「那店小二會不會說出詳情。」

于重道：「他會說，但他知道的不多，只要咱們能問出個大概，那就行了。」

王俊道：「如是沒有獨門跨院，咱們是不是要住這裏。」

于重道：「住這裏，就算委屈一些，也要住下，而且，還要大哥召幾個賣唱的來，吃酒作樂，熱鬧一番。」

王俊笑笑道：「這一個，我可是外行，二弟要從旁指點着才行。」

于重點點頭，笑道：「玩樂之事，一學就會，大哥不用擔心，。」

片刻之後，店小二送上酒菜。

于重裝作一副必恭必敬的神情，道：「公子請用酒，奴才在門外伺候。」

王俊一揮手，于重躬身退了出去。

店小二一躬身，也要退出房門，却被王俊叫住，道：「這濟南府，也是大地方，不知有什麼好玩的事？」

店小二哈着腰，笑道：「不知公子想玩什麼？」

王俊道：「我想先找幾個賣唱姑娘……」

店小二接道：「有，有！公子要什麼樣子的人，你吩咐一聲就是。」

王俊笑一笑，道：「看來，你很能幹。」

店小二道：「小的十二歲，進入連雲打雜，今年三十二歲，在這裏打了二十年的滾，什麼事，都經歷過了，濟南府中，有任何一處好玩的地方，在下數也把它數得清清楚楚。」

王俊笑一笑，道：「很好，看來，我是非

得住在連雲客棧不可了。」

店小二道：「小的巳經交代下去，看看能不能替公子騰出一間跨院來。」

王俊點點頭，道：「看起來，你是個很知趣能幹的人。」

一面從懷中，摸出一片金葉子，丟在桌子上，道：「這個你拿去。」

店小二打眼一瞄，那片黃澄澄的金葉子，怕不有二兩重，照一兩金子十兩銀的算法，這一賞，就是二十兩銀子，心裏算盤一下，連工錢小賬加起來，一個月自己也不過四兩銀子多些，這一賞就是四，五個月的工錢，不是遇上了財神爺，是什麼？

收起一片金葉子，店小二有着一種跪下叩頭的衝動。

他忍了又忍，還是忍不住，一屈雙膝跪了下去。

王俊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作店小二的嘴臉，也看到了金錢的魔力。

揮揮手，王俊緩緩說道：「你起來，本公子有的是錢，只要使我高興，我離開濟南時，我會使你有一個很滿意的收穫。」

店小二道：「謝謝公子，謝謝公子。」

王俊道：「不用謝了……」

話題突然一轉，接道：「貴棧生意好啊！似乎是每日都客滿。」

店伙計道：「不是，尤其獨門獨戶的跨院，除了趕上大日子之外，平常日子，很少人住。這幾天，情形特殊，四處跨院中，都被包下來了。」

王俊道：「都是些什麼人？」

店伙計低聲道：「這些人來路不對，有男有女，我也說不清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在梅花院中住的，似乎是這些人中的首腦，住了一個中年文士，一個六旬老者，還有一位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一位廿三，四歲美艷姑娘。」

王俊道：「梅花院是——」

店小二接道：「咱們這連雲客棧中最好一所獨院，裏面院子寬大，植了十餘株梅樹，四合院的房，足足有十二間。」

王俊說道：「十二間房子中，只住有四個人？」

店小二道：「那四個人，好像是領袖的樣子，其他的，還有女婢從僕，大概有七，八個人。」

王俊道：「還有幾處跨院呢？」

店小二道：「都住滿了，每一座跨院中大約有十個幾個人。」

王俊道：「這些人，都是什麼身份？」

店小二巳然有些明白，這王俊問話，話中有意。

但他看在那二兩黃金的份上，也就裝作不知的說道：「這個，小的就沒有法子看出來了，他們好像是鏢師，但又不太像。」

王俊微微一笑，說道：「你爲什麼有這些感覺？」

店小二道：「說他們是鏢師，但却不見鏢車，而且，他們一住十餘日，很少出過跨院，不過，絕對不是普通的商旅。」

王俊說道：「就算他們是強盜吧？我也不怕。」

店小二一伸大姆指，道：「公子是高人，自然不會怕他們了。不過，我們做店小二的，却是有些畏懼他們。」

王俊說道：「你心中害怕，別招惹他們就是。」

店小二笑一笑，說道：「這個小的理會得到。」

王俊道：「衝着你這份精靈，我也要住在連雲客棧，萬一沒有獨門跨院，找一間乾淨客房也行。」

店小二道：「有，客房很多。」

王俊道：「小二，你說那梅花院中，那位年輕的姑娘如何？」

店小二道：「好啊！公子，一樣米養百樣的人，那位俏姑娘不知怎麼的，那股妖媚勁兒，看得人直流口水。」

王俊道：「好！那就在梅花院的旁側給我一間客房。」

店小二低聲道：「公子，那丫頭美是够美，不過，我看她有些不好對付。」

王俊道：「爲什麼？」

店小二道：「看她身上佩戴，似乎是一個會家子，玫瑰帶刺，只怕會有些棘手。」

王俊微笑道：「這個麼？不用你小二費心了。」

店小二一躬身，道：「小的這就去給公子安排。」

轉身行了出去。

于重緩步行入室中，道：「沒有見人窺視，看來，咱們的行踪，仍然保密之中。」

王俊道：「那店小二講——」

于重接道：「我都聽到了，住在梅花院外面不錯，只是，那梅花院既然是他們的首腦所在，只怕防範的很嚴，咱們一住下去，就可能引起他們的懷疑。」

王俊說道：「二弟之意，可是要換個地方麼？」

于重道：「不用了，大哥既然決定了，咱們就住那裏吧！不過小心一些才是！」

王俊道：「要不要通知他們一聲？」

于重道：「我會留下暗記，要他住在附近，一旦發生了什麼變故，也可以有個支援。」

王俊道：「二弟，他們深居簡出，連吃飯都留在房中，看樣子，咱們如若不摸進去，只怕很難查出什麼了。」

于重道：「這一方面，四弟最內行，六妹，三弟，都非弱手，用不着咱們操心，咱們只要告訴他們的消息就行了。」

王俊道：「那麼咱們是——」

于重接道：「必要時接近他們一下，不過，最好別到那個局面。」

一餐飯畢，那店小二又帶着一臉笑容行了進來，道：「公子，小人巳替你安排好了。」

王俊道：「是一座跨院麼？」

店小二道：「不是！緊傍梅花院的一間大客房。」

王俊點點頭，道：「好吧！本公子只好先委屈一下了。」

店小二低聲說道：「小的叫李四，我巳經交代下去，要他們好好照顧公子。」

王俊道：「李四，你在連雲客棧中，是什麼身份。」

店小二道：「在下只是大伙計，小二。」

王俊說道：「好極了，我最喜歡和你們這些人交往，因爲，你才是最够味道，最會玩的人。」

李四淡淡一笑道：「公子，你誇獎了。」

王俊話題突然一改，道：「李四，那梅花院，可以進去麼？」

李四沉吟了一陣，道：「梅花院的門，經常閉着，只怕是不太容易進去。」

王俊站起身子，道：「走！帶我到那間房裏看看。」

這是一串綿連客舍的邊間，一明兩暗，緊傍着一座木門緊閉的跨院。

望了那跨院一眼，王俊低聲問道：「那就是梅花院麼？」

李四道：「是！」

于重目光銳利，巳發覺有一對銳利的眼睛

，由院內一座高樓的窗戶內，透視出來。

所以，于重一直低着頭，未多望那梅花院一眼。

王俊却未發覺，伸手指點着梅花院中的景物。

李四早已替王俊打掃好這間客房，打掃的十分乾淨。

王俊回顧了一眼，歎口氣，道：「看來，只有將就一下了。」

目光轉到了李四的臉上，接道：「別忘了，替我找兩個賣唱的姑娘。」

李四道：「小的記下了，公子要她們什麼時候來？」

王俊道：「華燈初上時分。……」

笑一笑，又道：「本公子，喜歡燈光明亮一些，別忘了在大房室裏多加上兩支火燭。」

李四道：「小的都記下了。」

王俊揮揮手，李四哈腰而退。

于重目睹李四遠去，才低聲說道：「大哥，咱們行藏已露，只怕等不到晚上，就可能會有什麼變化了。」

王俊怔了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于重道：「梅花院內，有一對監視咱們的眼睛。」

王俊道：「哦！」

于重道：「三弟似是就住在咱們隔壁。」

王俊道：「我怎麼沒有瞧到。」

于重道：「他扮成爲一個六十左右的老人，站在房門口處，維妙維肖，如非他發出咱們相約的暗記，連我也瞧不出來。」

王俊又問道：「四弟和六妹呢？有沒有消息？」

于重道：「沒有，不過，我相信，他們已混了進來，而且，就在咱們左右。」

王俊未再多言，但他內心之中，却已體會到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對金燈門貢獻的太少，參與每一次的事務，不但未能盡到什麼心力，反而使得大家爲保護他，浪費了很多的人力。

這感覺對王俊而言，產生很早，只是這一次更爲強烈。

他已經下決心作到兩件事，一是多爲金燈門策劃一切事務，整理那些不合情理的門規，增加保護自己的力量。

但他明白自己已經是二十幾歲的人了，就算肯下功夫，去全力學習，只怕也無法練成像樣的武功。

所以，他開始集中全力，學習暗器，一面練習腕力，眼力，一面研究改進機簧暗器的方法。

他下了極大的決心，但一切進行却都在隱密之中。

只是黃媚一個人知道，而且，在全力協助他。

事實上，金燈門中的人，都知道，只是王俊既然不說，大家都裝糊塗罷了。

這事情已經在暗中進行了很久，金燈門中人，都在暗中幫助他，替他採用很多助長體能的藥物，也告訴他練力的方法。

不過，這些事，都透過黃媚進行。

現在，王俊身上，就帶有三種暗器，兩種是借重機簧，一種是腕力發出。

但對這些暗器上的成就，王俊却是一直保守着隱密。

隱密的連黃媚也不知道。

自然，于重更不知道。

他究竟是飽讀過詩書的人，思維的靈敏，非于重等人所及。

江湖上的歷練，使他的思域，開闊了很多，也使他對整個的金燈門，策劃了一套改進的辦法。

對他個人而言，歷練使他長進了很多的膽識。

他心中也很明白，對付強敵的過程中，金燈門中人，爲他分出很多的力量保護他。

連雲客棧，一切都顯得十分平靜。

但那只是表面的情形。

事實上，金燈門的混入，使得整個連雲客棧內，湧起了一片暗濤。

那是屬於一種感受上的壓力。

一般人，也許體會不到具體的事實，但那股暗中流動的緊張氣氛，使整座的連雲客棧，充塞了一股殺機。

是太陽下山的時刻，那一直緊閉着木門的梅花院，突然大開。

一個五十多歲，留着小羊鬍子的青衣老者，緩步行了出來。

行到了王俊的房間，叩動門環。

開門的是于重。

事實上，這青衣老者一步跨出梅花院時，已在于重的監視之下。

打開房門時，于重却裝出一副訝異的神色，道：「找誰？」

青衣老者打量了于重一陣，笑一笑，道：「替我通報一聲，我要見見你家主人？」

于重道：「閣下可否見告姓名，在下也好通報。」

青衣老者忽然笑起來，道：「江湖上有一句說話，明人不做暗事，光棍的眼睛中不揉沙子，你朋友這份裝作，不覺着太過生硬麼？」

于重搖搖頭，道：「你一定找錯人了，我聽不懂你說些什麼？」

青衣老者道：「也許你眞的不懂，但我相信，你們的公子一定懂，你去找他出來吧！」

于重道：「我家公子，不會輕易接見一位陌生人，你不說出姓名，在下只好關門了。」

青衣老者目中神光一閃，但很快放下臉，笑道：「好！告訴你們公子，就說勞山一劍到訪。」

于重道：「勞山一劍，這名字好怪啊！」

勞山一劍冷冷說道：「不用管我是否奇怪，快去通報，如再拖延時間，那就別怪我出言無狀了。」

于重還未來得及答話，王俊已緩步行了出來，道：「勞山一劍，不是閣下眞名字吧？」

勞山一劍兩道冷厲的眼光轉注在王俊的身上，道：「不錯，勞山一劍，只是一個匪號，在下姓徐……。」

王俊一抱拳，接道：「原來是徐兄，請到室中坐吧！」

目光一掠于重，接道：「奉茶。」

于重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王俊把勞山一劍，讓入室中，分賓主落了座位，笑道：「徐兄，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隣，兄弟一向是最愛朋友。」

勞山一劍的目光，是何等銳利，目光竟然直透人心。看來看去，看不出王俊似是有武功的樣子？不禁心中一動，暗道：「難道這人已練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兄台，在下徐傑，還未請教兄弟上姓大名？」

王俊道：「區區王人……。」

他隨口回應，把俊子去了一半。

徐傑心中暗道：「這名字好生奇怪，口中却哈哈笑道：「王兄是初到濟南府麼？」

王俊道：「不錯，兄弟是今日到此……」

語聲一頓，接道：「兄弟家中稍有資財，奉父命遊學九州，以廣見聞。」

徐傑道：「這麼說來，王兄是位有功名的人了？」

王俊道：「慚愧啊！慚愧，兄弟只是一名

秀才罷了。」

徐傑道：「王兄，準備在濟南停留多少時間？」

王俊道：「這個麼？很難說，家父對兄弟的功名，十分重視，可憐天下父母心，無不存望子乘龍之念，但兄弟麼？却是對功名一事，不放在心上，我希望借遊學機會，能夠放手玩它個不亦樂乎！」

徐傑道：「嗯！人生幾何，對酒當歌，王兄的想法不錯。」

王俊笑一笑，道：「徐兄，也住這連雲客棧之中？」

徐傑道：「正是如此。」

王俊雙手互擊一掌，道：「好！兄弟已命店伙計，找幾位濟南名姬，今夜中小樂一番，徐兄晚餐，共謀一醉。」

徐傑笑一笑，道：「區區年紀大了，對此道不彈久矣！只怕很難奉陪。」

王俊道：「咱們一言爲定，屆時徐兄一定要來。」

徐傑道：「這個，到時間再說吧！不多驚擾，兄弟告辭了。」

他說走就走！一抱拳，起身向外行去。

王俊急急說道：「茶還未用一杯，怎能就此離去。」

快步追了出來。

徐傑回身攔阻王俊，道：「不敢有勞，不敢有勞。」

目睹徐傑離去之後，于重由內室轉了出來，道：「大哥，究竟讀書人，唱做俱佳，表演好極了。」

王俊道：「他盯在我臉上瞧看，不知是看些什麼？」

于重道：「武功，他要從你眼色氣色之間，看看你是否學過武功？」

王俊道：「果眞如此，他豈不是看走眼了麼。」

于重笑道：「正是如此，這小子自負精明，這一次，包管上當了。」

突然一皺眉頭，住口不言。

王俊道：「二弟，你想什麼？」

于重道：「勞山一劍，乃一代名俠，怎會和這些人混在一起。」

王俊一怔道：「難道他是冒充的不成？」

于重道：「在山東境中，怎會有人敢冒勞山一劍的名號？不會是假的。」

王俊道：「這個，這個……」

于重道：「他自稱勞山一劍，大概是不會錯了，我奇怪的是，他怎會到此和這般人合於一處，這中間，實在是大有文章了。」

王俊忽問道：「二弟，你不認識勞山一劍麼？」

于重道：「沒有見過，但却久聞其名，聽說此人，已二十年未離過勞山隱劍坪，此番竟然破例下來，看他前來探道，似是還非主要人物，這就叫人百思難解了。」

王俊道：「二弟，我已懇邀他共謀一酌，不知他會不會來？」

于重道：「不會，聽他口氣，似乎很難身由自主。」

王俊道：「這麼說來，晚飯時刻，咱們也可借故到梅花院中邀他了，順便一查內情。」

于重道：「什麼人去？」

王俊道：「我！只有我去了，他們才不會懷疑，一則，我不會武功，二則，我是以主人身份，前去邀客……」

于重道：「那太危險了，還是我去走一趟吧！」

王俊搖搖頭，道：「我去的好。」

于重道：「大哥，你是豪門公子的身份，應該多一個小廝，如是，把六妹伴成你的書童身份，由她去邀客，那就好了。」

王俊道：「可惜六妹不在。」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衣着破爛，滿臉油灰的小童，閃了進來，道：「在！小妹見過大哥，二哥。」

王俊凝目望去，只見黃媚完全變了一個人——雪白的皮膚，也變成了整個黑色。不禁一怔，道：「好高明的易容術，如非妳開口說話，相逢對面我也認不出來。」

黃媚笑一笑，道：「如被大哥一眼瞧了出來，還算什麼易容術。」

王俊道：「好！但妳這身打扮，如何能混入連雲客棧。」

黃媚道：「我現在是客棧厨下的打雜，剛剛謀到差事……」

笑一笑，接道：「四哥和我都混了進來，三哥，五姊也扮作客人住入店中了。」

王俊道：「四弟是什麼身份？」

黃媚道：「跑堂的，等一會，替你帶那些歌女來的，可能就是四弟，他現在已經是李四的助手了。」

王俊臉一熱，道：「厲害啊！厲害。」

黃媚低聲道：「我們無所不在，所以，你這做大哥的，最好規矩一些。」

王俊只覺心頭一震，面紅耳赤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于重低聲道：「六妹，妳連大哥也管起來了。」

黃媚一伸舌頭，道：「管大哥，小妹可不敢，不過，作大哥的，一定要立的正，坐的端，小弟，小妹才能佩服。」

王俊道：「好厲害的六妹……」。

黃媚低聲道：「大哥，我給你說笑的，別放在心上，我們金燈門，心存仁義，死而無悔，大義所在，不惜任何犧牲，何況，這是設計，小妹給你開玩笑，我的好大哥，千萬不要認眞。」

一個轉身，溜了出去。

望着黃媚的背影，王俊呆呆出神。

于重低笑道：「大哥，領教六妹的厲害了吧？」

王俊如夢初醒一般，回過頭，苦笑一下，道：「六妹說的也是，己不正，焉能正人。」

于重正色說道：「大哥，六妹佻皮，但她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看來，她確實有些關心你。」

王俊嘆口氣，道：「金燈門中人，生死榮辱，都已奉獻於公理正義，只要問心無愧，作什麼？都可以坦然爲之。」

于重一欠身，道：「大哥教誨的是。」

× × ×

天色暗了下來，酒菜已經擺好。

一個店小二，帶着兩個分着紅，綠羅裙的少女，嬝嬝娜娜的行了進來。

在兩個歌女身後，跟着一個青衣老人，懷中抱着一把三弦琴。

徐傑還沒有來。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說道：「我該去請他了。」

舉步直向梅花院中行去。

木門虛掩，一推而開。

一個全身白衣，滿臉冷肅的少女，端端正正的站在門後。

王俊幾乎撞在那少女身上，不禁一呆。

白衣少女臉色冷，聲音更冷，道：「你是王公子。」

王俊一抱拳，道：「是！在下王人。」

白衣少女道：「找什麼人？」

王俊道：「勞山一劍徐傑。」③（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鐵蓮花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玉蓮向鐵羽說出藏寶圖之事，勸鐵羽勿受金克用利用，她願助鐵羽奪取金克用手中的地圖，鐵羽不作明確表示，只說一切俟天山回來再說，鐵羽把與白玉蓮談的話和盤向金克用說出，金克用罵白玉蓮挑撥，他答應取得寶藏，全交由鐵羽作主，鐵羽要往天山威寧侯府取圖，金克用帶古家四兄弟隨行，不日抵達天山腳，驀被侯府侍衞攔途包圍，說奉郡主花貞貞命截殺金克用，鐵羽攔阻，侍衞發號召請郡主到來，花貞貞一見鐵羽，投懷痛哭，鐵羽無限憐惜他輕輕拍她肩膊，口中輕叫傻丫頭——

巧言誑雛鳳　設阱伺狡狐

花貞貞忽然帶淚笑了，喃喃道：「十年沒有人這樣罵過我了，記得你走的時候，我才十五歲，眞是個不折不扣的傻丫頭。」

鐵羽輕吁道：「不錯，時間過得眞快，轉眼就是十年。」

花貞貞道：「十年九個月另二十一天，鐵大哥，你若再不回來，傻丫頭就快變成老丫頭了……」

雖是一句玩笑話，却包含着多少幽怨，多少感傷，使鐵羽也不禁鼻酸喉哽。

他深吸一口氣，仰起頭來，才發現四週數十雙眼睛，都在怔怔地望着他們兩人。

鐵羽臉一紅，忙輕輕的推開花貞貞，轉開話題，道：「花翎好嗎？府中舊人，想必都很健朗？」

花貞貞道：「哥哥跟從前簡直變了一個人，現在不再整天打獵玩樂了，暇的時候，常常學看漢書，寫漢字。」

「哦！那眞是太難得了。」

「自從你走後，哥哥好像不太喜歡練武，常常一個人躲在書房裏，府中事務也不大理睬，舊人大多被遣走，只有老管家哈圖還在，另外就是我的幾個隨身丫鬟……」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跟隨自己同來的青衣少女，忙回過頭去，叫道：「珍珠，快過來拜見鐵爺。」

珍珠牽着馬，笑嘻嘻走過來，欠身施禮！

鐵羽驚訝道：「啊！她就是老哈圖的孫女兒珍珠？都長得這麼高了。」

花貞貞又指着安達，道：「那是安達，現任府中黑騎衞隊的隊長，如今府中護衞都由我親自統率，這些全是我訓練的！」

鐵羽點頭道：「强將手下無弱兵，眞該替威寧侯府慶幸——」

微頓，又接道：「我正想問你，剛才聽這位安達隊長的口氣，你好像事先巳經知道我要來？」

花貞貞淺笑道：「不錯。」

鐵羽道：「你怎麼知道的？」

花貞貞神秘地道：「當然有人告訴我。」

「誰？」

「這個你先別問。」花貞貞故意賣個關子，笑道：「我不但知道你要來，而且也知道你在關內出了事，被一個——」

突然發現金克用和古家兄弟，臉色一沉，道：「這些是什麼人？」

鐵羽道：「這位是麒麟山莊的金莊主，這四位……」

花貞貞吃驚道：「他就是金克用？」

「正是金三太爺。」

「安達！」花貞貞回頭喝道：「我的吩咐，難道你忘了？」

安達望着鐵羽，期期艾艾答不出話來。

鐵羽忙道：「是我沒讓他動手，金莊主跟威寧侯府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下令殺他？」

花貞貞道：「可是，他跟你不是有仇嗎？你爲什麼反而護着他？」

鐵羽愕然道：「誰說他跟我有仇？」

花貞貞道：「他在關內出賣你，害你險些被蘭州府的捕快捉去殺頭，現在又脅迫你同來天山，要你替他奪取府中財寶……莫非這不是眞話？」

鐵羽道：「這些話是誰告訴你的？」

花貞貞道：「是一個姓白的漢人，他自稱是你的朋友，特地趕來替你送信。」

鐵羽不禁心神一震，說道：「姓白？叫什麼名字？」

「他只說姓白，沒有說名字。」

「是個女人？」

「不！是男的，大約三十來歲，不過，人生得很白淨，有些像女人。」

鐵羽道：「那一定是白玉蓮……她人在什麼地方？」

「走了。他匆匆趕來侯府報訊，還說要再去邀約朋友救你，又匆匆走了。」

鐵羽搖頭苦笑，說道：「貞貞，你被她騙了……」

金克用大聲道：「郡主請想想，她若是鐵老弟的朋友，怎會連名字都不敢說，而且，以鐵老弟的武功身手，豈會輕易受人脅迫，老朽跟鐵老弟一路結伴同行，郡主請看可有絲毫脅迫的跡象？」

花貞貞訝然道：「這麼說，那人講的全是假話？」

金克用道：「句句虛假。郡主不信可以當面問問鐵老弟。」

花貞貞望望鐵羽，困惑地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姓白的是誰？他爲什麼編這些假話來騙人？」

鐵羽輕吁道：「說來話長，咱們還是先回侯府慢慢再詳談吧！」

花貞貞沒有多問，回頭向珍珠道：「去稟報侯爺一聲，再告訴你爺爺，叫他把我親手釀的那罎『鷓鴣酒』搬出來準備着！」

珍珠答應一聲，飛馬離去。

鐵羽微訝道：「鷓鴣也能釀酒？」

花貞貞笑道：「不是鷓鴣，是用鷓鴣蛋和杜鵑舌輾末釀成的酒，據說，那兩種都是情鳥，用它釀酒，可以使離人早歸，現在你果然回來了。」

她含笑而語，毫無忸怩之態，似乎並未感到說這些話有什麼好害羞的！

鐵羽却不禁臉上一熱，靦笑道：「想不到侯府郡主也會釀酒……」

花貞貞道：「還是你離開天山第二年釀的哩，算算都有十年了，你若再不回來，只怕快變成『酒乾』！」

馬隊馳動，塵土飛揚，蹄聲伴着笑語，驕迎着夕陽，天山山頂的積雪，彷彿已被這位北國女兒的熱情所溶化……。

× × ×

侯府在望，號角齊鳴。

威寧侯府的屋宇或許稱不上巍峨，却具有險要的地形，和雄渾的氣勢。

府邸在天山北麓，背山面水，牆垣高聳，整個威寧侯府，就像一座堅固的城堡。

號角聲中，侯府正門緩緩啓開，六騎駿馬飛馳而出。

那是四名黑騎衞隊，擁着威寧侯府現在的主人花翎，以及侯府總管老哈圖，親自迎了出來。

哈圖總管今年巳經七十歲了，眉鬢皆白，面色却紅潤一如嬰兒，滿口牙齒，一個沒掉，腰幹也挺得筆直，不難想見年輕時，必定是個孔武有力的大個子。

花翎恰好相反，瘦瘦弱弱的，臉色蒼白，下巴尖削，年紀才不過二十七八，竟顯得有些老態龍鍾，滿面病容。

他的精神顯然帶着幾分萎靡，見到鐵羽，仍難掩內心的振奮和激動，在馬上就伸過雙手，緊緊擁抱着鐵羽，一面笑，一面叫道：「鐵大哥，鐵大哥，你好狠的心，一去就是十年，到現在才回來？」

鐵羽拍拍他瘦骨嶙峋的肩膊，哽咽着道：「原諒我，小翎，我也是不得已……」

老哈圖是眼看着鐵羽長大的，此時更是既喜又悲，滿滿含着兩眶熱淚，不住頷首笑道：「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了！」

久別重逢，雖朋友亦不免感觸，何況他們曾是兄弟和家人，就連隨行的黑騎衞隊們，也不禁爲之傷感。

金克用心裏也是亦悲亦喜。悲的是若非鐵羽維護，自己絕難倖免；喜的是鐵羽既然跟威寧侯府情誼如此深厚，索圖的事想必會順利，自己這一步棋，總算是下對了。

其中只有四個人神情木然，毫無反應——那就是古家兄弟。

這四人很少開口說話，內心也沒有絲毫激動，四張臉，就像是四副面具，看不出任何表情。對眼前的種種，彷彿視而未見，安危，成敗，生死，恩仇……都好像跟他們毫不相干，他們只是緊跟在金克用身後，隨時準備聽命行事，其他全不放在心上。

× × ×

一陣唏噓，一陣傷感，人和馬終於進入了威寧侯府。

迎賓的盛宴已經擺在大廳上，這時候，才使人領略到威寧侯府的富有和豪華。

整座大廳玉飾金裝，雕樑畫棟，絕不比金鑾寶殿遜色，那些琳瑯滿目的飾物，黃的是金，白的是玉，明的是琉璃，亮的是珍珠，綠的是翡翠，紅的是瑪瑙……無一不耀眼生花，無一不價值連城。

蒙古人不慣使用桌椅，酒和菜都分放在一張張精緻的矮几上，地下鋪着駱駝毛的厚褥，錦緞繡的軟墊，坐在上面，就像倚躺在雲端，眞是說不出的舒服，說不出飄逸。每張几案邊，各有兩名半裸美女佈菜斟酒，目賞蠻姬獻舞，耳聞樂曲迎賓，嚐佳餚，飲美酒，席未終，人已醉……。

酒醇、情濃。主客四個人之中，最先沉醉的是花貞貞，第二個醉的是花翎。

花貞貞醉的並不是那又香又醇的鷓鴣酒，自從見到鐵羽，酒未沾唇，芳心已醉。

花翎却眞正醉在酒力之下。

他對鐵羽的歸來，似乎有太多的感觸，又好像內心的情緒被壓抑得太久，要藉着一醉，企求解脫……總之，他一杯接着一杯，不停地將酒向喉中傾倒，猶未終席，便已爛醉如泥。

主人醉了，兩名客人都很清醒。

鐵羽也喝了不少酒，但並沒有絲毫醉意；金克用則很少喝酒，一直以冷靜的目光，暗暗注視着鐵羽。

當然，金克用也留意到威寧侯府的富麗豪

華，那些燦爛奪目的陳設，價值連城的珍寶，每一件，每一物，麒麟山莊都望塵莫及，不堪比併，可是，金克用的目光中並無羨慕之色，倒好像含着無窮快意……

盛宴散後，鐵羽被迎入內府，金克用卻被安置在前面客房，由安達接待，直到第二天午後，竟沒有再見到鐵羽的面。

金克用心中納悶，詢問安達，只知鐵羽跟花翎在內府「敘舊」，其他就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了。

正猜疑間，花貞貞突然獨自一個人來到客房。

一進房門，便對金克用道：「我有話想跟你單獨談談，能否請你這四位隨從暫時離開一下？」

金克用見她面色凝重，頰上恍惚還留有淚痕，已經料到她要談的是什麼事，連忙應諾，遣走了古家兄弟。

花貞貞坐下，竭力想裝得平靜的樣子，含笑道：「聽說金莊主在雙槐驛救過我鐵大哥，你們早巳相識，彼此是老朋友，可對？」

金克用欠身道：「不錯，老朽和鐵羽老弟相識甚久，算得是老朋友了。」

花貞貞道：「那麼，他離開侯府這些年的遭遇，金莊主想必知道得很詳細？」

金克用道：「詳細不敢說，大略情形，總是知道的，郡主問這個是為了……」

花貞貞道：「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

金克用故作詫異地說道：「郡主妳想打聽誰？」

花貞貞遲疑了一下，道：「有一個名叫白玉蓮的女人，你認識不認識？」

「白玉蓮？這——」

金克用心念疾轉，表面卻故意現出為難的樣子，反問道：「郡主怎會突然問起她？莫非鐵老弟告訴了郡主什麼話？」

花貞貞道：「他說的我不相信，所以請問金莊主，希望你能告訴我實話，不要瞞我。」

金克用忙道：「是的，是的！老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絕不會隱瞞。」

「好！」花貞貞突然壓低聲音問：「聽說鐵大哥十年前巳經婚娶成家，妻子就是白玉蓮，這是不是真的？」

金克用毫不思索地道：「是眞的，他們成婚的時候，老朽還去喝過喜酒！」

花貞貞臉上巳微微變色，道：「那白玉蓮長得很美？是嗎？」

金克用道：「不錯，白玉蓮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

花貞貞的聲音也開始哽啞了，低着頭道：「他們是自己認識的呢？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據老朽所知，他們是自己偶然相遇，互相認識，並非媒妁介紹。」

花貞貞道：「這麼說，他們彼此情感應該很好了？」

「最初的確不錯。」

「怎麼說『最初』？」

「郡主想必巳經知道，鐵老弟和白玉蓮夫妻反目巳近十年，現在彼此早變成了仇人，如果他們的情感好，又怎麼會結婚不久就反目成仇。」

「我正是想不透其中原因，以時間計算，他們婚後沒有多久便分開了，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件事，說來話長，最大的原因，是白玉蓮用情不專，水性楊花……」

「你能不能說得詳細一些？」

「他們相識之初，白玉蓮巳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有許多豪門子弟追逐，據說其中頗有親密的相好，聲譽早巳不太清白，鐵老弟一時不察，惑於她的美色，匆匆娶了她，婚後才發現那白玉蓮天性淫蕩，不是個貞節女子，因此閨中時生勃谿，有一次，鐵老弟竟發覺白玉蓮仍然偷偷跟舊情人幽會，一怒之下，拔劍出手，沒想到白玉蓮居然反助姦夫，傷了鐵老弟一劍……」

「且慢！」花貞貞忽然岔口道：「那一劍，是不是傷在前額？」

「正是傷在前額。當時，鐵老弟負傷倒地，險些被姦夫淫婦所殺，幸虧一位武林高人適巧路過，聞聲趕到，才救了他一命，從此，白玉蓮就棄夫離家逃走，鐵老弟矢志要手刃淫婦，忍辱苦練，漸漸闖出了名聲，直到最近才風聞白玉蓮匿居在甘隴，千里趕往尋仇，不料反中了白玉蓮借刀殺人之計，落在蘭州府捕快手中，老朽打聽到這個消息，不忍坐視，故而設計在途中救了鐵老弟。」

花貞貞怒形於色，道：「白玉蓮那賤人太歹毒了，可惜我早不知道這回事，咱們威寧侯府絕不會饒她。」

金克用微笑道：「其實，那白玉蓮不久前還來過侯府，並且跟郡主見過面，只是郡主不知道她的身份罷了。」

花貞貞一驚，說道：「你是說那報訊的書生？」

金克用道：「正是她。那女人貌美心毒，因為老朽救了鐵老弟，自然恨老朽入骨，所以女扮男裝，來侯府送假訊，想借郡主之手，除去老朽。」

花貞貞赧然道：「是我太糊塗，險些上了她的當，金莊主別見怪。」

金克用笑道：「豈敢。老朽一向久仰威寧侯府，這次能隨鐵老弟前來瞻仰侯府威儀，眞是平生最大榮幸，有句很冒昧的話，老朽說出來，萬請郡主諒宥！」

花貞貞道：「請說無妨。」

金克用道：「依老朽看，鐵老弟人中之龍，豈是白玉蓮那種蕩婦淫娃所堪匹配，除非郡主這般身份，如此人品，跟鐵老弟才算得郎才女貌，佳偶天成，當初郡主為什麼竟放過了大好姻緣？」

這話正說在花貞貞心坎兒上，不禁飛起兩朵紅雲。蒙古女兒雖然大方，像這樣露骨的話，總還是叫人羞答答不好意思回答。

金克用忙又接道：「老朽是個直心腸，想到就說，不會虛假，若有失禮的地方，郡主千萬別介意。」

花貞貞，低着頭笑了，輕輕說道：「我怎麼會怪你呢！你是一番好意，只可惜，為時太晚了。」

金克用詫異地道：「莫非郡主心中，巳經另有……」

花貞貞急忙搖了搖頭，羞赧地說道：「你不要胡猜。」

金克用說道：「那麼，是郡主對鐵老弟無意？」

花貞貞垂首道：「也不是！」

金克用道：「既然都不是，何嘗太晚？」

花貞貞搖搖頭，輕嘆了一口氣，道：「還是別談這件事吧，我現在想問你一句話，希望你能據實回答我。」

金克用道：「郡主請問，只要老朽知道的，絕不敢有半句隱瞞。」

花貞貞似乎有些難以啓齒，遲疑了好一會，才低聲問道：「金莊主和我鐵大哥是老朋友，跟那白玉蓮也很熟，你可知道他們婚後有沒有生育過兒女？」

金克用聽了一怔，詫道：「郡主怎會突然問起這個問題？」

花貞貞道：「我只是隨便問問，按常情，他們既然是夫妻，就可能曾經生過兒女，是不是？」

金克用道：「據我所知，他們婚後不久便反目成仇，迄今十年未再相見，白玉蓮也從來沒有生育過一男半女。」

花貞貞道：「你能確定眞的沒有？」

金克用道：「當然能够。」

花貞貞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沒有就好了。」

接着，便站起身來，但臨去前，又特別叮囑道：「我來只不過隨便閒聊，剛才咱們所談的話，請不要告訴我鐵大哥。」

金克用連聲應諾，送走了花貞貞，卻獨自沉吟起來。

他越想便越覺得事有蹊蹺，花貞貞是個未出嫁的大姑娘，怎麼會突然想到這種奇怪的問題？

是女孩子天生心思細密？還是她聽到了什麼風聲？

如果屬於前者，倒也罷了，萬一屬於後者，很可能就是白玉蓮的一着陰謀詭計……

× × ×

「侯門深似海」！只有置身侯門內的人，才能領略到這句話的眞實意義！

麒麟山莊巳算是雄踞一方了，跟威寧侯府相比，簡直就成了菜市場。

這不僅是財富的懸殊，而是傳統的威儀和森嚴的規律。

侯府中內外隔絕，井然有序，一院一屋之間，都有嚴格的區分，不容許任意出入。

金克用住在前面客房，由安達負責接待，老管家哈圖偶爾也來陪陪他，儘管每天享受着美酒佳餚，卻始終沒有機會進入內府，接連三天，連鐵羽的面也未見到。

雖然只是短短三天，對金克用來說，眞比整整三年還難以忍耐，可是，他既不便探詢，又不能離去，表面還得裝作若無其事，心裏早巳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天傍晚，鐵羽終於由內府出來了。

金克用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了？鐵老弟，拿到那兩份地圖了沒有？」

鐵羽滿臉無精打彩，搖搖頭道：「花翎根本不知道關於太行藏寶的事，據說義父臨終時，也沒有提起過！」

金克用急道：「可曾在老侯爺遺物中仔細尋找？」

鐵羽道：「怎麼沒找？這三天，幾乎把義父的書房都翻了身，連影子也沒見到。」

金克用道：「這就奇怪了，據我所知，那份地圖確實在威寧侯府，或許老侯爺生前收藏在什麼隱密的地方，後來事隔太久，竟把這件事忘記了也難說。」

鐵羽道：「果眞如此，急也沒有用，只好慢慢再找了！」

金克用道：「聽說那位老管家哈圖，是跟隨侯爺的近身侍衛，問問他，可能會知道！」

鐵羽聳聳肩，道：「老哈圖只是一名百夫長，而且，很早就調來保衛內眷，根本不清楚當年戰陣上的事，問他倒不如問花貞貞。」

金克用道：「為什麼？」

鐵羽道：「義父在世的時候，對貞貞特別鍾愛，甚至超過花翎，去世後，府中事務也大半由她掌管……可是，我問過她，她也同樣不記得有那樣兩份地圖。」

金克用突然低聲道：「提起這位郡主，我正要告訴你一件奇怪的事，可惜一連三天都沒見到你……」

於是，便把花貞貞特地來打聽白玉蓮有無生育兒女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鐵羽聽了，不禁也感到很詫異，沉吟道：「她怎麼會忽然問起這些？」

金克用道：「愚兄也想不出其中緣故，不過，以我看來，她好像對你舊情未滅，怕只怕白玉蓮會從中離間挑撥。」

鐵羽笑道：「我和貞貞純是兄妹之情，並無兒女之私，何懼旁人挑撥離間。」

金克用嘎聲道：「老弟，話不能這樣說，一個女孩子除非不動情，一旦動了眞感情，就如平原放馬，易發難收，而且會變得特別痴狂善妬，那白玉蓮志在取得藏寶地圖，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防着些總沒有錯……」

鐵羽顯然不願多談這件事，擺擺手道：「由它去吧。我只担心尋找另外兩份地圖會曠日廢時，金兄若有事，儘可先返麒麟山莊，免得害你在此久等……」

金克用急忙搶着道：「沒關係，愚兄是專程為此事而來，多等幾天無妨。」

鐵羽道：「可是，這些日子我無法分身，只恐冷落了金兄。」

金克用笑道：「自己弟兄，何必客氣，咱們住在侯府很受優遇，老弟儘管忙你的，用不着顧慮咱們。」

鐵羽想了想，道：「這麼說，我就先告罪了，金兄若感覺在府中寂寞無聊，可以隨時知會安達，叫他陪你們去附近逛逛，塞外風光迥異中原，頗有可觀。」

正談着，珍珠奉花貞貞之命，來請鐵羽回內府用飯，鐵羽又面囑安達好好欵待客人，才隨珍珠轉回內府。

不久，前府也佈上晚宴，由安達作陪，直飲到初更時始散。

金克用心裏很煩悶，又因為多喝了幾杯酒，燥熱上湧，無法入睡，便獨自步出客室，在院中信步徘徊。

客室外是座小巧的花園，有兩道園門，一通前面大廳，一通側院厨房。

金克用本來無意走出花園，信步所之，不覺來到通前廳的園門口，突見遠遠有一盞燈光，穿過牆外小徑，由內府向前而去。

燈光下，竟是花貞貞和珍珠主婢兩人。

那條小徑繞過前廳，就是侯府大門，她們主婢深夜外出，會到什麼地方去？

金克用心念一動，酒意頓消，立即躡足追出花園。

花貞貞和珍珠直趨府門，將燈籠交給了守門衛士，片刻，衛士們啓開大門，並且牽來兩匹馬，主婢二人飛身而上，一抖韁繩，出了侯府。

金克用料想必有蹊蹺，早巳趁府門口衛士啓門牽馬的時候，提一口眞氣，飛越花園外的通道，掠上了牆頭！

兩騎馬衝破夜色，正馳向西北方！

金克用雖然並沒有坐騎，卻不願放棄跟踪的機會，他估量花貞貞主婢深夜離府，絕不會是為了騎馬好玩，也不可能離開侯府太遠，決心徒步跟下去看個究竟。

打定主意，便緊跟着飛出牆外，循牆脚暗影伏腰疾追。

前面的花貞貞主婢縱轡徐行，並沒有飛馳急趕的意思，金克用展開輕功提縱術，足可跟得上，但他仍然小心翼翼保持一段距離，以免被花貞貞發覺！

行約五六里，到達一處小山脚下，花貞貞一帶馬韁，轉向正西方，又行了里許，在山脚一片叢林前下了馬，將馬匹交給珍珠，自己則步行上山！

金克用隨後掩至，卻不敢靠得太近，遠遠繞過珍珠守候處，向小山上潛登。

山不大，四面長着一人多高的茅草，山頭上却光禿禿地寸草俱無，分明是有人事先割除整理過！

山頂面對面放着兩塊大石，其中一塊石上，已經坐着一個人。

純白色的衣衫，長髮披肩，赫然竟是白玉蓮。

× × ×

花貞貞微揚着頭，輕輕吁了一口氣，目光重新落在白玉蓮臉上，神情顯得十分複雜。

她似乎沒想到眼前這個女人還是如此年輕，如此美艷，又好像在感傷自己的芳華虛渡，青春漸逝。論年齡，自己雖然比對方年輕，看樣貌，却未必强過對方……

白玉蓮畢竟老練得多，嫣然一笑，欠欠身子道：「郡主，咱們見過，似乎用不着再作介紹了！」

花貞貞道：「不錯。」

白玉蓮道：「可惜我遠來關外，又不便冒然進侯府面謁，荒山約唔，無以爲待，郡主若不嫌棄，就請委屈以石爲椅，咱們也好談話！」

白玉蓮忽然無限感慨地嘆了一口氣，緩緩說道：「郡主是千金之體，白玉蓮只不過一明百姓，眞令人不知該如何稱呼才好，叨在鐵相公曾托庇侯府，跟郡主有兄妹之義，我冒昧托大自稱一聲愚姐，但不知郡主會不會介意？」

花貞貞搖搖頭道：「隨便怎樣稱呼我都無所謂，咱們最好畧去虛套，逕談正題，你約我到這兒未，究竟想跟我談些什麼？」

白玉蓮微笑道：「郡主快人快語，足見豪邁，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說到這兒，略微頓了一下，接道：「我那封信，郡主想必過目了？」

花貞貞道：「看過，但是你信上說，要跟我面談交換的方法，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白玉蓮道：「郡主是眞不懂？還是假裝不懂？」

花貞貞道：「當然是眞的不懂，我爲什麼要裝假？」

「好，那就由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吧！」

白玉蓮收歛了笑容，一字一字道：「愚姐想用一個人，跟郡主交換一件東西！」

花貞貞詫道：「一個人換一件東西？」

白玉蓮點點頭：「不錯，一個活生生的人，換一件對郡主毫無用處的東西！」

花貞貞道：「你索性說明出來吧，我不會猜啞謎。」

白玉蓮道：「郡主既然看過那封信，應該懂我的意思，再說明白些，我準備用自己親生的女兒，跟郡主交換那兩張地圖。」

「你的親生女兒？」

「不錯。也就是鐵相公的親骨肉，算起來，應該是郡主你的侄女兒。」

花貞貞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白玉蓮道：「這是正正經經的事，並沒有什麼值得好笑的！」

花貞貞哂道：「白玉蓮，你看來很聰明，怎麼會想出這種笨主意？你以爲弄一個假冒的女兒，就能左右威寧侯府？你以爲我不清楚你跟鐵大哥反目的經過？告訴你吧，白玉蓮，我早就打聽清楚了，鐵大哥跟你沒有生育過兒女，你從那兒來的孩子？我再告訴你，威寧侯府也根本沒有什麼地圖，我勸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咱們也根本無可交換。」

白玉蓮靜靜地聽着，既未出口，也毫無意外的表情，待到花貞貞說完了，才不慌不忙道：「你怎麼會知道我跟鐵相公沒有孩子？」

「我會問，問你們的朋友，甚至當面問鐵大哥。」

「你問任何人都靠不住，這件事，只有一個人能够同答你眞話！」

「誰？」

「我。」

「你憑什麼？」

「憑我是女人，憑我是鐵相公的妻子，也是孩子的母親！」

「至少鐵大哥會知道！」

「他並不知道，因爲我離開他的時候，只是懷着他的骨血，在當時，他又對我誤會很深，陷於瘋狂，我根本沒有機會告訴他眞象。」

花貞貞冷笑道：「你水性楊花，背夫偷情，居然還有臉說那是誤會？」

「郡主，你都是從那兒聽來的？」

「當然有人會告訴我，難道那是寃枉你的嗎？」

白玉蓮突然長嘆一聲，站立起來，搖頭道：「好吧，你已然相信這些流言誣陷，咱們也不必再談下去了，我雖是誠心誠意想送還鐵家的骨肉，無奈寃構太深，今生巳再難洗刷，郡主，這是你不肯容我解釋，並非我白玉蓮沒有盡過心……」

說到最後，竟巳熱淚披面，哽咽無法成聲，却顫抖着從衣內取出一幅羊皮地圖，放在石上，凄然道：「你我都是女兒身，希望你記住我的前車之鑑，莫再被美貌所累，這份地圖，是我答應送給鐵相公的，請你轉交給他，並且替我轉達一句，不管他對我誤會有多深，我白玉蓮耿耿此心，可對日月，孩子今年巳九歲了，我會繼續撫養她成再人，讓她尋父歸宗。」

深深檢衽一禮，掩面轉身便走……

花貞貞沉聲道：「站住。」

白玉蓮停住脚步，却低着頭，抽搐不止。

花貞貞道：「我並沒有不肯讓你解釋，如果你眞的有什麼委屈，儘可以說出來。」

白玉蓮搖頭道：「不必了，你心裏巳經有了成見，我再解釋也不會相信，又何必徒費唇舌。」

花貞貞道：「你還沒說，怎知我不會相信？何況，今夜是你剖白心跡的最好機會，錯過了，你一定會後悔。」

白玉蓮輕嘆道：「我自覺問心無愧，能否獲人諒解猶在其次，可是，連郡主你也對我誤解這樣深，我死也無法瞑目！」

「哦？我眞的這麼重要？」

「太重要了，我之所以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大半是爲郡主而起！」

花貞貞不由動容，說道：「能說出來聽聽嗎？」

白玉蓮又重坐同石上，一面以袖拭淚，一面幽幽地說道：「這些話，或許郡主不會相信，但却字字出自我的內腑，絕無半句虛假，遠在我跟鐵相公結縭的時候，我就聽說過郡主的名字，知道郡主和鐵相公有一段深情，更知道鐵相公人雖離開了侯府，對郡主你仍然未能忘懷……」

花貞貞身軀微微震動了一下，却未開口。

白玉蓮道：「老實說，我是個既平凡又庸俗的女人，世上女人都是善妒的，因此，在婚後，我曾經爲了郡主的事，常常跟鐵相公爭吵，咱們夫妻不睦，這也是原因之一，郡主跟我，同樣是女人，想必能够體諒一個妻子的心情吧？」

花貞貞沒有同答，從她臉上的神情，巳經明顯表示出內心的諒解和歉疚。

白玉蓮接着道：「婚後有一段時期，爲了心存報復，我承認的確有些放蕩形骸，但是，那絕對未及於亂，我只是太倔强，太幼稚，也太過份自負美貌，以爲那樣才能爭同丈夫的感情，才能使他忘記往事，才能加重我在丈夫心中的份量……結果，沒想到竟因而招來更大的

誤會！

「有一天，我發覺自己懷有身孕了，當時還不能確定是否屬實，我不願意冒然把這個消息告訴鐵相公，就悄悄去請教一位朋友。

「那位朋友早巳有妻室，他的父親是位頗有名的大夫，我去他家，純是爲了診斷，不料鐵相公竟受了外人挑撥，盛怒携劍趕來，也不問青紅皂白，就揮劍殺了那位朋友全家老少十餘人……」

花貞貞突然岔嘴道：「鐵大哥會是那種魯妄的人？」

白玉蓮道：「他本來不是，但人在氣忿之中，又受了歹人挑撥，當時巳變得像瘋狂一樣，絲毫不容我分辯，我迫不得巳，爲了保全腹中的孩子，只得奪劍抵抗，彼此糾纏掙扎中，無意傷了他一劍，才脫身逃了出來。」

花貞貞說道：「事後，你也沒有再跟他解釋？」

白玉蓮苦笑着搖頭，道：「自從變故發生，江湖哄傳，巳使我百口莫辯，鐵相公更是矢志欲得我才甘心，事實上早巳不容我再有解釋的機會，我死不足惜，腹中孩子却是無辜的，我如何對得起鐵家的列祖列宗？」

花貞貞道：「所以你就逃走了？」

白玉蓮道：「我不得不逃，而且必須隱姓埋名，以免被自己的丈夫追殺，後來，鐵相公在武林中名聲越大，我就必須設法使自己力量也跟着壯大，以求自保，就這樣，我才在甘隴一帶創立了白蓮宮……」

說到這裏，突然話鋒一轉，道：「這十年來，我沒有第二個男人，足證當初並未愧對丈夫，當然，我也知道，再想夫妻，父女團聚，今生巳經絕望了，一個人年齡漸長，想法也會漸漸改變，我有了他的孩子，於願巳足，何復他求，只希望他能在郡主的柔情慰藉之下，忘掉過去的仇恨，重新過幸福安定的日子，現在我眞的想通了，感情是絲毫不能勉强的，該得到的推不掉，不該得到的爭不同，這句句是我由衷之言，信與不信，全在郡主。」

花貞貞沒說信，也沒說不信，却反問道：「那你爲什麼又要送同孩子，交換地圖？」

白玉蓮道：「這是因爲目前情況突然有了變化。」

「什麼變化？」

白玉蓮道：「威寧侯府中，多了一個不速之客金克用。」

「金莊主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關係太大了，」白玉蓮提到金克用就有恨意：「此人心機險詐，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老狐狸，他在甘隴古道假冒僞善，市恩圖報，現在又跟隨鐵相公前來威寧侯府，居心叵測，目的全在那兩份太行藏寶地圖，鐵相公業巳受了他的蠱惑，郡主碍於鐵相公情面，不便對他下手，而此人留在威寧侯府中，却是個天大禍的害。」

「哦？我倒看不出他能爲害多大。」

花貞貞的語氣，顯然有些偏袒金克用！

白玉蓮道：「郡主，你不瞭解金克用的爲人，我也無暇跟你詳述，反正那兩份地圖，絕對不能落在金克用的手中，我不惜任何代價也要阻止這件事，甚至寧願以孩子來交換。」

花貞貞聳聳肩，道：「我眞想見見那孩子，可惜府中根本沒有什麼地圖，叫我拿什麼跟你交換？」

白玉蓮詫道：「你是說，那兩份地圖不在侯府？」

花貞貞道：「咱們壓根兒沒聽過什麼地圖，父親在世時從未提起，鐵大哥找了三天，也沒有找到半片圖角。」

白玉蓮斬釘截鐵地道：「不！地圖絕對在威寧侯府，或許你們不知道藏放的地方！」

花貞貞道：「你怎麼知道，地圖一定在府中？」

白玉蓮怔了怔，窘笑道：「我也只是聽人傳聞，這樣猜想而巳！」

花貞貞道：「你是聽誰的傳聞？究竟那地圖中藏着什麼珍貴東西？」

白玉蓮沒有直接同答這些問話，只笑了笑，道：「事情全由金克用而起，郡主請去問他吧。不過，希望郡主千萬牢記一件事，如果找到那兩份地圖，絕不能交給金克用，那怕只讓他看一眼也不能。」

花貞貞點頭道：「我會記住的！」

白玉蓮又道：「咱們今夜所談的話，暫時別告訴鐵相公，除非不得巳，我不願意他知道孩子的事，那樣會影响你們的感情，我今生巳別無所求，又不忍見他天涯飄零，四處流浪，只有把他交給你，我才最安心。」

花貞貞不知是喜是羞，低垂着螓首，沒有出聲。

默然良久，才緩緩抬起頭來，用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問道：「孩子叫什麼名字？」

白玉蓮道：「她叫小薇，鐵小薇。」

「在什麼地方？」

「白蓮宮中。」

花貞貞眼中閃起亮光，徐徐道：「能帶她到這兒來讓我見見嗎？」

白玉蓮怔了怔，道：「你眞的想見她？」

「是的！」花貞貞揚起頭，臉色平靜，聲音却含着顫抖，說道：「我想知道她像誰？是不是跟母親一樣美？」

白玉蓮道：「不，你猜錯了，孩子一點也不像我，却跟他父親長得一模一樣，連脾氣也一樣倔强，如果是個男孩子，將來就是活脫脫第二個鐵羽。」

花貞貞道：「你什麼時候帶她來？」

白玉蓮道：「我巳經命人去接她了，最多三五天就會到。」

「好！」花貞貞長身而起，道：「她一到，希望妳立刻告訴我，我會吩咐府門衞士，隨時傳報你的消息。」

說吧，微微一欠身，離開了山頂。

沒多久，蹄聲如雨，漸漸遠去。

白玉蓮將那幅羊皮地圖慢慢收入懷中，從大石上站起來，如釋重負般長吁了一口氣，正準備轉身離去，突然臉色一沉，雙目暴射出兩道精光，低喝道：「什麼人躲在草叢裏？」

山頂廣約十餘丈，週圍茅草都巳割除，距離大石最近的草叢，少說也有七八丈以外，這時既無聲响，更未見草尖搖動，她居然發現有人匿藏。

金克用情知躲不過，只得緩緩站起身子。

白玉蓮嘴角現出一抹冷笑，道：「原來是金莊主，想不到咱們又在這兒會面了。」

金克用含笑拱手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老朽也沒想到會在此地見到姑娘。」

白玉蓮道：「金莊主大約巳來了不少時候吧？」

金克用道：「不錯。」

白玉蓮揚揚眉，道：「這麼說，咱們剛才的談話，金莊主想必巳經字字入耳？」

金克用道：「不錯！」

白玉蓮輕哼了一聲，目光中陡現殺機……

金克用笑道：「姑娘的智謀和武功，金某都深感佩服，只可惜智者千慮，終有一失，姑娘不該在話中留下了破綻。」

白玉蓮道：「噢？你認爲我那一句話說錯了？」

金克用道：「倒並非說錯話，而是用錯了

兩個字。」

「兩個什麼字？」

「交——換。」

金克用詭譎地笑道：「所謂『交換』，當然是以己所有，換彼所需。姑娘曾經聲言要將太行藏寶地圖贈送鐵羽，鐵羽却根本無意得回女兒，這怎麼能稱爲『交換』？」

白玉蓮冷哂道：「怎麼說法並無關係，重要的是不能讓那兩份地圖被你騙去。」

金克用道：「白姑娘，這個『騙』字，只怕不僅指的金某人……」

白玉蓮道：「莫非你認爲鐵小薇的事是假的？」

金克用仍然在笑，却笑得很曖昧，低聲道：「難道會是眞的？誰聽說過白蓮宮中養育着鐵羽的女兒？」

白玉蓮哼道：「這是鐵家的私事，與外人無關，用不着要外人知道。」

金克用道：「可是，那也得要做父親的人肯相信。」

白玉蓮道：「本來是他的骨肉，他爲什麼不信？」

金克用道：「事隔十年，毫無徵兆，如今突然從地底下冒出一個女兒，換了姑娘你，你會相信麼？」

白玉蓮道：「孩子跟他長得一模一樣，這總是事實。」

金克用笑道：「以白蓮宮的勢力，要找一個面貌酷肖的女孩子，當然不算什麼難事。」

「你——」白玉蓮怒目道：「你這老匹夫，以爲我不能殺你嗎？」

話落，身形微閃，巳到金克用面前，忿然揚起右掌。

金克用既不招架，也不閃躲，泰然自若地微微一笑，說道：「姑娘要殺我只是舉手之勞，但是，我死無足惜，姑娘却自毀佐證，未免太不值得。」

白玉蓮一怔，道：「你是誰的佐證？」

金克用道：「姑娘請試想，你們夫妻反目巳經十年，在海角紅樓重逢時隻字未提，現在忽然透露有了親生骨肉，縱然是眞的，也難令人相信，必須有人從旁作證，而且像金某這種證人，才能博得鐵羽的信賴，姑娘殺了我，豈非太傻？」

白玉蓮高高舉起的右掌，竟似僵住了。

金克用又道：「何況，另兩份地圖的下落尚無確訊，你我各擁有一份地圖，也就等於各有寶藏一半權利，將來四份地圖齊全了，你我合起來亦是一半權利，咱們爲什麼不合力對付威寧侯府，反而自傷殘殺？」

白玉蓮沒有開口，右掌却慢慢垂落下來。

金克用低聲道：「太行藏寶富堪敵國，兩份均分，也足够終生享用，白蓮宮和麒麟山莊正如唇齒相依，合則兩利，分則兩敗，姑娘請三思。」

白玉蓮冷笑道：「只怕你口不應心，未必眞有誠意。」

金克用忙道：「老朽願意指天發誓，絕無二心。」

白玉蓮道：「我不信這些牙疼咒，除非你先替我辦一件事，表明你的心跡。」

金克用道：「姑娘請吩咐。」

白玉蓮道：「爲了咱們聯絡方便，我想派一個人跟你進入威寧侯府，你辦得到嗎？」

「這——」金克用爲難地道：「姑娘想必知道侯府的戒備……」

白玉蓮接口說道：「我知道侯府戒備很嚴，但也並不是絕對沒有機會，譬如說，你今夜能够偸偸的溜走出來，當然也能够偸偸帶一個人回去。」

金克用想了一想，道：「姑娘準備派什麼人去呢？」

白玉蓮舉掌輕拍兩聲，一條黑影由草叢中冲天而起，掠登山頂。

是那名膚色漆黑的男性崑崙奴。

金克用不禁暗暗皺眉，他見過白玉蓮手下這兩名崑崙奴，一名「奇哥」，一名「香奴」，都是御毒驅蛇的高手。

白玉蓮道：「奇哥的輕功絕佳，身裁又小，你只要帶他潛入威寧侯府，隨處都可藏身，而且，他還有一樣本領，可以自尋樹葉草梗充饑，你不須爲了他的飲食操心，卽使被人發覺了，也不會牽連到你頭上。」

金克用苦笑道：「既然這樣，姑娘儘可以要他自已偸進侯府去，又何須老朽帶他？」

白玉蓮正色說道：「我讓你帶他進去，是爲了便於聯絡，和傳遞消息，怎麼？你莫非不願意？」

金克用忙道：「願意！當然願意。」

「願意就好。」白玉蓮冷冷道：「從現在起，我就把奇哥交給你了，希望你這一次就眞心誠意，如果我發覺你在玩花招，你該想得到那會有什麼後果。」

說完，拂袖轉身，逕自離開了山頂。

金克用回頭，只見那奇哥肩頭上斜搭着一副皮革囊，正環抱雙臂，望着他露齒而笑。

皮革囊裏藏着什麼？當然還無法確定，不過，單從奇哥那詭譎的笑容，就讓人直覺革囊中多半是些令人頭皮發麻的東西。

金克用眉頭皺得更緊，低聲說道：「我只

武林秘辛

星龍長老掌擊王老虎

希華・文

廣東十虎之首叫做王隱林，可見他的功夫，特別厲害，任何一個武林中人都有師傅敎的，王隱林本身已經是廣東十虎當中第一頭猛虎了，敎他武功的人，豈非更爲犀利，簡直是一條龍嗎？是的，王隱林的師傅，確有一個龍字，他就叫做「星龍長老」。

當時清宮裏面幾個王爺明爭暗鬥，招兵買馬，武功卓絕的人，受到王爺供奉，凡夫俗子，當然比不上僧人道士那麼出色，就因爲那些人遁跡空門，有很長的時間鍛鍊，故此皇宮之內最有名氣的一定是僧人，而且是西藏來的喇嘛僧。

星龍長老是喇嘛僧當中的一個，當時，喇嘛僧裏面有六個高僧，俱是武功極端出色的，負責南下，在嶺南一帶活動，星龍長老就是在廣東傳授技擊當中最有名氣的一個。傳說他曾經到過香港，跟劇盜張保仔交手，把他擊敗，但又因對方是個海盜身份，不肯傳授武藝，寧願避開，不過，張保仔受到他的影响，不願一生爲盜，後來俯首接受清廷招降，因此，星龍長老不但沒有受到張保仔的牽累，還因張保仔幫忙，他可以四海雲遊。

七年之後，星龍長老就在肇慶鼎湖山的慶雲寺裏面，先做掛單和尚，後變知客僧，最後，該寺的主持圓寂，他就升任爲慶雲寺的方丈。

星龍長老爲人極够涵養，因此他沒有眞正跟第一流的武林高手過招，究竟他的武功高到怎樣程度呢？很難知曉，但有一人知之甚深，此人綽號王老虎，實則姓王名平，他就是後來成爲廣東十虎首席好漢王隱林的父親。

何以王平能够體會到星龍長老身手不凡，確實身懷絕技呢？就因爲他跟星龍長老曾經一決雌雄。說來已經近百年前的事，那天星龍長老路經王平住宅，湊巧王平在門外的草地練武，看見他用掃堂腿使勁一掃，一枝五寸口徑的木樁，揷入地中，竟然給他一脚掃斷，不覺高叫了一聲：「好！」

因爲那一聲讚好，係由丹田發出的，非常宏亮，王平是個武林高手，一聽就懂得此人的武功非同小可，聲若洪鐘，立刻站定，對星龍長老說：「大師原來武林高手，可否指點一二呢？」

星龍長老一時高興，笑着說：「我是北方來的，畧懂武功，說到指點，貧衲實在無此本領，如果眞正用拳脚較量，恐防錯手傷人，我們站着談談好了。」

星龍長老說的話確是事實，但因王平綽號王老虎，附近無人能及，一向傲態迫人，聽了這番話，大感不滿，說：「武功並非用口舌談出來的，如果長老不願過招，不防試一試君子橋。」

星龍長老點頭答應，於是兩人在草地上面站定，相距僅有三尺，隨時動手。

所謂君子橋，卽是雙方各方前半截的手臂壓倒對方，便算獲勝，就算輸了，不足爲辱，故有君子橋之稱，兩人站定，王平說了一聲：「大師，看橋！」

便卽伸手向前推進，用的是右掌。

照理星龍長老應該用右掌伸到前面去，掌心壓着掌心，看看那個人給對方推到逐步退後，以此決定勝負，殊不料星龍長老所學的喇嘛派拳術，另有一套，運用「一指禪」之法，右手握拳，只是伸出食指向前頂過去，僅用食指頂住王平右掌的掌筋，看來王平集中全身氣力於一掌之上，星龍長老僅用一隻手指去抵抗他，以小敵大，以弱敵強，無論如何招架不住的，但在事實上，却剛剛相反，王平右掌的脉門給對方手指壓住，便有特殊的感覺，彷如萬鈞之勢，向他推進。

王平自問那個手掌鬥不過對方的指頭，照理應該鬆手，立刻判定輸贏，但因他綽號王老虎，而且有鐵橋之稱，如何能够當衆失威呢？心上一急，登時方寸大亂，右手鬆開了那個手掌，向星龍長老的腰間一劈，想使用劈掌，卽是目前空手道說的掌刀。

星龍長老好像早已預知對方會變招出擊，早有防範，但覺橋手相鬥之際，對方的手一鬆，他就順勢向下一拍，那一掌打中王平的膝頭，登時膝蓋骨脫臼，倒地不起。

這一掌快如閃電，王平的掌刀還沒有劈下來，已經無力再鬥，倒地呻吟不已，星龍長老怒斥他毫無信義，絕非君子所爲，王平無可奈何，只好叩頭謝過，星龍長老並不計較，走進王府裏面，使用喇嘛派的「無痛接骨法」替他把脫臼的膝蓋骨駁合，因此變成朋友。

王平心裏暗想，自己學了一世武功，殊不料橋手相鬥，一掌不敵一指，變招出擊，卽時被對方擊倒，而且星龍長老僅憑右掌一拍，自己的膝蓋骨就脫了臼，顯見對方的武功超出自己百倍，他自知無法跟隨星龍長老學習武功了，一則星龍長老認爲他行事粗魯，絕非練武之人，二來星龍長老一定要俗子跟隨他到寺院去學習武功，卽是說，先行剃度做了和尚，然後把武功傳授，王平家有妻兒，且是一個商人，如何能够出家呢？實情如此，他經深思熟慮之後，居然想出一條妙計來，索性把他的兒子王隱林送到鼎湖山的慶雲寺削髮爲僧，拜星龍長老做師傅，並非學習武功，而是學道，借此偸師。

當時王隱林只有十二歲，父親這種動革，絕不知情，還以爲他該剃度做和尚，然後能够避禍，故此他很高興的離家。

王隱林雖然僅有十二歲，但在家的時候早已給父親指點武功，早夕苦練，故此他拜星龍長老爲師之後，亦會自行偸師學習，那時星龍長老已經超過花甲之年，再過十多年之後，便是七老八十了，王隱林則僅有二十多歲，那時武功方面，已經有相當高的造就，再行還俗，仍未爲遲，不過，這種想法，只是王平送子學道時的本意，並未告知他的兒子，免得露了口風，弄巧反拙，只是囑咐他盡心侍候星龍長老而已。

王隱林性情純厚，一舉一動，循規蹈矩，深得星龍長老之歡，且又因他早夕侍候，有時看見他練習武功，星龍長老自然而然的指點一下，後來在死前索性把一生的武藝傳授給他，果然不出王平所料，過了十五年，星龍長老一場大病，就此圓寂，他去世三個月後，王隱林辦妥喪事，便卽除去和尚所穿的袈裟，歸家見父，實行還俗。

王平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然後守候到這一天，當然樂得心花怒放，細問王隱林學習武功的情形，王隱林絕不相瞞，詳述喇嘛派各種拳套的名稱，以及練功的秘密，王平聽了，恍然大悟。

原來喇嘛派未學拳，先學功。卽是說，一指一掌，堅實如鐵，渾身氣力貫注，能够出掌傷人，然後開始學習發拳移步，故此那種武功截然不同，搭手就贏，因此他嘆息不已，認爲南粤的拳師無法追得上，索性叫王隱林在家繼續苦練。

當時王隱林上山剃度做小和尚，王平的生意仍有可觀，過了幾年，便走下坡，十多年後，僅能撑持家計，後來王平病逝，王隱林根本就不善經商的，且又有意遠遊，希望到星龍長老習技的喇嘛寺院尋求武功的深造，故此把家產付託族人料理，留下妻兒，雲遊四海，恍如遊俠。

因此喇嘛派當中有一派叫做俠家拳，就是王隱林過着遊俠生活之後所創造出來的一派，跟星龍長老的喇嘛拳畧有分別，同樣的發招特殊，另創一格。

王隱林之所以稱做廣東十虎，因爲他壯遊歸來，曾經在廣東海幢寺正式擺擂台比武，一連三個月，無人能及，故此做廣東十虎之首，後來他一傳再傳，拳路也就一變再變，跟原來星龍長老的拳法畧有出入，但有一種獨門的絕技是沒有改變的，不管喇嘛拳或俠家拳，俱是如此，務求一招挫敵，這一派拳術往往在對方發招的空處出擊，一招就變了幾招，卽時獲勝，至今仍有許多絕招遺留下來，不過，想練習到一招勝，殊不容易，確實橋馬指掌都下過苦功，然後有這種成就。

新派俠儀連載故事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倖脫饞狼嘴　又落狡狐吻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左天斗服下薛長空奪回的解藥後，對公冶長的寬恕無限感激，他雖不願留下，卻也說出天狼會中最最可怕的人，除會主外便是血觀音胡八姑，這位女煞星，眞是令人談虎色變，高敬如等更陷於驚惶迷惘中不知所措，薛長空也在低頭沉思，但他並非怯於女魔頭，而是在苦思對策，在他私心中，滿以爲羣衆均震懾之際，他能有這打算，是够自豪的，詎知公冶長卻勸他不要把胡八姑放在心上，自己這方面也絕非弱者，而要鬥爭的也不止胡八姑一人而是整個天狼會，公冶長這種大無畏精神，確令他衷心折服——

燒餅、油條、豆漿，是很多人喜愛的早點之一。

但在蜈蚣鎭上，這種早點似乎並不十分受人歡迎；因爲鎭上連豆腐店都有三間之多，而賣這種早點的，卻只有一家。

這家賣燒餅、油條的早點店，開在太平客棧隔壁。

由於這種生意只做一個早市，所以也是各行各業中，店門開得最早的一種行業。

今天，徐二蠻子一打開店門，就走進來一個客人。

這使得徐二蠻子也爲之暗吃一驚。

因爲這時候天才濛濛亮，小鎭上的人，大多數尚在黑甜鄉中，他打開店門，不過是爲了生火方便。

根據以往的經驗，一直要等到他燒熱了爐子和油鍋，炸好了第一批油條，才會有主顧上門。

他的第一個主顧，經常都是隔壁太平客棧的小伙計，來爲早起的客人，買些點心回去，吃完了好趕路。

如今，隔壁客棧裏一點動靜沒有，顯見客人們多還沒有起身。

這位客人是那兒來的？

難道這位客人一夜未睡，早就等在外面，只爲了要喝第一碗豆漿？

徐二蠻子可說猜中了十之七八。

現在走進來的這個客人，昨夜的確一夜未睡，這個客人爲了等他開門，他的確早在半個時辰之前，就來到了店門外面。

徐二蠻子唯一沒有猜對的，便是這個客人如今走進來，並不是爲了要喝他徐二蠻子今天的第一碗豆漿！

因爲這個客人就是左天斗。

× × ×

左天斗歡喜吃麵條，喝稀飯吃饅頭，就是不歡喜喝豆漿。

但是，不論這位魔鞭對豆漿喜愛的程度如何，今天這一碗豆漿，他也得勉爲其難，非喝不可。

因爲他不歡喜，還有人別歡喜。

一號金狼柳如風，便是這種早點的嗜愛者；他來這裏喝豆漿，只是想找出這位金狼頭兒落腳之處的一種手段。

能帶你進侯府前院，卻沒有辦法替你安置藏身的地方，一切你得自己小心。」

奇哥點點頭。

金克用又道：「萬一被人發覺了，你可千萬不能洩漏是我帶你進去的。」

奇哥又點點頭。

金克用望望天色，心裏暗嘆了一口氣，舉步下山。

奇哥緊跟在後，亦步亦趨，就像影子一樣，任憑金克用身法多快，始終毫不落後。

回到威寧侯府，金克用仍由原處越牆而入，悄悄潛返前院花園，再回頭看時，竟巳失去了奇哥的人影。

不用說，他一定是在進入侯府以後，獨自覓地藏身去了。

金克用又是一驚，又感到慶幸；吃驚的是白玉蓮手下一名崑崙奴，輕功居然如此高明。慶幸的卻是今夜的威寧侯府戒備情形，遠比預料中要鬆弛得多，自己出入府牆，總算沒有被發覺……

其實，他完全錯了。

當他帶着奇哥越牆進入侯府時，園門外的陰暗處，早巳有兩個人目覩一切經過。

那兩個人一個勁裝疾服，腰懸長刀，正是侯府黑騎衞隊的隊長安達；另外一人身着錦袍，負手站在一株花樹旁，上身被花掩遮，看不清面貌。

金克用奔進園門，安達巳目射怒光，緊握刀柄，就想抽刀出鞘，卻被旁邊那名錦袍人攔住。

安達忿忿地道：「我們當他客人招待，他竟敢這樣不識抬舉，應該給他一頓教訓。」

那錦袍人搖頭道：「現在還沒到時候，我們最好是假作不知道，以免打草驚蛇，只須暗中監視着他們就行了。」

安達道：「那跟來的黑鬼巳經潛去內府，難道也由他放肆？」

錦袍人笑了笑，道：「魍魎之輩，何足爲患。安達，你去吩咐輪值夜晚戒備的衞士，只要他們不公然挑釁，都不必攔阻，由今夜開始，凡是想來威寧侯府的朋友，無論明來暗入，我們都同樣歡迎！」

× × ×

威寧侯花不拉汗在世的時候，生活一向很有規律，存放貴重物品都有一定所在，除了臥室床後一隻鐵櫃，就只有書房中的幾個抽屜。

鐵羽和花翎差一點把書房整個翻轉來，始終沒有找到那兩份藏寶秘圖。

起初一兩天，花貞貞也很熱心帮忙尋找，自從跟白玉蓮見面以後，對尋覓地圖的事，巳突然失去了興趣，也不再寸步不離地跟着鐵羽，由晨至暮，經常自個兒躲在閨房內，愁眉深鎖，怔怔望着窗外發呆。

窗外有一株巨松，沿幹上，有一個鳥巢，棲息着一對喜鵲。

花貞貞就望着那喜鵲窩出神。

她從前曾凝望過這個喜鵲窩，甚至幻想有一天，滿空喜鵲會爲她架起一座「鵲橋」，讓她能由窗口走到關內，走到鐵大哥的身邊……

那時候，她只有滿腔思念，總以爲今生今世巳經不可能實現這個願望，如果眞有那麼一天，她發誓永不再蹙眉，永不再嘆氣，決心要把滿腔相思之苦，盡化爲歡欣笑容，快快樂樂渡此一生，不復再有所求。

現在，這願望竟然像奇蹟一般實現了，她所領受到的，卻仍然是滿腔愁苦。

古松依舊，鵲巢也依舊，只不知何時起，巢中巳添了幾隻幼鳥。

小喜鵲都還沒有長滿羽毛，既不能飛，也無法自己覓食，當大喜鵲帶着小虫回來，幾個小傢伙就張大嘴巴，仰着頭，等着大鳥餵食……那模樣兒又滑稽，又可愛，惹人憐，也引人笑。

可是，花貞貞卻笑不出來。

她怔怔注視着鳥巢，心裏竟想着一些奇怪的問題——小喜鵲爲什麼不像大喜鵲呢？鳥類的父女，是不是也會模樣相像？鳥兒很快就會長大，人爲什麼要撫育一、二十年……

想得出神，以致珍珠在後面連叫了幾聲，她也沒聽見，直到珍珠輕輕推了她一把，才猛然驚覺。

「哦！什麼事？」

珍珠扯扯她的衣角：「少爺來了。」

花貞貞回過頭，才發覺花翎巳經負手站在房門口，正用關切而憂慼的目光望着她。

花貞貞連忙離開了窗口，招呼道：「哥哥，請進來坐。」

花翎點點頭，緩步走進房來，低問道：「這兩天很少見到你，一個人躲在房裏想什麼心事？」

花貞貞笑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身子不太舒服，不想走動。」

「是病了？」

「也說不上病，只不過有些懶洋洋的，提不起精神來……珍珠，替少爺沏茶……」

「不用了。自家兄妹，不必客氣。」花翎向珍珠擺擺手，道：「你出去一下，我跟小姐談幾句話。」

珍珠望望花貞貞，低頭退出房外。

花翎走到窗前，仰望天際，忽然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我看得出來，自從鐵大哥回來以後，你先是驚喜，好像歡樂由天而降，這兩天卻突然變得很愁悶，心裏一定有什麼苦惱的事。」

花貞貞不由自主低下了頭：「沒有啊，哥哥不要亂猜……」

「不要隱瞞了，妹妹。」花翎轉回身，正色道：「我們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有任何事，你都不應該瞞我。俗話說：長兄作父。爹去世了，我這做兄長的是你唯一的親人，可以替你作得了主，包括你的終身大事在內。」

花貞貞赧然道：「哥哥，你是怎麼啦？好好地忽然扯到這些。」

花翎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倫常，沒有什麼好難爲情的，何況妹妹一向豪邁不遜男子，爲什麼不肯承認呢？」

花貞貞臉上突然一陣火熱，强笑道：「哥哥今天好奇怪，你是自己急着娶嫂嫂？還是嫌我碍眼，要逼我早些嫁出去。」

花翎肅容道：「妹妹，我說這些絕非取笑，因爲我有一件很重要事必須作決定。」

「哦？什麼事？」

「現在你且別問是什麼事，讓我先問你一句話，你一定要回答我實話。」

「……」花貞貞低下頭，沒開口，好像巳經猜到他要問的是什麼話了。

花翎自己拖過來一把椅子，挨近花貞貞坐下，面色凝重地道：「妹妹，告訴我，你眞的喜不喜歡鐵大哥？」

花貞貞默然不答，好一會，才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不，你當然知道，甚至我也知道，不過，我一定要你親口告訴我一遍。」

「既然你巳經知道了，又何必再問……」

「因爲我要確定實情，我要聽你自己說出來，不想僅憑猜度去決定一件事。」

花貞貞詫道：「哥哥，你究竟要決定什麼事？」

花翎搖頭道：「你先回答我的問話，等一會我自然要告訴你。」④　（未完）

這是他經過長久致慮，所作的決定。

他心裏淸楚，柳如風並不知道他跟大喬過去的關係，他跟這位首席金狼之間，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

不錯，爲達到某種目的，以柳如風之爲人，柳如風會不惜以他這位五號金狼作爲祭品。

但那只是柳如風的一貫作風，天狼會中也不僅止柳如風一人如此。

旁人不說，就以鐵頭雷公楊偉爲例：這位鐵頭雷公又何嘗以他左天斗一條人命爲意？

所以，他如果直接找去柳如風落脚之處，他相信柳如風一定會爲他的安然脫困感則高興，一定還會像過去一樣將他當左右手看待。

而他想找出這一位金狼的秘密落脚之處，也並非難事。

因爲直到目前爲止，他的身份，還是第五號金狼。

他仍然享有前五號金狼的各種特權。

他只須找鐵頭雷公楊偉問一問就行了，別人不知道柳如風住處，這位鐵頭雷公則絕無不知之理。

不過，他不須這樣做。

因爲他眞正想找的人，並不是柳如風。

他想找的是大喬那女人。

只要找到那女人，挖出那女人心肝來，看一看是什麼顏色，他心願就完成了。

只要出了這口惡氣，無論後果如何，他均在所不計。

這便是他進這家豆漿店的原因。

每天早上，柳如風一定要喝豆漿，但柳如風一定不會自己來。

柳如風使喚的人，他會認得出，他只要跟着這個買早點的天狼弟子，就會找到柳如風住處，只要找到柳如風的住處，就不愁逮不着大喬那個賤女人。

如果湊巧，來買早點的人，就是那個賤女人，當然更省事！

× × ×

徐二蠻子一邊忙着生火，一邊陪着笑臉道：「這位大爺，您好早啊！我才生爐子，要喝豆漿，還得等一會兒。」

左天斗道：「沒有關係，伙計，你只管忙你的。」

徐二蠻子道：「大爺趕夜路來的？」

左天斗道：「是啊！到了這裏，剛碰上你伙計開店門。」

徐二蠻子因爲有人陪他說話，精神大爲振作，手底下也份外俐落，不消一會兒工夫，第一根油條便在油鍋裏發出嗤嗤之聲。

接着，第一批燒餅也出了爐，直到這時候，徐二蠻子的渾家才從店後打着呵欠出現。

徐二蠻子忙吩咐道：「大扣子媽，這位大爺是趕夜路來的，肚子一定餓得發慌，快替人家舀碗豆漿。」

徐二蠻子渾家懶洋洋的拿了碗，正待去舀豆漿時，只聽店門口忽然傳來一聲脆笑道：「快包四副燒餅油條，舀一大壺豆漿，姑娘也是趕夜路來的。」

徐二蠻子掉過頭去，看淸說話的人，不禁暗暗喊了一聲我的媽！

店門站着的，是個作婢子裝束的少女。

這名少女不僅吐語如鶯，嚦嚦悅耳，身裁也極爲苗條動人。

只可惜這少女的一張面孔，却醜得怕人。

一張大扁臉，滿生雀斑，鼻樑塌塌的，像顆壓壞了的蒜頭，一張咀巴，又闊又大，如果不笑還好，笑起來簡單就像一隻破瓢。

徐二蠻子定了定神，才道：「是，是，姑娘……」

他因爲受驚過度，竟連對方要買幾副燒餅油條都給嚇忘了。

那醜女一點也不着惱，仍然笑嘻嘻的道：「四副燒餅油條，一大壺豆漿，我們就歇在隔壁太平棧，盛豆漿的壺，先借用一下，怕你不放心，姑娘先付銀子，等會叫棧裏伙計還壺時再算細帳。」

「托」的一聲，銀子丟在爐面上，竟是整整足重五両的一錠！

買早點付整錠銀子，眞是好大的手面。

徐二蠻子又暗暗喊了一聲我的媽，忙道：「不，不，不必……」

那醜女似乎有點不耐煩道：「好了，好了，別嚕嗦了，快點把東西包起來吧！」

左天斗雖然已經改變了本來面目，這時仍然低着頭，只顧喝他的豆漿。

看到這名醜女婢，他吃驚的程度，並不下於徐二蠻子。

徐二蠻子吃驚，是因爲以前從沒有見過這樣一張醜得嚇人的面孔。

而左天斗吃驚的原因，正好跟徐二蠻子相反。

他是因爲這張面孔對他太熟悉！

他加入天狼會四年多，一共跟血觀音胡八姑見過六次面，每次會見胡八姑，首先看到的便是這張面孔。

胡八姑身邊有兩個女婢，一個叫秀秀，一個叫美美。秀秀痴肥如肉球，美美奇醜無比——正是如今店門口的這一個。

醜婢美美的出現，無異說明血觀音胡八姑確已來到蜈蚣鎭。

血觀音胡八姑早晚會來蜈蚣鎭，原是意料中事，並不足引以爲異。

如今，使左天斗感到迷惑的是：胡八姑這女人一向講究排場和享受，這一次爲何竟肯不辭勞苦趕夜路？

其次便是來到這裏之後，爲何這裏的天狼弟子毫無安排，而竟任由這位身份崇高的天狼長老，落脚於人多口雜的太平客棧？

像這種情形，最好的解釋，似乎只有一個：那便是這位血觀音接到的是緊急命令，不容許她稍有躭擱，以致這裏的天狼弟子事先毫不知情！

左天斗想到這裏，一時之間，心情甚感矛盾。

因爲有一件事他比別人明白。

血觀音胡八姑既不是一個領袖人才，也不是一個能運籌帷幄的參謀人才。如果一定要對這女人下個適切的評語，這女人只能說是天狼會中的一名超級女殺手！

一名超級女殺手突然奉緊急命令，星夜調來蜈蚣鎭，天狼會下一步要採取的是什麼行動，自是不問可知。

在情理上說，如意坊那邊的人，待他都不算錯，他實在應該立卽送個信去，好叫那邊的人多少有個準備。

只是，這樣一來，他勢必就要暫時放棄對大喬那個賤女人的報復。

暫時放棄尙不要緊，問題是那女人機警異常，如果不把握住這有利的一刻，是不是還能找到像今天這樣的機會？

醜婢美美已經走了，左天斗內心交戰，仍然拿不定主意。

不一會，店門口又來了一主顧。

這個主顧來得恰是時候。

因爲他幫左天斗解決了心頭的困擾。原來這第二個主顧不是別人，正是銀狼大喬！

× × ×

銀狼大喬雖然改變了裝束和容貌，但她仍然保留了她那最美好的一部份。

一副纖纖如弱柳般的細腰。

柳如風爲她化裝時，並在她腰圍上加了一道棉墊，但今天一早就被她悄悄扯掉了。

昨夜發生於羊腸巷的一場血戰，消息尙未傳散開來，她最後所知道的事實，是十七號金狼已達成了使命。

這也就是說，魔鞭左天斗已經死定，她已不必再爲這位舊日情人煩心。

她如今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便是儘量設法博取柳如風的歡心！

這副腰身是她最大的本錢。

她不怕改穿粗布衣服，畫濃眉毛，加厚咀唇，也不怕包起一頭靑絲，染黃皮膚，怕的就是腰身粗如水桶。

因爲她相信只要保有這樣一副腰身，只要隨便走幾步路，或隨便扭動幾下，就不愁男人見了不消魂。

她的這種想法並沒有錯。

她這副纖纖細腰，男人見了，的確惹火之至。

只可惜她沒有想到另一件事。左天斗不僅沒有死定，而且已經被放出了如意坊；而左天斗最眼熟的，便是她的這副細腰；剛才引起左天斗注意的，也正是她這副細腰！

× × ×

小巷子裏，靜蕩蕩的，大喬提着一隻竹籃，扭着細腰，踏着碎步，慢慢的往前走。

走出巷底，向左一拐彎，便是那一排貧戶居住的茅屋。

這路不遠，時間又早，所以，她走得並不急。

正因爲她走得慢，巷子裏又靜，她幾乎每向前移動一步都可以聽到脚底下帶起的輕微聲响。

只是，她向前沒有走出多遠，這種輕微而單調的脚步聲，便有了改變。

她馬上發覺走在這條小巷裏的人並不止她一個。

她停住脚步，扭頭向後張望。

一個穿短褂褲的陌生漢子，正注視着她，朝她慢慢走近。

大喬猜想這漢子可能是住在貧戶區的一名苦力，因此只看了一眼，便又轉身繼續向前走去。

不料，她才轉身，便聽那漢子冷冷地道：「這位柳大嫂，見了故人，難道連招呼也不屑打一個麼？」

大喬腦門裏一嗡，幾乎昏了過去。

因爲她已從聲音上聽出了這漢子是誰。

這時她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拔步奔跑，同時高喊救命，只要出了這條巷子，驚動了柳如風，她的一條性命，就保住了。

但她馬上就自動打消了這個念頭。

因爲她知道左天斗的一條魔鞭，絕不會讓她獲得這樣的機會。

她如果這樣做，只有死得更快。

相反的，她如果沉住氣，來個死不認帳，或是賣賣風騷，也許還有一綫希望。

在男人面前，她曾在這種情形之下，表演過不少次，除了一個虎刀段春，她幾乎從沒有失敗過，她希望這一次也能像以往一樣化險爲夷。

她打定主意後，繼續保持着驚訝神情道：「你——？」

左天斗冷冷地道：「我怎樣？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誰？」

大喬眼珠子一轉，忽然露出驚喜之色道：「他們……眞的……放了你？」

左天斗冷笑道：「你柳大嫂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我姓左的還會活着走出如意坊吧？」

大喬微微低下頭去，顫聲道：「天斗，我對不起你——」

左天斗輕輕一哼，道：「對不起？嘿嘿！這句話現在該我來說了。」

他又跨出了一步，緊握的右拳，慢慢張開，緩緩舉起，雙頰肌肉因牙關緊抵而微微隆突，雙目中佈滿了一片猙獰的殺氣。

大喬只當沒有看到，身子連動也沒有動一下，她低頭接下去道：「但是，你知道的，他是一號金狼……不過，只要你能出來，證明我一番苦心沒有白費……你就是因誤解，而殺了我……我也甘心瞑目了。」

左天斗眞想縱聲大笑，好一個無恥的女人，身子已一半下了土，居然還想在口舌上耍花樣。

他曲張的五指在半空中停住，嘿嘿冷笑道：「要說就說個痛快，還有沒有更動人的？」

大喬忽然抬起面孔，露出憤恨之色，道：「沒有了！你動手吧！」

左天斗嘲弄地道：「你如果不表白一下，豈不『辜負』了你的一番『苦心』？」

大喬也露出譏嘲之意哼了一聲道：「你眞的要我說？」

左天斗道：「你如果是爲了拖延一下時間，我成全你。不過，我可以提醒你，你最好說得簡潔些，不論你的故事有否說完，只要一有人走進這條巷子，我就要說聲對不起，帮你提前結束。」

大喬道：「你可知道，你如今能活着在這裏，全是那顆假解藥的功勞？」

左天斗道：「知道。」

大喬道：「你又知不知道，將解藥掉包，是誰的主意？」

左天斗道：「知道。」

大喬道：「對方放你出來，便是因爲解藥掉了色，知道你受了刺激，出來之後，一定會懷恨天狼會，同時，尋找陷害你的人算帳，對不對？」

左天斗道：「對。」

大喬道：「這樣一來，他們放了你，不僅無害，反而有益，對不對？」

大喬道：「如果你事先能摸透對方這種心理，又湊巧碰到一個送上門的機會，你會不會加以利用？」

左天斗道：「會！只是不懂什麼叫送上門的機會。」

大喬道：「你不懂？如意坊那邊沒有告訴你，他們跟踪金十七號的人，一路看到和聽到了些什麼？」

左天斗微微一呆，信念突然發生動搖。

薛長空說，金十七號和大喬這一對男女，始終沒有覺察出他的跟踪行動，而羊腸巷事件，也尙未傳散開來，這女人怎知道昨晚有人跟在他們後面的呢？

如果這女人已知道身後有人跟踪，仍然吩咐金十七號去小喬處，於私語中洩露這件陰謀，豈非大違人情？

大喬接着道：「怎樣？現在懂了沒有？掉換解藥，是我的主意，因爲我料定對方必然會派人跟踪金十七號。以後，我跟金十七號在金光寺會面，以及叫金十七號去找小喬那丫頭，都是同一用意，使對方相信天狼會這邊有人想置你於必死之地，因而儘快放你出來，好收自相殘害之效！」

左天斗心情紊亂，停了片刻，才問道：「姓柳的地位比我高得多，你已經搭上了這位大貴人，爲什麼還要這樣熱心營救我？」

大喬一聽到這幾句像在醋裏泡過的話，心頭的石塊，登時放落下來。

她知道自己死不了了。

她眼圈兒一紅道：「我承認我錯了——錯

在我一直沒有能看出你原來是這樣一個無情的負心漢！」

左天斗心更軟了，但一時仍然不肯改口：「我難道說錯了不成？」

大喬哽咽着道：「你當然沒有錯……我只怪自己命苦，身份地位低，又貪生怕死……我總以為姓柳的不過是一時起了色心，而且又不知道我們過去的關係，只要忍辱一時，等你活着出來，儘可設法擺脫，重過我們以前的日子，沒想到，你……你……你……」

她不但語音悽楚，而且真的流下了眼淚。

左天斗澈底崩潰了，訥訥地道：「那麼，現在怎辦？」

大喬拭着眼角，沒有開口。

現在怎辦？

她的主意多得很。

現在，她至少可以說出十七八個處理變方今後處境的辦法！但是，她知道這些辦法絕不能由她口裏說出來。

她必須儘量顯示懦弱。

她愈顯得徬徨無主，愈能證明她投向柳如風是情不得已。

這一方面的經驗，她是豐富的。

她知道女人越顯得懦弱，越容易獲得男人憐愛，聰明的女人，絕不在緊要關頭，跟男人搶着做英雄。

左天斗忽然以拳擊掌，恨聲道：「薛長空那小子的確可惡，這一定是他們事先串好了的，想藉這個機會，坐收漁人之利，否則我才不信他們會如此寬宏大量。還有公冶長那小子，一副大仁大德之相，眞是唱做俱佳。哼！」

大喬幽幽地飛了他一眼，蹙額低聲說道：「現在還說這些幹什麼？趕快拿個主意，才是正經。」

左天斗沉吟了片刻，突然道：「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

大喬道：「什麼主意？」

左天斗回頭張望了一下，見小巷中仍然沉寂如故，遂又再上一步，摟着大喬脖子，低低地不知在後者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話。

大喬露出驚喜之色道：「眞的？你沒有騙我？」

左天斗道：「當然是眞的，我為什麼要騙你。你記住時間，去的時候，小心一點，別叫人看見就行了。」

大喬道：「好！我記得。你快去吧！」

× × ×

燒餅油條已經冷了，豆漿還是熱的。

柳如風一邊喝着豆漿，一邊聽着大喬說，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最後搖頭淡淡地道：「你確定沒有聽錯他的話？」

大喬道：「當然沒有聽錯。如果不是他說出來，我又怎曉得那三尊玉美人就藏在什麼小翠花的臥房樓板上？」

「他說今天晚上跟你在金光寺見面？」

「是的，他說有了這三尊玉美人，今後一輩子也吃喝不盡。」

柳如風冷笑了一聲道：「有了這三尊玉美人，當然一輩子吃喝不盡，只怕他沒有那種富貴命！」

大喬接着要說什麼時，一個跛了一條腿的漢子，忽從門外走了進來。

那漢子跨進門檻，雙拳一抱恭恭敬敬的說道：「報告柳老長，八姑來了，她想請柳長老馬上過去一下。」

柳如風輕輕一哦，似乎頗感意外。

這次天狼會派來蜈蚣鎮的人手，先後共分三批，但名單上並不包括這位血觀音。這位連會主平日也不敢輕易勞駕的天狼長老，忽然趕來蜈蚣鎮幹什麼？」

柳如風目光轉動了一下，忽然瞪着那漢子道：「我住在這裏，是誰告訴你的？」

這名跛漢是金狼十三號。

第十三號金狼，在天狼會中，身份不算低。但是，這跟身份高低，完全是兩回事。

保守行踪秘密，是他這位首席金狼經過會方認許的特權。

別說十三號金狼，就是天狼八老，如非確有必要，他也有權拒絕說出落腳之處。這位十三號金狼怎麼一下就找出了他住的地方呢？

很明顯的，這位百變人魔對這一點，比對血觀音來了蜈蚣鎮，無疑還要看重得多。

金狼十三號似乎有恃無恐，他見柳如風責問，身子雖然挺得筆直，神色却不慌張：「報告柳長老，是楊長老叫屬下來的。」

「八姑已跟楊長老見過面？」

「是的。」

「楊長老怎麼不叫金十七來？」

「金十七好像出了事。」

「好像？」

「是的，楊長老只約畧提了一下，屬下當時沒有聽清楚。」

柳如風臉色微微一變，道：「楊長老提到這件事時，他怎麼說？」

金狼十三號思索了一下道：「屬下只斷斷續續的聽到幾句，好像是金十七因為一時大意，在前往羊腸巷時，被虎刀段春綴上了——」

柳如風臉色又是一變道：「虎刀段春？」

金狼十三號道：「是的。」

柳如風道：「好！說下去。」

金狼十三號道：「後來，後來——唉，對了——後來驚動了八郎和十四郎，兩人雙雙趕出去，結果也遭了那小子的毒手。」

柳如風差點跳了起來道：「楊雷公他是死人？虎刀段春那小子，縱然生了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如此予取予求，他當時難道一直在袖手旁觀？」

只怕說出來這位一號金狼也不肯相信，鐵頭雷公楊偉當時採取的態度，恰好被他一語道盡：袖手旁觀！

金狼十三號道：「八姑也正問及這一點，楊長老回答時，屬下正好去替八姑手邊的那位姑娘端椅子，所以未能聽清楚，好像是那小子一見楊長老現身，就轉身溜掉了。」

是的，當時的確有人腳底抹油，只不過並不是虎刀段春。

橫豎死無對證，吹吹牛也不犯法。

柳如風氣得面孔發青，恨恨不已地說道：「聽到警訊，不一起跑出來察看，平白送掉三條人命，這些天字號的長老，就是愛端這種臭架子！」

對鐵頭雷公而言，這種評語，實在太寬厚！「潘大頭」和「金十四郎」是因為這位天狼長老端臭架子，現身太慢，才送命的？只有天曉得！

要一個跛了一條腿的人，站得筆筆直直，實在不是一件輕鬆事。

但此刻的金狼十三號只有忍耐。

因為柳如風正值盛怒之際，這位金狼頭兒生氣的對象是楊雷公，他恰巧又是楊雷公派來的信差，他只要稍為出點差錯，就可能被拿來當做出氣筒。

柳如風生了一會兒悶氣，最後站起來，手一揮道：「好，我們走吧！」

這一聲我們，當然不包括大喬在內。

大喬仰起面孔，欲言又止。

柳如風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點點頭，說道：「那件事我要另作安排，妳暫時就等在這裏好了。」

× × ×

柳如風和金狼十三號走了。

大喬關起大門，背靠在門閂上，深深噓了口氣，又停了一會兒，才慢慢的向臥室走去。

直到現在，她的一顆心才算放落下來。

潘大頭，金十四郎，金十七郎，誰死了都跟她沒有關係。

胡八姑來不來蜈蚣鎮，也跟她沒有關係。

她只是一頭銀狼，跟關洛七雄及衆殺手流血拚命，是天狼和金狼們的事。

跟她有關係的人，只有一個。

魔鞭左天斗！

而今這位魔鞭也用不着再放在她心上了。

從現在到天黑，大約還有五個時辰，五個時辰之後，在她來說，就將天下太平！

她非常滿意早上在巷子裏那一幕精彩的表演，她眞不知當時那份急智是怎麼給生出來？當時雖然驚險萬狀，事後回想起來，却又覺得十分刺激過癮之至。

男人？嘿嘿！全是哈叭狗！全是可憐虫！

柳如風是哈叭狗。

左天斗是可憐虫！

× × ×

左天斗的確是可憐虫。

如果可憐虫也像蒼蠅、蚊子、螞蟻，或跳蚤一樣，是成羣成隊的，那麼，以左天斗今天的表現來說，這位魔鞭則稱得上是所有可憐虫中，最可憐的一條可憐虫！

不過，這位魔鞭顯然也有他不像可憐虫的時候。

至少現在就不像。

現在，左天斗躺在床上的姿式，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過去，都不像一個可憐虫。

你瞧瞧他現在那副瀟洒的姿式吧！

兩手環抱後腦，算是枕頭，一脚高高蹺起，擱在床柱上，不知想着什麼得意事，還是那裏微微幌個不停。

現在像可憐虫的是大喬。

× × ×

大喬剛一撩起布幔，整個身軀便告突然僵硬。

她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床上眞的躺了一個人！這人眞是左天斗？

她沒有看花了眼？

她馬上回答了自己的疑問。

她沒有看花眼，床上是躺了一個人，這個人也正好就是左天斗。

如假包換的魔鞭左天斗！

這間小茅屋，只有前門，沒有後門，這殺千刀的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

什麼時候進來的？

前一個疑問，她也馬上找到了答案。

是從屋頂上進來的！

因為這本是個黑洞洞的房間，如今已變得跟外面敞屋一般明亮，她畧一抬頭，便看到屋頂上已給掀去一大片。

第二個疑問，除了左天斗本人，誰也回答不了。

不過，這也同時為大喬帶來一絲生機。

她告訴自己：凡事不能儘往壞處想。

先前巷子裏的那一幕，便是一個例子。當時她若是自忖必死，因而放棄求生之望，她還能夠活到現在嗎？

所以她接着鼓勵自己：不要怕，沉住氣，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死馬不妨且當活馬醫！

她定過神來，第一個表情是瞪大眼睛，作驚異狀道：「唷，你——你什麼候進來？」

這句話同時很合時宜，在此刻的大喬來說，這一點也正是生死關鍵所在。

她必須先弄清楚了這一點，才能決定下一步的手段。

因為她跟柳如風早先那段對白，如果已被這寃家暗中聽去，她無論要什麼手段，也是枉費心機。——她希望他剛來不久。

左天斗慢慢欠身坐起，淡淡一笑道：「你關門的時候。」

大喬暗暗鬆了一口氣，但仍不甚放心，於是又皺眉作埋怨狀道：「你也太不小心了，萬一被他碰上了怎麼辦？」

左天斗側揚着面孔道：「妳為什麼不先問問我，我是怎麼找來的？」

大喬心頭一凜，知道一切都完了！

左天斗不問這句話，她還想不起來；如今經左天斗這樣一問，她才發覺她根本就不該還存僥倖之心。

他們在巷子裏分手時，先離開的是左天斗，左天斗離去之前，並沒有問她住什麼地方。

他是怎麼找來的？

找來的方法，只有一個：走出巷子，悄悄的再回頭，回頭綴在她的身後！

這是江湖上人人會用的一種老套。

只要她稍為冷靜一點，她應該不難提防到左天斗或許會使出這一着。

左天斗在心機方面，並不勝於任何人，這一點她原比別人清楚，只可惜她倖脫虎口，一見到柳如風，便以為危險已成過去，竟迫不及待地吐出了全部秘密！

她忙什麼呢？

時間還有的是，左天斗絕不會竊聽終日，她等一陣子再說不行？

眞是該死！

大喬絕望之餘，人倒反而冷靜了下來。

她冷冷地望着左天斗道：「你是跟在我後面找來的，對嗎？」

左天斗道：「對。」

大喬冷冷地接着道：「既然你什麼都知道了，你還等什麼？」

左天斗道：「等你自己脫衣服。」

大喬一呆道：「你說什麼？」

適才她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如今則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

「等你自己脫衣服！」

她的耳朵沒有毛病。

左天斗重複這句話時，是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比第一次說得慢也比第一次說得重。

大喬臉孔突然漲紅。

沒有人受得了這種侮辱，即使是大喬這樣的女人，也照樣受不了。

左天斗徐徐接着道：「我們已很久沒有親熱過了，不知道妳還會不會像以前那樣喊我親哥哥，喊起來不知道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令人蝕骨銷魂。」

大喬氣得微微發抖道：「姓左的，你是人，還是畜牲？」

左天斗慢吞吞的道：「當然是畜牲，否則我又怎樣交上妳這樣一個女人。」

大喬凝望着坐在床沿上的左天斗，神情忽然慢慢回復平靜。

她冷冷問道：「你眞的要？」

左天斗道：「眞的要。」

大喬道：「你不怕姓柳的回來撞上？」

左天斗道：「你放心，去見的人是胡八姑，就不會這麼快回頭。」

六喬道：「你也不怕碰了我之後，會使你改變心腸？」

她這話倒還眞是為對方設想。就她以往的經驗來說，一個男人只要跟她上了床，就跟麵團似的，任她搓揑揉壓，要變成什麼模樣，就會變成什麼模樣，比鋼鐵進熔爐還要熔化得快。左天斗跟她已非第一次發生關係，在床上是副什麼德性，她當然比誰都清楚。（未完）

奇人奇事

大地震

古人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用這句話來形容章止，眞是貼切不過了。

章止是一間娛樂公司的總監督。這個職位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總經理之外，章止在公司中，算是最有權力的一個了。

章止還很年輕，今年剛超過三十歲，他爲什麼會爬到這樣高的地位，又爲什麼突然間會倒下來？箇中原因情由，實在十分曲折離奇。

現在，讓我們先來瞭解章止的出身吧。

章止十餘歲的時候，就出來社會做事，入的正是新聞界一行。由於他精明伶俐，經常可以採訪到獨有的內幕新聞，甚得報館倚重。

然而，章止的野心極大，他怎會滿足於做一個「名記者」？他要更上一層樓。

章止一直窺伺着晉身的機會，希望可以在事業上來個「大突破」。

終於，他的機會來了。

有一間娛樂公司，很需要像章止這種有幹勁、精明、活躍的人材，章止毅然向報社辭職，進入那間娛樂公司。

當然，章止最初只是公司的一個小脚色，負責性質和報社差不多的工作。他野心極大，第一個目標是先做該部門的「頭頭」。

章止明白得很，一個人若是想向上爬，單憑工作表現並不保險，還需要有人事關係。該娛樂機構是外資財團控制，也有華資財團支持，不過，當時是外資財團佔了上風。

章止告訴自己，如果要向上爬，必須先贏得公司中的「大頭頭」注意，這才可能成爲晉身之階。他的工作時間本來是八個小時，但他經常超時工作，獨自一人留在辦公室中，整理有關資料文件。

一連三個月，大頭頭仍然沒有留意到他的存在。然而他並不氣餒，他知道，當時機一來時，就可以飛上枝頭作鳳凰了！

三個月後一個晚上，「時機」終於來了！

那天晚上，他在辦公室整理一批文件時，辦公室的門忽然被人推了開來。

進來的正是總經理梅爾頓。

梅爾頓是個身材高大的外國人，年紀大約五十開外，由外國總公司派來，他本身也十分盡忠職守，經常徹夜辦公。

章止一看到梅爾頓踏進辦公室，心頭一跳，連忙站了起來，和他打招呼。

「還沒下班？」梅爾頓淡淡地問。

「是，還有點手尾要跟。」章止用流利的英文回答。

「什麼手尾？」梅爾頓向他走去。

「也沒什麼，是每日工作程序記錄，和翌日要辦的備忘錄。」章止答。

「咦？這是郝主任的工作啊。」

「郝主任一向把這些工作交給我做。」

梅爾頓聞言雙眉一揚，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道：「他這個主任是幹什麼的？」

「也許……也許他太忙吧？」

梅爾頓上下打量着章止！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你叫什麼名？」

「章止。」

梅爾頓向他點點頭，轉身離去了，並無作出任何表示。

望着梅爾頓的背影遠去，章止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總算有了一個開端。

一個月後，梅爾頓下了一個通告，將郝主任另調他職，擢升章止爲主任！

在短短四個月內，由一個普通職員而升上部門主任，許多人都感到詫異，可是章止自己並不感到意外，他早已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的。

升上主任後，章止的工作表現，比以前更出色了。

那一天，總監督洪文光忽然召見章止。

章止欣然晉見，洪文光對他的工作表現，誇獎了一番，但章止自居晚輩，謙虛了一番，並謂希望老前輩多加提挈。

「總經理也很欣賞你，在我面前經常提起你。」洪文光說。

章止謙卑地笑着，並不出聲，他想不到梅爾頓對自己印象，竟是如此之深，如此之佳。

「將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安排更好的職位給你。」洪文光又說。

「謝謝洪總監督提挈。」章止無限感激地說。

「你——好好幹下去吧，公司將會有大發展，」洪文光說：「你一定可以成爲公司的中堅份子的。」

離開總監督的辦公室時，章止輕快地吹着口哨，他暗忖：已然總經理和總監督都對自己青眼有加，日後升官發財，平步青雲，實在太容易了！

章止身材高大，精神有逾常人，每天平均工作十二個鐘頭，把他那一個部門，攪得有聲有色。

又過了幾個月，總監督洪文光忽然又召見他，問道：「章主任，最近外間有一個傳說，將有另一間娛樂公司開幕，我們的獨市生意，即將受到威脅，你聽過這樣的傳說嗎？」

章止向他點着頭，道：「聽說過。」

「總公司認爲我們必須努力備戰，不能讓生意給他們搶走。」

「這個當然。」

「你——你有什麼計劃？」洪文光凝視着章止。

「具體的計劃還沒有，不過，以我們公司的基礎和固定的客戶，他們無論如何是搶不掉我們的生意的，只是聽說該新公司財雄勢大，而且提供『免費娛樂』，所以，我們絕不能夠輕敵，」章止道：「有人說過，在戰術上不能輕視敵人，在戰場上交鋒時，便要輕視敵人，這是信心問題。」

洪文光欣賞地望着章止，忽然問：「你現在的工作很忙，是不是？」

章止向他點點頭。

「他們說，你不論什麼事都親力親爲——」洪文光沉吟了一下，道：「其實你是個相當好的行政人材，公司準備把你另調他職，你現在所辦的事，由其他人去做好了。」

章止聞言心頭一跳，這實在是一大喜訊！

「公司準備和新娛樂公司交鋒，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材，你——肯協助我嗎？」

章止的心又是一跳，聽洪文光的語氣，分明想擢升自己爲「副總監督」，或者「總監督特別助理」，這個職位，比目前的主任職，高了三四級不止！

「我希望可以爲公司出一分力，更希望跟着你去學習。」章止克制着心底下興奮情緒。

「那很好，」洪文光深意地望着章止，說：「只要你好好地幹，我不會虧待你的！」

半個月後，公司貼了一張通告，升章止爲「副總監督」，成爲公司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

然而，章止的野心豈同普通人？「副總監督」雖然是高職，畢竟有個「副」字！他要坐「正」！

不過，他十分聰明，知道洪文光在公司中的地位十分牢固（事實上洪文光是開國功臣），輕易動他不得，目前只有默默地苦幹。

他的確是個運籌帷幄的材料，自從他參加公司行政策劃後，許多以前攪不好的政務以及節目，都漸漸地上了軌道。

有一天晚上，章止在晚上十二時過後離開辦公室，在門口碰到梅爾頓。

「有沒有空？」梅爾頓問。

「有，」章止反問道：「總經理有什麼吩咐？」

「去喝一杯怎樣？」

「好極了。」章止爽快地回答。他知道外國人多數喜歡杯中物，自己對酒雖無所喜，但也要「捨命陪君子」了。

兩人在一間大酒店的酒吧坐了下來，叫過飲品後，梅爾頓問：「你對目前的工作滿不滿意？」

「得總經理提拔，自然竭盡所能爲公司効力。」

「咦？你怎知道是我提議升你的？」

章止聞言一怔，他剛才那一句話只不過是恭維一下梅爾頓，事實上他一直以爲是洪文光提升自己的。不過，他腦筋何等靈活，立時笑道：「得總經理對我的錯愛，我心中明白。」

梅爾頓欣慰地笑了笑，道：「只要你好好幹下去，我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同樣的話，洪文光也對自己說過。不過，章止十分淸楚，梅爾頓是公司最高負責人，如果自己想更上一層樓的話，梅爾頓才可能幫助自己。

他鑑貌辨色，不斷迎合着梅爾頓，和他談了起來。幾杯酒下肚後，梅爾頓的話多了起來，兩人越談越投機了。

最後，梅爾頓忽然問：「你可知道我們公司目前的組織？」

章止猶豫了一下，反問：「不知總經理指的是那方面？」

「本市是中國人社會，所以，總公司方面接受了華資財團的參股，而洪文光，便是由華資財團的主腦推薦進入本公司服務的。」

章止不知他想說些什麼，因此不敢接口。

「總公司雖然佔有控制股權，但他們安排了洪文光這一着棋子，却是十分高明，」梅爾頓呷了一口酒，接着又說下去：「他們冀圖在實質上控制公司的一切行政。」

章止何等聰明，他已經逐漸得到頭緒了！

「再過一年半，洪文光已到退休年齡，到時嘛——」

章止心頭一跳，這話意味着什麼？

「阿章，你——你肯不肯効忠於我？」

「總經理對我這樣好，再三地提拔我，我便是赴湯蹈火，也決不皺一下眉頭。」章止慷概激烈地說。

「好得很，」梅爾頓滿意地點着頭，問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擢升你爲副總監督的用意？」

「這個——」

梅爾頓深意地一笑，道：「股東們，已然認爲這是中國人社會，最高層應該由中國人話事，我便設法找個肯聽我話的中國人來協助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了，」梅爾頓說：「時機一來時，咱們便可以大幹一番了！」

章止聞言大喜。他在公司這段日子來，章止已經逐漸摸淸了門路。事實正如梅爾頓所說，華資財團和外資財團爲了利益關係，不斷在明爭暗鬥，而洪文光，正代表華資財團。

梅爾頓的職位雖然比洪文光高一級，但因爲華資財團的關係，動不了他的位置，不過，等到洪文光的退休年齡時，便不同了！

章止心忖，洪文光退休後，自己便可以順理成章地遞升上去了！

不過，章止告訴自己，從副扶正也不是一跳即成，梅爾頓一定會更進一步地考驗自己！

章止自忖眉精眼企，再難的考驗也不怕！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考驗後，梅爾頓對章止逐漸視爲心腹了。

有一天，梅爾頓要到台灣考察觀光，由於他不會中文，所以邀章止同行。章止認爲這正是乘機「吹拍」的機會，一口答應了。

兩個「大頭頭」去到台灣，行家們自然熱誠招待，每天差不多都有三個以上的盛宴招待他們。

章止身居「副總監督」之職，應對方面十分得體，事實上他的風度談吐，的確可以出席那種大場面。

第三天晚上，梅爾頓忽然對他說：「阿章，聽說台灣的女人很不錯。」

章止心中一動，唯唯諾諾地應着道：「是……是的。」

「要不要叫兩個來試試？」

「這個——」

「阿章，男人誰不喜歡這一套？何況我們現在是在外地，找女人來排遣寂寞，是最正常的事，」梅爾頓笑着說：「怎麼樣？你有沒有興趣？」

章止當然有興趣，平日在公司裏看到那些千嬌百媚的女藝人時，早已暗吞口水，可是他很明白：兔子不吃窩邊草，如果攪上了公司的女藝員，一定有碍自己的前途。

所以，他寧願花錢在外面買笑，同時裝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以示自己並非好色之徒，即使位居高職，也不會憑自己的權力，魚肉屬下的女藝人。

他沉吟了一下，向頂頭上司說：「我很累，想早點休息，如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梅爾頓不待他把話說下去，便笑着出房去了。

不一會，房門响了。

章止趨上前去開門，站在門口的竟然是一個風情萬種，嬌艷不可方物的美女。

他呆了一呆，問：「你是——」

美女嫣然一笑，問：「你是章先生？」

「是的。」

「你的波士叫我來陪你的，」美女婀娜多姿地踏進房，一面說：「他就住在你隔壁房，是不是？」

章止終於明白了！原來梅爾頓果然也替自己叫了一個回來。

剎那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那美女身材惹火，樣貌娟秀，只望她一眼，已經不禁熱血奔騰，可是，如果自己「接收」的話，便不能表現自己的「高風亮節」了。

「小姐，眞對不起，我想睡覺，你可以走了。」

那美女本來正在脫衣服，聞言不禁一呆，說：「章先生，你的波士已經付了錢的。」

「我不管，總之你走吧！」

美女嘆了一口氣，詫異萬分地離去了。

章止這才吁了一口氣，在床上躺了下來。

不一會，案頭的電話响起來，章止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阿章，你那個女的怎麼樣？還不錯？」是梅爾頓的聲音。

「我——我叫她回去了。」章止說。

「爲什麼？」梅爾頓大惑不解。

「明天還要辦很的多事，我想早一點休息了。」

「阿章，你——你眞與衆不同，經常先公後私，」梅爾頓由衷地說：「能找到你這樣的『拍擋』，眞好！」

掛下電話後：章止咀角露出了笑意，經過了這番做作後，梅爾頓將會更信任自己了！同時，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自己並非「好色之徒」。

公司裏有近百個天姿國色的女藝員，如果由一個「好色之徒」來做統帥，一定會把事情弄糟，因此，梅爾頓在決定起用章止之前，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

如今，章止已經得到了梅爾頓的信任，他升上「總監督」之位的事，他已是指日可待！

章止當然看得到這一點，他默默地苦幹着，表面上仍然十分尊重洪文光，以防被他看了出來，先有了防範之心。

終於，洪文光退休了！他以爲公司會挽留他，讓他留任下去，可是，梅爾頓已經安排妥當，立即擢升章止爲「總監督」。

洪文光失意之下，到英國發展去了。

於是，整個公司都由外資財團控制了。章止是梅爾頓一手提拔出來的，當然一切以他馬首是瞻，聽他的話，照他的話辦事。

這時候，章止認識了一個影星尤綺玲。開始他第一次的公開戀愛。

尤綺玲明眸皓齒，苗條纖秀，十分迷人，不過，她在影圈並不十分得意，有意向小銀幕進軍，章止憑着本身關係，便讓她得償夙願。

章止爲什麼要公開和尤綺玲的戀史？原因有二，第一：他想向公司董事局表明：自己雖然年輕，但已有正式拖友，絕不會動其他女藝員的主意；第二：他的確也十分喜歡尤綺玲。

章止事業愛情都得意，不知羡煞了幾許旁人。不過，他的心情並不好過。

最初，他以爲身居「總監督」之職，大權在手，眞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是，梅爾頓卻緊緊地看着他，不讓他有任何獨斷獨行的權力。

章止最忍受不了的事，便是公司的一切行政，都要請示過梅爾頓，他只不過是一個「傀儡總監督」而已，權力慾極大的他，自然大失所望。

況且，他知道公司中的兩個財團暗底下鬥爭得很厲害，如果有一天華資財團得勢的話，自己便有可能從高處掉下來變成一無所有了！

不過，梅爾頓對他說了一句令他十分安心的話，他說：「阿章，只要有我一天，你的總監督之位便穩若泰山，你放心好了！」

章止心底下也明白，只要自己一直對梅爾頓唯命是從，是不虞丟官的。

就在章止升任「總監督」之後不久，第二間娛樂公司開幕了！

新娛樂公司以免費來招徠顧客，生意出乎意料之外的好，並且威脅到章止服務的公司！

爲了競爭，公司接連開了幾次高層會議，最後決定也以同樣辦法——也免費招待顧客。

「他們的辦法行得通，我們的辦法也必然行得通，」梅爾頓在席上說：「況且，我們擁有固定的顧客，生意是不怕沒有的。」

「可是實行免費招待顧客後，我們的一切設備全部要換過。」章止說。

「我們公司有的是錢，這一點倒不必担心，」梅爾頓說：「據估計，我們只須投資五百萬，便可以將所有的儀器設備換過。」

「廣告收益能否彌補一切開支？」一個華人董事問。

「當然可以，預料半年後，我們的廣告費可以起一倍，那時，公司的盈利會比現在提高百份之三十！」梅爾頓信心十足地說。

這個決議終於被通過了，公司上下人等，都爲了這個大轉變而忙碌起來。

章止身爲「總監督」，自然更是忙得無以復加，連和尤綺玲見面的機會也少了。

尤綺玲不無怨言，章止卻對她說：「綺玲，這是重要關頭，我必須以身作則，帶領他們踏入新的世紀，等事情上了軌道後，我和你也許……也許便可以結婚了！」

尤綺玲聞言大喜，一變水汪汪的美眸，透着光采。

有一天晚上，梅爾頓忽然召章止進入他的辦公室，指着一疊文件，問：「阿章，我們添置的器材清單，你看過了嗎？」

「看過了。」

「其中有一批價值五十八萬的器材，是你負責簽准訂購的，是不是？」梅爾頓又問。

「不錯。」

梅爾頓深意地望了章止一眼，笑着說：「其實這批器材，用一半錢去買就行了。」

「可是，這——」

梅爾頓不待他說下去，便接口道：「你是總監督，對不對？這批器材有沒有用，和到底可以派多少用場，你都有權調度，是不是？如果買一半，一樣够用的，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章止渾身一抖，梅爾頓的話，他再明白不過了！

他怔怔地望着梅爾頓，刹那間不敢相信，梅爾頓竟然是這樣的人！

「單你照簽好了，至於省下來的一半錢，我曉得怎樣做的，」梅爾頓說：「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件事，對不對？」

章止淡然地點着頭，他第一次看到梅爾頓的眞面目！

「好，你出去吧！」梅爾頓笑着向他揮揮手。

一個月後，章止接到了一個信封，裏面有一張現金支票，面額是五萬元，簽名的是梅爾頓。

他收下了支票，暗想已然有錢自動送上來，不收的是笨蛋！

公司向新娛樂公司看齊了，可是，大多數的顧客都光顧了新娛樂公司，要把顧客們拉回來，不是容易的事。

章止策劃了不少新綽頭，然而都得不到梅爾頓批准，他的理由是：「我們是歷史悠久的大公司，顧客們一時被新公司吸引了過去，但一定會再回來的，你放心！」

章止又氣又急，但面對着固執顢頇的梅爾頓，卻又能說些什麼？

他想，即使顧客們要回頭，公司憑什麼要他們回頭？

梅爾頓一點也不着急，他認爲總有一天扭回頹勢。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公司的生意非但不見好轉，而且每況愈下。這一來，梅爾頓也着急了，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

經過商討下，一致認爲只有大力革新，才能把顧客們拉回來。

然而說說容易，實踐起來可就難了，公司的人材已逐漸流向新娛樂公司，由於制度問題，辦事效率又不及人家，要想重振雄風，幾乎等於不可能的事。

不過，章止仍然盡力而爲，希望可以迎頭趕上。

奇跡並沒有出現，公司仍然不斷地虧蝕，那天，在開董事會中，公佈了一個驚人的數字——一年之中，公司蝕了幾近三千萬元！

「我們不能再再蝕下去！」一個華人董事正色道：「再蝕下去的話，我們只有宣佈破產了！」

此言一出，會議室中的人相顧失色，一間歷史如此悠久，賺錢賺了數十年的大公司宣佈破產，的確是驚人的！

「如果你們行政方面不加以改善，我們將投票改選行政部門！」那董事又說。

由於公司實在蝕得太不像話，當權的外資財團代表，也無話可說了。

最後，股東們決定再給半年的時間，看看成績如何，不過，要聘請一個華資財團的高層人仕輔助。

外資財團無可奈何，只得答應了。

「你們提議什麼人？」梅爾頓問。

「趙子仁。」

「就……就是那個替新娛樂公司策劃的趙子仁？」

「不錯，他是一個人材，同時，他對這一行的瞭解也很透徹，有他輔助行政的話，希望可以改變公司的前途。」

於是，趙子仁應聘上任了，名銜是「副總經理」，職位剛好低梅爾頓一級，卻又大章止一級。

章止忐忑不安，梅爾頓卻安慰他：「放心，有我在，他動不了你的！」

然而，章止並不相信梅爾頓的話，他甚至意味得到，連梅爾頓的職位也不保了。

趙子仁一上任後，便向外揚言，他要在半年之內攪好公司的業務，否則自動掛冠。

章止不知道趙子仁將會採取什麼手法和行動，目前只有見一步行一步了。

他戰戰兢兢地服伺着梅爾頓和趙子仁，當然沒有心情去談情說愛了。

尤綺玲看到愛郎在公司中的地位動搖，自動疏遠了他，這時，第三間娛樂公司又要開幕了，她立時跳槽他去。

章止對於失去尤綺玲這一點並不重視，他認爲只要自己在公司中幹下去，將來何患沒有嬌妻美妾？

三個月過去了，公司的確有了一點改革，尤其是節目方面，拉回了不少觀衆，可是仍然在虧本中。

股東會議一次又一次地召開，咸認不但要在節目上改革，在人事上也要來一個大刀闊斧的更新，一掃以往墨守成規的陋習。

趙子仁更提出了一批二十餘萬器材的單據，追問那批器材那兒去了。

梅爾頓和章止是負責人，自然由他們負責，股東們都明白其中有鬼。

梅爾頓和章止知道大事不妙，不過，他們仍然以爲區區廿餘萬元的器材，是不可能動搖他們的位置的。

不料，華資財團安排趙子仁這一着棋，正是想對付他們兩人。如今兩人的錯處被抓住，要想護短也不行了。

半月後，梅爾頓被調回祖家，章止被逼離職，一場「大地震」，轟動了整個娛樂界。

趙子仁理所當然地坐上了「總經理」的職位，並且調升他的「自己人」任高職，奪權成功了！

公司以後的發展，是否會蒸蒸日上，和其他娛樂公司一較短長呢？那就要看趙子仁和「趙家班」的本事能耐了！

（本段完）

下期預告

遊俠傳奇故事 「龍蟠虎踞」 朱羽・著

朱羽君的作品，早已膾炙讀者口味，尤其是遊客傳奇故事，更是寫得故事人物、背景，彷如歷歷在目，栩栩如生，「龍蟠虎踞」將繼「獵人」後下期起刊出，敬希垂注。

新派武俠長篇／憶文·文　盧令·圖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衛擊宇跟隨銀裝少女自湖底潛入風月仙姑匿藏的石洞，那銀裝少女似對風月仙姑有什深仇大恨，施展絕學，把風月仙姑分屍劍下，對她的同夥亦毫不容情的趕盡殺絕，衛擊宇從未問出蘭夢君的下落，心中急怒交集，遷怒於銀裝少女，向她厲聲責問，銀裝少女反唇相譏，但她又說出唯一知道蘭夢君下落的只有她一人，使得衛擊宇幾度要殺她而終不敢，最後銀裝少女似爲衛擊宇所激怒，忿然奔離山洞，躍入湖中，衛擊宇急忙追出，縱身入湖，急運目力找尋銀裝少女潛游位置，他怕銀裝少女又偸爬回岸上——

玉龍遭戲謔　雛鳳脫牢籠

衛擊宇下潛數丈，又發現前面一點亮光，正向洞口疾游。

心中一寬，急忙加速潛游，希望能同時和銀裝少女登上湖岸。

他雖然這樣想，但浮升速度之快，有如飛魚戲水，他是無論如何也追不及了。

游出巨齒獠牙的洞口，水中光綫突然一亮，衛擊宇知道月正當頭，明月皎潔，算來應該三更過後了。

心念間，急忙挺身浮升，帶動呼呼水流，「唰」的一聲竄出水面。

衛擊宇竄出水面的第一件事是急忙遊目察看，一看之下，銀裝少女剛剛上岸，寶劍業已歸鞘，正在一座石後草叢中拿起一件淡綠色的大披風披上身上。

一見銀裝少女尚未離去，衛擊宇寬心大放，急急向岸邊游去，同時，嘴裏也焦急的說：「姑娘請稍候，在下還有話說！」

豈知，岸上的銀裝少女，理也不理，繫好披風的肩帶，竟轉身大步走去。

衛擊宇一看慌了，急急游至岸邊，飛身縱起，直向銀裝少女身前截去。

銀裝少女一見，立即怒聲問：「你要做什麼？」

衛擊宇的身形尚未立穩，又本能的兩手一攔道：「姑娘，妳不願說出妳與在下的淵源關係也好，不願報出妳的尊姓芳名也好，但妳必須告訴在下君妹現在何處？」

銀裝少女兩手裹着大披風，憤憤的說：「你的世妹蘭夢君，我會安全的把她送回太湖去，用不着你操心！」

衛擊宇一聽，不由旣懊惱又迷惑的說：「可是，妳爲什麼就不能告訴我呢？」

銀裝少女立即沉聲道：「爲什麼，我早巳告訴你了……」

衛擊宇繼續懊惱的說：「我一直想不通，妳爲什麼不和我合作，妳爲什麼這麼恨我？」

銀裝少女看也不看衛擊宇，哼了一聲道：「你最好這一輩子也別明白！」

白字出口，逕向斜橫裏大步走去。

衛擊宇無奈，爲了確知蘭夢君的下落，他不得不閃身去擋在銀裝少女的身前！

銀裝少女一見，不由氣得瞋目怒聲道：「我要到那邊換下濕衣，難道你也要跟着去！」

衛擊宇聽得一呆，俊面頓時紅了，銀裝少女也趁衛擊宇一呆之際，深垂螓首，滿面羞紅的逕向數丈外的草叢亂石間走去。

衛擊宇的確傻了，人家姑娘去換濕衣，似乎天經地義的應該一個人去偸偸換，他衛擊宇就是明知她很可能趁機離去，他也不能跟着去監視。

回頭看看聳立半空的「斷魂崖」，也不能找塊突石斜樹，高高的監視，那樣會有偸窺之嫌。正在苦思良策之際，銀裝少女已走進了草叢亂石之後。

衛擊宇一看，頓時慌了，不自覺的脫口道：「姑娘，爲了證實妳的確在那裏換衣，我在這裏不停的問話，妳在那裏不停的答好嗎？」

石後立即傳來銀裝少女的淡淡聲音道：「問話是你的事，答不答是我的事！」

衛擊宇神情懊惱，內心焦急，雖然担心銀裝少女離去，但又不敢過去，只得耐着性子，和聲問：「姑娘，請問妳，妳是在什麼的情形下，探聽到君妹的下落的呀？」

問話完了，在後却沒有回答。

衛擊宇心中一驚，不由焦急的叫道：「姑娘？」

但是，石後依然沒有銀裝少女的回應。

衛擊宇大吃一驚，心知不妙，不由急切的大聲叫：「姑娘？……姑娘？……」

第二個姑娘喊得特別慌張急切，同時，他也不得不冒險察看一下。

是以，第二個姑娘一出口，身形也隨之閃電飛撲，疾向那座大石上縱去。

也就在他雙足剛剛踏上岩石頂端的同時，石下草叢中的銀裝少女，突然站起身來，驚呼道：「你要作什麼？」

衛擊宇一看，大驚失色，足尖一點岩石，站也沒敢站一下，旋身又飛了回來。

所幸，銀裝少女剛剛脫下披風，萬一脫下了勁裝和褻衣，今天晚上這個禍可闖大了。

飛身縱回原地，由於心頭狂跳得厲害，不自覺的連連拍着胸脯，張口吁吁喘氣。

衛擊宇這時內心的懊惱和焦急，以及對銀裝少女的怒氣和恨意，確非筆墨可以形容的。

一陣喘息之後，立即凝神靜聽，他依然不敢放鬆大意，因爲銀裝少女的心眼兒太多了，他自覺實在鬥不過她。

凝神側耳一聽，石後似乎沒有「嗦嗦」的脫衣响聲。

衛擊宇心中一驚，脫口急叫：「姑娘？」

石後依然沒有銀裝少女的回應。

衛擊宇心中漸漸不安起來，同時，心神總覺不妙，但又不敢再貿然過去。

因爲，這一次再過去，如果銀裝少女仍在石後的話，情形就又自不同了。

心念及此，更加焦急，總不能問話任由她不答，而又不能過去察看或監視，照這樣下去，她逃出了邙山山區，他衛擊宇恐怕仍呆呆的等在此地。

於是，爲了察看她是否仍在石後，他突然想起了一個既不需要過去察看，也不需要對方回答的上上妙計，那就是，每隔一會兒丢一塊小石頭在岩石後，如果她不在石後，當然不說，如果她在的話，即使不說話，也會閃躲，甚或將小石頭憤憤的擲回來。

心念已定，暗暗竊喜，俯身檢起一塊小石頭，立即小心翼翼的丢向岩石後。

只聽「沙」的一响，接着「叭噠」一聲。

衛擊宇知道小石穿過荒草墜在地上。

但是，他傾耳聽了聽，岩石後面，依然沒有動靜。

衛擊宇內心的竊喜那剎沒有了，因爲他巳開始有些担心起來。

於是，他急忙又檢了一個大如鵝卵的石塊，他認爲這麼大的一塊石頭擲過去，以銀裝少女的武功，絕對砸不着她的頭，何況他巳先擲了一塊小石頭。

但是，這麼大的石頭擲過去，必會激得銀裝少女大發嬌嗔，只要對方一開口，他就放心了。

衛擊宇想的雖然不錯，但却在擲出之前却又遲疑了。

因爲，他覺得這樣做不但失禮，也有些近乎惡作劇，對一個正在換濕衣的少女來說，實在太不應該了。

是以，他忍不住低聲問：「姑娘，好了沒有？」

但是，岩石後依然沒有聲音。

衛擊宇不由焦急的說：「妳若再不回答，我可就要過去了。」

結果同前，絲毫沒有一絲反應。

衛擊宇心中一驚，果然悟通了，不由脫口喝了聲：「不好！」

急喝聲中，急忙奔至岩石前，飛身縱上了石巔。

低頭一看，那裏還有銀裝少女的影子？

遊目一看，深山寂寂。再看七八丈外，即是被山洪冲擊過的數道山隙。

衛擊宇看了這情形，知道銀裝少女早巳走遠了，不由氣得將手中大石猛的擲向石下，只聽「咚」的一聲，砂石濺起老高。

他不由氣得跺脚恨聲道：「下次再讓我碰見，絕不饒她！」

她字出口，倏然轉身，展開身法，直向山外馳去。

衛擊宇這時滿腹怒火，可以說恨透了銀裝少女，因爲，他覺得自己對她太誠實，太寬厚，因而也處處受到她的愚弄。

他一面瘋狂向山外疾馳，一面在檢討自己，他認爲自己還是沒有多用頭腦，以致浪擲了自己的智慧。

但是憑心而論，他又覺得銀裝少女實在是一個既聰明，又刁鑽，機智又敏捷善變的女孩子，如果根據她的智慧和武功來論，她較之黃靖芬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就是說，她不可能是黃靖芬的部屬。

漸漸，他也想通了銀裝少女是何時離去時，那就是趁他第一次登上大石，發現她仍在石下，慌急間轉身縱回的一剎那，她也趁勢飛身縱下山隙，展開輕功，疾奔山外。

想到那當時的一剎那，他心慌意亂，狂跳怦怦，莫說向回飛縱之時無法察覺對方離去的快速身法，就是落地之後，耳力也大大的打了折扣。

這時想來，覺得銀裝少女，把每件事都處理得恰到好處，往往使你事後才發覺上當，但是，令你又悔之不及。

現在，唯一令他焦急的是，如何儘快找到銀裝少女，無論如何也要逼問出蘭夢君現在何處。否則，還有何面目回去見三位怪傑和三位奶奶？

一陣急急飛馳，不覺巳到了山口，而他落脚的那座大鎮甸，一片漆黑，間而有一兩聲犬吠，就在山口外的不遠！

一出山口，衛擊宇的目光一亮，神色一驚，急忙刹住了身勢。

因爲，他突然想起了一身綠緞勁衣，背揷長劍，據那位老花子說，可能也來了邙山的柳迎鳳。

既然柳迎鳳也來了邙山，爲何一直未再發現她的踪跡，也未聽到她的消息。

他認爲柳迎鳳前來邙山，必是爲了拯救蘭夢君的事，可是這一夜之間，爲何未見她在山

區出現？

心念及此，他不自覺的回頭看了看山口以內。

但是，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回山區到處找一找柳迎鳳，如今，至少也許先回店整理整理衣衫寶劍，再作進一步打算！

他深信柳迎鳳已經到了東麓南麓和東南麓這幾座大鎮上，否則，「風月仙姑」幾人便不可能談到她。

但是，東南兩麓的鎮甸村落這麼多，一個鎮一個鎮，一個店一個店的去找談何容易？

最後，他決定請丐帮協助，只要柳迎鳳確實來了邛山東南兩麓，不消半日，便會有她的消息傳來。

其次，到達邛山之後，發生的事情經過，以及崆峒邛崍兩派暗中協助擄人的事，也該儘快設法通知三位怪傑和三位姑奶奶知道！

心念已定，展開輕功，直向大鎮上馳去。

回至客棧，叫開店門，因爲四更已過，店中已有燈火，而且，部份店夥又開始起來爲趕早路的客準備車馬東西了。

衞擎宇沐浴完畢，換上新衣，交代好店夥應該整理好的事情，立卽進入內室就寢。

一覺醒來，辰時已過，匆匆進過早飯，打聽好鎮上花子頭的住所，逕自走出店來。

按照店夥的路綫找到了那座小破廟。

山門半塌，早已沒有了匾額，由於圍牆早已坍倒，四面八方都有人踐踏走過的痕跡。

中間的大殿尚稱完整，殿門緊閉，有一個聲音洪亮的人正在殿內吆喝，似乎花子頭正在呵叱他的小花子。

衞擎宇不便直接闖進去，就在牆外運功和聲道：「請問貴分舵的當家在嗎？」

話聲甫落，殿內立時靜下來。

想是裏面的花子頭武功知識不賴，「呀」的一聲殿門開了。

只見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花子，神情驚異的探出頭來向外張望察看。

當他看到站在殘垣外的衞擎宇時，先是一楞，接着恍然含笑的走出門外，急步向衞擎宇立身之處走來。

衞擎宇一見，立卽拱手含笑道：「敢問當家的……」

中年花子見問，急忙加速步子，含笑抱拳恭聲道：「小的馮鐵七！敢問您可是衞島主衞少俠？」

衞擎宇依然拱手謙和的笑着道：「不敢，在下正是衞擎宇！」

說話之間，中年花子馮鐵七又到了近前，只見他再度抱拳恭聲道：「衞島主來得正好，方才半個時辰前還有一位柳姑娘打聽您落脚的客棧！」

衞擎宇聽得精神一振，心中大喜，脫口急聲問：「她怎麼說？」

中年花子恭聲道：「柳姑娘找到小的，先述說了一下島主您的衣着相貌，以及年齡佩劍，然後才問小的們可曾看到……」

衞擎宇一聽，不由急切的問：「你們可曾告訴她？」

中年花子神情一陣尷尬，十分抱歉的說：「小的方才正在責罵那些無用的東西……」

衞擎宇見殿內立着十數個二十五六歲至十三四歲的少年花子，知道是指的那些人，只得解釋道：「昨天在下到的很晚，所以貴屬都不知道……」

中年花子趕緊恭聲說道：「這是您衞島主抬愛！」

衞擎宇繼續關切的問道：「她還說了些什麼？」

中年花子道：「當時柳姑娘聽說小的們都不知道，她就怏怏的走了！」

衞擎宇聽得心頭一沉，不由焦急的問：「可知她去了那個方向？」

中年花子道：「柳姑娘說，她要到鎮上的每家客棧找一找，午前不會離開……」

衞擎宇聽得精神一振，立卽急切的說：「好，那我馬上回到鎮上去找她。」

說話之間，轉身就待離去。

中年花子急忙又解釋說：「柳姑娘說，如果她在鎮上找不到您，就到東麓的幾個鎮去找，並叮囑小的們，如果在午後看到了您，立卽給她去送消息！」

衞擎宇一面轉身舉步，一面頷首應着，但聽到「送消息」時，突然想起了「賞錢」！

於是，恍然「哦」了一聲，急忙停身，立卽在懷裏掏出一疊銀票。

中年花子一見，立卽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慌得急忙解釋道：「衞島主，不必了，柳姑娘又賞給了小的一張『麟鳳錢莊』的銀票！」

說話之間，也由懷裏掏出一張銀票來，同時，滿面含笑的向着衞擎宇一幌，愉快的道：「喏，這不是，紋銀五十兩！」

但是，衞擎宇仍將一張銀票塞入他手上，同時和聲道：「給兄弟們買壺酒喝！」

說罷轉身，匆匆向鎮街上走去。

中年花子仍在那裏熱心的大聲說：「柳姑娘穿一身柳條綠，背綠絲劍穗寶劍，拉着匹花馬，二十一二歲年紀，人長的很美……」

說到最後「美」字時，特別加重了語氣！

衞擎宇急急前進，知道中年花子有意向他討好，希望博得他的歡心，是以，急忙回頭揮了個手勢，並愉快的說：「我知道！」

其實衞擎宇心裏明白，他連那位柳家表妹子的什麼模樣都沒見過，怎會知道她長得胖瘦美醜？

他匆匆走進鎮街，立卽遊目尋找，他眞担心柳迎鳳已經往別的鎮上去了。

這時，他是多麼急切的想看到柳迎鳳，他希望由柳迎鳳來制服那位銀裝少女，因爲，女子對付女子，總是方便的多。

再說，柳迎鳳與「麟鳳宮」的淵源密切，認識的人也較多，說不定一見她的面，她就會說出那個銀裝少女的姓氏和來歷。

假設，柳迎鳳也不認識那個銀裝少女，那一定是黃靖芬派出的心腹密友，那他就決定去一趟「天坤帮」的峴山總壇，親自找黃靖芬要人。

街上行人很少，因而顯得十分冷清，他一眼就可以看清楚，街上並沒有柳迎鳳拉馬找人的倩影芳踪。

看看天空紅日，距離正午尙早，如果照中年花子馮鐵七說的情形，柳迎鳳仍該停留在鎮上。

他計算一下行程日期，柳迎鳳最遲應該在昨天晚上的三更以前趕達。

現在看來，她昨夜可能宿在其他鎮上，由於沒有發現他衞擎宇，所以，才到這個鎮上來找。

但是，想到柳迎鳳到達「麟鳳宮」都沒有和他衞擎宇照上一面，她這時爲何反要來找他呢？

果眞像「風月仙姑」說的那樣，她應該終不見他衞擎宇才對。

現在既然親自到處找他，必是發現了什麼棘手難題，她一個人無力支撐，所以才找他衞擎宇求援協助……。

心念未完，驀見自己客棧門口的店夥望着他目光一亮，神情驚喜，急步向他奔來。

衞擎宇看得神色一喜，心知有異，也急忙加速步子向前迎去。

只見那位店夥尙未到達近前，又迫不及待的說：「爺，您可是衞島主？有位柳姑娘正在找您……」

衞擎宇心情激動，大喜過望，脫口急聲問：「那位柳姑娘現在那裏？」

店夥急聲道：「她正在房裏等您！」

衞擎宇一聽，連連會意的應了兩聲，大步向店門前走去。

進入客棧，心情激動，難抑驚喜，兼而也有些怯意，因爲，他還不知道這位曾經爲他洗過舊藍衫的柳家老妹子，長相如何，賦性是否溫和，千萬可別像昨夜銀裝少女那樣的刁鑽多智的女孩子。

心念間已進了後店，發現走時掩好的門又有一扇開了。

店夥也極識趣，一看衞擎宇的驚喜神情，便知是什麼人到了，因而也沒有跟進來。

衞擎宇的心跳得有些厲害，在這一剎那他還沒想起見了柳迎鳳的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麼。

也許是因爲聽了「風月仙姑」的話，知道柳迎鳳一直暗中記恨他的關係吧！

推門進入房間，衞擎宇的心頭猛的一震！

因爲，兩間明室椅櫈空空，根本沒有任何人影？

就在他心頭一震的同時，深垂布簾的內室，已傳出一個清脆的少女聲音，問：「是那一位？」

衞擎宇一聽，大吃一驚，當時有如焦雷貫頂，心中猛的呼了一聲「不好」，撥開室帘，急步奔進宅內。

進入內室一看，立時楞在那兒，他完全呆了。

因爲，一位俏生生的美麗綠衣少女，正立在床邊的小桌前，美目含情的望着他，鮮紅的櫻唇綻着嬌笑，一張人見人愛的嬌美面龐，就像紅透的大蜜桃。

這位美麗動人，含情脈脈的綠衣少女，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位賦性嫻靜的柳迎鳳，而正是他衞擎宇最感頭痛的銀裝少女，只是這時她已換了一身柳條綠的勁衣而已！

只見美目含情的柳迎鳳，露齒一笑，輕柔的問道：「怎麼？我換了一套衣服，就不認識我啦？」

衞擎宇急忙一定心神，既激動又興奮的急步向柳迎鳳身前走去，同時，微紅着俊臉，笑着說：「我……我……我眞沒想到……」

話未說完，已到了柳迎鳳的面前。

柳迎鳳並沒有閃避，只是微仰着羞紅嬌靨，深情脈脈的含笑問：「沒想到什麼？」

衞擎宇不安的搓着雙手，期期艾艾的說：「沒想到……沒想到妳就是柳姑娘！」

柳迎鳳一聽，不由含笑刁鑽的問：「可是因爲我沒有先喊你宇哥哥，你就不敢呼我鳳妹妹？」

說着，極自然的把一雙纖纖柔荑伸出來。

衞擎宇激動的展着歡笑，緊緊的將柳迎鳳的一雙玉手握住，他感覺得出，柳迎鳳的雙手冰涼，微微顫抖，她內心的激動和緊張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是她女孩子的矜持力較之衞擎宇強罷了。

一雙圓潤柔荑入手，衞擎宇的心坎裏立卽升起一股暖流，他不自覺的說：「鳳妹……我對妳眞有些……」

柳迎鳳立卽含笑嬌聲問：「有些怕了，是不是？」

衞擎宇當然不能承認，忙不迭的聲音說：「不不不……」

柳迎鳳繼續刁鑽的含笑說：「不是怕，就是恨！」

衞擎宇趕緊正色說：「不不，我對妳實在服了……」

柳迎鳳笑着問：「服我什麼？」

衞擎宇感慨的笑着說：「妳的心眼兒太多了，我自覺鬥不過妳……」

柳迎鳳一聽，不由低頭「噗哧」笑了，旋卽抬頭笑着說：「那是因爲你太仁厚了，事後我覺得很不安，不該那麼捉弄你，一個人靜下來，想想你的傻相，又忍不住一個人失聲笑了起來！」

說着，兩手幌一幌，望着一直憨笑的衞擎宇，深情有趣的問：「宇哥哥，說一說昨晚我離開後的經過，好不好？」

衞擎宇一聽，俊面開始通紅，不由佯裝生氣的將柳迎鳳抱進懷內，同時沉聲道：「想起這件事來我就光火，妳還好意思問？」

柳迎鳳一陣「格格」嬌笑，順勢偎依在衞擎宇的懷裏，並緊緊的將衞擎宇抱住，同時嬌聲道：「只此一次，下次不敢了！」

衞擎宇內心一陣快慰，立卽把昨夜用大石丟向石後的經過說了一遍。

柳迎鳳自衞擎宇述說開始，嬌笑就沒有停過。

一俟衞擎宇話完，立卽仰起嬌靨笑着問：「你知道我爲什麼處處佔上風嗎？」

衞擎宇愉快的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柳迎鳳略微斂笑說道：「那是因爲我瞭解你的個性，和自你離開太湖以後的每一舉和每一動！」

衞擎宇一聽，不由驚異的問：「妳一直都在跟踪着我呀？」

柳迎鳳不由得意的說：「那是當然，要不然，怎麼能『洞燭機先，如掌在握』呢！」

衞擎宇聽得心中一動，不由又恍然問：「這麼說，今天早上妳到鎮外的破廟裏找花子頭馮鐵七，也是故意設好的圈套了？」

柳迎鳳立卽得意的含笑點了點頭，同時嬌柔的「嗯」了一聲！

衞擎宇一看，故意佯裝生氣的說：「好哇，妳故意處處捉弄我……」

柳迎鳳立卽羞澀委屈的說：「不這樣人家怎麼好意思自己來嘛！」

衞擎宇一聽，不由認眞的贊聲道：「唉，妳的確是一個聰慧多智的女孩子，我自嘆不如妳……」

柳迎鳳立卽刁鑽的問：「這麼說，你自己承認你自己傻了？」

衞擎宇只得風趣的說：「碰上妳這位女諸葛，聰明人也變成呆鳥了，何況是我？」

我字出口，微微俯首，輕輕親吻了一下她的前額。

柳迎鳳嬌軀一戰，粉面通紅，急忙肅容正色說：「現在我們該談些正經事了！」

說罷，自然的離開了衞擎宇的懷抱，就近坐在茶几旁的一張漆椅上。顯然，她在強自平抑內心的激動和緊張。

衞擎宇一聽「正經事」，頓時想起了蘭夢君，因而也正色關切的問：「對了，君妹呢？她爲什麼沒有和妳一起來？」

柳迎鳳立卽正色說：「你眞的以爲『風月仙姑』會把君妹擄到此地來呀？」

衞擎宇聽得心中一驚，不由急切的問：「那麼，君妹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

柳迎鳳不答反而問道：「我問你，在你和君妹舉行婚禮的那天晚上，湖上船艇穿梭，岸上英豪雲集。『風月仙姑』除非有登天入地的本事，她能將活生生的一個人刦離『麟鳳宮』嗎？」

衞擎宇神色一驚，脫口急聲問：「妳是說『風月仙姑』仍把君妹藏在『麟鳳島』上？」

柳迎鳳立即加重語氣道：「不是『麟鳳島』上，而是『麟鳳宮』內！」

衛擊宇一聽，的確大感意外，不由焦急的問：「君妹仍藏在『麟鳳宮』內，而『風月仙姑』等人都來了此地，那君妹的衣食起居生活誰來照顧？」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淡然道：「當然是由『麟鳳宮』的人來照顧！」

衛擊宇一聽，俊面頓時大變，他突然想起了黃靖芬當初在僞裝擔任後宮女管家時埋下的二十幾名暗樁。

心念及此，不自覺的震驚急聲問：「妳是說，『麟鳳宮』裏有了內奸？」

柳迎鳳見問，立即冷冷一笑，譏聲道：「這就要問你最最心愛的芬姊姊了！」

衛擊宇一聽，怒恨懊惱，不自覺的怒聲說：「胡說，她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柳迎鳳聽得嬌靨一變，立罩寒霜，不由妬恨交集的說：「什麼？你敢罵我胡說？……」

衛擊宇一看，心知要糟，知道自己的話說的太欠考慮了，因而急忙放緩聲音，解釋道：「我是說，靖芬姊姊她決不會這麼做……」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冷哼了一聲，繼續說道：「你就這麼的信任她呀？我說的話，都是胡說……」

衛擊宇趕緊解釋道：「鳳妹，妳完全誤會了，我是說……」

柳迎鳳一揮手，突然怒聲說道：「你不要說了，話不投機半句多，咱們再沒有什麼好談的！」

說話之間，逕向室外走去。

衛擊宇一看，大吃一驚，頓時慌了，急忙閃身擋在室門口，同時驚急的問：「妳要去那裏？」

柳迎鳳立即剔眉瞋目，怒聲道：「我要去『天坤帮』的峴山總壇找黃靖芬理論……」

衛擊宇一聽，更是暗吃一驚，不由焦急的說：「鳳妹，我再向妳說一次，她不會參與封擄君妹妹的……」

話未說完，柳迎鳳突然提高了聲音，怒聲道：「我不是找她追問封擄君妹妹的事，我是去責問她爲什麼霸佔你的藍衫不還，偸學我們柳家的祖傳劍法！」

衛擊宇一聽，的確慌了，不由連連搖着雙手，驚急的說：「不行，這更不能去！」

柳迎鳳立即剔眉怒聲問：「我爲什麼不能去？」

衛擊宇無可奈何的說：「因爲沒有任何人可以肯定芬姊姊正在苦練岳母大人生前仗以成名的奇詭劍法！」

柳迎鳳毫不遲疑地，正色說道：「我敢肯定。」

衛擊宇神色一驚，不由迷惑的問：「妳可是已經去過了峴山總壇？」

柳迎鳳正色道：「我雖然沒去峴山總壇，但我却認定她正在苦練藍衫上的劍法！」

衛擊宇不由有些生氣的說：「推測、聯想，都不能算數，這得要眼見爲實。」

柳迎鳳立即正色問：「我問你，矚目當今武林，有那一個劍派敢誇下海口，要在今秋黃山論劍大會上，盡屠羣雄？」

衛擊宇一聽，不由無可奈何的說：「哎呀，那只不過是一句氣話罷了……」

柳迎鳳立即道：「不，我認爲她必是有所恃！」說此一頓，突的又正色問：「我問你，你留在她那兒的藍衫，她爲什麼不派人給你送去？」

衛擊宇立即毫不爲意的說：「那只不過是一件舊藍衫，又不是……」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焦急說：「你知道嗎？我姑母的成名劍法秘笈就在那襲藍衫上！」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動，故意不以爲然的說：「絕對不會……」

柳迎鳳一聽，頓時大怒，不自覺的脫口怒聲道：「什麼不會，我親手洗的……」

話剛開口，神情一驚，急忙住口不說了。

衛擊宇見果然被他料中，立即追問了句：「可是妳已發現了上面的秘笈？」

柳迎鳳見問，神情懊惱，理也不理，轉身走回椅前坐了下去。

衛擊宇急忙跟了過去，同時迷惑不解的問：「奶奶不是說，放在鍋裏煮，藍衫上也不會現出字跡來的嗎？」

柳迎鳳却蹙眉懊悔的說：「可是我一洗，上面的字跡圖形就現出來了！」

衛擊宇一面在柳迎鳳旁邊的一張漆椅上坐下來，一面關切的問：「妳是怎麼發現的，快說說看。」

柳迎鳳對自己說溜了嘴似乎非常懊惱，這時見問，不由不高興的說道：「那天晚上，『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位前輩把你的藍衫送了進來，當時我一看，又髒又臭，滿是油垢……」

衛擊宇雙頰一熱，不自覺的說：「那裏會有那麼嚴重？」

柳迎鳳立即嗔聲道：「你閉上眼睛想一想，我可曾言過其實？」

衛擊宇無心和她爭論，只得拉回話題，問：「以後呢？」

柳迎鳳繼續說：「我當時一看你的藍衫，晚飯幾乎嘔出來，這麼髒的衣服怎麼好給丫頭們洗？她們不一邊洗一邊嘟嚕才怪呢！……」

衛擊宇只覺得雙頰似火，渾身發熱，他自覺不好意思插嘴，只有聽的份了。

只見柳迎鳳，依然滿臉不高興的說：「我立即命丫頭們燒了一大鍋水，等水一沸，立即將藍衫放了進去。」

說此一頓，突的望着衛擊宇，一整臉色，仍有些驚異的說：「豈知，不多久藍衫的裏布上便發現了許多紋路和字跡……」

衛擊宇神情早已有些激動，因而關切的問：「當時都有那些人在場？」

柳迎鳳道：「除了一個燒火的丫頭，就是我了！」

衛擊宇繼續問道：「妳當時的感覺，是怎樣？」

柳迎鳳正色道：「我當時也不禁吃了一驚，急忙用木條挑起來一看，上面竟有字跡人像圖形……」

衛擊宇更形激動的問：「那個燒火的丫頭，可曾有看到？」

柳迎鳳道：「她雖然看到了我用木條挑藍衫，但沒有發現藍衫的劍笈圖形，我藉機命她出去辦事，迅即將藍衫放入清水中滌淨！」

說此一頓，突然望着衛擊宇，驚異的問：「放進清水裏你猜怎麼着？……」

衛擊宇立即恍然道：「可是字跡人圖不見了？」

柳迎鳳立即瞪了衛擊宇一眼，同時含笑道：「那有那麼快？」

衛擊宇立即迷惑的問：「後來怎樣？」

柳迎鳳繼續說道：「後來放進清水內，越漂，字跡越模糊，不一會兒，連字跡也看不到了！」

衛擊宇驚異的「噢」了一聲，不自覺的問：「後來呢？」

柳迎鳳也以驚異的表情說：「後來我又急又驚，急忙又將藍衫放進沸水鍋裏……」

衛擊宇急忙關切的問：「可是字跡人形又重現了？」

柳迎鳳頷首道：「一些也不錯，藍衫一進沸水，字跡圖形又都清楚的現出來！」

說此一頓，突的又嘆了一口氣說：「這樣一來，也就被趕回來的丫頭看見了……」

衛擊宇心中一驚，急聲問：「她怎麼說？我認爲這些事最好不要讓丫頭們知道。」

柳迎鳳立即無可奈何的說：「可是她已經看到了，不讓她知道也不行啊！」

衛擊宇急切的問：「她怎麼表示？」

柳迎鳳繃着嬌美的面龐，正色說：「她進門時正看到我將藍衫又放進鍋裏，她立即詫異的問：『小姐，可是藍衫上的油垢太厚了？方才小玲她們給那位衛公子洗澡的時候，身上的油垢比藍衫上的濃厚！』……」

衛擊宇先是俊面通紅，繼而發現柳迎鳳的嬌靨有忍笑的表情，突然似有所悟，不由起身將她的嬌軀抱住，同時佯裝生氣的笑着說：「原來妳又捉弄我？」

柳迎鳳見被衛擊宇視破，也不由將嬌軀縮在一起「格格」的笑了！

衛擊宇一看這情形，知道柳迎鳳是個最怕癢的女孩子，因而含笑嚇唬着說道：「鳳妹，我先警告妳，妳今後若再捉弄我，當心我搔妳的癢！」

柳迎鳳一聽，將嬌軀縮得更小了，同時笑聲央求着道：「好好，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

衛擊宇見柳迎鳳快笑出了眼淚，立即將手鬆開，因爲，一個怕癢的人，一旦想到別人會突然搔他的癢，在你未離開前，他絕對不敢將肌肉放鬆下來。

是以，衛擊宇鬆開了柳迎鳳，立即走回椅前坐下，同時也瞭解了柳迎鳳，實在是一個性情爽直，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只是脾氣倔强，受不得委屈而已。

柳迎鳳一面拭淚，一面含情脈脈向衛擊宇視着，笑聲埋怨道：「以後可不要這個樣子，萬一被人看到了，或聽了去，你不害臊人家還害臊呢！」

衛擊宇笑一笑，拉回正題問：「後來妳對藍衫上的劍笈怎麼描繪下來的？」

柳迎鳳一楞，問：「你怎麼知道我把藍衫上的劍笈已描下來了？」

衛擊宇淡然一笑，有些得意的說：「那天晚上妳在東光鎮外施展殺人的劍法，我就覺得與我父親的劍法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驚異的說：「不對呀，可是藍衫上的劍式人像却都是女子！」

衛擊宇神色一驚，脫口急道：「噢？妳說說看！」

柳迎鳳正色說：「我當時發現了用碱水才能現出字跡的奧秘後，立即命丫頭們從新燒一盆熱碱水送到我的樓上去，我才按着圖形字跡描寫了一遍……」

衛擊宇異常關切的問道：「當時妳的想法，是……？」

柳迎鳳正色說：「當時我以爲是衛伯父『玉面神君』衛大俠的劍笈，後來描畫人形時，才發現每個持劍人都是女子！」

衛擊宇慨然道：「這原來是妳們柳家的祖傳劍法，由妳來學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豈知，柳迎鳳臉上竟微紅着嬌靨，靦覥的說道：「我姑姑柳馥蘭的劍法，並非咱們柳家祖傳……」

衛擊宇神色一驚，「噢」了一聲問：「那麼是……？」

柳迎鳳繼續道：「據我爹說，是我姑姑行道江湖，在一個深山裏發現一位垂死的老尼，這套劍法的秘笈，就是由那位老尼給的！」

衛擊宇漸漸聽出了興趣，不由關切的問：「可曾問出那位老師太的法號和來歷？」

柳迎鳳搖搖頭道：「如果有人清楚，也只有我姑姑一人知道！」

衛擊宇黯然嘆了口氣說：「岳母大人，鬱悶而終，這實在是造化弄人，如果她老人家不中年早逝，這部劍法，在她老人家的苦研下，必然更形發揚光大！」

說此一頓，忽然似有所悟的問：「鳳妹，妳描繪下來的那份秘笈呢？」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劍法學成後我立即燒了！」

衛擊宇不由認眞的問：「眞的？」

柳迎鳳一聽，不由嗔聲道：「我說的話你爲什麼一直不肯相信？」

衛擊宇正色道：「我覺得這套劍法關係着武林的安危禍福，太大了……」

柳迎鳳哼了一聲道：「我燒秘笈的想法，可跟你不一樣。」

衛擊宇迷惑的「噢」了一聲，目光一直注視在柳迎鳳的嬌靨上。

柳迎鳳有些得意的說：「我要繼承我姑姑的遺鉢，發揚她的絕學，今後除了我柳迎鳳一人外，再沒有人具有這套霸道詭異，玄奧絕倫的神奇劍法！」

說此一頓，嬌靨倏沉，竟切齒恨聲說：「可是，現在不同了！」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面色立變，突然之間升起一種不祥朕兆，而悲劇的發生，可能就發生在這套奇詭霸道的劍法上。

是以，不自覺的急切問：「現在有什麼不同？」

柳迎鳳哼了一聲道：「現在，具有這種劍法的人，普天底下已不是只我一個人了！」

衛擊宇一聽，不由焦急的問：「妳到現在還認定芬姊姊苦練的劍法是岳母大人生前仗以成名的劍法？」

柳迎鳳有力的一頷首道：「不錯！」

衛擊宇不禁有些生氣的問：「那妳打算怎樣？」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道：「到『天坤帮』的峴山總壇找她理論！」

衛擊宇繼續問：「如果芬姊姊說，她學的劍法不是藍衫上的劍法呢？」

柳迎鳳倔强的說：「光說不是也不行，必須要和我比個高下！」

衛擊宇俊面一沉，不由沉聲道：「妳這不是太不講理了嗎？」

柳迎鳳也突然提高了聲音說道：「要不，她就公然宣佈，她今秋絕不參加黃山的論劍大會！」

衛擊宇不由氣得由椅子上站起來，怒聲道：「妳這不是越說越不像話了嗎？」

柳迎鳳雖然沒由椅上站起來，但却剔眉怒聲說：「我爲什麼越說越不像話？你可知道，今秋論劍大會，她和我兩人，必須有一人死在天都峯上？」

衛擊宇聽得腦際「轟」的一聲，有如焦雷轟頂，他面色如紙，脫口輕「哼」，緩緩的坐在椅上，額角，鼻尖，頓時滲出了汗水！

因爲，一個是曾經和他有過一夜夫妻之實的黃靖芬，一個是早已私心相許的柳迎鳳，這兩個人，他那一個也不希望死。

就在他坐在椅上的同時，柳迎鳳已連連冷笑着說道：「看你嚇得那副樣子，你那麼怕她死呀！」

衛擊宇立即神情焦急的說道：「我也怕妳死呀！」

柳迎鳳一聽，煞青的面龐上，立即飛上一絲欣慰之色，但她却自恃的說：「你放心，我死不了。」

衞擊宇繼續焦急的說：「可是，如果妳們兩人都學的是同一劍法，她的功力比妳深厚，交手之時，吃虧的是妳呀！」

柳迎鳳不由生氣的問：「你怎麼知道她的功力比我深厚？」

衞擊宇焦急的說：「這可以由昨夜妳在斷魂湖水中用劍照明可以證實！」

柳迎鳳聽得暗吃一驚，但却倔强的說：「我根本不相信她的功力會比我深厚！」

衞擊宇焦急的解釋說：「妳爲什麼這麼任性？『齊南狂叟』『胡塗翁』，這是何等功力的老一輩人物？他們論功力，論掌法，以及論兵器，無一不敗在芬姊姊的手下！」

豈知，柳迎鳳依然倔强的說：「反正今秋我決定參加論劍大會，反正我們兩人中必須得死一人！」

衞擊宇聽得一愣，不由生氣的說：「好啦，妳一個去算啦，她已經決定不參加啦！」

柳迎鳳一聽，突然妬意再生，立即譏聲道：「她雖然已是你的心上人，但還沒有當衆拜過天地，還不能算是你的妻子，你說的話一點兒不算數，再說，她這時正在恨你，你說的話她聽不聽還是一個問題！」

衞擊宇聽得再度一楞，覺得柳迎鳳的話也不無道理，但是他不得不硬着頭皮說：「不會，芬姊姊絕對不會，我要親去峴山說服她！」

柳迎鳳一聽，立即起身道：「要去現在就走吧，反正咱們此地的事也了結啦！」

衞擊宇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驚異的望着柳迎鳳，迷惑的問：「什麼？咱們？」

柳迎鳳立即正色道：「當然是咱們兩人一塊兒去呀！」

衞擊宇立即搖手急聲道：「咱們兩人一起去不行……」

柳迎鳳柳眉一剔問：「爲什麼不行？」

衞擊宇不答，却倔强的說：「好了，要去妳就去吧！」

說着，尚不耐煩的揮了一個「快走」的手勢。

柳迎鳳柳眉一剔，哼了一聲道：「你道我不敢一個人去？」

說罷轉身，玉臂一揮，掀帘走了出去。

衞擊宇看得心中一驚，頓時慌了，脫口急聲道：「鳳妹站住！」

急呼聲中，飛身追了出去。

就在衞擊宇追出內室門口的一刹那，他先看到了柳迎鳳急忙刹住了身勢，接着是店夥的愉快談話聲：「衞島主就住在這間上房裏面，那位綠衣姑娘，似乎還沒有離店！」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急忙也刹住了身勢，同時也看到了店夥正引導着那位中年花子馮鐵七，一面講話，一面向室門前走來。

那位引導的店夥，一見立在門口的柳迎鳳，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那位柳姑娘果然還在！」

說話之間，又發現了由內房追出來的衞擊宇，急忙繼續說：「衞島主也出來了！」

中年花子馮鐵七，早已加速步子，抱拳含笑恭聲道：「柳姑娘，衞島主，您好！」

嬌靨凝霜的柳迎鳳，早在看到店夥和馮鐵七的時候已經放緩和了顏色。

這時一見馮鐵七抱拳打招呼，立即含笑問：「馮當家的有什麼事嗎？」

馮鐵七立即回答道：「小的給衞島主送消息來了！」

衞擊宇一聽，急忙含笑肅手道：「請進！請進！」

於是，馮鐵七舉步走進房內，店夥識趣的哈個腰走了。

衞擊宇把馮鐵七讓至客位上，他推辭再三，還是坐下了！

柳迎鳳未待衞擊宇說什麼，已先在主位旁邊的一張櫈子上坐下來。

衞擊宇一看，也就不客氣的坐在主位上。

一經坐定，立即拱手望着馮鐵七，含笑問：「請問馮當家的，不知送來什麼消息？」

馮鐵七「哦」了一聲，抱拳道：「不是新消息，是島主第一次託本帮代轉的消息，『麟鳳宮』的三位奶奶和三位怪傑已有回信了！」

衞擊宇聽得神色一驚，大感意外，不自覺的脫口道：「這麼快？」

中年花子馮鐵七有些得意的說：「本帮傳遞消息，通商重鎭，多用訊鴿，偏僻鄉村也派快腿的小伙子，所以消息傳遞的特別快……」

衞擊宇未待馮鐵七說完，又迷惑的問：「請問馮當家的，由此地傳消息到太湖，最快要多少時日？」

馮鐵七毫不遲疑的說道：「最快也得三四天！」

衞擊宇繼續問：「那麼往返呢？」

馮鐵七聽得一皺眉頭，道：「那當然需要七八天了！」

衞擊宇正色道：「這就不對了，我前天才在東光鎭發了第一道消息，今天怎麼就有回報了呢？」

馮鐵七一聽，不由也驚異的說：「不對呀！通報上明明寫明是衞島主在距太湖三百里的曹家集發的第一道消息呀。」

衞擊宇脫口道：「什麼？曹家集？」

馮鐵七迷惑的說：「是呀！」

說話之間，急忙伸手向懷裏去摸索。

這時，衞擊宇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不由轉首去看身邊的柳迎鳳。

一看之下，柳迎鳳正坐在那兒轉頭向外，仰首望着半天，對這種消息傳遞的事，好像與她毫不相干似的。

打量間，已聽馮鐵七迷惑的說：「衞島主，請看，這上面寫的清清楚楚嘛！」

衞擊宇轉首一看，發現馮鐵七已由懷裏拿出一個大花鏡和一張四寸見方的薄棉紙來，正鋪在桌面上看，因而關切的問：「通報上怎麼說？」

馮鐵七一面以大花鏡看着棉紙，一面說：「上面說，蘭姑娘果然藏在三樓頂上的藏書閣內……」

衞擊宇聽得神色一驚，脫口驚呼道：「藏書閣？」

柳迎鳳依然仰面望着門外半空，淡淡的說：「就是三樓頂上的那間小閣樓！」

衞擊宇看了柳迎鳳一眼，繼續望着馮鐵七，關切的問：「可是已經救了出來？」

馮鐵七依然望着那張棉紙，點着頭說：「已經救出來了，人很安好！」

衞擊宇聽罷，俊面上有掩飾不住的驚喜，因而繼續問：「上面還說什麼？」

馮鐵七一直低頭細讀，這時見問，繼續道：「三位奶奶說，刦擄蘭姑娘的事與『天坤帮』的黃帮主，絲毫無關，詳情回宮後再談！」

衞擊宇一面聽，一面激動得不停的自語說：「太好了，這眞是太好了！」

一旁的柳迎鳳，却轉首望着馮鐵七，和聲問：「就這些嗎？」

馮鐵七抬頭看了柳迎鳳一眼，頷首道：「還有一條是武林消息！」

如此一說，柳迎鳳和衞擊宇，神情一驚，幾乎是同時問：「什麼消息！」

馮鐵七抬起頭來，道：「是有關黃山天都峯今秋論劍大會的事！」

柳迎鳳聽說，脫口急聲問道：「可是會期提前了？」⑥

（未完）





馬爹利乃法國
最暢銷之干邑拔蘭地.

在香港,
金牌V.S.O.P.馬爹利
最受飲家歡迎.

